

№ 0000988

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九年

中 央 档 案 馆
浙 江 省 档 案 馆

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

一九二九年

中央档案馆
浙江省档案馆

一九八九年九月

编 辑 戴光桴、鲍珍玲

审 稿 汪小雄

校 对 戴光桴、吕红、鲍珍玲

编出时间 一九八九年九月

印刷时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印刷单位 浙江新华印刷厂

印 数 二千份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浙江党组织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省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中共浙江省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一 月

中共浙江省委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 (1)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问题决议草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 (17)

中共浙江省委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28)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请中央催、派人来杭工作并接济经费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44)

二 月

中共浙江省委目前军事工作计划草案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47)

中共浙江省委军委军事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54)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省委常委人选名单及请求解决经费问题等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 (68)

中共浙江省委通告第三十号

——关于省委扩大会的总结和精神

(一九二九年二月) (72)

三 月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方针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 (77)

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以后的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99)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杭州工作的综合报告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106)

四 月

中共浙江省委给各县委各特支的信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一日) (119)

中共浙江省委农运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四月) (123)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湖州党的政治任务决议草案

(一九二九年) (138)

附 录

一 月

龙大道给中央的信

——对浙江省委“意见书”的申辩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147)

梦安给中央的报告

——为留李石心在浙工作和解释刘峻山不能回浙的缘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 (163)

徐英给中央的报告

——兰芳擅自离杭,请中央派一精干同志来浙负责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165)

二 月

询问周愚人是否党员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167)

团浙江省委致党中央书

——解决党省委纠纷问题的意见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169)

三 月

郑馨谈浙江省委内部纠纷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三月七日) (173)

四 月

△△给永生的信

——关于浙江党被破坏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 (177)

天民给中央的报告

——巡视宁波党被破坏后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180)

五 月

郑馨给中央的报告

——浙江省委被破坏的经过情形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 (183)

民字通告第三号

——有关象山、宁海、黄岩、温岭等县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五月) (192)

六 月

徐春辉巡视浙西各县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195)

顾建业的保证表

——为周一经作保证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217)

邵天民巡视浙东南各县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218)

卓兰芳对于浙江工作的意见

——关于中心县委、巡视员、训练干部、职工运动、
宁波工作、训练班人选等问题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232)

邵天民巡视永嘉、瑞安两县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240)

林电岩的保证表

——为周一经作保证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249)

七 月

天民对于朱杰工作的意见信

(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 (251)

姚春归给中央的报告 (C字通信第一号)

——巡视永康中心县委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253)

八 月

徐英给中央的报告

——巡视台州及其所属各县的政治经济等状况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257)

春归巡视浙西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日) (261)

九 月

沈显庭在浙江出狱后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 (269)

芳字通讯第五号

——卓兰芳巡视永康县委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276)

吴芳与徐炉同志谈话记录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281)

姚鹤庭巡视建德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285)

十 月

吴芳与撼山同志谈话记录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 (293)

郑馨关于浙江党、团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296)

永康、义乌、东阳干部一览表

(一九二九年十月) (336)

十一月

卓兰芳巡视浙西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339)

姚鹤亭的巡视报告

——建德的政治、经济及党的工作状况和对于建设浙西

临时特委的几点意见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 (389)

卓兰芳给中央的报告

——对于浙江工作的建议和巡视浙西的打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400)

十二月

关于建德、兰溪等地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405)

郑馨巡视浙东北的报告

——湖州、杭州、绍兴、宁波四地党的组织被破坏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10)

中共浙江省委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①

一、浙江政治的经济的现状与革命形势

1、浙江统治阶级彼此间的矛盾，在全国系统之下也日益加紧。

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系对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西山会议派，已在反守为攻，冲突加紧，而且酝酿更大更激烈的战争的形势之下，浙江统治阶级彼此间的矛盾，也日益表现加紧。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军阀企图巩固他的东南政权，从一九二七年排斥了周凤岐以后，便统治了浙江。五中全会后，因为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军阀、西山会议派挟其政治上的优势，向着资产阶级进攻，于是蒋系军阀不得不暂为妥协，让著名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张静江主浙。但是他们相互间的冲突也就紧张起来。开始是西山会议派猛烈进攻，如杭州西山会议

^①此年月是文件戳记上的。

派收买流氓捣毁蒋系县党部，东阳西山会议派夺取蒋系县党部。后来因为全国形势还未至于爆发这个冲突，同时资产阶级一方面也积极反抗这一进攻，如各县蒋系党部都通电表示愤愤。但是这种短兵相接的冲突形势，在全国蒋桂相持局面下，虽表面缓和下来，而又转变到另一形式的冲突：一方面买办地主阶级加紧村里制的组织，举办冬防，严厉抽调户口，实行剿匪等，积极施行他的反动政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各级国民党部反对桂系中央党部，包办三次大会，颁布特种登记，指派三次大会代表的命令，拥护编遣会，反对政治分会等，以打击桂系军阀；同时对于工农群众不仅宣传改良主义的口号，且很活跃的整理各种民众团体，企图夺取群众以为自己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工具。这种各走极端的背道相驰的形势，主要的是目前互相避免正面的冲突，而暗斗则确是跟着全国总形势而加紧起来。尤其资产阶级国民党部最近反对桂系军阀的运动，通电报告公开的无所畏惧的表示其愤激的态度，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冲突日益加紧的形势中证明，资产阶级蒋系军阀企图巩固东南的根据，以争取全国反革命领导权，他必须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夺取浙江。浙江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疑地要加紧起来。

2、帝国主义彼此间的冲突，也在浙江统治阶级的矛盾中表现出来。

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中的冲突，主要的是英日美帝

国主义的三角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武力瓜分政策日趋积极；英国帝国主义在南方勾结买办地主阶级桂系军阀，争取南京政权非常活跃；美国帝国主义勾结资产阶级蒋系军阀，企图以财政资本垄断中国（杨格当南京政府财政顾问是明显的事实），野心更是不少。英日本来有商务的冲突，但在反美的形势中，英日却有联结的必要。济案发生以后，无产阶级失却反帝的领导作用，于是反日运动为豪绅资产阶级所领导，为英美帝国主义所利用，特别是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的企图更为积极。浙江一向是英日帝国主义商品竞争的场所，日本在浙南温州尤占优势（直接通航），因此在美帝国主义指示下，浙江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日运动可以畅利进行。同时地主买办阶级也加以默契，因为他的主人英帝国主义也是利于反日的。在这反日运动中，蒋系国民党部不遗余力的作抵〔洋〕货提倡国货的宣传，并对美帝国主义表示好感，增加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实际上，浙江豪绅资产阶级的冲突，即英美帝国主义的冲突；同时英美帝国主义又根据各自的利益来反日。这种形势正与全国总的形势有密切的关联。

3、经济的衰落和财政的破产，是统治阶级动摇崩溃的象徵。

浙江的生产事业，主要的还是农业经济，丝、茶、米、鱼、盐等是全省生产产品输出之大宗。工业资本十分薄弱，仅仅是杭州、宁波、嘉兴、湖州、萧山等处有些

丝织业和纱厂等轻工业。商业资本在沿海一带比较的发达，不过大部分资本是帝国主义商品经纪者，很少有发展到工业资本的进步现象。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不仅及于通商口岸，如杭州、宁波、温州等处，且已深入内地。显明的事实如人造丝、毛织品的输入，使幼稚的丝织工业衰败，纱厂也受美棉与日纱的竞争而失败。肥田粉近来也逐渐侵入农村，日常用品，如洋布、装饰品以及各种消耗品都充斥于内地各县，吸取乡村的金融。自然，此外尚有许多重要原因，第一是苛捐杂税之剥削，第二是军事扰乱之影响，第三是各地盗匪的扰乱^①，第四还有自然界的灾害，使工业、农业、商业都一般的有衰落的现象。目前的经济状况的主要征象是：农业经济动摇，如米的生产减少，茶的输出停顿，丝的销路不畅，价格低落，盐的生产受严格的限制（缉私的严厉为从来所未见）；工商业衰落，如杭州丝织厂不断的停闭，绸缎的销场缩小，湖州的丝织厂也发现停闭事情，温州的席业衰歇，纱厂或是停闭未开（杭州通益厂）或是动摇不定（宁波、萧山二个纱厂每年必须闭厂数月），各种小商店的停闭，市场一般的冷淡，失业者的激增，这些情形是使浙江的经济组织发生不可挽救的危机——旧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急剧的崩溃，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遇到困难，不能向前发展，成为不能解

^①第三点原文被划掉。

决的矛盾，豪绅资产阶级永无办法的矛盾。

财政的穷困也是如此。浙江素称富庶之区，正税的收入每年在三千万以上，叠床架屋的苛捐杂税尚不在内。省税、国税时因统治阶级的冲突而起争移〔端〕，财政的系统非常紊乱，重要的税收机关都直接是南京政府的剥削机关，省税项下每月还须报解南京政府二十万元至四十万之钜，全省政费每到关节都是藉借债来应付，最近连盐税机关也要向银行界借四十万元报效南京政府。所谓建设事业，都是为着布置军事，如长途电话、无线电报、长途汽车等。而举办一事，则又非发行公债不可，可见浙江财政已至罗掘俱穷之境。这样的财政状况，是永远不能实现“统一”“整理”“建设”的企图，只是统治阶级互相争持攘夺，布置军事，准备更大的破坏，而其唯一的出路，则是加紧对于民众的剥削，田赋、军事特捐一变而为建设特捐，延长十年，即其明证。但是，越是剥削厉害，越是破坏工业的农业的生产，越是增加民众的痛苦，越是暴露豪绅资产阶级动摇崩溃的象征。

4、工农士兵群众的斗争日益向前发展。

这种剥削制度的结果，是使工农贫民的生活日益痛苦：城市的工人失业（仅就杭州市丝织工人的失业已达一万左右）日增不已，在业的工人店员，受资本家店东的严重剥削（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一般市民也日益贫困；乡村中，农民的破产日益急剧，土地或是贱

价集中于地主阶级，或是无人过问，粮食是异常的恐慌，大批的农民失业，城市中只能容纳了一部分，大部分还是去当兵士和做土匪；兵饷每月被官长克扣拖欠，残伤老弱的更是流离失所。在此种情形之下，工农群众的斗争日益发展：浙西、浙南以及诸暨、萧山等处斗争，一年来是不断的爆发；杭州、宁波、湖州等处工人群众的斗争，也时时自动的发生；伤兵闹事，退伍兵请愿运动也不时发生；小商人的斗争，如绍兴箔业反对苛税一类事情，也有发动。这种阶级斗争往后必是向前发展，根本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

5、高压政策与改良主义虽然是统治阶级的矛盾，但对于革命的进攻是一致的，而且改良主义更厉害。

工农群众斗争的发展，必然要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怖，于是他们为着保持统治地位，虽然在互相冲突中，还是需要一致的向革命进攻。严厉的白色恐怖，摧残革命的政党和群众的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农，在农村斗争失败的区域，甚至烧毁全村（兰溪），无情的杀戮和大批逮捕共产党员与农民（兰溪、永康、武义）。村里制的组织，是豪绅地主阶级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巩固他们反动统治，镇压革命的政策。举办保卫团，民团厉行冬防，也无非是他们组织直接武装来压迫革命。这些反动政策都是坚决的进攻革命的积极表现。同时，佃业理事局、二五减租、恢复民众运动、筹办农民银行（各种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之活动）等资产阶

〔级〕的改良主义在浙江特别表现厉害。这种改良主义对于革命的妨害，比任何力量都要大。他虽然很少实现的可能，但是模糊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缓和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欺骗工农群众到反革命方面去，确是对革命进攻一种最狠毒的方式。所以这二种相反的政策，一方面是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冲突的表现，一方面则又是表现他们对于革命进攻的一致。而且改良政策更进步。

6、反动统治确是走向崩溃的道路，但还不是马上就会崩溃。

豪绅地主阶级相互间的矛盾日益加紧，经济和财政的危机不能解决，工农士兵群众的斗争日益发展，反动统治确是走向崩溃的道路。但是，还不是马上就会崩溃。因为目前他们都还没有立刻爆发战争的决心，他们只是着着准备战争，帝国主义间、中国统治阶级间都是如此。原因是他们各方面都需要相当时期来解决许多困难，如军事上的准备，财政上的准备等等。他们只有暂时推延战争，准备一个更大的爆发。浙江的情形，正是跟着全国形势一样，反动统治向崩溃的道路前进，不是马上就要崩溃。

7、浙江不是企图一省的割据，而且企图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他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一个重要的力量。

浙江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处处与江苏有密切的关系，一省割据不是我们的目的。浙江主要的任务是促成

全省的全国的革命高潮。他在全国的地位上说，正因为与南京政府所在的江苏相毗连，与无产阶级大本营上海相接近。他是全国革命一个重要的力量。过去浙江工农群众斗争因为战术和策略的错误，接连遭受很大的挫折，革命的队伍零落残破，尚须加以整理与扩大。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应使其互相适应与配合，乡村革命要纠正不平衡发展的弱点，不断的经过日常斗争的领导，发动群众的革命情绪一致的高涨，壮大群众的组织力量，才能完成他的使命。

二、过去工作的经验

8、革命没有强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革命严重的损失。

浙江的职工运动一向没有建立起相当的基础，没有重要产业区域的中心工作，革命偏于浙南、浙西农业区域的发展。而且在这些区域中的城市工作，也被放弃，于是乡村革命得不到城市革命的领导而失败，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斗争的领导而挫折。即是在农民斗争的区域，组织的领导不是工人和贫农，而多是知识分子和中农，因而思想上的领导也离开了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意识，革命走上错误的道路上去。

9、党缺乏对于群众的政治宣传，是放任资产阶级来欺骗群众。

工农群众对于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表示不满，

斗争不断地爆发。但是党缺乏对于群众的政治宣传，土地革命、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彻底的完成民权革命的政策，还没有对党外群众尽量地公开，为群众所接受。同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则很积极与扩大，影响到群众政治觉悟之落后与模糊，于是不仅不能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坚决在无产阶级正确的政治领导之下发展斗争，甚至如萧山我党领导下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反而投到国民党方面去。杭州丝织工人幻想黄色工会替他们谋利益失望之后，反而消极的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更没有办法的话。党不能在工农群众中间树立政治影响，必致断送了党的政治生命，而给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以充分欺骗群众，和缓群众革命的机会。

10、没有广大群众的强固组织，革命的基础是不巩固的。

革命的力量是要有广大群众的组织为基础。可是，过去城市中工人群众的组织几等于零，农民的组织又是零乱散漫没有系统的广大范围的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大都是利用政治的优势和平发展起来的，很少从斗争中艰苦的去建立群众的组织，只有抢得一个群众的机关便兴高采烈，没有从下层建立党的基础，所以有了组织也不过是空的招牌，因之群众的组织力量非常薄弱，不能向豪绅资产阶级大举进攻，反而遇到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即行瓦解。

11、斗争策略的不正确，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正确的斗争策略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过去，党是不懂得正确的斗争策略，不去正确估计客观环境与群众要求，很主观的决定斗争的要求，命令群众去斗争，根本忽略了胜利的条件，使斗争往往陷于失败。再则，不注意宣传和鼓动工作与争取广大的群众，每每是斗争不是群众的，斗争的鼓动口号没有与党的总政纲相联系。结果，斗争即是侥幸胜利了，也只是要求条件之胜利，党的政治影响依然没有在群众中建树起来，群众依然不能广大的组织起来，党是一无所获。尚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即是不了解日常斗争之意义，不去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以为只有罢工才是工人群众的斗争，只有抗租抗债等激烈的广大的斗争才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于是使革命陷于长期停顿的状态，时起时落，不能向前开展。

12、机会主义之残余与盲动主义，断送了革命。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浙江党在浙西、浙南开始有广大的发展，斗争则非常之缺乏，党的工作便是和平发展的的工作。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议决案传到以后，浙江党又有了错误的认识，以为要反机会主义非实行武装暴动不可，因此萌芽了盲动主义，而计划浙东大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省委扩大会议，因为对于客观情形估计的不正确，和了解武装暴动政策之错误，在决议案中又充分表现盲动主义的精神，于是宁海暴动、温州三县暴动、

兰溪暴动、遂昌暴动、永康武义等县烧杀主义便不断地爆发，盲动失败使党的组织瓦解，党在群众中的政治生命断送，而一般同志工作的表现，又回复到失败主义和平发展的路上去。最近富阳、东阳、义乌等处开始工作，也是和平发展的状态。其实，和平发展失败主义都是机会主义之残余，军事冒险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都是忽视了群众的力量，离开了无产阶级实际的革命理论之不正确的倾向。浙江党的工作便是在这二种不正确的偏向中断送了，直到现在还未走上正确的轨道。

13、命令主义与委派制度，使群众离开了党。

在实际工作方法中，错误之最严重的，还有一种命令主义的危险现象。浙江各处斗争之发动，每次多是党员的英雄式的领导。党主观上要斗争或是暴动，并不是根据群众的要求，经过很好的宣传和鼓动去发动群众，只是拿党的决议去命令群众，所以群众起来参加的非常之少，成为共产党自己的斗争。依许多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以为可以用烧杀的方法去强逼群众，谁不来，便同看待土豪劣绅一样烧杀谁，不怕群众不来。兰溪盲动失败之后，群众甚至缚送共产党员去请和。这大概就是命令主义赐给我们的教训。在职工运动中，党也同样用过命令主义与委派制度的方法，以党的地位与口吻，与群众作命令式的谈话。如现在职工运动的主要方法还是“唤工人来谈话”、“派同志去跑支部”，或是委派几个同志强迫他们去命令群众。这类事情在实际工作的表现

中是非常之多。这种命令主义与委派制度不是去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是使群众离开了党，是与争取群众的任务是不相容的。

14、党的软弱，不能领导革命，有时反成为群众的尾巴。

浙江党的软弱，在各种斗争的领导中都暴露出来。自省委以至支部，都一样没有健全的组织。党的政治认识是模糊、浅薄和动摇，而且指导非常迟缓。如各级党部对于地方的政治问题，每每忽视；对于上级党部的政治指导，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讨论执行，更是不做报告。在三月扩大会议以后，党主观上是反对盲动主义的，但客观上每每不自觉地表现出盲动主义之精神，没有明显的正确的指出工作路线：如省委对于宁海暴动的态度与秋收斗争最初的决定。每一政治问题之发生，群众已在发动斗争，而党还没有对这个问题有过讨论与决定，如反改良主义、村里制问题，党的指导都是非常之迟缓，成为群众的尾巴。许多工人群众自发的斗争，很久很久党还不知道，到了知道的时候，已成过去，每每是这样赶不上群众。再则，党的组织离开了群众，松懈无力，缺乏领导斗争的经验与力量，尤其是支部不能起核心作用，使党在革命过程中处处表现得落后。

三、工作路线与党的任务

根据全国的全省的政治形势，和浙江工作过去的经

验，六次代表大会指示出来的工作总路线——争取群众，是我们目前十二分需要的正确的工作路线。现时浙江工作的任务，不是企图一省的暴动，几县暴动与乡村割〔据〕也不是我们所需要。我们所需要的乃争取广大的群众，树立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领导群众的斗争，反对盲动主义，肃清机会主义之残余，以广大的群众斗争的力量，推倒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加速其崩溃，加紧反帝运动，由工农民众日常斗争连系到反帝运动，由反帝运动连系到工农日常斗争，促进全国的全省的革命高潮之到来，领导革命彻底的胜利。

在此工作总路线之下，党的主要任务是：

15、建立职工运动，使革命受无产阶级坚固的正确领导。

争取群众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中广大的劳苦群众。只有建立职工运动，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口号。现时，党应集中人力、财力于几个重要城市中的工作，特别是杭州、宁波二处是党的工作的中心，打入重要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建立健全的产业支部，加紧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最大的努力去建立赤色工会的工作，参加到反动工会中去活动，夺取其群众，开始运用工厂委员会之组织。在各县，则应争取手工业者、店员、学生、群众，加强领导农民革命的作用。

16、建立农民运动的正确路线和策略。

浙江的农民运动，因为发展路线和工作策略的不正确，同时得不到工人阶级的领导，所以还在零落散漫的状态中。今后应特别注意于重要城市附近（如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接近产业区域（如沿铁路一带）和贫农数量最多地方的工作，使能密切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建立农民革命的中心力量，积极领导农民群众的日常的部分的斗争，反对盲动主义与和平发展二种错误的倾向，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使农民群众坚决的去推翻封建统治。

17、领导反帝运动是现时革命二大任务之一，也是争取群众的任务之一。

过去，反帝运动是为豪绅资产阶级所领导，为英美帝国主义所利用，变成单独的反日运动。现在，党应积极去领导反帝运动，使无产阶级领导着劳苦群众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执行革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同时应与群众的日常斗争互相推进，更易争取广大的群众，促成新的革命高潮。

18、扩大加紧党的政治宣传工作。

武装暴动政策之宣传，是非常之必要，以后党应计划如何去建立宣传工作，使党的主义和政策，成为群众革命的目标。我们要在领导群众的斗争中，使群众了解，如果不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即就不可能改良群众的生活状况，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认识，以坚决群众对于革命的信任。

19、反改良主义的宣传与斗争，是浙江党特别重要的工作。

浙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活动特别厉害，而且在工农群众中已显见有相当的成功，这真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死敌。只有加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和斗争，在实际事件中，群众斗争中，指出改良主义的欺骗手段，揭破资产阶级的假面具，打破群众的幻想，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20、军事工作与士兵运动已是迫切的需要。

工农群众斗争，必然要走到武装斗争的路上去，在目前准备暴动的工作中，军事工作与士兵运动已是迫切的需要。浙江军事工作在农民斗争区域，开始已有散漫的零星的组织，士兵运动在杭州也正在开始，今后应该是有计划的去建立这一工作。加紧反动派军队中士兵工作，组织士兵群众，破坏地主豪绅的直接武装，如保卫团、民团等，建立有系统的工农革命军，施行党员的军事训练，注意于工农兵联合起来的宣传并且实现这一口号。

21、妇女和青年的工作应开始进行。

妇女和青年工作以前党没有注意进行。妇女尤当注意女工和农妇，使他们发动斗争，参加农会、工会的组织。青年工农及学生、学徒的运动，尤应有好的进行办法及指导工作。

22、不要忽略了小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的作用。

小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也有相当的作用，目前一般小商人反苛捐杂税的情绪渐渐表现，学生群众的反对反动教育，争求政治上自由的呼声也开始呼喊出来，已表现出他们对于反动统治的不动〔满〕。只有我党去征取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使他们更加表现反豪绅资产的阶级的情绪，加强革命的力量。

23、要完成革命任务就要建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要完成上面许多繁重的革命任务，必须建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加强党的战斗力。目前，党内工作应该：

(1) 建立重要产业的支部，去争取重要产业的工人群众；(2) 肃清党内一切非阶级的意识，如地方主义、小团体倾向等，取消惩办制度，应该从工作中去教育同志；(3) 培养工农同志的干部人材，健全指导机关，坚强指导机关无产阶级的意识；(4) 建立正确的敏捷的政治指导，督促同志注意政治问题，讨论政治问题；(5) 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在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与指导，但也要反对破坏纪律损害指导机关威信绝对民主主义的倾向；(6) 加紧政治的教育，使一般同志了解党的主义和政策，使与实际经验联系起来，懂得实际的政治意义；(7) 加紧讨论争取群众的实际策略，增强同志活动能力。

中共浙江省委 组织问题决议草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①

I、组织问题的严重

组织问题是目前党内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他的严重意义还为我们所忽视和不了解。过去党内政治路线的许多错误，固然有他客观环境的反映，但是党的组织没有布尔塞维克化，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是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机会主义的错误，便是依据于当时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犹豫妥协心理产生的方针；所谓盲动主义，便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的反映。“八七”会议、全国六次大会对于上述错误虽已明显的纠正并指出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各地党部依然没有充分的认识去执行。这显然是由于旧的组织基础还没有改变之所致。我们应当知道，单独在政治路线上改变了，旧的组织基础不改变，新政策

^①此年月是文件戳记上的。

还是不能执行。只有改变过去非无产阶级基础的组织，重新创造布尔塞维克化的组织，才能使新政策执行得到保障。但这并不是说要等待组织改造好了之后再执行党的新政策。自然在改造组织的过程中，也就是我们执行新政策的过程，尤其当以能否接受执行新政策作为改造组织的最好标准。目前革命是在艰苦奋斗的时期，必需要造成群众化的，铁一般的能战斗的组织，才能担负得起革命的巨艰和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II、目前组织上的几种主要现象

浙江党目前组织上的几种主要现象是：1、三月扩大会时全省党员统计四千人，现在几个月当中有些地方如湖州、富阳、诸暨等县是有广大的发展，但另一面又有许多地方如兰溪各县如台属数县或是瓦解或停。现在全省党员数目无从精确统计，但是事实上是减少的现象。2、党员文化程度低下，对党认识模糊，基本观念也很缺乏，新的政策大多不了解，六次大会精神尤其没有传达下去。这是说明党内没有政治水平线。3、无产阶级的基础薄弱，农民同志过去占为 79%，现在照新的发展的成份看来仍然是农民的绝对多数，而工人同志数量的发展依然很少。党现在还没有一过健全的产业支部，指导机关工人同志亦极少。4、农村党的发展是领袖个人号召来的，没有经过一点手续，没有支部的建立，行动非常随意自由。党员没有党的生活，而且党与

群众但不个^①这是农村中很普遍的现象。5、支部没有建立起来，支部大半不能开会，更没有经常工作，支部不起作用。杭州市铁路和西镇农民共有同志号称二百余人，但无一能自动开会的支部（只有学生支部可以自动开会）。6、指导机关没有坚决的政治路线、工作路线，如秋收斗争的指导尤其明显表示出来。7、巡视制度缺乏有计划有条理深入下层的巡视工作。8、指导机关多不懂得集体分工的意义和方法，县区委会议很少举行，一切工作大半是书记个人英雄式的领导。9、发展党只偏向于旧的恢复整理，忽视新的创造，特别是在杭州、宁波始终徘徊一些旧的同志前面，而未向新的路道前进。10、全部工作布置没有抓着中心区域和主要群众先做起来，幻想一开始便普遍广大的很快的发展。过去，省委过于重视浙南、浙西两特委的工作而放弃重要城市工作，如宁波、嘉兴等地可以想见。11、旧的干部异常缺乏，新的干部没有培养起来，尤其不注意工农干部的训练和教育，不决心自己养成干部人材，下级党部总是希望上级党派人来，委派制度的办法没有丝毫的改变。12、群众组织不发达，工人群众组织更少，主要城市的工人，党没有领导一个产业群众的组织，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甚而有些党部（温州）还在藉国民党招牌去组织群众。这些都是证明党还不是工人的党，党

^①此句似未完。

与工人阶级脱离。13、党内工作同志还有雇佣革命的倾向，做工作是为的钱，或是要有钱才能工作，如果撤消同志的工作和生活费便对党反感。此外，各县开始工作或是工作较发展都要求津贴，并且一个县委要供给许多工作人的生活，养成一些靠党生活的人（如台属）。至于经济来源，总不决心自己设法去解决，专门依赖上级的补助，这是津贴主义的遗毒。14、技术工作完全没有建立，各级党部都没有统计调查工作，省委的文件通告的印发有时略好，有时则更是一塌糊涂。秘密工作，在环境险恶紧张时才注意，环境稍松懈秘密工作也就松懈起来。各地大半都没有秘密工作的习惯和方法，因此根本说不上秘密工作。15、因全省交通关系没有建立，省委不易得到下级报告，省委刊物文件发行分配下去非常困难迟缓，平均各地不能每月看到党内的东西，甚而有些党部始终还未看到过党的刊物和文件，当然群众中更是没有传播去了。16、党团关系始终没有良好关系，只有上层指导关系，没有下层关系；下层党团合组的地方还很多。由以上这些组织上的主要现象看起来，浙江党现在显然还是一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没有无产阶级的强固基础，还未成为群众化的，工人阶级自己的能战斗的党。根据革命的发展形式〔势〕和前途的估计与浙江在全国革命范围中的地位，需要浙江党造成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化的组织，来实现征取广大群众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III、今后组织的主要方针和工作路线

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是目前的主要任务。

1.党的组织基础须坚决转移到城市产业工人中来，如：（一）杭州的铁路、丝织、邮电、人力车夫、汽车夫等；（二）宁波的海员、码头、铁路、纱厂、车夫、店员；（三）嘉兴之铁路、纱厂；（四）湖州之丝织、船员；（五）永嘉的海员、矿工；（六）萧山之纱厂、丝织；（七）绍兴之丝织。党须首先注意相当的集中能力到以上这几个地域和产业中去建立党的工作（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各县的工作可以忽略）。a.建立强固的支部，一个一个的支部做起来；b.增加工人同志的数量，无限制的吸收工人入党来（自然还是须经过考察和工作）。

2.乡村中广大的吸收贫农，发展贫农的数量。旧有的富农、中农同志经过训练教育工作后而不接受党的主张或在斗争中表现其动摇犹豫，须着渐加以洗刷。对富农分子入党应加以严格的考察与限制，把农村党的领导权转移到贫农身上来。

3.引进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充分培养其工作能力。全县指导机关更要坚决的移到城市中来担负起指导的责任。

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是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好方法。

党须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在党内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发展党内政治讨论。上级党须经常供给下级党部的教育材料，并督促指导各地对于党的主义、理论、政治策略之讨论与实际运用，尤其要使同志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兴趣，自己发表意见。只有这样去提高党的政治水平线，才能加强党的活动能力，才能消灭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支部要起作用，党才能领导群众。

所谓支部要起作用，不简单是能按期开会，按时到会，缴纳党费而已，必须还要对外的群众工作：如何去了解支部所在的群众的生活，如何去组织这些群众，如何去鼓动领导这些群众起来斗争。换言之，就是把党的政策在支部讨论后，在每个支部的实际环境之下去运用出来。这样的支部，才算是能起作用的支部，才能使党的革命策略深入群众中，领导群众在党的周围。然而，浙江党的支部现状是：（一）没有一个能起作用的支部；（二）支部能开会缴费的也还很少；（三）许多支部根本还没有形成。因此，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力量来建立支部工作。目前健全支部是党的中心工作：a.旧有的组织，积极去加紧进行训练教育工作后，淘汰刷洗不积极、不参加工作的分子，举行全省的总登记；b.按照产业、农村、街道、兵营、学校从新编定支部；c.严格的督促支部按期召集会议（渐渐养成能自动召集），实行缴费，经过讨论，按照同志的性质和能力实行每人都分

配一种工作，经常担任分发宣传品；d.经过旧的路线加紧去创新的组织；e.支部会议的内容应多讨论与群众切身害〔利〕益有关的实际问题，改变过去只由上级派人作政治报告或随便谈谈的方式，主要的是引起同志的工作会议的兴趣，不要使同志感觉得干燥无味；f.目前，一般支部要做到能开会，同志能缴费，能发宣传品，才能算是党的组织的至低限度的标准；g.各地党部都选择重要支部，特别加紧其工作，建立一个模范支部。关于这两点，希望在全省代表大会时能有精确的统计。

干部份子要从群众中培养出来。

要相信有群众就有干部，尤其要相信浙江几千同志中必定埋没不少干部人才。党要改变委派制度向上级党部要求派人的办法，要坚决的在几千下层群众中去培养训练出干部来。训练培养的方法：（一）加紧进行教育工作，特别发展党内政治讨论；（二）严格定期举行支部、小组、区委、县委会议，集体指导工作；（三）适当的分配同志的工作，充分的使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和经验；（四）挑选坚决积极的工人贫农份子加以特殊的训练，如参加候补县委、区委，举办训练班或多召集活动份子会。这些方法在各地都应普遍进行，省委在杭州尤其要特别注意，并要帮助和督促指导各地进行。

党员职业化，党才能深入群众。

在目前，党与群众隔离，群众与党对立的状况之下，必须党员职业化，才能使党深入群众，方能把党的

政治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识反映到党来，使党成为真正的群众的党。因此：（一）党应督促帮助同志去找到职业，最好是能进工厂，没有作工的技术，亦须想法学习；不能到工厂去亦须要找能与工人群众接近的职业；失业同志须更当如此。（二）党内只要有最少数的革命职业家，党才〔能〕维持他最低限制〔度〕的生活，大部份工作同志都须职业化；雇佣革命倾向的错误，党应予以严厉的纠正。（三）党的经费要以大部份用在工作上（如交通、宣传、其他活动），机关费、生活费都应占少数。经费来源各地要自己设法筹得来解决，省委经费当多用在中心的城市及主要产业工人的地域，普遍支配的方法和津贴制度都要渐行改正。

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加强党的指导。

（一）各级党部指导机关都尽可能的由当地党员自己选举，多引进工农同志参加进来，定期开会，集体决议，集体指导，分配执行。对于政策和工作一经会议决定，便应服从执行。这样集合多数人的聪明能力，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当能得到正确的意见，才能加强党的指导能力，同时可使党起新陈代谢的作用，不因遭受若何打击而致党消灭。但是要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如果只有党员个人意志的发展，不受指导机关的指导，那是破坏组织的，是妨害指导机关威信的。

（二）建立指导机关的威信要指导机关有积极的工作精神，坚决刻苦的表现的条件之下才能建立起来。下

级同志的批评,不要消极辩护和隐蔽自己的错误,只有坦白的承认接受,在工作中去改正。同时下级同志亦应该在上述条件之下去认识指导机关,信仰指导机关,不要以无关重要的枝节问题来妨害指导机关的威信。发展党内自我的批评,党才能进步,但是批评的范围应该是有原则的,在工作的立场上的,否则便会变成个人意气之争。

(三) 巡视工作切实执行, 并且要改正过去到下层走马看花和应付姿×的巡视方法。以后要有计划的切实深入下层的巡视。巡视员的工作使命, 每到一个地方的具体工作, 在每次出发时党都要详细讨论决定。巡视员出发后应随时向派出党部报告巡视工作的情形, 派出党部虽〔要〕经常给以指导。省委至少要三人经常巡视, 县委二人, 顶好都是由常委自己轮流担任。省委至少也应有常委一人每月至少巡视重要中心区域一次。

发展工人组织, 整理农民组织, 是党目前的群众组织主要工作。

关于工人组织: (一) 党对工人自发的组织, 不拘是什么组织, 都要打入去着渐改变其工作和内容, 使之改变成为革命的组织。(二) 利用各种形式各种名称去把工人组织起来。组织的路线当由主要产业入手, 并要打入群众内部去组织起来, 改正过去站在群众以外, 找工人谈话, 叫他们组织的工作方法。这都是命令主义遗留下来的积习。(三) 对国民党改良主义在工人中活动组织工人, 我们不要单纯作反对群众去组织的工作, 正

利用此机会去鼓动工人起来组织。在工人群众，现在组织工会已不犯法，国民党已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了。但是工会是要工人自己来组织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别人（或什么党部）派人来组织工会是利用我们的，我们应当反对别人组织工会，由工人自己来组织工会，这是藉公开机会来活动组织工人。同时是在公开活动中，站在群众利益上地位上反国民党，争取我们的领导。在有国民党活动组织工会的地方，我们都可照此工作。在藉国民党招牌去组织工人的工作方法，更当马上纠正转来（如温州）。关于农民组织，是非常的涣散，不普遍，没有注意到中心的领导力量，因此各地对农民组织为主要工作是：（一）建立农协的下层组织，并使之有经常会议，经常工作；（二）开始在雇农较多的地方建立雇农工会，雇农较少的地方在农协之下成立雇农小组或雇农部，对雇农群众须有特殊的教育训练。关于党与群众的组织关系，是党经过在群众组织中的党作用去领导群众，而不是党直接命令群众，指挥群众。因此特别是党与群众的组织混合的地方更要立即建立党与群众的组织，把勇敢觉悟的份子吸收到党来，尤其是农村中更加的是如此。

秘密工作铁的纪律都是保证党的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政治上组织上违背纪律的份子自当加以纪律的处分，如果有所顾忌（害怕同志反动）而不敢执行纪律，结果必然是破坏组织。但是处分同志应带教育性质，应

使同志自觉错误而自觉的改正，不要是为很简单的惩罚制度。秘密工作须要经常习惯，经常建立，不单是在敌人白色恐怖加紧的时候才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要把工作秘密起来去躲避群众，而只是党的机关秘密，文件存放印写、交通、会议……等的秘密，即是秘密组织公开工作。技术工作在各级党部都要建立起来，自支部起，会议要有记录，党员人数成份、增加与减少随时都要有精确的统计调查。对于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军事组织，亦应开始调查。全省交通网更加要建立好，党的刊物宣传品更须要有计划的分配到同志中，并传达到群众去。关于这个工作在临时新常委成立后即马上切实做起来。

建立党团关系。

党团合并组织的地方应即实行分化，建立党团独立的组织。二十三岁以上一律分化到党，二十岁下的分化到团。二十至二十三的可兼党，分化后即自己推定负责，各已所属上级党部发生关系。党团各级会议都实行负派代表。党须加强团的政治指导，团须帮助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团都应相互帮助发展组织。

中共浙江省委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A、反动统治下之工人阶级

1. 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浙江受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影响特别显著，浙江的生产原料大多运销于帝国主义，同时帝国主义的商品大批运销于浙江，因之浙江的工业日趋于破产，加以新旧反动政府苛捐杂税的剥削，更使各工厂无法来维持他的营业。最近杭州丝织业八工厂的次第停工，及其他各厂的裁人减薪，都是很明显的事实。此外绍兴、湖州等地也有同样的事实发现。今后浙江工人的大批失业，与生活之更形恐慌和痛苦，是必然的事。并且反动统治阶级对工人的日常斗争尽情的压迫，工人之因斗争而被捕者尚在千百以上，所以工人的生活，可说甚于牛马。最近外面上对工人的压迫虽表示和平，但这决不是对工人的让步，而是工人暂时被他们压迫而尚未激烈的发动斗争的缘故。

2. 浙江一般工人的生活状况。

浙江工人除很多已发生失业恐慌与很多已失业外，在这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双层压迫与剥削之下的在业工人，他的痛苦也不下于失业者。如重要产业工人区工资只有三十元（五六十元的微中其微），少的仅五六元，每日工作时间至少十二小时，多的甚至有十三四小时。加之如丝织工人之扣除零尺工资，加涨饭价，摇纺工人之加长工作天数（过去每元摇四天，现摇六天），湖州店员工人的刻扣月规（过去每月一元现改为半元），这都是显著的事实。同时又受着门牌捐、房客捐等直接的剥削，与重抽货税而无形抬高物价等间接的增加负担，工人生活的痛苦已到了有增无减的地步。因此，工人虽在严重压迫之下，亦不断的爆发各种罢工，我们虽无详细的统计，但几月来的罢工数量，总在百次以上。

3. 资产阶级改良政策的进行。

蒋系资产阶级因害怕工人的斗争，同时又因过去工会整理委员会压迫工人，已为工人所不满，现在想重新建立在工人中的信仰，与取得群众的拥护以稳固他在浙江的政权来打击豪绅地主阶级起见，对工人施行欺骗的改良政策，所以近来对工人尚能相当的帮助。如庆成关厂，出来向厂主交涉等。同时在工人群众中宣传什么“合法斗争”、“劳资合作”、“工人要加工资一定要替老班赚钱”、“老班赚了钱，自然会加工钱”等一类话。这种宣传，虽然不能消灭群众的斗争，但的确能削减群众的斗争勇气，使一部分上层的工人与思想落后的工人受他们

的诱惑；同时可以证明，这一种的把戏，完全是代表资本家向工人进攻的一种伎俩。并且现在有几个资本家比从前更聪明，时时给工人一些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这是我们工作上一个很大的障碍。

4.工人阶级意识的表现。

浙江工人在这些情形之下，他们的意识表现是模糊与害怕，什么“老板不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加工钱”、“你们说的话对是对的，但做不到”、“现在罢工不能罢，要罢一定要武装”、“国民党坏虽然坏，但比孙传芳好些”等害怕的非阶级意识的表现，因此工作到了消沉与没办法的状态。

B、过去工作的错误和缺点

1.整个党没有做职工运动的决心。

浙江职工运动的不能发展，由于整个党没有做职工运动的决心。虽然主观上没有完全放弃，但事实上工作的表现上，可以充分的看出，不是松懈便是停顿，对各地工运方法的指示，更是没有，因此影响一般下级同志，对工运工作都不去注意。各县城市工作的不发展也是个重要原因。

2.过去做的工运工作，不是群众工作是机关工作。

职工运动在过去一切工作的表现上，都可以证明，所做的不是群众工作，而是机关工作。同志不肯很艰难困苦的想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入群众中，到群众里去活

动，唯一的方法，只是找几个已经消极的同志或过去比较左倾的工人，到茶坊酒馆里去谈话。这种的工作方式还脱离不了过去坐机关的老的工作方式。同时这种的工作方式带着很充分的命令主义与委派制度的精神，因此不是群众工作，而是脱离群众的工作。

3. 不了解群众实际的生活状况。

还没有了解群众实际的生活状况，因之对工人切身的痛苦，与迫切的要求，都无从知道。所以我们过去对工人一切的宣传，大都是弦外之音，得不到群众的同情与激不起群众的革命情绪。

4. 不懂得中心工作的创造。

浙江的重要工业区是杭州、宁波，但是过去浙江的党没有下十二分的决心去创造这些重要工业区的工作，东碰西撞，结果仍一点基础都没有，只感觉到没办法。

5. 不注意造就新的干部。

不去造就新的干部，只是找老的领袖谈话。明知老的领袖已没有办法，但对这批人仍存着过分的幻想，将一切的发展工作仍想建筑在这些分子身上，而且并没有好的方法指示他们。这是过去工作中所犯的一个极大的错误。

6. 缺乏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

浙江工人在这反动政府高压之下，生活的痛苦，已到了极点，自发的斗争，不断的爆发，但是在这些工作中，没有领导过几个斗争，甚至群众斗争爆发，党部一

点都不知道。

7.缺乏群众的政治宣传工作。

过去对群众的政治宣传工作，可说一点都没有。目前国民党在群众中改良主义的影响日渐加深，这是我们工作一个很大的危机。

8.工作方式的错误。

在过去的工作上很明显的看出，还没有纠正命令主义委派制度、强迫罢工的错误倾向与还没有肃清在农村中盲动的暴动和无目的的烧杀观念所给予工人群众的影响。

9.领导方式的错误。

过去有许多自发的斗争要去领导，往往主观上存着我们的领导一定要使群众知道这是 C·P 领导的观念。领导的结果，反使群众怕起来，不敢来同我们接近，而脱离了我们。

10.太把客观的形势看得严重。

对以前工作的不发展，许多同志都承认工人生活太充裕，产业工人少，工人的阶级意识模糊等原因。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11.缺乏对青年工人的指示。

过去以为这项工作是 C·Y 的事，C·P 不管的，所以没有想办法去进行。同时对 C·Y 亦没有工作方法的指示。

12.忽视小的斗争工作。

对小的斗争忽视，是过去工作上一个普遍的毛病。这不仅是了解小的斗争的作用，同时又是不愿意领导小斗争的藉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13.犯有就易避难的不好的工作倾向。

过去工作中很充分的表现犯有就易避难的不好的工作倾向。城市工作困难，就搬到乡下去；乡下这一区困难，就搬到那一区去。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倾向。

C、今后的工作方针

1.创造中心工作，集中杭州宁波的工作力量。

创造中心工作，是目前浙江推动职工运动工作的最好方法，以后应特别集中杭州宁波两大工业区的工作力量，以建立职工运动工作的重心；同时以嘉兴、湖州、温州、绍兴、萧山为次要地。群众的重心，杭州应以铁路、丝织、邮电、海员、人力车、铁厂等工人，宁波以海员、码头、铁路、纱厂、邮电、人力车、店员等工人，嘉兴以丝织、铁路、人力车等工人，湖州以丝织、店员、船夫等工人，温州以海员、纱厂、矾工等工人，萧山以丝厂、纱厂、船夫等工人，绍兴以丝织、锡箔工人等为重心。以后应根据上面所指出的工作重心去做。

2.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建立。

以后全省各县应马上有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建立，下十二分的决心，正式开始职工运动的工作。除省职工运动委员会应立即成立外，各县应同时次第建立。大县可

成立委员会，小县必须专门指定人去负责。同时职委应建立经常的工作。职运委员多数须在业工人同志或参加实际的人。

3. 加紧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

在浙江群众自发斗争不断的爆发中，应经常的注意关于群众斗争的问题，一有群众斗争的机会，我们同志应努力鼓动群众爆发。如没有同志在群众中，应马上设法打入，发展党在群众中的组织，才能取得在群众中的领导权。这才是争取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好方法。但是要注意到，在没有取得群众的拥护，一开始便要抢领导权的幻想。

4. 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以后应多做群众中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使工人群众对国民党改良主义的策略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使群众在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作各种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5. 在群众中应立刻开始发展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工会的组织。

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厂委员会是团结群众一个最适宜的组织形式，以后应使各派各别的工人在工厂委员会领导之下，作各种日常的琐碎的斗争运动。同时在这些工作中，不要放弃了赤色工会的组织与工作。

6. 加紧失业工人的工作。

在丝织业受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反动政府严厉剥

削而逐渐宣告破产之下，失业工人无量的增加是必然的事，我们应趁此机会，打入失业工人群众中，领导他们向反动政权机关作要工做要饭吃等示威运动，或组织募捐队向社会募捐等工作，使他们仍站在阶级战线上，不为反动派所利用；同时要和在业工人相联系进行。

7. 加紧女工运动的工作。

妇女工人在浙江工人群众中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特别在今年丝织业衰落，丝织厂关厂的时期（裁人裁男的多），女工更重要。因此女工运动，是目前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工作，以后应极力注意并发展女工的组织，领导他们做各种斗争的工作。

8. 加紧青年工人的工作。

青年工人的工作，是职工运动工作之一，在浙江工业日趋衰落的时候，资本家利用童工来代替成年工人，并加紧对童工的剥削，以后应极力注意青年工人的发展，同时指示他们做各种单独的斗争运动，但要防止与成年工人的分裂，最好在工人群众广大斗争中，特别提出青年利益的口号，要容易取得胜利。

9. 建立工农事实上的关系。

过去浙江的工农相互不发生关系的，所以农村得不着城市工人的领导，城市得不着农村的帮助，这是我们工作上一个很大的阻碍。以后职工运动的工作应该极力帮助农村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发展，或工会农会有必要时互派代表出席开会，或工人区域的工人帮助××附近的

农民运动，使工农发生事实上的关系。

10.不能随便调动在业的同志。

过去往往工作需要时，党马上将在业的同志随便调动，这是工作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以后对调同志工作，无十分必要时，不能随便调动，特别在重要产业里的同志。

11.今后正确的工作路线和方法。

要肃清以前命令主义、委派制度、强迫罢工、就易避难等不正确的工作倾向，应根据以下正确的工作方法去做。主要的是深入群众中去，接近群众，与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1、健全支部的组织，使每个同志能起活动的作用起来；2、介绍有力的同志进工厂去活动；3、派同志在工厂附近做小贩等。党与群众的关系，应经过党团，一切党的主张与意见，应经党团的传达，一切要求，都须由群众发出来，建基于群众的意识上，我们同志只能自视为联众中的一员，最勇敢的先进分子，不能自命为 C·P，形成群众以外的东西。并且抓出工作的重心，要很艰苦的去做。

D、斗争策略

1、怎样去发动斗争。

发动群众日常斗争，为争取群众的最好方法。要发动群众的斗争，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实际的生活状况，抓住群众切身的痛苦与迫切的要求，作普遍的宣传

鼓动工作，趁着时机，如打骂工人、开除工人、罚工资，以及发生一切使工人发生不满的事，特别在这年底裁人关厂的时期，去发动。如群众情绪高涨而急迫的时候，可不必经过会议的讨论来提出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斗争一天天的发展起来，汇合而变为大的斗争。

2、肃清命令、包办、强迫罢工等不正确的工作倾向。

命令罢工、强迫罢工、包办罢工，都是我们过去工作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种工作方式，完全是领袖式的英雄式的，不明了群众要求的，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工作方式，以后应绝对的纠正。用说服群众的方式，与起党团作用，不自视为特殊阶级，才可以纠正这些错误。

3、斗争中的工作。

在斗争发动前或发动后，我们须精确的估量与资本家方面的形势与主观的力量，根据工人迫切的要求，提出适当的口号，须以胜利为前提。俟斗争发动后，须加紧群众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使每个斗争中群众能得到党深切的影响，团集在党与工会的周围。同时更须扩大与坚固党和群众的组织，与加紧同志与群众的教育工作，培植新的干部人才，准备下次斗争的开始。

4、斗争口号的分别与联系。

斗争口号分为两种，一种是宣传的口号，一种是行动的口号。过去往往把这两种口号混合起来，如宣传口号是：“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行动的口号是：“增

加工资几分之几”、“减少工作几小时”等，常常将宣传的口号当作行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当作宣传的口号，或将决议案中的口号一齐提出，每每引不起群众的注意，反使群众害怕。这是一个错误。以后应绝对分开，并使这两种口号联系。

5、对国民党在群众中活动的办法。

如在国民党有组织的或有影响的地方，应在群众中提出“工会委员应由工人自己选出”、“工会职员应由工人自己推定”、“反对国民党指派人员”，使群众来拥护这主张，以打击国民党的支配。同时在双方裁判的时候，应坚持工人方面的利益，指出国民党投降资本家勾结资本家的事实，造成在群众中反国民党的空气，甚至进到反国民党的工作，但是也应顾及客观主观方面的情形，以决定进攻和退守，才不至于失败。

6、斗争口号的转变。

斗争口号的转变，也是在斗争策略里的主要战术，譬如群众斗争情绪不断的高涨，我们不应仍照着原来的口号去运用，应立即依群众高涨的程度和需要很灵活的敏捷的提出更高的正确的口号，以增强与维持群众斗争情绪。同时必须顾及客观的形势，如客观的形势上不许或不能增高口号，而且到不得已时，还要减低口号，以备取得胜利，作二次斗争的开始。

7、政治与经济斗争应发生联系。

一切斗争无论政治的经济的应发生联系，否则必然

事实上走上失败的道路。如经济斗争胜利，群众的斗争情绪决不会因胜利而高涨，反有消沉毫无声息的可能。因为群众一经斗争，必定疲倦，同时认为目的已达，对工会的兴趣会减少，这时工会马上有溃散的可能。因此政治与经济斗争的联系，是保持群众斗争情绪与稳固工会组织的重要方则。

E、组 织 工 作

1.工厂委员会的意义与组织及运用。

在白色恐怖严厉压迫之下，赤色工会公开的组织，已为一般群众所害怕，同时自国民党反动，而设立御用工会——工会整理委员会后，工人群众的内部已形成了很多的派别，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工厂委员会是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工厂委员会，是团结各派各别的群众，站在本身利益上，做各种斗争的一种初步的组织形式。他没有组织系统（小组、支部、宣传、组织等），同时又没有章程，他的名义是公开的。

工厂委员会产生的方法，是在某一个企业中的一部或全部工人，为某一要求而斗争。同时工人内部有青红帮及各种帮口等派别，这时可站在斗争的需要上，由群众互相推代表，到厂方去交涉，这时可将许多代表组织工厂委员会，所以他是一个适合环境的组织。在罢工的时候，他若已取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仰，即可转变为罢工委员会（再补充几人亦可），我们同志如果参加了这种

组织之后，可取得公开或秘密活动的地位，乘此可进行赤色工会的工作，由工厂委员会到罢工委员会，以至于赤色工会（即群众的革命工会）。

在群众中组织的形式，不一定很呆板的用工厂委员会的名字，其他如组织厂内委员会、保护工资委员会、互助团、维持会、代表会等都可。不过这种的组织，要代表一个企业，或大多数的工人。同时有弟兄团、进香会等所有的原始的组织（这种组织不是我们接近群众打入群众的一种组织，而群众自动的组织含有原始与封建性的组织），我们有时可利用扩大成为比较巩固的公开的经常的工厂委员会的组织。

浙江大的企业是很少的，对工厂委员会组织的名称，如在手工业工人中，店员工人中，以及邮电工人等，当然不能普遍的适用，但在组织的性质上如救苦会等是相同的。

2. 赤色工会的意义与组织及运用。

赤色工会是工会群众一个阶级的斗争的组织，是工人阶级战斗最好的武器，只有赤色工会的组织才能集合广大的群众在同一的战线上作有力的斗争。因此赤色工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唯一的组织形式。赤色工会在目前严厉的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公开的可能，所以他是秘密的，但是应尽可能的公开。赤色工会的发展，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斗争中吸引一部分思想先进的分子到赤色工会里来，做赤色工会的会员，先成立工会支部，

逐渐扩大与发展，变为整个的工会的组织。自然在没有斗争的时候，亦当找寻思想先进的分子，先组织赤色工会小组，同时在没有工厂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同样的应去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

3.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工会的区别与关系。

工厂委员会是团结各派各别的工人作初步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他是没有组织系统的；赤色工会是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他是有组织系统的（有宣传组织支部小组等）。同时工厂委员会不是赤色工会之下的一部，他是独立的，他不是受赤色工会的指导，而是受党团指导的；有时党在赤色工会小组中起作用，赤色工会小组也可以影响工厂委员会。

4.党指导群众的方法。

过去党指导群众，往往是直接的，结果使群众脱离工会的组织，这是工作上极不好的现象。以后应该组织党团，党团在工人群众中发生作用，推动工会，领导工人做各种斗争，才使群众不会有害怕工会、离开工会的危险。

5.厉行民主集中制。

在工会中应厉行民主集中制，须肃清英勇式的、领袖式的、命令式的倾向，一切问题都须经过会议的通过。工会委员尤须在群众大会中选出，才能使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们的组织。党绝对不应包办工会。

6.手工业工人的组织。

手工业工人非常散漫与复杂，特别在乡村中。我们对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在城市中应以职业为单位，在乡村中人数多的地方可单独的组织，人数少的地方可编入农会的组织，领导他们做斗争，应绝对避免与农民的冲突。对他们的利益，最好在抗租抗税的广大斗争中去提出。在组织上我们应特别打破他们行会等原始的组织形式。

F、宣 传 工 作

1.目前群众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

在反动政府严厉压迫之下，宣传工作是极重要的，目前的任务是：（1）加紧反国民党的宣传，不断的指出国民党欺骗民众压迫民众剥削民众的事实给群众看；（2）反改良主义，应极力的反对“劳资合作”、“合法斗争”、“劳资仲裁”、“全民利益”、“全国利益”等宣传，及发办“工人银行”、“职工会”、“职工俱乐部”、“工人储蓄会”、“协作企业”等改良主义的企图，打破群众对这种的幻想；（3）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认识；（4）多做反帝的工作。

2.宣传鼓动工作。

宣传鼓动是发动群众斗争最好的武器，因此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宣传鼓动的方法，应利用一切机会，根据大多数迫切的需要，提出简单的明了的口号，作广大的鼓动与宣传。所以这种工作，是要适合于当时环境与

群众的心理。

3.宣传工作的建立。

在反动政府严厉压迫，国民党改良主义的影响，群众革命消沉的情形之下，群众宣传工作是有马上建立的必要。省委应经常的出版工人小报、工人画报等一类的刊物。各县在可能范围内，也应尽量的出版，以扩大群众的宣传与影响。

4.对宣传上几个技术的问题。

宣传工作的技术是很重要的，如发行分配文字内容等都须注意。以后对群众的刊物内容应通俗简单，发行应灵敏普遍，特别在这秘密的环境中，不能允许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发下去，所以我们只有将很少的东西，极适当的支配，使大多的群众能很快的看到与懂得。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请中央催、派人来杭工作并接济经费*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①

中央：

省委派到嘉兴巡视的常委徐英同志已回来。省委自卓兰芳同志脱离后，曾有信交罗同志报告中央，罗同志去申已五天还没有信来，李硕坝同志也于十六日早晨自由离杭，到现在人没有回来，信也没有来。省委这里只留有徐英、江平、周志康三人了。同时杭州军警在这几天内破坏了我们的城市支部，已有许多同志被捕，湖州县委机关也被破坏，到现在还不明白有没有同志被捕。在阴历年关迫近期内，省委机关又无法建立，经济又非常困缺，几个负责人已没有吃饭的钱了。这实在是浙江的党的最严重时期，也是省委最困难的时期。这不能不报告中央知道而请求援助的。

1.请中央即转知济总即派人来杭工作。

2.无论如何，请中央预发二月份校费若干，交罗同志带来接济。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3.望中央即促罗、李两同志返杭工作。

4.我们的临时接洽处——

浙省委

一月二十九日

中共浙江省委 目前军事工作计划草案*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根据十七年份浙江各地农村斗争发展的趋势，及杭州士兵工作发展的状况，浙江省委目前对于军事工作，必有系统的建立起来，有经常的军事工作。一方面在农村斗争发展的过程中，武装组织及军事训练已成为必须；一方面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士兵群众的生活，已走到了十分苦痛的地步，士兵群众的斗争，日益迫切。特别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明争暗斗之加紧的时候，客观上是士兵群众必然的反对。最近之将来就要到来的新军阀混战的时候，党对于士兵工作，应该成为整个工作的一部分。

I. 省委军事委员会之成立及目前工作

(1) 成立军事委员会，建立军事委员会的经常工作：

军委人分：省委指定一人

C·Y 省委一人

工人同志一人

要求中央派有军事学识同志二人

(2) 有经常的会议，经常的讨论和计划全省军事工作，提交省委。

(3) 建立独立机关。

(4) 训练我们的群众及同志以军事的常识。

(5) 编辑关于士兵特殊需要的读物提交省委。

(6) 讨论分配各地军事工作的经费和工作的人员。

(7) 调查各地统治阶级武装及群众武装。

一、统治阶级武装调查表：

○○○年 ○○月 ○○日 调查人 ○○○	1 军队性质？	2 人 数？	3 枪 枝 若 干？	4 官 长 姓 名？	5 属 何 派 别？	6 有 无 欠 饷 几 月？	7 士 兵 有 什 么 要 求？
	8 驻 在 地？	9 士 兵 对 官 长 有 无 冲 突？	10 内 中 朋 友 有 几 人？	11 月 饷 几 何？	12 能 否 入 手 工 作？	13 （ 经 过 大 要 ） 过 去 有 无 斗 争？	14 其 他

二、群众武装:

○○○年○○月○○日○○县委	1	2	3	4	5	6
	区 名	枪数 枝目	男群 女众	有武器吗? 有其他种	过去有无 组织?	有没有军 事的学 识人?

(8) 与中央军委发生密切关系, 及与各县军委直接发生关系。

(9) 各县委即须指定一人负责军事工作。

(10) 其他。

II、士兵运动

(1) 重要区域:

a. 沿沪杭甬铁路一带军队。

b. 沿钱塘江一带军队。

(2) 中心工作:

a. 保安队, 一、二、三、四、五、六团。

b. 陆军 (杭州 63、64 团)。

c. 工兵营。

(3) 杭州陆军监狱工作:

a. 准备破狱运动, 陆军监狱工作, 直接与军委发生关系。

b.组织狱中支部，由现在之陆监木壳队同志先与我们被捕同志发生通讯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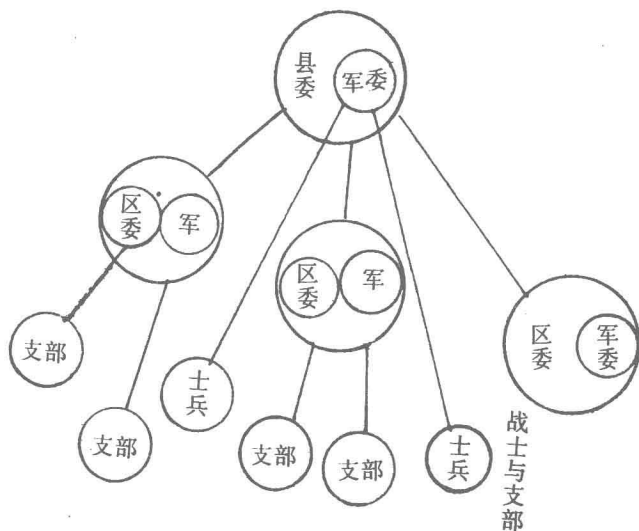
c.加紧对木壳队工作之发展与训练。

(4) 领导和发动士兵群众的日常斗争，矫正过去和平发展的倾向。

(5) 多和士兵群众接近，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形，提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要求。

(6) 发展各种各样的组织（各种小团体），并在其组织中使他们有一点经常的组织工作，同志加其中做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教诉他们鼓动其他群众斗争，使之在我们影响之下。

(7) 派杭州市的士兵同志往宁波、嘉兴、湖州、萧山、诸暨一带发展工作。



(8) 在每反动武装驻在地，党即须尽可能的指定就近同志经常做士兵工作，其工作属于县委之军委，其关系如下：

(9) 在各地保安队之△团，特别注意团部驻在地之工作。

(10) 注意青年士兵的发展，成立青年小组，不单组支部，在土委指导之下，C·Y直接派人参加工作，提出青年士兵的要求。

(11) 每周确定政治宣传材料，除在支部会议中报告外，分配同志在群众中的宣传方法。

(12) 在杭州市开短期干部训练班，训练干部同志。

(13) 特别注意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之特殊训练，在杭州市组织赤卫队。

III、武装组织及军事训练

(1) 对于各地群众的武装。在各地有武装的群众，党应开始武装组织，给与他们以军事常识的训练，在每个村农会或工会中，极秘密的组织小队伍，局部的去训练，不拘用任何名义。如可以公开时，应想法用任何灰色名称（如打猎会自治会），公开起来组织与训练。在国民党村里制中调查枪枝的时候，可以用“保卫地方”的口号，用各种名义把武装组织起来，反对枪械归任何机关支配。

(2) 各地已组织之赤卫队，即须注意扩充组织，并须与群众组织发生密切关系，绝对不要保了“此种队伍仅为暗杀队”之观念。党即须在群众中扩大武装组织的宣传，如赤卫队及农军工军等等之组织。

(3) 党员尽可能加入军事训练。

(4) 对军事之单独宣传与训练（宣传材料另拟）。

(5) 可能时，派遣军事上有学识同志，往各地指导军事工作。

(6) 在各种工农斗争中，即须注意武装组织的宣传和开始及扩大组织武装。

(7) 关于枪枝的置备：

a. 如果在斗争中，为大多数群众之需要，解决敌人武装时即领导群众，缴取敌人武装。

b. 可能时替群众想法购买或制造（浙江各地有制造土快枪者）。

IV、经费预算

(1) 军委本身：两人计算生活连机关 \$ 35。

文具及另用等 \$ 10。

(2) 其他各地：杭州士兵运动委员会经常工作同志一人，生活费连房租费 共 \$ 15

活动费 \$ 20

文具及什项 \$ 5

宁波 \$ 10

温州	\$ 10
湖州	\$ 5
兰溪	\$ 10
台州	\$ 10
	\$ 20
(3) 临时巡视费	共 <u>\$ 150</u>

(一九二九、二、十七)

中共浙江省委 军委军事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省委过去无军事委员会之成立，十一月份决定常委同志一人负责军事工作，杭州市设立士兵运动委员会，因此关于浙江的军事工作，除杭州市有系统的经常工作外，其他各地的工作，都是非常另碎的部分。

I、杭 州 方 面

一、我们的武装组织——无；群众原有武装，无调查。

二、反动派武装：

保安队一团

步兵 63 一团（老蒋之主要军队，枪械最佳）

步兵 64 一团

警察——100（无正确统计）

巡察大队——1、2、3 共三中队

工兵营——一营

特务营——一营

病院——伤兵 800 餘

陆军监狱木壳队——一队

军队现正从事调查，尚无正确统计。

三、士兵工作：

(1) 同志二十六人，各军队都有。

(2) 支部三——病院一，特务营（保安队）一，工兵营一。

(3) 杭州市划分五区：

① 笕桥区

② 南星区

③ 湖滨区

④ 城中区

⑤ 梅东区

四、工作状况：

士兵因他的职务及其驻在地址关系，多数军队中仅一二同志者，没有成立支部。我们的工作除有支部地方，经常开支部会议外，其他同志指定其一星期谈话一次至三次，决定其工作。因驻在地点原划分五区，每区指定同志一人负责与士委直接发生关系，每周报告工作二次，但支部会仍由士委同志及军委负责同志出席。最近改组之士委委员三人，均系士兵同志。三人中一个经常工作。士委会议每周一次，会议时军委及 C·Y 均派人参加，士兵同志兼各区负责人，每周向军委报告二次。

A、退伍兵运动：

(一) 运动的开始：十一月份杭州退伍兵凡六百余人，由退伍官佐召集在城隍山开会，我们得到消息后，即在在籍士兵同志中找出和退伍兵接近的人，分别去宣传鼓动。在他们之第二次大会中，我们派往同志三人参加，提出要求口号：一、发清欠饷，二、要求抚恤金，三、要求安插各机关做事。大会结果，通过三个要求口号，我们同志二人当选为代表，并决定先派代表赴省政府及各机关接洽，如不能允许，即全体赴省政府要求。

(二) 党对于这个斗争中所指出的中心任务，是在揭穿国民党的罪，暴露国民党的反动，提高士兵的情绪，使之影响到有组织的军队而取得其同情，发生不满和动摇来发展我们的线索。因此，我们在提出条件中，特别鼓动群众坚持“要求安插一项”，目的就是在实际打入有组织军队中去。

(三) 经过大概：后因士兵代表中之官佐三人为省政府利用，而我们的同志尚未与下层群众发生多大关系，工作停顿了两三天。在第三次大会中（因他们的大会是在每次大会中决定下次开会日期和地点），我们已发展同志一人。大会结果，改选代表，同时提出反对官长当代表之口号。我们同志三人当选为代表，并决定以军籍之一营为单位，每营选出代表三人，全体总代表六人。土委后决定特别宣传士兵群众中之比较干部份子，逐一开小组会议，并特别坚持“要求安插机关做事”口号。后因小组会议为反动△军队副官侦见，同志被迫不

能立足，工作遂受打击。第四次大会到会仅一百五十余群众，士委更决定“以维持兄弟目前生计”口号组织募捐队，并与非同志之士兵代表发生关系，先以募捐队之组织与宣传员工作方法。募捐队一大队，在杭州市募捐一星期（士兵同志一人参加），为政府强迫遣散。此期间的工作，实际上只做了宣传工作，并发展同志一人。

募捐队解散后，另组织一小队（二十余人）往萧山、余杭、临安、富阳各县募捐并扩大宣传。在富阳参加募捐队之我们同志一人被捕下狱，募捐队即宣告解散。

目前在杭州之退伍兵多闲居做小生意及拉车，现在仅车夫一部分（少数）与我们之车夫工作发生关系。

（四）被迫同志之安插：因小组会议被迫之同志，当由士委暂时维持其生活，参加杭州市士兵工作凡一周后，即想法到插入特务营充当士兵。现已发展同志三人。

B、伤兵运动：

（一）伤兵运动的根本任务大体与退伍兵相同，兹不重述。

（二）改良饭菜运动：

笕桥病院伤兵之饭菜费，月有定数，为院长包办、克扣，饭菜不佳。党发展同志二人后，即提出“改良饭菜”，“饭菜由兄弟自己管理”，“监督每天菜食”，“反对官长克扣火食费”等口号，决定二同志之宣传与工作方式，结

果由全体大会决定派遣弟兄，轮流监督购买每天菜食，并派代表向官长质问克扣伙食费等，饭菜改良一点。

(三) 提出群众的总要求：

- 1.发清欠饷；
- 2.要求抚恤；
- 3.安插各机关服务方才出院；
- 4.赶快替伤兵装好假手假脚；
- 5.抚恤金平均分派，官长不得比弟兄多。

在这些总的要求之下之运动，一直到现在仍继续，中间经过下列之表示：

1.年关斗争：年关时，更根据省委的决议，加紧宣传。结果由全体大会选出代表七人，派往省政府要求。先后派往省政府三次，派往之代表同志二人，其余均无脚无手或无眼之伤兵及非同志。总代表为一缺手缺脚，瞎了一只眼睛之伤兵。

年关由省政府每人发洋五元。

2.老蒋来杭：老蒋有来杭消息后，支部遂决定扩大对群众的宣传，向老蒋提出各种要求口号，派代表赴蒋庄及南星桥（老蒋在该地64团训话），并制定各种要求口号之标语，张贴笕桥一带。重要标语如下之几种：

- (1) 发清弟兄欠饷，才是蒋总司令；
- (2) 北伐是弟兄的力量，北伐成功弟兄应该安插；
- (3) 发给抚恤金，才是国民政府；

(4) 不发饷，不出院；

(5) ……

(6) ……

3.现在的群众组织：以病室为单位，每室代表一人，四病室为一区，每区代表三人，全院总代表七人。另碎事情，由代表会议解决，必要时召集全体大会。

五、其他：

其他各军队在年关中，只有宣传工作，没有群众的行动表现出来。

六、群众组织：

(1) 病院：弟兄会一，群众十八人；

(2) 特务营一连，正在组织游艺会；

(3) 警察：正在组织弟兄会。

七、最近士委之决议（关于斗争及工作策略之大纲）：

1.中心工作：

(1) 保安队；

(2) 63、64团；

(3) 工兵营；

(4) 巡察大队。

2.病院斗争：坚持过去的要求口号，矫正过去只有代表工作没有群众行动之错误，加紧对群众的宣传，并提出政治口号与要求口号连系起来，并要军委制定宣传大纲及政治口号与行动口号。

3.警察斗争：国民党为整理警务，设立长警补习所，强迫警察入所，计划裁除老弱及不识字警察，并因警察常驻某地与外界多发生关系，各署各棚大调动，警察群众很不满意。因此，决定他们要求的口号：

- (1) 反对设立长警补习所；
- (2) 不准开除警友；
- (3) 减少站岗时间——每日六小时（过去八小时）；
- (4) 增加饷银每月十四元；
- (5) 取消罚钱制度；
- (6) 在本署训练旧的警友。

以上口号中，我们目前的工作是：

- (1) 分头找各署各棚警友谈话；
- (2) 和警友相量提出要求；
- (3) 教警友自己在群众中鼓动宣传；
- (4) 和警友相商如何组织起来行动；
- (5) 注意发展警友群众的组织。

在以上的工作中，要军委制定宣传大纲和政治口号。

4.青年工作：

- (1) 在各项斗争中提出青年士兵要求；
- (2) 介绍青年同志与 C·Y 省委同志发生关系；
- (3) 各支部会议讨论发展青年士兵；
- (4) 在党部士兵支部中，有青年士兵三人时可组

织青年士兵小组，或仍属于党的士兵支部，不单组青年支部。

5.其他……

(此项议决,在今天会议,军委及省委未经讨论。)

八、工作的一般状况及士兵群众的一般表现:

新成立之士委三人，均系士兵同志，计伤兵一，警察一，保安队士兵一。过去工作自发展开始，几乎单纯的是发展工作，新的士委成立会〔后〕，对此问题即指出其错误，特别是过去分配同志的工作是完全发展同志的工作，目前一般同志对发展很热心，杭州市平均每天有五人以上在外做介绍同志的工作（士委负责人不在内）。最近，新的士委成立后，开始注意在伍士兵的斗争问题。关于士兵群众的意识及士兵同志之表现，有如下的现象：

1.同志方面:

- (1) 希望即日暴动;
- (2) 希望朱毛军队来浙江;
- (3) 军队的倒戈是非常容易;
- (4) 立刻在各军队普遍发展同志;
- (5) 立刻发展全浙江的军队。

2.群众方面:

- (1) 十分不满意于国民政府;
- (2) 十分不满意于国民党，对国民党不信任，有如下之歌:

打到徐州， 饷粮没收；
打到山东， 饷粮充公；
青天白日旗， 天天饿肚皮！

(3) 革命为民众谋利益的印象很深， 觉得现在革命了， 民众还是没有利益， 将来一定要第二次革命；

(4) 相信共产党， 但在国民党宣传之下， 对共产党的放火杀人及国民党的许多鬼话， 如“共产党要杀四十岁以上的人”， 对共产党怀疑；

(5) 对打倒帝国主义的观念稍有；

(6) 知道“革命要牺牲”的口号， 觉现在的牺牲不值得；

(7) 国民党没有解除民众苦痛， 对弟兄， 对工农比张作霖还利害；

(8) 倒戈了去做土匪；

(9) 为民众利益的革命做不到了， 中国要亡了；

(10) 一部分没有头脑， 天天白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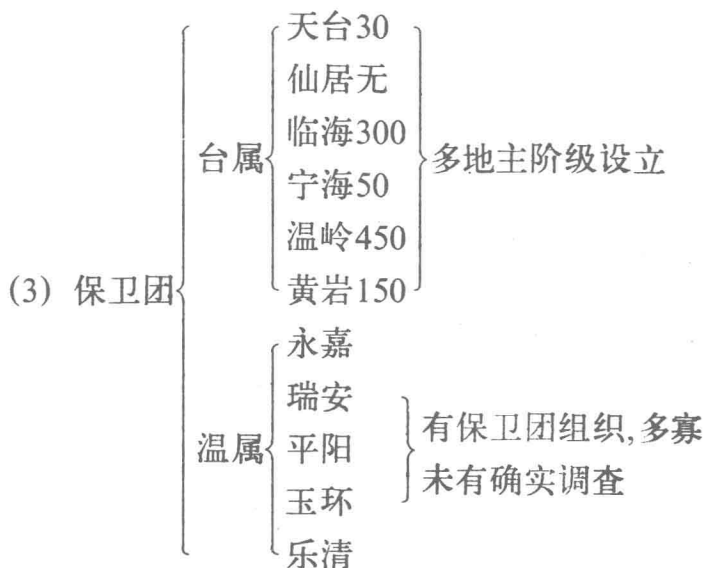
在目前的现象中， 士兵加入党， 要求填党表， 发符号， 他们以为发给他符号， 才不是利用他们， 而填了党表之后， 表明自己愿意牺牲， 不敢反动， 秘密也能保守， 特别是纪律很能服从。 因为他们过惯了军队的纪律生活， 如开会的时间很能遵守， 分配他的工作一定去做。

II、浙 南 方 面

(1) 保安队第五团， 驻台州， 团部设海门， 分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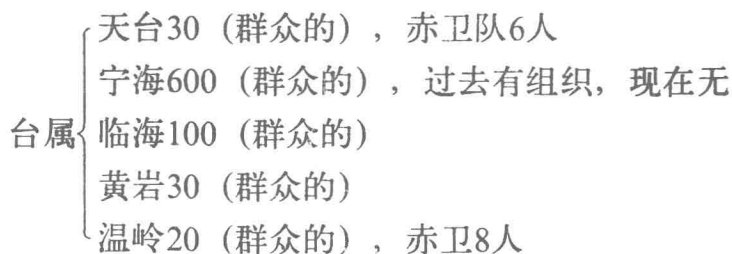
各县；团本部设台州之海门。

(2) 保安队第六团，驻温州，团部设永嘉，分驻各县。



(4) 警察及地主家藏武装，无详细调查，浙南各县以温岭最多。

二、我们的武装及组织：



温属 { 永嘉
瑞安
平阳

三、士兵工作：

台属的：

县	数量	性质
天台	同志 6	保安队
宁海	同志 3	保安队
黄岩	同志 2	保卫团丁
温岭	同志 8	保卫团及保安队
永嘉		保安队及保卫团、缉私营、水警
瑞安		保卫团
平阳		保安队及保卫团、缉私营、水警

以上各地士兵没有组织，没有经常工作。

III、浙 西 方 面

一、驻防军队：

(1) 保安队第一团，团部设兰溪，分驻浙西各县。

(2) 保卫团：

处属 { 遂昌
宣平
缙云

严属	}	建德
		分水
		遂安
		淳安
		寿昌
金属	}	桐庐
		金华
		兰溪
		汤溪
		浦江
		永康
		东阳
		武义
		义乌
		衢属
常山		
江山		
开化		
龙游		

浙西各县都有保卫团组织，少者二十名，至多六百名。唯兰溪保卫团一部分是快枪，是地主阶级去年斗争后所创办。本来浙西各县素有保卫团防土匪，去年因农村斗争激烈大加扩充。

(3) 警察及地主私有武装，没有详细调查。浙西

各县以桐庐、缙云、富阳（这县不是浙西）为最多，都是孙传芳军队抛弃途中，农民收拾去卖给地主。此类枪枝即在农民手里尚非少数。至于土枪、过山炮，差不多浙西各县都有。去年兰溪、遂昌、永康、武义和敌人武装冲突，都是用土枪和过山炮。

二、群众武装及我们的组织：

县 名	群众武装	
遂 昌	两 团	现在散了
武 义	三 队	现在散了
兰 溪	3000	现在散了

三、士兵工作：

县 名	数 量
兰 溪	同 志 3
武 义	同 志 1

建德缉私营一个，支部6人。

IV、宁 波 方 面

驻防军队为保安队第四团，其他未详。

V、湖 州 方 面

一、驻防军队：

- (1) 保安队第三团分驻湖属各县、团部设湖州。
- (2) 其他不详。

二、士兵工作：

(1) 士兵同志无，菱湖保卫团五十名，我们同志组织，缺乏军事训练人员。湖州县委破获后情形不详。

(2) 由杭州士兵同志介绍，第三团可以找路线。

VI、嘉兴及中区一带

一、富阳：士兵同志六人，已成立两小组，系杭州士兵同志调人去发展，尚未与县委发生关系。

二、萧山：年关的警察斗争：

萧山区警察共六所，一百人左右，因所中取消惯例之站夜岗细饭一顿，引起警察群众之不满意，总所开除警察二名，大动警察群众之公愤。党的同志在警察群众中宣传鼓动。提出以下的口号：

- (1) 恢复站夜岗吃细饭一顿；
- (2) 发清欠饷；
- (3) 恢复开除警友。

后来各所代表会议议决，全体罢岗，提出三个要求。结果罢岗一小时，由县政府调停，三个口号完全答应。现已开始组织警察群众。

三、其他各地各项未详。

浙江省军委
一九二九、二、十七。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省委常委人选名单及请求解决经费问题等*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①

中央：

现在又有几项事情报告中央并请予决定见覆的，谨分别写出于下：

一、浙江工作总报告经起草后，还未经常委会审查，但是大纲是审查过的，因为要赶交此次交通带来，忙于抄写，又不易找到地方开会（近来开会多在茶楼酒店中不能带文件），故不待审查即先行带来，一候下次常会我再提出审查讨论，如有修改或补充，当另行函达。兹特加以声明，请保留这个权利。

二、军事工作的单独报告，亦只经一二省委看过，而未经常委正式讨论。对于这个报告的要求和声明亦与前项相同——但经费问题以下另说。

三、省委本身组织问题，在扩大会后中央决派的潭秋同志（后改陆）始终都未到，兰芳又脱离，徐英、志康因环境及工作的需要又分赴宁波浙西去巡视去了，留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杭的只石心、康平、罗少修及新由浙西转来的一郑馨同志共维残局（最近情形参看总报告），以致各项工作均未建立起来。现在石心同志因在此工作殊多困难，要求离浙，常委业已同意，并已由邮寄函报告中央。同时志康同志去宁波巡视时正值宁波大破坏，接不到须转回上海，对人表示不愿再返杭工作，拟在上海进工厂做工（离杭时即有此表示）。不过还未有正式直接向常委表示，常委已去函仍要其返杭，转来与否此时尚不可知。由此看来省委本仍在动摇不安，尚未形成组织的状态中，苟不新加整顿，则组织更将削弱，决不能尽全省工〔作〕指导的责任，故现经常委会议决定，补充常委，重新提一常委名单，请求中央审查批准。常委人数仍定七人，但现提出八人，如志康果不返浙工作，则仍为七人组织，自无问题。但如志康仍返浙工作，则将来在此八人中决定一人专负秘书长的责任，不负常委工作，如此仍合七人的数目。八人中有四人为旧省委，有三人新由下级提出，另一人请中央指派。兹将名单抄录如后，请迅予审查示知：

- 1.徐英（工）——现省常委。
- 2.康平（知）——现省常委。
- 3.少修（知）——现省常委。
- 4.志康（半工）——现省常委。
- 5.邵桂根（工）——曾参加寿昌县委，领导雇农斗争，现在兰溪工作。

6.王金海（农）——曾参加温州暴动，现仍在温参加县委。

7.郑馨（知）——浙西特委书记，现已来杭。

8.中央派一人。

四、关于志康问题，以后继续报告中央。

五、经费问题，现分三方面来说：

(1) 党费——中央一再通知规定给我们津贴六百元之数（二三月实际只能得五百五十元），常委一再计算，实不敷开支，兹将现在决定预算抄呈，再请审核。现在总数为七百四十二元，甚盼中央贴谅我们的困难加以批准。万一中央仍不能批准，则我们预算中何项应减，如何开支以符六百元之数目，亦请中央明白指示。我们现在虽然自行设法筹款，但究竟如何筹法现在仍属茫然。

(2) 职工运动费——兹造就一新预算来，总数为一百五十元，亦请审查批准。此项费用，已决定实行独立开支，不与党费混合并用。

(3) 兵士活动费——根据目前工作的发展与需要，请求单独开支（闻他省亦有此例），兹造就此项工作最低费用预算表，亦请批准从二月费发给（二月份党费已垫出不少）（请参看军事工作报告）。

以上除党费已领到二月费用外，一二两月职运费尚未领到。此款今后究向全总领取，抑仍向中央领取？除请示知外，并望将此两月欠款及二月份兵运费一并交

下，着下次交通带来，以应急需。

六、陈鸿同志省委仍拟派赴宁波工作，望速着其来杭一谈。前已函告此间需要一军事工作人员，不知有无适当可派的，如有，望迅速派来。住机关的女同志，现需要甚急，因为房子已找好不能搬入，望速为代找一人来（两湖人均好，如能帮助技术工作更好）。来准备与罗少修同志住的。

七、省委扩大会决议案通告中央已否审订付印？如已付印，务望催促技术处请速代为印好，连同以上请求决定见示的几项问题（省委名单、经费、调人等）作复一函，先行派交通送来（至迟十天以内一定要着交通送来，我们的希望）。至于工作总报告的指示，工作计划大纲的审查，兄有何意见，如能在此次一并作复更好，否则当在下次再送来，不必要一定等待一齐弄好作一次送来的打算。

八、此次中央发来之信，过于迟缓，不知何故？查最后信是二月三号所写，而在上海带来时已是二月十七号了。据我们交通说是他收到之次日即来，他不能负迟缓之咎。如此当系中央交通局不知何故迟到如此之久才送去，请查明示知，并望改正这种现象免误工作。

浙省委

二、二十。

中共浙江省委通告第三十号

——关于省委扩大会的总结和精神

(一九二九年二月)^①

自全国六次大会决议案到浙江后，已经过好几个月了，浙江党部尚没有很具体很实际很灵活的应用到实际工作上去，以致浙江各地工作尚陷在一个停滞和溃散的形势中。下级党部找不到工作出路，对省委多不满意；省委本身组织既不健全，加以负责同志尚有部份闹私人纠纷，不能尽指导工作的责任。本应召集代表大会改组省委，惟因各地工作没有发动，组织涣散，召集代表大会为事实所不能，而且缺少意义，因此决将代表大会延期。中央派来巡视员要省委从速召集省委扩大会，根据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精神决定浙江的政治和工作路线，并部份改组省委，成立临时省委，从速推动各地工作，建立组织，准备召集全省代表大会。现在，扩大会业已开过（因事实关系及中央指示，只召集各重要地方负责人开会），已决议关于政治、组织、职工、农民四个决

^①此年月是文件戳记上的。

议案。这次扩大会总的精神是在规定浙江重要区域的工作，计划建立工作中心，注意反对改良主义，扫除工作前途的最大障碍，注意发动工农群众日常斗争，争取广大群众，规划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兹将各项决议之主要精神摘录于下：

（一）关于政治经济的。

扩大会指出浙江政治形势是代表豪绅地主阶级的西山会议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因为利害冲突正在相持日烈中，但是不是会马上破裂。而且资产阶级企图的改良政策虽然事实上是很少可能（但同时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然而是我们工作上最危险的敌人。反对改良主义，为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这是我们千万不要丝毫疏忽的。扩大会并指出，浙江党在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时候，所担负的使命是促进全国高潮的部份重要力量。浙江不是在企图全国革命高潮未到来时一省或几县的割据，也不是坐待全国高潮之到来促进浙江革命高潮。扩大会并指出，工农群众受帝国主义和豪绅资产阶级的侵略压迫日加痛苦，只有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主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才能得到真正解放的出路。工农群众一切斗争都要联系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身上。

（二）关于职工运动的。

扩大会指出过去党的工作的错误和缺点，多由于没有职工运动的工作。党没有建立在无产阶级的本身上，

离开了阶级的立场；农民运动时起时伏，容易失败，而且做了很多错误的行动，也是没有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些都是职工运动工作没有发展的原因。以后，浙江党部应以职工运动为最主要的工作，人才、经济都应多分配于职工运动方面，各县应特别注意于城市工人运动，要使城市工作能领导乡村。扩大会并具体的指出深入工人群众中去方法，如派同志进工厂，派同志做小贩，接近工人群众或指定在业工人同志负当地工运责任……扩大会并指出日常斗争的重要和发动的方法。只有日常小斗争的发展，才是征取广大群众的方法。日常斗争的发动，宜找着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加以宣传鼓动，抓着各种机会（如打骂工人或罚工资）鼓动群众斗争。我们同志须在斗争中尽领导的责任。此外，工厂委员会和赤色工会的重要和进行方法，扩大会亦曾简略的说明和规定，而且要加紧反对黄色工会，夺取黄色工会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三）关于农民运动的。

扩大会指出过去农运重要缺点，是没有好的方法发动农民日常斗争，所以浙江党和农民组织不是和平发展，就是盲动主义。此外，没有城市工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没有宣传鼓动工作，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混在一团，不注意建立贫农的领导，对富农中农没有明显的策略，这些都是农运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扩大会指出，以后工作路线是在发动农村的日常斗争，目前不是

暴动时期，是准备暴动的时期，根据六大会对富农、中农的策略，须很切实的应用。扩大会指出，只有在广大斗争（抗捐抗粮抗税）发动，同时提出贫农利害的要求（抗债抗租……）才更易容得到胜利。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利益矛盾中间连络富农，才有可能（单是抗捐抗税，贫农不肯参加，单抗租抗债，富农即要反动）。而且要建立贫农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领导权，以准备向富农进攻。扩大会指出，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要绝对分开，各自成系统，而且要建立群众的下层组织，要建立党与群众的互相关系。农村斗争容易走到武装冲突，宜随时随地加紧武装组织和准备，但武装应由群众的先锋队，不是脱离群众和单独成立组织的。

（四）关于组织问题的。

扩大会指出以往工作的错误和缺点主要的原因，是在党根本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组织路线。如现在农民同志之绝对多数以及组织涣散而不严密，容易发生盲动主义……都是这个原因。目前要将党的基础建立在于无产阶级的本身上，是改造党的惟一途径。扩大会并指出目前关于组织的中心工作是在建设支部，提出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要支部能起作用，才能推动一切工作。

以上仅举各种决案中几个要点，其余尚有许多已经在各种决案中已经说了。这次扩大会因为时间仓卒，又因代表不多，当然说不到完善，可是关于浙江党的政治

路线和工作路线已经很明显的很具体的指了出来，并且扩大会还议决将这四个决议案作为将来全省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的草案。各级党部和各地同志接到此通告与决议案后，应即详细讨论并马上应用到实际工作上去。如有不同的意见和疑难之处，可详细写出交省委答复解释，并可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以供大家讨论，直到全省代表大会开会时，再作最后的决定。至于目前，各地应加紧准备代表大会的工作。怎样准备呢？各地党部宜即刻将六次大会决案和这次扩大会的精神，传达到下级党部以及所有各个同志中去，使所有同志均编入支部，经常开会分配工作，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即日发动工农群众的斗争，从斗争培养干部人才参加到各级党部，由下而上直到新省委成立。固然这不是一时可以做得到的，但不如此做去，仅形式上改组上级党部是没有意义的。现在临时省委和各级党部，必须根据新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加紧工作，在至少二月至多三月之间，召集全省代表大会，规〔定〕进步的全省工作计划，并正式改组新省委，健全新的指导机关。最后指出几个口号，为各级党部一致奋斗的目标：

- 1.创造党的中心工作——职工运动！
- 2.加紧和改良主义奋斗！
- 3.夺取无产阶级的同盟的广大农民群众！
- 4.创造布尔塞维克的党！
- 5.实现扩大会议的决议案！

中共浙江省委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方针*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

I. 浙江农村的状况

一、农村经济状况：

1. 土地关系及土地生产状况。豪绅地主的经济势力，既然支配了农村以后，更为他的农业经济在农村不能更大的发展，便移转他的从农村剥削来资本向城方面营业，获得更多的利润，使他的资本逐渐增多，于是更转移到农村里面来，收买更多的土地。这样继续不断的循环，农村土地便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中去。全省的土地四分之一已集中于地主阶级手里。尤其杭州、湖州、嘉兴、宁兴〔波〕以及临海之台州、温州一带，肥沃的田地多数为地主阶级所有。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浙江土地完全建立大中小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关系的状况之下，而小地主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尤其凶狠。在农民阶级的总的成份中，富农占 3—5%，中农占 37—35%，贫农 60%。中间又可以分做很小的几个阶

级：37—35%的中农中，少有地的又占五分之二，绝对无地的农民当在10%左右。统计总的数量，80%的农民是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下，受到最残酷的剥削。中农的数量在浙西、浙南的天台、仙居〔居〕及南部福建边界比较多。但那些都是十分饶瘠的山地，没有多大的生产量，他们的生活状况较北部、东部及中区一带的佃农较为艰苦。生产量在土地肥沃的区域，非常丰富。米、麦、豆、棉花等，每年都有巨大的输出；上海、宁波、温州两处更直接输出日本。但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下，生产的总额是十分之五以上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如浙南每年种稻二季，种麦一季，麦租交给地主十分之二，谷租交给地主十分之六，棉花交十分之三。中国式的粗陋的农具的耕作，农民每一人每年只能〔种〕二亩至三亩田地，所得的生产品，至多只能够二人的维持，一年的劳动的代价，不够三口之家的温饱。

2.高利贷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地主阶级在土地方面直接剥削农民的劳动生产品之后，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其资本，除向城市营业发展其资本外，更用一部份资本直接用高利贷借给农民，剥削更多的利息。平常的借息为一分二厘——一分八厘，有的也在二分五厘以上。这些借款都是用农民的田地或物品、房屋等抵押，在拘定的年限以后，农民无力偿还，便是将抵押品抵尽的向地主变卖，农民的产业渐渐荡尽。当铺在各地更是林立，为地主阶级集资剥削农民的机关。湖州尚有地主联合的

借偿公司，以四分的利率向农民放债，用寻田或来年的新□□抵押。这宗高利贷的剥削更为农民一天天的走到破产的路上。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尤其层出不穷，如新添的小船捐、屠捐……及渔业局、官盐局对于盐捐、渔捐的加严，市面的各种捐税，小商人及富农等等同样受到过大的剥削。浙江的田粮比去年每亩更多纳一元五角。村里制的成立后，各种抽捐又是加紧，使农民经济状况更达到恐慌的地步。

3.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手工业破产，农村经济更受影响。帝国商品之不断的侵入，农村手工业破产，如洋纱、洋货之输入，家庭纺织业便宣告停止，农村经济大受打击。另一方面，因帝国商品输入之关系，农村的生产品自然敌不住商品的优势，及城市工业品的影响，交通发达，农产物价格非常低落。农民挑一大担东西，在街上卖的价格，不够到洋货店里去买一条洋巾，或是到咸货店里买一斤东洋鱼。二年以来，肥田粉在浙江的行销，有一个极大的数目，其价值每季当在 300000 元以上，同时农民旧有肥田材料，受了很大的停顿，不（不清）了。如温州的（不清）（肥田用），自去年到今年，销路减少到三分之一以上。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一方面使手工业破产，农村经济不能活动；一方面是使农产品价格减低，农民庞大劳动力收获的物品用低的价格出卖，买得价格很贵的生活需用品，农村因此日益衰落。

4.浙江农村经济的总的现象是农村经济衰落，农民生活难苦。根据上述，浙江的农民阶级是〔受〕地主阶级的各种极凶恶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影响，生活更陷于痛苦。特别是浙江这样大的产米的区域和极多量的出产，各种原料的所在，浙江的农民仍然一部份吃不到米和得不到生活必需品，成千成万的无地农民充斥农村，每年当在三万以上跑向工业区域变为工人。而现在农村中的中农及贫农又势必一年不如一年的破产，造成大批的工人后备军。农村的经济状况是十分的恐慌。

二、农村的政治状况：

1.宗法制度仍然牢不可破。大家制度及氏族制度，仍然没有丝毫的变动（不清），在农村中仍然保持他们相当的威权和优越的地位。农村的组织纯粹是宗法社会的组织（当然工业发达的区域杭州、宁波等比较不同），这种现象能够影响到我们党的工作，比如过去各地党及群众的发展都是联系他们的宗法社会的关系。如一个张姓农村的农会，便是所有张姓的农民全数加入；一个李姓村庄的支部，支部同志可发展的更多；在斗争的时候，他们不肯和同族的豪绅地主为难，如宁海暴动的时候，武装群众不肯杀自姓豪绅和地主。

2.封建关系因他们的经济关系仍然存在。

因为农村的关系是一种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封建制度仍然存在，农村的政权还在豪绅地主手里，并不放松对于农民的剥削和敲诈，如农村中农民群众自己的纠纷

必须是豪绅出来解决，结果是（不清）农村中祠产、庙产及一切公产、公款，名义上是公的，实际上则是豪绅地主阶级的专利品。农村的学校，至今还是有许多区域的私塾制度，豪绅地主阶级仍然把持极大的势力。

3.国民党的改良主义的政策。国民党的改良主义政略在浙江很积极的进行，但它的用在农村中，自然是在封建社会上各种关系之中表现出来，并不像进行到工人群众中能够欺骗工人群众一样。农民群众对改良主义的政策，事实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农民一向在反革命的国民党之下，没有得到国民党给于他们有什么利益，便是二五减租的宣传，在豪绅地主力量浓厚的地方，还是没有执行，只有在我们党领导群众自己起来斗争的区域，方才得到一些胜利，大多数民众还是认为二五减租是国民党的欺骗手段。改良主义给于浙江农民群众的影响，在重要城市的附近，比较还有一部份的影响，使群众对于国民党存有幻想。

4.目前浙江政治经济的总的现象是农民阶级在封建式的剥削和压迫之下经济破产，斗争需要迫切，豪绅地主阶级统治必然动摇。虽然浙江过去党对于农村工作表现许多错误，虽然温州、宁海、兰溪三个暴动都陷于盲动主义失败了，证明党的政治路线非常的不正确，但是这些暴动都是由农民武装斗争做到如此，党很容易的号召农民起来暴动，这都是证明。在客观上，农民群众的斗争需要是非常迫切的，同时从夏季斗争到秋收斗争一

直到现在，各地农村斗争是能够继续不断的起来，这也更证明在客观上农民的革命斗争是向前发展。同时这些斗争的爆发是能够给豪绅阶级以相当的打击和恐慌，客观上的形势是必然的促成豪绅地主阶级统治的动摇和崩溃。

II、过去斗争的经验

一、温州、宁海、兰溪三个暴动的经验。

温州、宁海、兰溪三个暴动，同样的是由农村武装斗争做到暴动的形式。暴动的群众，只有一部份是农民群众，没有广大的群众起来参加。城市工人更是根本没有发动。暴动不是为广大的群众的需要，暴动成为无目的简单的军事行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暴动之必然失败以后，党与群众的组织完全坍台，甚至有些地方党的负责同志，更为农民群众所痛恨。一直到现在，党的工作还是不能恢复，发动斗争更为群众所害怕，这很明白的是共产党自杀政策，完全背违了党争取广大的群众任务。党在这三个先后如之一车一的暴动中(?)^①，所得到的总的经验与教训如下：

1.和平发展的结果，群众组织没有力量。暴动以前，党的群众组织的发展是和平发展的方式。党发展群众组织告诉群众以等待主义，没有发动群众的斗争，幻

^①原文如此。

想等待到发展的到相当时期——至少在一个区域有很大的发展（不清）态，没有组织的力量。机会主义的政策很适合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理党，随处发展群众组织，随处告诉群众以等待主义。

2.由和平发展变转到盲动主义。三个扩大会议指出和平发展的错误与发展斗争组织群众后，各地党部工作因此非常迅速的转变过来。在“和平发展是机会”口号之下，不了解群众的需要，主观上只是要领导群众斗争，命令群众斗争，要求群众斗争。党的工作暂时停止了新的发展，由和平发展的方式转变到盲动主义。

3.盲动主义的原因是流氓无产阶级领导群众组织。党没有发动过群众的斗争，没有真正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组织，没有认识农民阶级自己团结的力量。党对农村的无产阶级没有正确的认识，误认流氓无产阶级即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用土地革命（不清）田地的宣传，尽量吸收农村中流氓无产阶级参加组织，参加农会指导机关，农民群众的组织为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支配。农会组织在流氓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没有真正的农村无产阶级贫民来领导，参加农会组织中的中农，更其动摇不定，盲动主义便在流氓无产阶级意识的影响下发出来。

4.幻想武装组织的力量。党没有了解群众组织的力量，不去发动群众的斗争，不在斗争中强固自己的组织，同时对于群众的斗争，又顾虑敌人武装的压迫，误解只有群众的武装组织可以维持群众斗争的胜利，因此

特别重视群众的武装组织，幻想联络土匪暴动，或是用土匪的武装力量帮助群众的斗争。这种对于武装组织力量的幻想，结果是完全抛弃了群众组织工作，尤其是不领导群众的斗争和信任群众组织的力量，又是盲动主义的原因。

5.与城市工作没有连系，农民组织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盲动主义发生的原因又是过去党的工作，完全是农村工作，对于城市工作根本没有建立，甚至于忽视。党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组织不在城市工人领导之下，党内充满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意识；分产主义更是为农民群众及党员同志的一般的观念，对于土地革命的误解，没有明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土地革命的任务。党根据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群众的均产主义的倾向，执行工作是必然的走到盲动主义的路上，单独的烧杀主义及军事行动都是盲动的形式。

6.党与群众组织混合及单纯的党员暴动的错误。党与群众组织混合，党的组织直接指导群众斗争，有些区域（如宁海）的（不清），竟感觉到发展群众组织比发展党的组织更困难。党的组织数量几乎比群众组织相等，支部可以代替农会工作，县委同志直接指导农会，个人英雄式的领导斗争；支部的决议不经过党团的作用，共产党直接号召斗争，斗争因此成为党员群众的斗争；暴动口号主要的群众就是党员群众，广大的农民群众实际上并没有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行动起来，至多只

有希望共产党暴动胜利后，能够给他们的利益。党与群众混合的必然现象：暴动变成党员暴动。

二、秋收斗争的经验。

1.没有组织与宣传的工作。党领导群众的斗争，不是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在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更认识他们阶级组织的力量，增强群众的阶级觉悟。在秋收斗争的过程中，党没有组织广大的群众斗争的发动，是完全注意有组织的区域；对于各地没有组织的区域，群众自发减租或抗租斗争时，党完全放弃了不去领导，不去组织群众；在有组织的区域，党更缺少组织群众的工作，使群众的行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斗争的指导机关——如农会，更不能成为有系统的指导群众一致行动的工作，群众在斗争的过程中，仍然没有增加对他们自己组织的认识。宣传与煽动的工作，依然很少。党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煽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更没有估量斗争的前途及斗争如何的结束，在斗争中扩大党的政治和策略的宣传，使广大的群众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因此有些区域的斗争陷于失败，甚至根本不能发动；党在斗争的获得，仍然是一盘散沙般的群众，仍然觉得群众工作的茫无头绪，主要的原因，是放弃了组织与宣传工作。

2.没有与城市工作连络，农村因孤立而失败。党领导群众的斗争，没有城市工人斗争的领导，便是丧失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意义；同时，农村斗争必然因孤立

而失败。而且在秋斗中，各地党都要更因单独的在农村的布置，因为没有注意各个农村工作而配合，单纯注意所谓中心区的工作，没有布置其它区域与中心区的互相响应，而使中心区受更大的压迫，流于失败。这些地方，一是证明各地党部根本没有明了斗争发动的方式，不很刻苦的在各个农村领导，打入农民群众中去，更没有明了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之政治作用。

3.单纯的减租口号不能号召更广大群众起来。秋收斗争的中心口号自然是减租口号。可是这个口号，仅仅是一部份佃农及半佃农群众需要的口号。尤其在这个单纯的减租口号，不能号召雇农及农村无产阶级起来参加，自耕农对于这个口号又不是需要，因此整个农民阶级的战斗力量便因此削弱。虽然各地党都在秋斗中也提出了“雇农增加工资”及“反对加粮”等口号，号召雇农及中农（缺）^①实际上并没有确实计划争取雇农，自耕农在这些口号之下参加秋收斗争，农民战线的不统一尤其成为秋斗中之最大缺点。同时没有贫农及农村无产阶级参加坚决领导，农会的力量薄弱，更是秋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4.对国民党二五减租策略的不正确。对国民党二五减租的策略，是提出过高的口号，使国民党不能解决。用减租六成、五成等的口号号召群众，以为这样便可以

^①原文如此。

使群众不在国民党影响之下，结果是没有估量和计划斗争之必然胜利的条件，并放弃了组织群众怎样达到适当的要求的工作，仍然不能争取群众，斗争又流于破产。

5. 武装斗争运用的错误。党领导群众斗争，始终是没有信任群众组织的力量，更顾虑斗争发动后之受敌人压迫，更幻想武装力量，如区领之联络土匪帮助农会斗争。永康、武义的武装组织，在群众斗争中的过程中，不适应群众的需要，不注意群众在斗争中需要斗争与否，始终是单独的军事行动，用暗杀的手段杀戮地主豪绅或是烧豪绅地主的房屋。烧杀主义和军事投机的倾向仍然没有纠正过来，结果是受到反动阶级更大的压迫，农民群众更表现恐慌。因为这些群众并没有从斗争中爆发出来的。

省委扩大会议根据过去斗争以上的经验，决定目前的工作路线如下：

Ⅲ、目前工作的方针

一、指出中心区域及中心工作：

1. 指出重要区域的农民工作。重要的城市是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是反动阶级经济政治力量的集中点，党的农村工作必须以重要城市附近的区域加紧工作。一方面在这些中心区域的工作是更有力的影响，城市的经济更有力的推动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统治的局面，容易促成统治阶级的动摇和恐慌；一方面在这些中心区域的政

治经济更密切的（不清）压迫，同时城市的政治经济是（不清）附近的农村有非常密切的（不清）和关系。

2.接近工人区域的农业区域。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方有胜利的可能，土地革命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保证。党在城市工作对乡村工作的领导，为建立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基础，必须建立工人区域附近的农业区域工作，建立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并使农民与工人斗争有密切的联系。

扩大会议根据这样的原则确定如下之中心区域：

（一）杭州及杭州附近各县；

（二）（不清）及附近各县；

（三）嘉兴及附近各县；

（四）湖州及其附近各县；

（五）温州及其附近各县；

（六）沪杭甬铁路区域；

（七）其它各县的农村工作，须向县城及市镇附近区域发展。

3.贫农及农村无产阶级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只有贫民及农村无产阶级才有革命斗争的坚决，只有他们领导的革命能够更深入。农村最主要的群众是贫民及农村无产阶级，在农村工作中必须以这些群众为中心，建立他们对农会的领导作用。

（一）组织雇农工会——或其它（不清）的雇农组

织——领导雇农利益的斗争，与农村整个斗争联系起来，领导雇农做“增加工资”（不清）的斗争，吸收他们加入农民组织，参加农会的领导机关。

（二）发展农村无产阶级的组织，领导其斗争。

（三）发展市镇农民及商店中的苦力的组织，领导其斗争。

二、保持农村中的统一战线：

1.对于富农的策略。过去农村的工作没有明了富农本身的政治经济的受压迫及富农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苛捐杂税斗争之下的革命作用，同时更（不清）地主阶级，领导中农及贫农，加紧向富农进攻，使富农更快的走入地主阶级反革命的方面去，在他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没有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减少农村的一部份革命力量，破坏农村的统一战线。党目前必须注意，在富农没有反革命的时候应该在反帝等的口号之下联络富农，保持农民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必须准备第二步的打倒富农的力量。因为富农在他的经济（不清），当土地革命深入时必然（不清）反革命。只有联络富农的策略下，仍然进行如下之工作，准备打倒富农。

（一）贫农在组织的领导，纠正富〔农〕领导组织的倾向。

（二）贫农在思想上的领导，防止富农的思想影响群众。

（三）贫农领导武装。

2.对小商人的策略。小商人是农村中的一部份群众（特别是在乡村的小市镇上），他在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运动之下是同样的革命的需要，尤其是苛捐杂税，直接受到剥削，革命的需要同样迫切。党应该宣传他们，组织他们，领导其斗争，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与农民阶级革命的力量汇合，至少是要他们中立，对于C·P不害怕，不走入豪绅地主阶级的方面去。

3.领导小手工业者的斗争。小手工业者的斗争，因为他的经济地位和中农有联系的关系（如小手工业者的加工资，直接是加在农民自己身上），因此领导小工业者的斗争，往往被农民反对，尤其是中农。党在这中间的工作，绝对不能因为农民的反反对放弃对他的领导，更不应该忽视了农民的反反对，直接的领导。因为这样都要破坏农村的联合战线，尤其违背农村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原因。党在这宗工作的方式上应该是：（一）领导小手工业去参加整〔个〕的农村斗争；（二）在每次农村斗争中不要忘记了提出小手工业者要求的口号，使小手工业者的部份要求在整个农村斗争中获得；（三）特别向农民群众解释农民阶级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力量。

三、反国民党：

1.农村反对国民党工作之重要。反对国民党工作为目前党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必须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农村革命斗争中做反国民党的运动。从土地革命的深入及乡村阶级分化的日益剧烈中，做反国民党的统治与剥

削，走到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与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党目前对农村工作，如果一天忘记了反国民党的工作，便是丧失了党的政治任务。

2.反国民党的宣传在群众斗争中扩大开来。党对反国民党的宣传，不是简单的口头的宣传工作，必须发动群众的斗争，在群众斗争中揭出国民党的反革命的面具——代表豪绅资产阶级加紧向农民群众压迫和剥削。在群众每一个斗争中，都要举出一件件的事实，引导群众的总的目标至反国民党上面去，使群众在斗争中更深刻了解国民党的反革命，汇合群众总的革命情绪到推翻国民党政府上去。

3.国民党的反革命要在群众斗争中证实。在群众的斗争中证实国民党的反革命，必须在国民党的各种改良主义把戏之中领导群众斗争，使群众了解国民党的政策是欺骗政策，证明国民党的反革命。

IV、斗争的策略

一、争取广大的群众，只有发动和领导日常斗争。

1.发动农村日常斗争。过去党主观上所以觉得没有斗争可以发动的原因，是因为党和群众的生活隔离，不了解群众的生活，没有抓住大多数群众的需要，提出他们的口号，领导其斗争；同时对于日常斗争的误解，没有明了怎样叫日常斗争。根本的原因是党没有方法接近群众。目前的工作是必须深入群众中去，提出大多数群

众的需要，领导群众发动斗争。

2.领导斗争的方式必须是站在群众自己的立场上。党领导群众的斗争，绝对不是主观上想去领导一个斗争，更不是希望一领导斗争，就使群众认识现在已经在C·P领导之下。领导斗争的方式，必须站在群众自己的立场上，为群众自己的需要，使有广大的群众在斗争的口号之下，自己愿意行动起来。

3.斗争必须估计胜利的前途，提出过高口号是很错误的。提出过高的口号，使群众斗争得不到胜利，以为这样才可以激动更广大的群众的情绪，可以很快的走到武装斗争，这是绝对的错误。党领导群众的斗争必须正确估计胜利的前途，在一个斗争得到相当的胜利时，应该结束，准备第二次斗争，使群众的组织扩大开来。

二、对于反国民党的斗争：

党对于反国民党改良主义政策之总的策略，是领导群众各种斗争得到相当的胜利，同时扩大反国民党的宣传，使群众认识每种斗争的胜利是他们自己阶级团结的力量所争得。对于国民党改良主义的各种政策，应该如下之对付方法：

1.对于二五减租。离开群众的需要，提出比二五减租更高的口号，使国民党不能解决，以为这样才不会使群众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结果是使群众自己都不相信此口号能够胜利，不肯广大的起来，而希望C·P能够完全帮助他们做成功。这是一种很不正确的策略，必须彻

底纠正。党对二五减租工作的策略，是恰如群众的需要，提出要求的口号（无论这个口号比国民党高或是一样），使有广大的群众团结此口号之下争得胜利，在斗争的过程中，更扩大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主要是使群众认识只有他们自己阶级团结的力量，才可以争得一切的胜利。

2.对于佃事局的工作。佃业理事局，同样的是国民党的改良主义政策的实施。如果群众在斗争中对佃业理事局表示很不满意，而必须破坏其组织时，党应该领导群众去捣毁它，绝对不能离开群众的斗争，预先用非群众的军事力量，做捣毁佃业理事局的行动。必须〔使〕群众在斗争中，明白它是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根本反对它的存在，破坏它的成立。

3.对于村里制。村里制是代表豪绅地主阶级的组织，它是代表豪绅地主加紧向民众压迫，加紧防止民众革命运动的机关，事实上是更巩固豪绅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政权。党对他的总的策略，是根本反对它的成立，破坏它的组织。因为各地民群组织的力量不同，党工作的方式是：（1）在我们党领导之下的群众组织有相当的力量时，即须提出乡村政权归农会的口号，根本破坏它的组织和成立；（2）在我们有相当的群众而力量不甚充实的区域，应该活动同志充当里长、邻长等等，更提出村长等由民众自己选举的口号及十六岁以上有选举权的口号，参加活动；（3）在我们没有组织的区域，应

该扩大反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使广大的群众认识村里制是为豪绅地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机关。

4.对于国民党的裁判及群众的请愿运动。群众斗争发动后，国民党出来仲裁时，我们要估计群众的力量及其他的客观环境，决定要否接受其仲裁。如果在群众组织力量非常薄弱，敌不住国民党的压迫时，为广大群众团结的条件上，可以接受其仲裁，但必须普遍告诉群众：接受他的裁判，不过是暂时的让步。必须更团结群众的力量，准备第二次斗争。

党对于反国民党的斗争，是领导广大的群众，在斗争中扩大反国民党的宣传，在斗争中使群众增高对国民党的反革命的认识，与农民阶级自己团结的力量。

V、组织路线

一、党与群众组织分开。党与群众组织混淆中的现象，是党在农村中完全没有严密的组织与组织的作用。党对于群众的组织，完全几个负责同志个人的领导作用，农民群众更为几个英雄式的同志号召而来，并没有组织的意义，所以在盲动主义失败后，这些群众的组织一定完全坍台。党目前的农村工作必须从这样的现象中彻底纠正过来，执行下列的工作：

1.建立农村党的严密组织，保守党组织的秘密性。各地党部负责人（区委支部）在留一部份不去参加，专注意党的。

2.建立支部的工作。支部一切决议，须经过党团的作用到农民群众中去宣传鼓动。

3.农会委员须有非同志三分之二参加。

4.建立农会的经常工作，如开会派工作、派费等事。

5.使群众认识农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不是党包办的。

二、对于黄色农会。目前各地党部，有的还对国民党组织存在幻想，不很刻苦的深入群众，而是用取巧主义，借国民党的名义组织群众（如温州），或则幻想加入国民党工作，争取黄色农会的群众。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这种结果，是使农民群众至少对国民党保存幻想，客观上是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丧失了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目前对他的组织应该是：

1.深入国民党组织的群众中领导其斗争，使群众在斗争中认识国民党反革命的面目。

2.提出农会委员由农民自己选举的口号，反对国民党指派及圈定委员。

3.在我们的组织中，如果受国民党的严压迫时，可以和国民党发生个人的关系，或在形式上向国民党登记。

三、农民群众的组织不一定用农会名义。农民群众的组织可以随各地民众的心理，用各色各样的名称，如弟兄会等等。但必须注意弟兄会等的组织是多少利用封

建社会各种关系的，领袖的关系更其深刻，党在各种组织中，应该防止他们因领袖的动摇，整个组〔织〕便有变为反革〔命〕的危险，必须加紧对他们的训练，领导其斗争。

四、农民群众的组织应该为斗争的要求。农民群众的组织，要从每个斗争中发展起来。农会（或其它名称）应该成为农民斗争的指挥部。农会组织应该为半公开的状态，组织仍须秘密，但对农民群众的斗争，即公开其领导作用。党在群众的斗争中，加紧并扩大农会的组织，在农民群众的斗争中，要求有这样的组织。

五、农会为农民阶级自己的组织。党的农民运动，应该承认农会为农民阶级自己的组织，只有在日常斗争中使农民阶级认识他们自己的组织和必要。党不应该一开始组织就是为红色的农会或秘密的农会或 C·P 农会的名义。

六、征取乡村中各种小组织。征取乡村中各种小组织，如拳会、弟兄会。不论何种名义的小团体组织，党即须设法打入其中征取其群众，至少使之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

七、组织青年、妇女群众在农民组织之中。青年农民为乡村中最有革命力量的群众之一，农村妇女更为大多数的农村群众，她们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整个农村中革命的部份力量。党对农村的工作，应该领导她们参加农会的组织，参加整个的农村斗争，同时提出他们特殊要

求的口号，领导其农会组织之下，做他们特殊利益的斗争。农会中必须有青年部、妇女部的设立。

VI、宣传煽动工作

一、对日常斗争的宣传与煽动。过去农村工作之最大缺点是没有宣传工作，而且对宣传工作觉得没有办法。这是因为不了解农民斗争需要之后，找不出宣传的材料，当然空洞的政治宣传，更为农民群众所不需要。党目前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对于日常斗争的宣传，特别是年关斗争，了解大多数群众的需要，提出相当的口号，作了大的宣传工作，煽动广大的群众行动起来。

二、扩大政治的宣传（缺）

三、公开党的主义与党的政策（缺）

四、宣传煽动的□□必须是站在群众立场上说话（缺）

五、通俗的文字宣传。适合群众的能力，编制通俗的文字宣传品，散发到群众中去，如通俗的歌谣、小调、小说和通俗的戏曲等等。

六、利用各种群众平常聚集的机会。农村中的各种群众，每一个村庄，有他们平常聚集的地点，仿佛群众的俱乐部，党应不放弃了他们聚集的集会，派人去宣传。如冬天农民群众聚集在一起晒太阳，或年关中的聚会，党必须十分刻苦的利用这些机会作有系统的宣传。

VII、武 装 问 题

(下缺)^①

^①文中“不清”、“缺”、“下缺”等字样，均为原文所注。

中共浙江省委 扩大会以后的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①

一、扩大会以后的省委

自今年一月半间浙江省委开过扩大会改组省委后，只有几天，因浙江团省委负责人的被捕，并且有一同志自首告密，遂影响及于我们的机关。我们的交通处及杭州的负责同志和各支部，一时白色恐怖到来，使省委旧的同志如李硕薰、周兰芳^②、周志康等都不敢出外，学瓚新去不知头绪，旧的机关都不能作用，负责人分居在旅馆里，杭州支部（除兵士支部外）完全溃散，一时工作没有办法。比时省委即决定与其匿居杭州不能工作，不如分派出外巡视，报告扩大会的经过和决议要点及帮助各地党部建立工作。于是即派徐英往嘉兴、湖州巡视。因湖州机关破获，到嘉兴巡视一趟即回，随又派往

^①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的。

^②疑为“卓兰芳”之误。

浙西一带巡视。派周志康到浙东（宁波）一带巡视，只留康平、兰芳、学瓚、硕薰四人在杭州建立省委机关，布置各地工作，及分配担任杭州工作。不久，兰芳因一时和志康闹意气，即放弃秘书长责任擅自逃走，硕薰又不能出面活动，并且态度消极，屡次请求离开杭州，因此扩大会开过后省委工作尚是茫无头绪。最后周志康到宁波，因宁波负责同志全体被捕，没有找得关系，逗留上海，到杭州后即请求离开浙江，不服劝告和决议（另有信报告中央），已由省委决定他离开浙江。硕薰既不愿意在杭州工作，又以前工作为一部分同志所不满意，也决定他离开浙江。于是浙江省委就只留康平和学瓚、徐英三人了。徐英巡视没有回来，由学瓚暂时代理书记，实际省委只有两人，后由省委提出补充郑馨及浙西两个工农同志。现浙西两工农同志尚未到，中央也没有回信，郑馨暂充当秘书长。以前省委一切纠纷，和私人的意气到现在才算宣告结束。可是省委在现在虽算努力，因负责人太少，对全省政治指导及工作指导还是很薄弱，并且还不能谈到全般工作的布置。以前定有一个工作纲要已满两月，虽在努力进行，可是到现在还很多没有做到。

二、扩大会以后省委的工作

扩大会过后，省委本身还是这样动摇不定，而且以前遗留下来的纠纷还没有完全摆脱，没有集中力量在工

作上，所以两个月的工作没有好的成绩。现且分下列各项简要报告。

1.省委本身工作。省委虽能经常开会，可是因没有开会的处所，没有一次开过很好的会，现在才将省委办公处秘书处保藏处和省委各人居处建设好。惟印刷处虽已租有房子，还没有找得好的技术书记，还没有开始工作。这本不能算工作，可是以前省委连这些设备一点都没有，找保人找居处及家眷颇费了一些时间，至今开会接头通讯办事才称便利。此外，职工运动委员会、兵士运动委员会都已成立，能按期开会。惟宣委虽已成立，因印刷处不能印刷，所以还没有开始做宣传工作，中央宣传品也没有发下来。

2.杭州工作。自省委兼杭州工作，取消杭州工作委员会以后，到最近旧的关系都已找得，新的路线也已找得很多，工作局面渐渐开展，颇有新气象（详细另有报告）。

3.巡视工作。扩大会开过后，为传达扩大会和六次大会精神及建立各地工作起见，即分定巡视区域及各区中的重要区域，派省委一部分人出发巡视。当时分作五区：

a.浙北 湖州、嘉兴为中心，徐英巡视。（湖州因机关破获未去）

b.浙西 以兰溪、永康、东阳、武义、义乌为主要地，徐英巡视。

c.浙东 以宁波为中心，周志康巡视。

d.浙南 台属以台州、温岭为中心，王逸兴巡视；温属以永嘉、瑞安为中心，李岷巡视。

e.浙中 因和省委关系比较密切，又因出席扩大会有代表，未决定派人巡视，只有派学瓚到萧山巡视一次，派朱之白到绍兴巡视一次。

巡视浙东的人，因宁波负责同志被捕，没有找得通讯处，无结果而回以外，徐英巡视浙西各县至今已过两月即没有信来，也不知他的行踪何在，浙西一带情形怎样，尚不可知。台属王逸兴、温属李岷都没有回，也没有报告。浙南一切情形也不能详细知道。现在尚约定绍兴、富阳、兰溪、嘉兴、湖州在最近开扩大会，省委允许派人去巡视。

4.建立各地关系。扩大会过后，因省委交通处破坏，也因各地通讯处破坏，以致和各地关系中断。除上各地已派巡视员去建立关系外，省委派人去找得的如：

a.湖州 本年因出席扩大会代表被捕，随即湖州亦破坏机关，和省委断绝关系已两月，至今才找得关系。

b.兰溪 自去年八月暴动后，党即溃败，负责人被捕或逃散，和省委断绝关系，最近才找得关系，派人去整理组织，约半月后可召集各区委负责人开会，成立县委，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工作。

c.德清 最近发展的有同志三四十人。

d.临安 也是最近发展的，共有二十余人，尚和

C·Y 混做一块。

e.绍兴 去年因负责人曹同志被省委开除，回去后煽动同志宣告独立，最近派朱之白同志去召集活动分子开了一次会，已在开始工作，才和他们发生关系。本拟日内召集扩大会，解决绍兴一切问题，现因我们来沪，已去信要他缓开。

f.宁波 自今年一月底宁波负责同志全体被捕，党部全体塌台两次，派人去都没有接到头，已决定王逸兴去重新建立工作。惟王巡视尚未回来，现在已要某C·Y同志暂时兼负党的责任（省委派去的），最近已找得关系。

此外须巡视员回来，才能得知详细。

5.指导工作。

省委所发的通告：

a.扩大会的经过和决议要点（已附来中央）。

b.关于整理组织的大概。县委人数的补充和改组，工作的分配，经常开会，巡视工作的规定，县委经费的筹措，建立省委和下级党部的密切关系，建立重要区域的支部，健全区委，解决各个支部工作上的困难，定出每个支部的工作计划，规定向省委的报告工作……

c.关于农运的大概。对破除迷信打破偶像的办法（不要武断的急遽的惹起群众反对的去打毁偶像，目前要注意宣传鼓起群众自己起来打毁），对群众护神运动去打毁国民党部，我们参加的方法（是群众的我们要参

加，我们要领导群众变护神运动为反国民党的运动，反豪绅地主的运动，提出庙宇庙产归农民协会，反对办国民党部，反对国民党没收或提款），指出包办农民协会和利用国民党招牌去办农民协会和藉农民协会名义去强迫收会费的错误。对国民党已经组织有农民协〔会〕怎样活动，又指出农民害怕秘密组织的原因和应该公开组织的形式，及收会费的办法（开始组织农协，不应专注意收会费，要在斗争需要中或胜利时得农民同意去收），党和群众的关系的建立……

d.关于士兵运动的。怎样向士兵作宣传工作，说明兵士的出路和目前的任务（校正他们马上要暴动的倾向），建立士兵群众的组织（以前只发展党的组织），怎样启发士兵日常斗争……

e.关于解释政治的。现萧山、温州、宁波各地厉行改良政策，普遍的二五减租都已实行，而且有许多地方减得更多或全免的，有很多是代表豪绅地主阶级的西山会议派所主持提倡的，因此许多同志对中央和省委政治的分析有怀疑的地方：改良政策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主张的；而且不明了为什么代表豪绅地主的西山会议派为本身利益，不应该提倡减租？通告的解释是：（1）浙江是蒋系占优势的政局，蒋系党部提出二五减租口号，各地民众自动的要求实现，所以西山会议派为要和蒋系争反革命领导权，为要欺骗民众得到民众的帮助和蒋系对抗，亦有实现一部分改良政策的必要，这是

他们的苦肉计不得已的办法。(2) 西山会议派以各地农民暴动屡起，害怕杀土豪劣绅，他们因避免自身阶级受更大的损失起见，为压迫农民革命情绪起见，亦有实现一部分改良政策之可能。因政权不完全是代表豪绅地主的西山会议派手里，不能单一的用高压政策，这仍是为本身阶级利益，没有不可解释的。(3) 中央通告及省委扩大会决议案并没有绝对的说改良政策是蒋系施行的，高压政策是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采用的。他们为必要都可以互相采用。不过在全国局势底下，他们采用不同的政策是显然可见的：桂系偏重高压政策，蒋系偏重改良政策……

以上各通告只举出要点，因印刷机关没有建立，只用复写纸写了若干份发交各地来接头的人，并没有完全发到各地去。以外除巡视员去指导各地工作外，两个月中只接有诸暨、宣平、温州各县、温岭、萧山的来信，省委仅由书面指示错误，定出工作要点而已。萧山沈村最近有一次农民斗争得到相当胜利（见萧山报告），系省委巡视员指示的办法。

中共浙江省委 关于杭州工作的综合报告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①

一、杭州工作最近之概况

在一月份扩大会以前，杭州一共有同志一百七十人，其中是农民占一百，兵士占二十，其他是工人。但这个时候的组织，是一种漫无系统的状态，没有一个健全的支部。省委对这时的的工作，只是与下级干部份子“接头”的方式，故工作达于“比老牛跑水田”一样困难的状态。党根本是没有深入群众，甚至连下级的党员群众都不接近。扩大会产生新的省委后，接着是杭州大破获，由C·Y四个常委的被捕，一直到我们的支部书记与支部同志，除了士兵不受影响外，工作于是更走上一个艰难的时期。同时，因省委内部的问题，省委同志一部分不安心于浙江工作，本身的力量更是微乎其微。虽然在这时候，省委对杭州工作的方式，决定取消了过去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的杭州的组织员，省委同志自己来做跑支部的工作，而在实际上省委工作力量并未加强。最近一个月来的状况，因省委同志拼命去跑的结果，仅是各方面找到了旧的关系和新的线索，而士兵工作数量上更有进步的发展，但党的组织力量薄弱。省委在目前，只觉得杭州工作人员的缺乏，新的线索和旧的关系好象一般散沙，无法立刻组织起来，几乎有“应接不遑”之势，现在分几项报告如下：

二、职工运动

一月省委扩大会议后，兰芳同志自由行动跑了，之康同志派往宁波巡视，徐英同志派住浙西巡视，省委内部只仅石心、学瓚、康平三人。当时，省委因杭州工作的“简单化”了，故决定康平同志负责职运，亦没有职运委员会，只将杭州工运由三人分头去跑，在铁路上杭州、闸口、南星桥、笕桥各站找到线索。因为这时候不能立刻成立支部，所以对各个同志每周个别去谈话几次。三月初，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康平同志、铁路工人一人、C·Y省委一人，共三人充之。在最近比较好的部分是铁路的一部份。在铁路方面，是在杭州闸口、拱宸桥以至长安各站都发展了几个同志，一共二十三人。职工运动委员会第一次的决定，是以闸口为工作之中心，以机务处及车务处的工人为主的群众。对铁路工作，设立铁委或其他的名称（名称未决定）专负责

铁路工作，并开始从松江以下各站找路线。在目前是仍没有成立支部，只是由职委与各个同志作个别谈话，决定其工作。在这样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得到关于铁路工人最近的表现是有如下的现象：

1.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意。杭州铁路工人，在国民军抵浙时，曾经有较大的革命的作用，“革命为群众谋利益”的观念，差不多许多工人都同样的希望。但在目前，他们的薪金与工作时间并未得到丝毫的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及他们的家庭状况，是比之未革命以前更苦（这是工人们说的话）所以他们对革命很失望，对国民政府不满意。

2.同时，他们不信任什么叫工会。对国民党工会，名义上加入，他们根本觉得工人自己是始终不会有力量，也用不着团结。在过去曾经经过严重的白色恐怖之后，他们是表示“怕谈革命”了。因为到现在，还有清党以前的工人领袖关在牢监里，同时他们曾在清党时期的国民党改组工会时，与国民党军队起武装的冲突而失败，所以他们现在尽是消沉的状态。

3.过去，我们的同志特别消沉得厉害。过去，杭州铁路工人同志，仅闸口一厂有六十余人，但他们过去是无组织、无训练，只是有人同他们说过他们现在已经是C·P了。从国民党清党后到现在，党并没有去接近他们，工人们以为现在是没有C·P了。另一方面，因过去（所谓国民革命时）他们的工会组织是因为影响国民

军的关系，用钱去运动的，所以现在闸口许多工人一碰到就问：“你们现在还有的？又要暴动了？有钱吗？但这是很危险的！”这样一来，他们是更由“怕谈革命”到“更怕谈 C·P”了。

4.原始的组织形式很牢固。在各站特别是扛搬夫，都有他们原来的组织，有他们的头脑，如大头脑、小头脑等等，可以指挥一切。在革命失败后的现在，他们还是相信自己的“头脑”与行会式的组织，以维持他们在这一个站内不吃旁的苦头。

5.有少数的份子找到我们之后很热心。

以上虽然只是铁路工人的表现，但杭州的其他工人，在革命失败后，党又没有去和他们发生关系，根本没有受到党的丝毫的政治影响，一般的共通表现着消沉与恐怖，怕谈革命与 C·P。

此外，关于杭州市的工作，最近只是找到许多线索，如鞋匠、木匠、车夫、机织、石印，都找得几个新的同志和旧的同志，但都没有成立支部。

三、农民运动

国民党的农民运动，是象煞有介事的做了起来，在去年二五减租在浙江各地（特别是浙东、浙南）一部分一部分的实行以后，杭州的近郊，更是普遍。农会整理委员会在一月份开西湖区农民代表会的时候，到者二千余人。改良主义的政策，在浙江农民群众中的影响，比

在工人群众中还利害，这当然使杭州的农民运动受到极有力的阻碍。

我们的农运，在扩大会以前，原有一百余同志，有几个农协会的组织，但工作仍然是散漫的状态。农村支部及农会组织，都是一种非常另碎的现象。同时，这些农村支部，都远在杭州十里之外，要经常去出席支部会是不可能。扩大会以后，两个月差不多没和他们发生关系，仅在最近半个月内，和旧的组织发生了关系。同时，在笕桥一区，有铁路工人及杭州负责人，有和农民群众非常熟悉，乃得开始工作。

杭州市郊的农民，大都是贫农，土地不好，出产物不丰富，土地多系地主阶级的，农民多数是从各地来的，如浙南及浙西破产的农民有大部分，他们的生活是比一般的农民更苦——较浙东、浙南。

其成份及其生活详细状况，我们现在不清楚。

四、士 兵 运 动

1.白军中士兵的成份。目前浙江的主要军队为老蒋的六十三团、六十四团、工兵营及蒋伯诚为司令的保安队六团、保安队特务营一营。六十三团在三个星期以前调芜湖布防去了，六十四团亦准备他调（调江西）。保安队各团中，大小长官的成份很复杂，营长、连长、排长，许多是黄埔生，驻各地时，对拥蒋反西山派的言论，迭出不穷。上项军队，除保安队五团驻台州，六团

驻温州，一团驻兰溪，三团驻湖州，四团驻宁波外，余均驻杭州。工兵营及六十三、六十四两团、特务营，枪械均甚好，特别是六十三团有机枪七十二架，迫击炮三尊，工兵营枪械很富足，这都是老蒋的基本军队。各军队中浙江本省人占约十分之六，士兵内部有江南派与江北派之别，双方时起争执。这些士兵群众的来历是：

(1)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两年在浙江新招的；(2) 孙传芳的兵队改编过来的；(3) 北伐期间留驻浙江的。军队中的士兵，多系农村中破产的农民、游民（如走头无路的赌徒），间有极少数是革命第一高潮时，决心为革命牺牲的有智识的青年份子。此外，杭州市尚有第二后方医院伤病兵九百人。警察无确实调查，但警察的成份中，除上述同军队一样外，尚有一部分是退伍兵。

2. 士兵群众的生活。国民党的“纪念周”是连粪缸中都普遍了，各个军队，每周都举行“纪念周”者也。在这些纪念周中，反革命的长官是加紧训练士兵的反C·P，特别是“C·P放火杀人”，确实能给士兵群众以不好的影响。除此以外，是每天“两讲堂”，讲的狗屁是“军队纪律”、“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工农利益”等等。但这些讲台，士兵群众是不愿意听，觉得上讲堂是最讨厌的事情。除此以外，每天“三番操”，这些都是保安队与陆军，警察没有“操”，每天站岗八小时，除纪念周外，讲堂也不讲。保安队特务营，是每天要轮流巡查，巡查街路及公众场所，特别是巡查大世界及影戏

院，士兵非常喜欢。此外，杭州市还有巡察大队三大队，每队有一、二、三，共三中队，专门巡察马路的。士兵群众的生活是：

(1) 陆军：六十三、六十四两团每月十一元至二十四元，有上士、中士等名目，而异其月饷。

(2) 警察：每月自十一元到十六元，有老手新手之别。

(3) 保安队：同上。

(4) 巡察队：同上。

(5) 工兵营：较少，不详。

(6) 伤病兵：只吃饭，没有钱。

上列各种士兵群众月薪中，1、3、4项不欠饷，目前他们（统治阶级的办法）的欺骗办法是“旧饷慢慢发，现在饷每月发，不欠”。这些军队的欠饷都是北伐时期的，欠二月、三月，多至十九个月不等，即在同一军队中，各个弟兄以前未领得的饷亦不同（这使我们“发清欠饷”的口号之下，士兵群众不会一致）。现在杭州的各军队，只是说现在的饷按月发，警察有的时拖欠几天缓发。

3. 士兵群众的表现。一般的群众有三种不同的表现：第一种，绝对服从官长，想从中士升到上士，没有其他思想的。这些以老年的——老在军队的士兵为多。第二种，什么东西都不想，一天到晚赌博、嫖女人，在伍也好，不在伍也好，糊里糊涂过日子。这批人大概是

招募来的流氓、游民，在军队中占一部分。第三种，参加过北伐，经过激烈的北伐战争，“革命为民众谋利益”的口号谁都会讲，眼看国民政府之反革命，本身痛苦没解除，苛捐杂税增重，工农更比以前苦困（他们的家属大约都是做工务农或小商），因此对国民党极不满意，以为还有第二次革命。这些人表现如下之状态：

- (1) 找不到革命的出路，消极。
- (2) 希望朱毛的军队早到浙江来，立刻倒戈。
- (3) 或是想找到 C·P，马上暴动。
- (4) 要求消差或逃跑。

他们在自己营里把蒋总司令像的眼睛挖掉了，冯军政部长的头割破了，贴在墙上，唱着“青天白日旗，天天饿肚皮”的小调。

4.我们目前的工作。目前我们杭州市的工作，士兵工作差不多占了一大部分（因其他各种工作很少），省委到现在没有成立军委会，仅以康平同志负责军事，对士兵运动，组织一士兵退运委员会，三个委员都是士兵：一个警察，一个退伍兵，一个特务营士兵。但这个委员会还是经常督促训练他们工作的形式，有的重要部分是军委直接去跑，没经过他们的组织作用。现在士兵同志一起有三十以上，警察各署、各区都有，各总局都有，各军队都有，一起成立了五个支部，但工作的方式，除支部每周去出席会议外，其他是督促和同道士委的同志去个别谈话。

5.支部组织及支部会议。军队中党的组织，因为秘密工作的困难，很不容易建立组织的系统，如支部干事会——小组等，极难组织。所以，以后决定以连为单位组织支部，统统和兵委发生关系，但这个关系又搅不好，工作走入非常混乱的现象。现在的五个支部是：工兵营一，特务营一，病院一，巡察大队一，警察一。五个支部中，工兵营及特务营能经常开会，我们不去的时候，他们自己亦能开，但是因为他们空的时间统统是在星期日，所以星期日士兵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便形形色色了。现在还是这样的状态，讨论的问题与情形是：

(1) 国民党军队有几派？他们抢地盘吗？

(2) 国民政府是什么人的？什么阶级的？

(3) 为什么工农兵要连络？

(4) 饷银为什么欠？

(5) C·P 是什么？怎样组织？C·P 杀人放火是杀的什么人？放的什么人的火？

(6) 弟兄有什么不满意？怎样大家连络起来？

(7) 支部做什么工作？怎样介绍同志？

1、2、3、4 他们讨论得很有兴趣，大家很起劲，其他只是愿意听我们讲，而对群众的组织，则认为比上青天还难。现在的群众组织，只有病院有十八人之“同盟”，就叫做“同盟”；特务营没有弟兄会的形式，但第一连（一营）的全连，对我们支部四个同志十分要好，他们的要好，是说什么地方有 C·P 呢？C·P 是好

的，我们将来一起去投降 C·P。

其他各个个别谈话，是谈式政治，要他报告前几天工作，决定他近几天工作。他们对于既决定的工作，是会做，开会及约定的时间，与接洽地点，一次我们不去，就要说我们插滥糊。所以，他们对约定的时间，是没有不来的。

6.斗争。关于过去的退伍兵及病院斗争，已详前报告，最近根据兵委的决定，又有警察斗争及病院斗争工作之新的决定，此二节另行详细报告。

7.目前的现象。(1) 所有士兵工作只是发展同志的工作。杭州市现在平均在军队中做介绍同志工作的，除兵委外，每天当有五人以上的活动。秘密工作的常识很困难训练得到，一被反动派知道我们有活动时，防范严密，我们的工作会立刻停顿（现在他们还不知道）。(2) 各伍散漫发展，组织很困难，成为无政府状态。(3) 第三党（大约是改组派，士兵同志说是第三党）在军队内活动，收买下级官长及士兵干部，有几个士兵同志已与第三党（他们自己说是第三党）发生关系，他们是对士兵说是 C·P 中央派来（这是士兵同志自己告诉我们的），所以有的士兵同志以为现在又是东弄西弄要再革命了。(4) 士兵同志不愿意做组织群众的工作，一部表现他们在内部“反”出来是很容易，我们从外面进去缴械，亦很容易，希望马上暴动。这些现象虽然经我们决定训练工作与宣传工作的方式，但 (1) (2)

两项，到现在没有做得好。

五、学生运动与妇女运动

杭州市没有工农妇女运动，四个女同志也是学生，都是外省人，所以妇女运动实际是谈不到，是包括在学生运动之内。学生连女的共八个同志，都是医专的，其他浙江重要的学校如一中、浙大、警官校、自治专修校都没有，所以在学生运动，可以说是没有。学生联合会是包办在国民党手里，我们的同志在广大的学生群众中起不起〔到〕作用。关于学生支部的讨论及其最近决定的工作如下：

1. 讨论：

(1) 在学生群众中活动的方式：

怎样团结学生群众？

怎样做文化运动？

怎样找同志？

怎样反国民党及接近工农群众？

(2) 政治问题：

轮流作政治报告，指导他们作政治观察的方法和分
析。

(3) 由省委提出一些实际问题，要他们讨论解
决：

我们可以打破偶像焚毁庙宇吗？

群众的护神运动打县党部，我们可以参加吗？

浙江豪绅地主派也用了改良主义政策，其故安在？

(4) 要将中央及省委各种刊物给他们看，要他们发表意见，提出讨论。

现在学生支部能够按时开会，而且高兴开会，他们目前的工作是：

(1) 对同情分子的训练。

(2) 在同乡会中的活动：

向两湖会馆要求津贴；

组织两湖难民救济会；

找两湖同乡之在做工的发生关系。

(邮电工人原有秘密组织叫做益友社，没和国民党发生关系，上海邮政罢工时，他们谋响应，现由学生同志去找关系，正在进行工作。)

(3) 经常能发宣传品。

注：这个报告中：1.在上月总报告中类同的，不报告；2.实在杭州各项工作我们没有做好，故群众生活，有的我们仍然是隔着三十六条万里长城。

浙江省委

三月二十六日

中共浙江省委 给各县委各特支的信*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一日)

浙江各县委各特支：

目前浙江党的组织现象如支部不起作用，为全省政治经济中心的杭州和主要商埠的宁波及其它重要区域没有党的基础，各地县委区委组织非常涣散，不能尽当地指导工作的责任。而省委过去偏于机关式的工作，未能集中力量指导全省的工作，且也没有将中央各种通告及六次大会决议案的精神传达下去，即省委所在地的杭州工作在事实上也不能专心注意去做，所以全省工作不能推动。浙江现在虽号称七千同志，党部组织有四十几县，可是工作的表现极少，且不能在浙江发生什么影响，因此浙江党的组织成了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中央认为这种组织路线和组织形式有改变的必要。改变的主要方式：第一、暂时取消省委，各重要区域的工作暂归中央直接指挥；第二、健全地方党部，尤其是工业城市和中心县份的地方党部，重要城市县份的地方党部做邻近县份的中心，邻近各地方党部归中心地方党部指导并帮

其工作，未有工作的县份，由其设法发展。第三、分区派巡视员帮助各地方党部，尤其是中心区域的党部建立工作。目前要取消省委的原因，即浙江工作现未做起，而地方党部又极不健全，目前主要路线是在如何经过地方党部的工作去建立产业支部，特别是建立杭、宁两市工作。因此在目前说省委这一组织并非由工作的需要上产生，乃是由历史的关系存在，每破坏一次，每然由中央派一些人去重新建立机关，实行办党主义。结果用许多力量，徒然建立省委形式上的机关，比较能工作的同志都集中在省委。省委为保护自己的安全起见，多建立些机关，且因事务工作之加多，很少和下层党员群众接近，尤其是工农群众，而大部份经费又多用在省委本身，因此对各地指导工作每多不切实，以致各地工作尤其是杭州、宁波工作便做不起来。并且建立许多机关、形成机关主义，大家没有社会职业，容易为敌人破获，这是办国民党的方式的遗留。因此中央特召集浙江省委及各重要地域的负责人开浙江工作会议，讨论关于中央主张改变浙江组织意见，业已得大家同意，接受决定取消浙江省委，将省委工作人分配到各重要区域的工作上去〔发〕动工作，减少机关，并使经济的分配多用在各重要区域的工作上而非用在机关及工作人员生活费上。各重要区域的归中央直接指挥，由中央派巡视员去帮助各区建立工作，使地方党部工作建立起并且强健起来，尤其是中心城市，如杭州、宁波工作起来后，再应工作的需要重新成立省委的

组织。现时浙江省委自本月份起即停止职务。现更根据浙江党部组织情形和地域关系规定办法如下：

第一、浙江最重要的城市为杭州、宁波，次要的为温州、台州、湖州、兰溪。在这些城市县份建立中心地方党部，归中央直接指导。

第二、各中心城市县份所联系的邻近的地方党部如下：

1. 杭州市委，萧山、绍兴、德清、临安、嘉兴、海宁、富阳各县地方党部。

2. 湖山^①县委，长兴。

3. 宁波临委，奉化、慈溪、镇海……

4. 温州县委，瑞安、平阳、乐清、温岭、玉环等县。

5. 台州县委，天台、宁海、黄岩。

6. 兰溪特委，管辖义乌、金华、永康、武义、宣平、缙云、汤溪、龙游、遂昌、衢州、寿昌、建德、淳安、东阳各县工作。

第三、中央巡视员三人巡视范围如下：

1. 浙北一人，以杭州为中心，巡视杭州及临近次要县份地方党部和湖州地方党部。

2. 浙东一人，以宁波为中心，巡视宁波、温州、台州及其所联系的次要县份地方党部。

^①疑是“湖州”之误。

3.浙西一人，以兰溪为中心，巡视兰溪及浙西次要县份地方党部。

第四、各地方党部和中心地方党部及中央的关系：

1.中心县份和工业城市的地方党部，须负责指导邻近县份的工作，如给以通告和信件的指示，派人做地方巡视，并发展未有党的组织之县份的工作。

2.凡邻近县份地方党部向中心县市党部报告的中心县市党部，除应给以负责的答覆外，并须将往来文件转寄中央审查；如遇中央有巡视员在该地的，解决问题的责任应由巡视员和当地党部共有之。

3.中心地方党部对于邻近县份党部还应建立彼此应建立交通关系，以帮助巡视工作的不足。

4.中央给各省地方党部的指导，须经过中心县市委传达到各地方党部。

第五，上海设交通总处，杭州设立分处，所有中央通告宣传刊物由上海直寄或送至各中心地方党部，再由各中心地方党部转发。

惟兰溪文件宣传品除邮寄者外，则须由杭州转。杭州至兰溪建立自己的交通线。

组织的关系除照以上办法外，中央并根据浙江工作会议的讨论决定浙江目前党的中心任务寄发各地党部，务须于接到后讨论为要。

浙江省委

一九二九、四、十一。

中共浙江省委农运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四月)^①

一、建立和发展重要区域的农运

过去，农运的发展是没有计划的，在一省内没有注意重要区域的规定，在一县内也是没有注意城市附近及重要地方，甚至有意避开重要区域的工作，逃到穷乡僻壤中去发展农运，准备割据，这是错误的。以后农运应以接近工人区域的城市和贫农最多的区域为农运工作的重要地，因为重要区域的农运能发展起来，容易影响其他区域的农民。浙江重要区域是：

1. 杭州为中心及附近各县；
2. 宁波为中心及附近各县；
3. 嘉兴为中心及附近各县；
4. 湖州为中心及附近各县；
5. 温州为中心及附近各县；
6. 沪杭甬铁路附近一带。

^①此年月是文件戳记上的。

但只是说要特别注意这些重要区域的农运，不是说各县已有农运工作或没有农运工作而不去发展。各县农运也要照常发展。

二、应加紧城市工作领导乡村农运

过去忽略城市工作，只做农民运动，甚至主张毁灭城市或计划以农民去围攻城市或夺取城市，这也是离开无产阶级的路线，发生盲动主义的根源。现在要特别注意城市工人运动，没有产业工人的城市，即应注意手工业工人的运动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以及兵士的运动。要城市工作能领导乡村，才更容易使革命形势发展。但也应注意乡村农运工作发展也可以影响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决不可放弃。

三、农村中的统一战线

A、联络富农问题。农民在农村中的主要敌人是地主阶级，统一各种农民战线反地主阶级，是目前重要的策略。六次大会决定党在农村中的基础是雇农贫农无产阶级。巩固的联络中农，尽可能的联络富农，不加紧的向富农进攻，防止富农很快的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但在事实上运用有许多感觉困难，如抗捐抗税抗粮运动，地主富农多得利益，而贫农得不到本身利益，多不愿参加；如做抗债抗租运动，也是向富农进攻，富农即要反动，容易站在地主阶级方面去，这只有我们领导贫农、

中农加紧在抗苛捐杂税、抗粮以及其他反豪绅地主阶级、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同时提出“抗债抗租”或“减息减租”口号，参加而且领导广大的斗争，才容易取得胜利。这虽是矛盾，然而要在这种矛盾中使斗争扩大，使革命形势进展。但贫农要在组织上、武装上、斗争上取得领导的地位，才不怕富农反动。并且贫农对富农自发的斗争，党也应当去领导。

B、对小商人问题。小商人是农村中的一部分群众（特别是乡村中是小市镇上），他们主要的是剥削贫农、中农，但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之下，是同样的有革命需要，尤其是苛捐杂税的剥削，感觉得非常痛苦。党应该宣传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斗争，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和农民革命的力量汇合，至少要使他们中立，对 C·P 不害怕，不走入豪绅地主阶级方面去。

C、手工业者的斗争。手工业者多半是出身贫农或家庭是处在贫农地位，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一切农民都有密切关系。手工业〔者〕的经济要求往往为一般农民反对。我们不能因为一般农民反对，放弃对他们的领导；也不应忽视农民的反对，加紧的领导他们和农民冲突。因为这样手工业者也不会容易得到利益。党应该领导手工业者去参加整个的农民斗争，在各种斗争中应同时提出手工业者的利益要求。而且主要的任务，还是使他们在斗争中获得要求的胜利。

四、农村中的组织路线

A、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绝对分开。浙江农民组织和党的组织混在一团的现象，应加紧分化。以前因党对群众完全是几个负责同志个人的领导作用，很多同志是为几个英雄式的同志号召来的，没有党的认识，没有组织的意义；群众也是几个英雄式的同志号召来的，没有组织形式，所以农村斗争易起易散。以后须彻底纠正。我们应该承认农民协会或其他名义的农民会是农民群众自己的组织，不是党的附属品，也不是党立的农民会。党虽有一部分农民同志是农民群众中的核心，是领导群众的一部分人，应各成立组织系统。目前应马上执行下列工作：

(1) 建立农村党的严密组织，保守党的秘密性。农民入党须经过入党手续，各地党部负责人（区委支部）在平时及斗争时，须有一部分人专做党的工作，不去参加群众和斗争工作。

(2) 建立支部工作。支部须经常开会讨论各种政策和各种问题，并分派工作。党部一切决议，须经过党团作用，到农民群众中去宣传鼓动，取得农民的同意和全体的决定，才可以得到农民一致的拥护。

(3) 农民会委员须有非同志三分之二参加，党绝对不应包办。

(4) 建立农会的经常工作，如开会派工作，派

费，以及上下级关系等事。

B、农民群众组织的形式不一定用农协会名义。农民群众的组织可以随各地民众的心理用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弟兄会等。但如果是利用封建式各种关系的名义，须防止群众仅只认识领袖的关系，或领袖动摇便整个群众走入反革命的倾向。只有加紧对他们的训练，领导他们斗争，才可以免除这些倾向。

C、农民群众的组织应该由斗争中发展起来。农民群众的组织要由斗争发展起来，农民会（或其他名义）应该成为农民群众斗争的指挥部。农民会的组织应该为半公开的状况，即名义公开，宣传公开，内部组织秘密。对农民群众的斗争须公开其领导作用。党在群众的斗争中，加紧并扩大农民会的组织，要由斗争中扩大组织，要由组织扩大更扩大斗争。

D、争取乡村中各种小组织。争取乡村中各种小组织，如拳会、弟兄会。不论何种名义的小组织，须使党员设法打入其中，争取其群众，至少须使群众在我们影响之下。

E、组织青年、妇女群众。农村中青年、妇女群众的作用也很重要，应该使他们参加农民会的组织，参加整个的农村斗争，但不能在农会组织未发展以前去单独的组织他们。他们的组织，也不应独立和农民会对抗。组织的办法，是应将以前每家一人或二人加入农会代表一家的形式，改成使他们全家人口加入，青年、妇女一

概在内，在整个农民的斗争中，同时提出他们特殊的要求。农民会中成立青年部、妇女部。

F、组织雇农工会。如雇农多的地方。即可单独的组织雇农工会；如雇农少的地方，可在农民会中成立雇农部。党应多找雇农同志。农民会应有雇农参加领导。

五、发动农村日常斗争

浙江农运不是和平发展，就是玩弄暴动，这两个极端的现象，就是不了解启发农民的日常斗争，原因是不接近群众，不了解群众日常生活。同时拿宣传口号，如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暴动……口号，看做行动口号，开口对农民就说暴动，所以不能发动日常斗争。目前要纠正以前两个极端的错误倾向，必须深入群众，提出大多数群众切身的需要，鼓动和领导他们斗争。

A、什么是现在农村中的日常斗争？如领导农民硬要实现“二五减租”，或要求免租；或藉豪绅侵蚀公款，鼓动群众要求清算；或要求公款，如庙田神款应归农民会管理；或提拨救济农民，反对政府提拨；或组织贫农向农民银行不要抵押的借款，在过年时提出不还债，穷人要饭吃……鼓动群众斗争。党应随时随地注意留心农民的痛苦，找着各种机会发动斗争。

B、斗争必须估计胜利的前途。提出过高的口号使斗争得不到胜利，以为这样才可以激动更广大的群众的

情绪，所以很快的走到武装暴动，这是绝对的错误。党领导群众斗争，必须正确的估计胜利的前途，在每个斗争得到相当的胜利后应该收束，准备第二次斗争，使群众的组织扩大，加紧进一步的宣传鼓动工作。

六、反国民党的斗争策略

反国民党为目前党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必须从各种斗争中连系到反国民党。国民党有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向农民进攻的政策，也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农民进攻的政策。然政策虽各有不同，他们向农民进攻的意义是一致的。尤其是改良政策，应十分注意反对，而且是在一个国民党包含之内的。我们对国民〔党〕各种政策总的策略，是领导群众各种斗争，使群众每种斗争得到相当的胜利。同时扩大反国民党的宣传，使群众认识胜利是自己阶级团结的力量得来的。

(1) 对二五减租。离开群众的需要，提出比二五减租更高的口号，使国民党不能解决，以为这样才不致使群众对国民党存着幻想，结果使群众都不相信此口号能够胜利，不肯起来要求，希望 C·P 帮他们想法做成功。这个策略是不正确的。党对二五减租，应是恰如群众的需要，提出或高或是一样的口号，使有广大的群众围绕此口号之下争得胜利。在斗争的过程中，扩大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主要的是使群众认识，只有自己团结的力量，才可以争得一切胜利。

(2) 对佃业理事局。佃业理事局同样的是国民党的改良政策的设施，如果群众在斗争中明白佃业理事局是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表示很不满意时，党可以领导群众去捣毁他。但绝不能离开群众的斗争，预先用非群众的军事力量作捣毁佃业理事局的行动，如此反要使群众对我们误会。

(3) 对农民银行。农民银行也是一种改良政策，而且是一种资本主义剥削农民的方法，我们不要简单的提出反对农民银行的口号，我们应反对强迫入股，反对要抵押借款，提出贫农借款应该不要利息。又如，遇着银行强迫要利息要还债时，或手续不清楚时，鼓动群众去清算或驱逐内部的办事人……使他无法维持。

(4) 对国民党的裁判及群众的请愿运动。群众斗争发动时国民党出来仲裁时，我们要估计群众的力量及客观环境，决定要否接受他的裁判。如果在群众组织力量非常薄弱，敌不住他的压迫时，为在广大群众团结的条件下，可以接受其仲裁。但必须普遍的告诉群众，接受他的裁判，不过是暂时的让步，必须更团结群众的力量，准备第二次斗争。

(5) 对于村里制。村里制是代表豪绅地主阶级的组织，加紧压迫农民群众，防止民众革命运动进行的机关；是豪绅地主阶级企图巩固他在乡村中的统治权的一种方法。党对他的策略〔是〕根本反对他的成立，破坏他的组织。又因为各地民众组织的力量不同，党的工作

方式是：a.在我们党领导之下的群众组织有相当的力量时，即须提出乡村政权归农会的口号，根本破坏他的组织，不准他成立。b.在我们有相当的群众而力量不充足时，应该派同志去当里长、邻长等，更提出村长等由民众自己选举及十六岁以上有选举权的口号，去参加活动。总之，须使群众认识村里制是豪绅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机关，起来反对。

(6) 对国民党所组织的农民协会。目前，各地党部尚有用国民党名义去组织农民群众的（如温州），或则幻想加入国民党工作，争取反动农民会的群众。这样促使农民增加对国民党的幻想，事实上反帮助国民党发展农民组织，丧失了我们政治影响，这是很错误的。我们对国民党所组织的农民协会的策略应该是：

a、深入国民党组织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斗争，使群众在斗争中认识国民党反革命的面目。

b、提出农民委员会委员由农民自己选举的口号，反对国民党指派及圈定委员。

c、在我们所组织的农民会如果受国民党的严重压迫时，可以和国民党发生个人关系，或形式上向国民党登记。

七、对破除迷信问题

农民封建思想很深，对迷信不易打破，我们不应简单的武断的去打毁神像，焚烧庙宇，这样最足以惹起一

部分农民甚至于全乡农民的反感，对我们仇恶。而且，仅领导一部分农民去打毁神像，也容易使他一部分农民仇恶，发生冲突。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是启发农民斗争，如斗争发展，容易使农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而渐不致于信神。并且我们要向农民宣传，神是地主阶级用以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好方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引进他们反地主阶级。要宣传农民，使他们自己了解起来打毁，我们不要强迫他们去捣毁。如国民要去打毁神像时，我们当然不反对，并且站在民众地位提出庙产出自农民，应归农民管理或要求庙产救济农民……等口号，发动农村斗争。

八、对 荒 民 问 题

今年到处遭受水灾，粮食恐慌已成农村中的一般的现象。水灾较重的地方，农民便发生逃荒问题，党对这问题的策略是：

(1) 主要的是宣传农民不要逃荒，应向本地的地主阶级及当地政府要饭吃，无条件的向地主阶级要求，维持农民的衣食，在当地发动广大斗争。

(2) 如果农民群众必须向外逃荒，党须派同志参加，领导群众有组织的向各处骚扰。主要的是在各地作写真的宣传，暴露地主阶级及国民党政府的罪恶，并须专向各地地主供给衣食，不能私〔丝〕毫累及农民。

(3) 各地党部遇到外来逃荒的群众，应领导当地

农民群众起来，替他们向当地地主阶级要求充分供给衣食，反对豪绅乘机克扣荒民米食钱粮。荒民所需给养，应由地主阶级富户缴纳。党在这种工作中，同时须发动当地农民斗争。

(4) 土地革命的宣传要加紧和扩大，使这种广大的群众了解他的出路。这是播散党的政治影响的很好的机会。

九、武 装 问 题

农村斗争容易走到武装冲突是必然的事实，我们固不应误解以为只有武装冲突才是农村斗争，因此等待武装，不去发动日常斗争或有武装即暴动起来。我们应随时随地准备武装，尤其要在斗争中去夺取敌人的武装或分化敌人的武装，须使群众相信自己团结的力量。武装应有好的组织，它是群众中的先锋队、护卫队，不是脱离群众的单独组织。

十、农村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1.对日常斗争的宣传和鼓动。过去农村工作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宣传工作，而且对宣传工作觉得没有办法，这是因为不了解农民日常生活和农民斗争需要的原故，找不着宣传的材料，当然空洞的作政治宣传，反为农民群众所不需要，因此不能发生影响。党目前的宣传工作主要的是找着农民切身的痛苦，分析他的来源，指示农

民的出路，鼓动农民发动日常斗争，更利用各种斗争，扩大宣传工作，使党的政策日日深入农民群众，为群众所拥护，而且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

2.扩大政治的宣传。党对于群众的宣传工作主要的是提高群众的政治宣传，使群众在斗争中增高阶级意识，特别反对的〔是〕国民党一切欺骗工农、压迫工农的政策。应对国民党每一个政策，指出他的内幕和压迫剥削的事实，指示给一般民众看，如村里制、银行农民^①、二五减租、清乡……等。打破一般民众对他们的幻想，增加对国民党的仇恶。

3.公开党的主义和党的政策。过去农村工作的现象是党的组织公开，党的政策和主义并没有向群众宣传，使深入群众。在目前国民党种种严重压迫，客观上农民群众斗争的需要是非常迫切，党应该用公开名义提出主张，告诉民众，指示民众的出路，使农民群众不致误解党或害怕党，并且一致的团结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

4.宣传的通俗化。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都应该适合农民心里，使农民容易了解，而且信服，如歌谣、小调、小说、通俗的戏曲等都可以，很简短明了的编好印发。

5.利用各种群众平常集会的机会，用好的方法宣传，农村各种群众每一个村庄有他们集会的地点，仿佛群众的俱乐部，党应不放弃他们常常集会的机会去作鼓

^①疑是“农民银行”之误。

动宣传工作。又如，冬日农民群众聚集晒太阳或年关集会或国民党召集群众开会时，尤其是农民会〔开〕经常大会应有系统有计划的去作鼓动宣传工作。但党不可召集群众去赴国民党所召集的会，不要利用什么孙中山纪念日、国民党各种庆祝会去号召群众参加，使群众受他们反动的宣传。只有我们利用他们召集的群众来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附：

目前几个斗争问题

1、抗粮抗债的斗争：

抗粮抗债为贫农一般所迫切需要，是年关斗争中之中心问题，党在各地发动年关斗争，抗粮与抗债便是鼓动广大群众起来斗争的中心口号，具体的策略应该是：

(1) 在此抗粮抗债的中心口号之下，应提出雇农加资几成，手工业者加资若干，雇农及手工业者年关休息半月等口号，鼓动雇农、手工业者参加此斗争，并要使雇农与贫农领导此斗争。因为抗粮斗争中还有许多中农、富农也参加，必须争取斗争的领导权，才能使斗争坚决的取得胜利。

(2) 抗苛捐杂税的口号，应同时具体的——提出来，以坚决农民群众反国民党的意识与情绪。而且在总斗争之中，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尤其容易取得部分的胜利。

(3) 抗粮是农民群众直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斗争，抗债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这二个斗争的口号是根本反对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年斗中不能放弃这二个口号，即使斗争的形势不利，口号须转变时，也只能变抗粮为减粮若干或是免粮一年，变抗债为免利减利，今年不还债等。不能根本放弃中心口号，动摇群众斗争的决心。

(4) 口号的高低的决定与转变。斗争的深入与发展，都须根据于政治环境与群众情绪。斗争要以胜利为前提，党不要很主观的加以决定，去命令群众。但是如果群众有强固的组织，有普遍的高涨的情绪，即使估计斗争结果，要求条件要失败，而群众的组织会更团结，群众的政治认识会更明确，党依然在群众中取得政治上组织上的胜利，则斗争还须依据群众的要求领导到底，不能抑住群众的革命要求。

2、农民的逃荒问题：

今年到处遭受水灾、粮食恐慌已成农村中一般的现象，水灾较重的地方，农民便发生逃荒问题（如湖州），党对此问题的策略是：

(1) 主要的是宣传农民不要逃荒，应向本地的地主阶级及其政府要饭吃，无条件的向地主阶级要求，维持农民的衣食，在当地发动广大的斗争。

(2) 如果农民群众必要向外逃荒，党也须派同志参加进去，领导群众有组织的向各处骚扰。主要的是在

各地作写真的宣传，暴露地主阶级及国民党政府的罪恶，并须专向各处地主供给衣食，不能丝毫累及农民。

(3) 各地党部遇到外来逃荒的群众，应领导当地农民群众起来，替他们向当地地主阶级要求充分供给衣食。党在这种工作中，同时须发动当地农民的斗争。

(4) 土地革命的宣传要加紧与扩大，使这种广大的群众了解其根本出路。这是散播党的政治影响之很好的机会。

1.一二两段合并。

2.改为斗争的过去与现在，将各地暴动与秋斗的经验合并起来，将盲动主义与和平发展加以解释。

3.农村的工作的路线：

(1) 争取群众，

(2) 中心工作，

(3) 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

(4) 巩固农村中阶级的同盟，

(5) 反帝、反国、反豪绅地主。

4.斗争的策略。

5.组织问题（包括武装）。

6.目前几个斗争问题。^①

^①此几条疑是对报告的修改意见。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湖州党的 政治任务决议草案*

(一九二九年)^①

一、政治的分析

吴兴的政权，是并操于豪绅资产阶级之手。资产阶级在城市中占了极大的优势，豪绅地主在乡村中也做了统治阶级，和全国的政治局势可说是相同的。政党在湖州有国民党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又分蒋派、改组派、西山派、第三党，互相冲突。县党部是在蒋派之手，党员有二三百人，组织很是涣散，有工整会、农整会、救国会等的组织，来实施其改良主义的欺骗和夺取反帝领导权。资产阶级在城市中有商会、国产丝绸救济会等的组织，以掌握政治经济之权和挣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全县有村里会的组织，更巩固豪绅地主在乡村的反动统治。政府是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看他对于城市道路的改造，游艺场的建设，公园的开辟，以及严厉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压迫工人阶级等事实，资产阶级性比较浓厚些。反动武装的力量，省防军一团驻扎于城市及各重要区域，警察大约有六百余，水警也有五六百人，分驻于各水口要道和各市镇里。城市并有商团的组织，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各村镇有保卫团的设立，是豪绅地主的走狗，替他们维持城市村镇的秩序和统治，俨然与士兵一样。捐税有屠捐、茶捐、烟酒捐、盐捐、渔捐、菱捐、柴捐、煤捐、船捐、煤油捐、糖捐、酱捐、布捐、绸捐、茧捐、警捐、筵席捐、菜豆捐、麻丝捐、米捐、丝捐、地丁、印花税……等。总之，没有一样东西不经过捐税。“二五减租”因豪绅地主的反对，农村没有实行。救国会因检查日货和舞弊，与资产阶级大起冲突，雇用流氓打伤救国会会员，现在还没有解决。有组织的群众很少，在城市仅有酱酒业、估衣业、鞋业、纸业及药业五个工会，均是黄色的，约一千余人。农民协会除城市相近有个数外，简直其他是没有，也是黄色组织。群众的斗争，我们所晓得的，在去年有二三千渔民反对渔捐，捣毁渔捐局的斗争，结果胜利；缫丝厂女工加资的斗争，结果亦获胜利；鞋业工人恢复劳资仲裁条〔件〕的斗争，亦得到相当胜利；今年正月间，有丝织厂工人反对减少工资的斗争，县长出手枪威吓工人领袖，压迫工人，但群众革命情绪仍高涨，结果资方自动恢复原资；五月间，菱湖药业工人有反对用四节制开除工人及加资斗争，虽经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及资方的威吓，第一次遭受失败，但

更激愤了工人群众，继续奋斗，结果胜利。这五个斗争中，上两个都是自发的，我们没有去参加，反对减少工资斗争也是如此。第三个恢复仲裁条件，是个人去领导的，没有什么影响，只有药业工人斗争，是我们去组织的，但是政治的影响还没有一点深入。国民党在各次群众斗争中用尽了改良主义的欺骗口号，谋劳资的妥协，施行了高压政策的愚蠢手段，来企图消灭革命。但是群众的斗争仍是不断的起来，改良主义失掉了在群众的作用，高压政策无法扑灭群众革命的情绪。最近工整会在城市只能成立了几个手工业工会，而办不起工厂工会和威吓工人领袖而不能镇压反对减少工资斗争，便是明证。不过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决不因此而放弃，仍旧要继续其一贯的精神，一部分思想落后的群众，难免不为他们所利用。固然我们不应夸大其作用，但是也不能轻视的。

二、经济的分析

湖州地接江苏安徽两省，水路交通极便，杭州、上海、嘉兴、长兴、德清、安吉、孝丰、无锡、苏州均有轮船行驶，每日往返各地有四十余次之多。人口约有七十五万。在城市方面来看，资本主义有相当的发达，是一个轻工业区域，但是整个的经济基础还是建筑在农村之上。当然，资本主义的势力已钻入到农村里，农村经济已起了剧烈的变化。为特别明了起见，经济分析分农

村的与城市的如下：

1、城市的经济：湖州是一个轻工业区域，城市的繁华与杭州差不多。工业以丝绸为主要出产，丝织厂达四十余家（小的还不在于其内），最大的有织机二三百架，一千余工人，小一点的也有五十余架，一二百工人；厂主大都从农村地主脱胎。缫丝厂一家，有女工一千余人。电灯厂连四大镇（南浔、双林、菱湖、袁家汇）共六家，工人在二百以上。铁工厂一家，约一百工人。总计产业工人约有三四万。其他如估衣业、鞋业、酱酒业、布庄、南货业等很多，有五六万工人（包括四大镇）。丝织工人织绸每尺七分，每日织一丈，最多的月得二十余元（饭钱在内），最少每月只有七八元（饭金除外），工作时间，十一点至十二点。工厂对工人生活，各种设备，非常恶劣，甚至没有。损坏织绸要照原价赔偿或高原价几倍。缫丝女工工资最好的除饭金外还有十七八元，最少的只有三四元，饭金还不在于内。其他，工作时间与待遇等和丝织工人相同。手工业工人、店员每月(?)工资多的有二三十元（极少数），普通的五六元。铁工厂工人生活，尚未明白调查。电灯工人生活也不好。海员工人工资极低，全靠乘客小帐，每日平均约有五角以上，有帮的结合（如宁波帮），而无工会。湖州不仅是浙江，也是中国很著名的出产丝绸地，各大市场都有他的销路，尤其是杭州、上海最大。但是近年来，丝织业一落千丈，丝织厂倒闭的有可惊的数

目，同时存在的拼命减少工人，剥削工人阶级，失业工人达二万。考察衰颓的原因：（1）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毛织物人造丝的输入，夺取了天然丝织品；（2）捐税的加重，每匹绸的捐，比过去要增高三倍；（3）民众生活日益痛苦，购买力减低。现在虽则资产阶级奔走呼号，提倡国货，组织救济会，加重对工人阶级无情的剥削，但是事实上是无可挽救的。

2、农村的经济：土地比较集中，一千亩以上的地主有十数家，五百亩上下的很多。单就南浔一处而言，有三象（一千万以上的）九牛（百万以上的）七十二狗（十万以上的）之称。可知湖州地主的财富非常浓厚。地主有许多是兼资本家的。农民春季养蚕夏季种田，故农产物以丝米为大宗。自耕农占百分之二十，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佃农也占百分之三十，其余百分之二十为贫农雇农数。许多农民兼渔民。钱粮每亩一元，高利贷三分至七分。每亩收谷平均三石，地租每亩七八元，大部分种桑，佃农还租每亩百分之五十，无论荒灾均须十足。雇农工资，长工每年五六十元，短工在常一元四天，忙工时一元三天不等。农民生活在过去还能勉强维持，自国民党统治了以后，受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战争的影响，苛捐杂税无限制的增加，地主阶级田租的剥削及其重利的敲骨吸髓，农村经济起了极大的变化，小资产阶级日渐破产。更因旱灾虫灾的影响，农民的生活愈陷于痛苦，阶级对垒的形势，亦更简单，农民革命

的危机因此亦日益迫切。

三、统治阶级的矛盾点及我党 过去的错误与缺点

(一) 看了上面的分析，统治阶级有如下的几个矛盾点：

1. 帝国主义更紧侵略与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一方拼命挣扎向资本主义道路上走，施行其欺骗的改良政策，一方又尽忠投降帝国主义，断送中国民族各种的利益。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由此更形巩固，加紧对中国民众血汗的吮吸，同时打击中国资产阶级，使中国更殖民地化。虽则最近全国轻工业有一些发展，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脆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始终要被帝国主义所征服的。湖州的资产阶级，当然也是同样的命运，跳不出这一锁链。丝织业的失败，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2. 统治阶级自身的冲突与改良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拿些财政统一、军事统一、编遣、裁厘减租等改良口号来欺骗群众，夺取中国整个统治权。但是豪绅地主及其代表封建军阀或半封建军阀，是不容许他实现而危害自己的利益，于是战争暴发削弱了自己反动的力量。自然有时候或许能够暂时的妥协，但这仅仅是暂时的妥协，决不能缓和他们的内部的冲突，反而更加剧烈，何况他们的君主帝国主义，更在背后利用他们战争，以扩大在中

国各个的利益呢。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为准备对封建阶级的战争，非独不能实现其改良主义，而且对于群众的敲括，更其残酷，愈益减低了群众的购买力。湖州减租不能实行及丝绸业的衰颓，尽能证明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与改良主义的末路。

3.中国革命的开展与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因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的叛变，于是加紧向中国民众的进攻。资产阶级因为受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难以发展，于是尽量剥削工人阶级。统治阶级因为内部的冲突无法缓和，于是增加无数的苛捐杂税，发行了千百万元的公债。这样，中国劳苦群众的生活，益发陷于痛苦，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剧烈的动摇与崩溃，推动着群众走向革命，全国各地阶级斗争的激迫与开展，是一个显明的事实。湖州群众也是如此，革命的斗争，继续不断的起来，统治阶级不啻挖好了自己的坟墓。

(二) 我党过去的错误与缺点：湖州客观的环境，有利于革命，是无可臆〔异〕疑的，但是过去党犯了以下的缺点与错误，以致不能掀起广大的革命高潮，推动群众前进。

A、缺点：(1) 指导机关不健全，工作没有集体化；(2) 县委长期的停顿，没有全县工作的计划与联系；(3) 支部生活没有建立，每个同志没有工作；(4) 没有阶级基础，干部人材很缺乏；(5) 缺乏教育宣传工作，政治观念一些也没有；(6) 没有群众基

础，党与群众脱离等等。

B、错误：（1）和平发展介绍同志大都是拉夫式的；（2）改变组织路线的不正确，专顾到恢复旧有的组织而没发展把新的积极分子吸收进来；（3）没有建立中心党部，以致无从着手改造组织；（4）没有规定中心区域领导群众斗争的决心，以致工作不能发展；（5）其他一般同志错误的观念很多，如盲动主义、等待、军事投机、拼命、急性病、信仰个人、原始等等。

四、今后湖州党的政治任务

根据（一）前述湖州政治经济的分析和统治阶级的矛盾点，以及过去党的缺点与错误，今后湖州党的政治任务应该是：（1）利用抗租抗债分粮雇农加资，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停闭工厂，反对随时开除工人，增加工资，政府救济失业工人，改善士兵待遇，言论集会绝对自由等口号，来发动各种群众的斗争，组织群众，征取广大的群众在我党的周围；（2）领导群众由经济的斗争转变到反对国民党，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各种政治斗争；（3）反对改良主义，由各种日常斗争中揭破国民党的罪恶，改良主义的欺骗；（4）坚决的领导各种日常斗争，有计划的去汇合到总的罢工，总的争自由斗争；（5）建立中心工作，特别注意产业工人和雇农；（6）注意教育宣传工作，加强政纲的宣传，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

埃是群众出路的意义，更须深入；(7) 扩大党的阶级基础，特别注意铁工、丝织工、雇农，从斗争中去改造党的组织，吸收新的勇敢分子，建立支部，同时讨论党的理论和策略的运用，与实际工作的联系，增高同志政治的水平线；(8) 领导游击战争，开始武装组织，从斗争中产生出来，并加以训练。

龙大道给中央的信

——对浙江省委“意见书”的申辩*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中央兄：

送来浙江省委二十四号给你们的“意见书”已看过了。“意见书”里面所摘出的一些理由，殊多捏造与事实不相符，应有说明和纠正的必要。兹分别述之如下：

浙南秋收斗争，浙江省委对于集中统一中心口号的争论问题曾提到中央，已经中央有明确的指示答复过了，此地不述及。

关于争论会议时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以后对于石心、峻山和我的一切问题，也经中央召集的上海会议（忠发出席）述过了，此地也不再述及。

此地要述的是关于上海会议以前，我二次返浙南与康平的关系，因此不能不把我在浙南经过的情形略述，再来谈到“意见书”各点。

我出巡浙南一月以后，省委决议要召集浙南代表大会成立特委指挥秋斗，示我召集。当时对于大会一切的指示，以及秋斗策略问题，须待返杭与省委一商，因此趁大会未召集前之便，抽空回杭。到杭后，便将诸待

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在会议上只有秋斗发动口号争论颇久，经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决议。当时我对于决议不满意（有意见书给中央过），且申明要提到中央解决，省委应允，同时并申明在中央未答复前，浙南的指示当照决议执行。我返浙南的责任是在执行决议。当然浙南指示中无将否决的主张提及的必要，尤其在中央未解决前。石心当时对我再三的申述少数服从多数，他所谓为党的新纪律。我记着我当时曾说，如返浙南，下级同志有以统一中心口号反决议而引起纠纷影响工作，当由我负纪律上之责。在杭时，我因病，决议案草案我不及看，待我带病赶赴大会抵上海，兰芳来访我时始得将此议案过目。当对议案有几点不满意，曾对兰芳也谈过。其中要负责的，就是集中统一中心口号，是我个人在省委会议中提出来的主张，仅温岭县有此决议，我担任负责纠正，其余各县并无提及，亦无此影响及决议。可是决议案中明明的写出有指各县已有了此种错误，应纠正之口气（可找浙南决议第一号来看），这是太有负于各县了。其实他们梦也还梦不着统一不统一，中心不中心的口号。因此我曾由沪致函浙江省委，申明纠正（当时省委仅石心、峻山、志康三人），函中曾有一段述及争论问题的决议。关于统一中心口号的：“……只应在议案上指出有人主张或提出此种（统一中心口号）的意见来发动，是错误的，不应责诸从所未闻过统一不统一中心不中心口号过的浙南同志，否则浙南同志追究起来，省

委何处去找事实……”一段话。（大意如此）

我到浙南去了，抵目的地，大会预定日期已过，代表到了半数仍宣布开。在会未开前一天，康平同志来问我到省委的经过，我略将经过的情形对他谈了一谈。谈的当然不仅秋斗问题，而关于秋斗和省委争论问题的范围，仅有以下的话：“对于秋斗问题，省委在会议上争论颇久，我主张每县应集中统一于一个中心口号之下发动，而石心则主按各地高低不同的要求提出不同的口号去发动，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照石心主张表决了。我对此不同意，已提到中央打官司去了，中央以后当然要有明确指示的。在中央未指示前，决对要执行执行此决议，一般同志用不着宣布，免给不好的影响。大会不提出及争论问题，省委亦无此嘱咐，把决议案提出讨论可也。同时又说，我们在讨论时，石心、峻山似一鼻孔出气，对于我好象有意气之争。如议案中某点，本浙南无此种错误，未免责之太过了。对此，省委对我说将另有一专函知你的（返海门时才收到）等语。”在说话中，康平不断的插他的意见。他对于省委决议同意，不同意于我的主张，当然更于决议无问题，说不上受我的影响。争论问题大会不提及，他也以此为然，大会于是和和平的开过去，无何异议。这是我对于康平当时谈话的情形如此。以后中央答复秋斗争论，省委是否转给康平看否，我不得而知，可是康平仅据省委给他的信和我和他谈的一段上述的话，在浙南特委会议上大发其片面直

觉、联想、推测，大概造一些视〔似〕是而非的理由和议论。加之我南巡时借有各县同志的一些旅费，省委迄今也没有汇去，还颇引起不满。由各种大小问题汇合拢来而对省委不满意，当然首当其冲者是我个人（因为是我巡视时所借的钱）。据康平说，有意见提到省，理由如何我不得而知。

康平最近由浙南来省委负责，适我返杭去取行李，我约他面晤一次，由石心通知他。我想和他晤面的愿意，是想问他得到水灾后的浙南秋斗经过的一些新经验，给我们在工作上一个参考（本来在省委争论的问题，待我回到浙南时各县都遭了水灾，策略上因客观事实变更不全适用浙南，浙南大会因客观事实的要求另有新决议）。谁知省委在我约定康平谈话时，石心、徐英两同志亦参加，不告来意，形如监视。据“意见书”说，那次谈话原来是省委来和谈话。我见康平，于是遂将原意相告。康平劈头便说斗争经过在此无谈的必要，今天谈一点目前的问题。由康平先后提出来的有三个，第一为秋斗争论后和康平谈话的回顾；第二巡视经费；第三为大罗问题。第二、三在此厥谈。第一问题由康平谈时，他的话中则增加了许多的花样，到给的我诧异起来。他的话中有说我当时对他谈过：“省委意见闹的一塌糊涂”，“石心、峻山等为一派”的一些我闻所未闻的话儿。不是我说的，不应我负责的，我当否认。在事实上我只说过：“在讨论时，石心、峻山似一鼻孔出气，对于我好

像有意气之争……”并没有说过某人某派，省委闹的一塌糊涂的一等话。当时质问康平，康平只同我无意识的互争，且说出些从主观联想、推测的话。他说：好像有意气之争是不是给下级同志（浙南特委的，康平同志一个人）对省委一个不好的印象和闹的一塌糊涂吗。我接着说：若是这样主观直觉的推测，那么，什么话都可以捏造瞎说了。再又质问他：“浙南特委对于省委统一中心口号的争论不满意，所谓下级（康平同志一人）不好影响，还是特委诸同志和各县工作受统一中心口号影响于工作而不满呢？”康平则答“特委不满！”这显系康平一人捕风捉影的波弄。若各县及各县同志受了我当时主张的煽动影响而于工作有碍，因而不满意省委，那么，我可以负责任了；同时质问某人某派的问题也是视〔似〕是而非的敷衍过去。于是谈话无甚结果而散。这是我这次到杭与康平谈话经过的事实。

现在说到浙江省委的“意见书”，分别的纠正和答复如下：

（一）关于斗争策略的指示问题（以“意见书”之题为题）。

1.康平谈话与文件失去一页。

“意见书”事实第一项所述的一切，全部是依据康平同志最近的谈话为根据，与我在浙南相谈各分歧，无从有申述与申辩之必要，我在上面已经详述了，故不重提。文件损失一页系事实，因在海门清理行装遗失的，

系第一页（内中述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一段），谓有意抽出不能逃其嫌疑，实不敢当。是否是有意抽去，请清出该议案试阅第一页是否与争论问题有关，始能判别有用意与否。何况第一页大半在述总策略方面，尚未谈到目前方针之节，若要有意抽去，何不抽有关系诸页，或全部不拿出呢？你们要找理由到事实上去找。何找到走不通的问题上来，拉夫也未免拉得不全你们的意了。赶快请你们清出该决议案拿来看一看好。（或者不至于再有谓故意抽去政治路线蒙蔽你们对于目前政策路线的嫌疑。若然，又将不能辞其责了罢！）

2. 统一中心口号的争论问题应不应提出大会讨论。

在“意见书”上，对于统一中心口号争论问题是否应不应提出大会讨论的态度和理由，有以下的结论“……省委巡视员对浙南特委书记（康平同志）要他不要将此问题提出大会讨论，这事情的经过是破坏省委的决议，使下级党部对省委失了威信……”等语。即是说当时我不提出为错误，应由我（私人）向大会提出为对的。不提的结果另有作用（如“意见书”中录康平所说的一段话），于党有严重的损失，为目前所谓这反政治纪律的中心理由。

我们现在来谈到该项决议案（即对浙南的书面指示书）执行的经过。当省委会议否决“统一中心问题”作为发动口号的主张以后（争论的仅是秋斗发动口号问题，不是对整个决议都争论，仅是一部份），省委当时由石

心同志再三的向我说明少数服从多数党的组织纪律（石心所谓为党的新纪律），我也曾对石心及会议上申明遵守纪律，执行新决议案（上详），在中央未指示前，浙南有反决议的纠纷，我负纪律上的处分。当时我对该决议不满意，在会议上坚决的申明请求会议给我提到中央解决，会议曾决议允许。之后，由我私人名义提到中央，亦由省委公开的转达。中央最近的过去曾有明确的指示答复过。会议后，省委并未对我说到（或有此意）应将此问题提出浙南大会讨论。而我离杭时，省委对于浙南的指示就仅书面给的指示而已（即决议案），省委对我也仅交出书面信与大会用费及我的川资，连我要求省委抽一点很短时间对我谈一谈目前政治状况和省委目前状况、对各方面指示情形，都不可能告我。当时六届大会的精神给我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了解，而马上就要到浙南去指导这次大会。幸我到上海在兰芳处得到六届大会一本决议案带去于指导上，尚没有什么错误。大会开了，议案的指示指出，大会无意见，接受，以后返杭，直到现在省委也没有对此稍有提及。

现在我们来说到争论的本身问题应不应提的问题。在争论本身具备的手续未终了，与党的组织纪律没有允公开在下级讨论关系的情形之下，是否应提不应提出讨论呢？而当时不提是有下列的理由：

（1）争论问题本身未争论终结，正在提到中央请指示尚未明确的答复前；

(2) 省委会议上及石心同志再三向我解释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要我坚决的执行决议（不是要提出争论问题到大会讨论）；

(3) 派我赴浙南，省委并未嘱咐我必定要在大会公开提出来讨论；

(4) 当时与议案意见不同者的我，又是负的坚决执行议案的使命。

反之：

(1) 在争论未决的问题，在中央未指示前，是否应在下级党部自由提出来讨论？提出讨论的结果怎样？

(2) 省委在会议上及石心个人再三对我解释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是不是要我坚决的执行决议案，不能在下级有反决议案不同意见的主张提出，而影响决议案的执行及反决议案。

(3) 省委当时若认为有在大会公开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是省委派去的代表，何以不严重（或手续上应当的）指〔向〕我的指明，若不执行则谓我有破坏决议，有失省委威信，那是应该负纪律上的处分。

(4) 我赴浙南的使命在执行决议案，而与决议案意见不同的又是我，我能否站在决议案之外发表个人主张和意见，反决议案呢？

因此，在党的组织上、纪律上，省委付托的的使命的责任上和不同意见的对等的地位上，是否在当时应不应不顾一切党的组织不组织、纪律不纪律而提出去讨论

呢？如谓当时明知有错误畏罪不提（即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从何说起呢？不提出讨论到底是错误吗，抑是对的呢？

所以，省委以当时认为我不提出大会讨论有失省委威信及指为破坏决议，是错误的。若省委曾付托且有一定要提出大会讨论的使命，则我到浙南后知错畏罪不向大会提出，那么才能说上破坏决议失省委的威信。

故认为当时应提出讨论不仅错误，根本是离开争论的本身问题和目无党的一切政治的组织纪律之外的议论，严重的犯了投机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为站在争取群众目前总策略之下分析统一口号的本身，当然是错误的，是争取群众总策略下的离开群众的一个策略。在争论问题经中央指正之后，便摘来作处分同志的理由，能不能逃投机机会主义（狗打输家式）的嫌疑？此种倾向应值得严重的纠正。

“意见书”又有谓“……站在党的立场上，坚决的提出来讨论，这是应有的精神……”。对的，争论的讨论是否是在省委会议上的事实？提到中央解决是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出发？在争论未解决前无使命付托提出下级讨论的问题，偏要强论谓去提出，才算为对，才算所谓“应有的精神”，我实不敢当，我是没有这种精神的勇气。

3. 在下级党部攻击省委的指示。

“意见书”有谓：大道在下级攻击省委的指示以根据

的事实来做理由，即“意见书”中“……大道回浙南后即对康平攻击省委的指示……”，“……证明大道坚决其主张，在下级攻击省委的指示……”。

“经过的事实”：所谓攻击省委者就是我二次赴浙南与康平二人谈话中的一段话（详上），向康平指出议案中为统一中心口号过责于浙南的申明。此所谓之为在下级攻击省委的铁证。

“问题”：浙南当时“统一中心口号”不是成为普遍的事实，就是温岭一县也是特殊的，有客观事实在，而决议案指为普遍犯了此错误，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是否应对康平同志指出申明（康平是省委永嘉的特派员，指定将就职的特委书记），要免除大会对省委议案关于此段指示的责难，在决议案执行上不发生问题或牵连到争论上来，是否应有对康平同志申明的必要？这样的指出申明是否含有向下级（群众及一般同志，不是康平一人）攻击省委之意？是不是为免除未解决的争论问题，影响下级引起对决议案起不同主张的纠纷，有碍决议案的执行？不答自明。

至于未得到充分理由证明自己主张错误之前，不能认为对自己主张坚决即指为攻击省委。若论认为坚决自己主张即证明是攻击省委，然则所谓攻击的意义何解？尤其是我同康平谈话时是申明性质（有……未得中央明确指示前勿须向一般同志宣布之语），何得谓之为在下级攻击省委的指示呢？是否是康平同志捏造事实呢？

所以“意见书”中所谓在下级攻击省委指示，并不事实，且没含有攻击之意于其中，而是申明性质，现在也引来做处分同志的理由。

4. 认秋斗争论为闹个人意气意见及卑鄙行为。

如“意见书”中用康平口气吐出的一些认为闹个人意气意见卑鄙行为的话，本勿容我多说。所谓卑鄙行为，先根本认清秋斗争论应该提出大会讨论否？如认为应提，我违背省委付托的使命，以此（康平述的一段卑鄙话）运动阻止康平不提，则我或者不能逃其所述卑鄙行为的嫌疑。姑无论有否事实，当时我为不主张提之一人（有客观事实在，上详），何得而谓我有此话之说出。显然证明康平的捏造事实。

再谓争论为争个人意气与意见，请清出我致中央争论的“意见书”及当时省委的记录来审查审查，是否有如康平口中吐出来的记录曾否有以争论认为是意气与意见之争含于其中否？便可以证实谓争论为争意气，从何说起。此又显然证明康平捏造事实。

5. 附带申明的二点：

(1) “意见书”中有：“……更云当时省委内部之石心同志与峻山同志是有过去历史上的个人密切关系，对大道同志一向有私人意见……”一语。我绝对的负责，没有同康平谈过，是“意见书”中捏造之一。

可是此语反映的来源，是浙省委从先工作无人，石心提议调峻山到省委工作，提出常委（当时为兰芳、石

心及我)讨论。当时我对峻山无何印象，即在“五卅”时与他亦无往来，以后更不消说。然我在未赴浙前，曾在罗亦农同志处，在好些同志闲谈中，闻知“峻山自国共合作时，潭秋到江西以及南昌暴动到汕头失〔败〕，回上海后，观念动摇，生活颇浪漫。亦农当时以为派其工作很成问题”等语。我以这话向常委说过，讨论后仍决调赴浙。峻山到浙，追及此语，兰芳因之尚与我有一次口语之争，而今以康平口气化身官面堂皇的吐出。虽与问题无关紧要，我却不能不藉此附带申明。

(2)“意见书”中有：“……他此次来杭时，省委特别和他谈话（即我在杭约康平的那次谈话），他开始就问统一口号在浙南秋斗争有无坏的影响……”一语，不是事实，已详前节。

(二) 关于经费的。

关于巡视的经费问题，“意见书”中所举的理由完全离开事实，多凭主观在账单开支上杜撰、推测，引到他们想像的优裕生活上去，粉饰理由，我无促〔逐〕条申明之必要。所谓账目捏造，账目矛盾，经费滥用等，不是什么理论上政策上的问题，可以像康平样的妄增事实。请将账目公布，提出公开审查，根据客观事实，是否为滥用及捏造便可以证实，不要专凭主观推测。

康平有谓我第一次在浙南对他说自己用费并无记账。此语何来？请问康平。我俩从黄岩而温岭而黄岩而海门，途中所用的账目是捏造的吗？还是用时记起来的

账呢?至于我在临海、天台，请将在临海、天台用账交给临海、天台当时负责的同志审查，与客观事实对照，便可以证明是否是捏造。不是凭主观直觉的判断。

至于大会特费 30 元，即我付出大会用费之数，若此为匿账，然则大会用费在我付出 30 元的项下从何处而来的呢?经手付出 16 元与结手付出 18 元即有错误，亦是书写时的错误。至所谓滥用各项，请去调查实际状况，究竟系用的大挥霍，抑是在某种条件下必须的?如“坐轿”罢（当在临海，可问梅吉平），因连晚会议达旦，次日须赶赴天台（有九十里路），在天台亦是如此（可问佐文），赶赴宁海边境参加宁海县扩大会议等。是否为必须，请观察当时客观事实，便不至只指坐轿所谓为优裕生活。提夫引路，在此次南巡仅二次，因为言语不通，找去找来找不着通讯处，请人领路到该处去，如此用的，是否为当，又为优裕生活了。……其他等等不再说。

总之，不按客观事实，与我到浙南各县时，各县工作情形（形同瓦解，找负责人尚难），加以我是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人，无处不须钱用，现仅以象皮式的看着，总数目为二百多元（其中大会用的，在各县为工作而用的，津贴的，康平用的等均在内），不去详查用途，甚至于对账目认为绝无其事，及侵吞公款等，便指为生活优裕，加一些小资产阶级不能耐苦的衔头，实未免主观直觉。责人太过分了。所以我不多申辩，请按客

观事实审账目好吧。

(三) 要求再发生生活费及搬去器具。

(1) 大道从七月出巡后未领过生活费，而省委（当时仅石心、峻山、志康三人）石心、峻山开口闭口谓大道滥用钱。实则滥用何在，我实不明？自浙南回，为证明及质诸谓道滥用者，曾开生活费的领单向省委补支，经省委以在浙南用费太大，否决支给，并指道为向党算账，观念错误之铁证。但大道究滥用何在？迄今仍实不明。

(2) 此次离杭所携行之用物，均为我妇人由宁波带去者，至省委所备的器具未动分毫。“意见书”中指为竟然尽量搬去，殊为诧异！最近问我妇女检查行李，有省委的东西仅小钟一座（价二元余）茶杯二只及席子一条（送人）而已，即所谓尽量搬去的器具者如是。因此又为充分表现私有观念异常强烈，决没有牺牲的精神，如此份子根本为党所不容。这一来我实无话可说了。

总述以上的纠正和答复，应值得用我们冷静的头脑来仔细分析，不应专凭漫骂式的以及加上几个官面堂皇的名词可以了事。因为省委提出来的“意见书”对于当时事实的认识相左，所以省委以相左不同的立足点，非事实的根据由一二人主观的推测、联想、捏造一些关于党的、政治的、组织的、纪律的、生活的及个人一切的肉麻的事实为理由，不辩真伪以前，实足以玄人耳目，棱模不分。上述的证实，当可以明目，是否是如“意见书”

中的总结论所列举的：

“总之大道同志以上的行动根本是：

对‘党的观念’不正确，

对‘政治观念’错误不肯纠正，

对‘党组织纪律’不肯服从，

对‘个人优裕生活’不肯抛弃，

对‘个人一切的错误’主观上不去积极改正；……对……份子根本要在党内清洗出去”的理由，来作他们目中大逆无道恶之尤死不死的大道，着开除党籍理由的名目，实不敢有丝毫接受，应请中央详查经过，判明是非，方不为观念动摇，藉党营私的投机分子，滥用党权加诸无辜的同志。应请中央特别注意。

我对于浙江省委有以下的意见：

现就本身问题来论本身问题。

省委对于争论问题。从争论时起直至提出到中央的意见书之前止，省委并无决议及意见认为有在大会提出讨论的必要与批评(从我二次赴浙南，浙南代表袁佐文来省委报告大会的经过，以及我返杭报告以后)。康平新近参加省委工作，于本身问题争论的经过首尾不知，尚可以相谅。而当时常委委员石心、峻山两同志(志康当时兼杭县委书记，负省委专责者为石心、峻山二人)尤其是争论问题中的人物，至今尚以当时对争论本身悬于党纪的情形为可提出讨论，不提讨论为非，目无党纪，竟以康平与我在西湖谈话的余怒，向省委提出“省委给中

央意见书”中的意见，石心、峻山亦认为正确。常委会议上峻山参加(兰芳同志未参加，因赴浙西未返)，亦不审慎事实，毅然轻易的错误的意见通过，成为严重的决议，并亦以作为处分同志的充分理由。以上的经过实值得党(中央及省委)应注意的。尤其是石心、峻山，是一向来经手过此问题的，省委决议意见书时亦参加会议议决，可见其观念政策转变之速，实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很危险的动摇、游移、投机的机会主义的份子的根本观念问题，若不严厉追究，吾实为目前浙江党务工作危！所以我对于浙江省委有以下给你们意见：

1.浙江省委对于康平给省委的报告审查不慎，根据错误事实，妄行决议，并以作处分同志的理由；同时滥用党权，不查是非，非法处分同志，应请纠正并予以适当的处分。

2.对于不顾事实，专凭主观推测、联想、捏造是非的康平同志，及前常委负责之观念动摇、游移、投机的石心、峻山二同志，应请予以严重处分，纠正其错误。

以上所述的一切，大道愿负全责，如有错误，宁受党的纪律处分。

龙大道上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号

梦安给中央的报告

——为留李石心在浙工作和解释
刘峻山不能回浙的缘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①

中央：

1.李石心同志本即调回，因浙省委认为李在浙工作算为努力，而且对全浙各方情形也甚熟悉，对于纠纷没有关系，认为有请求中央准其留浙。经我与李同志数次谈话，他的观念尚属正确，对于全浙党内外情形实比其他同志明了得多，经我决其所请了。特此报告中央追认。

2.俊山本似即日调其回省，因为俊山住的地方要为会场，此外省委无法再找了。与俊山同住两女同志走了，房子无人看管，已甚不合，若俊山走后此房子就不能用了，所以非留他多住几天不可。我已促他找一对男女来承接了，他不日当可到沪。

3.我正月份的党费因疏忽故尚未交，请向老头代告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许水妹妹×收也代交植枝为盼。

4.此间情形尚可以，回时详为报告。

梦安

一、十二、晚

徐英给中央的报告

——兰芳擅自离杭，请中央派
一精干同志来浙负责*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①

中央：

我昨天从嘉兴巡视回来，听到江平、志康同志的报告，知兰芳已忽然脱离党而离浙，同时去找硕勋，又已于三天前自由离杭，使我心中非常惊异而且痛苦。究竟兰芳这次的变心离杭为什么原故，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依我个人意见，还希望中央派一同志去和兰芳谈一次话，并且希望中央对兰芳这一行动给他一个严重的处分。

目前浙江的党经过几次外来的打击，以至机关不能建立，几个通信处也发生问题，已经陷在极严重的时期。再加上内部这样纷乱，愈益加增党的艰苦和困难。我本来是一个未经训练的工人，对于党的工作经验很浅薄，恰巧碰到这最困难的时期，自问自己的力量，实在担不起这重大的责任，因此我希望中央即派一精干同志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来浙负责。因此我要申明，我这一请求并不避免艰苦，也不是因工作的艰苦而动摇，我是决了心干的，不过为浙江的党的工作前途计，我不得不请求中央派人。这一点要请中央审察事实和我的力量，加以决定。

徐 英

一、二十九。

询问周愚人是否党员^{*}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①

周梅村在党姓名周愚人，江苏人，黄埔第一期毕业学生，在此热烈地要求发生关系。(他)是否同志，在党经历怎样？请即函复。我们现在未与接谈，兹录他的原缄于下：

兹将工作经过情形大要报告于下：

1922年投身上海邮务活动，曾发生大罢工一次，劳动书记部李照汉被捕入狱。

1923年入吴淞水产学校，任青运。

1924年入黄埔军校任军运。

1925年一次东征后，即去职返沪，经团体派赴无锡办平校，任工运，并负区委书记。“五卅”发生，奉省委调上总，复派杨树浦第二办事处工作，与郭景仁同志共负责。后遭奉军压迫遂返锡，任商团教练兼商运。

1926年入乡办农村小学，任农运。县农负责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为安友石。

1927年调锡总工作，任纠察总指挥，响应党军，公开活动后，任锡总纠察组织部主任之职。委员长为秦起同志，团体负责为张佑人同志。K·M·T反动，委员长秦起遭惨杀，余幸免其难，偕安友石同志等亡命海上，省委关系不易发生，遂脱离迄今。

1928年投浙公路养成所，学充司机，惟行动只有个人耳。

周愚人报告

(此信头尾莫有署名，兹将原件一并交阅，请注意! ——抄者注)^①

二月十七日

①此系原件抄者所注。

团浙江省委致党中央书

——解决党省委纠纷问题的意见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①

云光兄：

兹转上浙团省委来信如下：

目前浙江党省委本身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反有日趋恶化和影响到下级党部及整个的工作的危险倾向。兹简单报告如下：

(1) 卓兰芳、周志康先后放弃工作，自由行动，消极的脱离省委。

(2) 李硕埙请求离杭，表示工作无兴趣，省委亦早已正式面告（当时团无代表出席，故对此事先未能参加意见）。

(3) 康平请求离省，说不可能时宁可离开省委，在外县担任部分工作。

(4) 昨日讨论派人赴中央报告及要求解决省委组织问题时，会中以须全体来中央开联席会议，以常委中无人可以单独代表全体意见为理由，讨论很久，无具体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结果。

(5) 甚至有同志主张于省委本身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暂时中止调外属同志来省，以免接受坏的影响。

似此现象倘不迅速解决，浙江党省本身必成很大的问题，不但团无法接受党的良好而正确的工作指导，就是党的本身也要受着莫大的损失。我们对此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于昨日党常委会议讨论，派赴中央而发生争辩时，团代表特郑重提出以下的意见：

(1) 目前浙江党内问题显然不是什么政策和工作意见不同的争执，而完全是个人意气和成见的争执，这是非常简单而容易就地解决的，如果因此而全体放弃工作赴中央，团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完全不同意。

(2) 目前党省委本身问题既为意气和成见之争，但意见和成见之形成的原因，为互相隔阂及不能建立互相批评的精神。目前对于此项问题的解决，只有大家鼓着勇气，拿着无产阶级铁的面孔站在革命和工作的立场，将一切的问题公开提出互相批评，从批评中把一切成见消灭下去。

(3) 团目前对于党任何方面的成见均认为不满的，因为这都是直接或间接要妨碍工作的发展的。团站在工作方面要求党即日解决此种不必要的意气之争，使团能在政治上、工作上接受着正确的指导。

嗣后双方意见虽稍接近，同时也只可说是暂时停止争执吧了。但康平声明，公开批评也恐怕得不到好的结

果。最后团的意见是：各方面彼此不满的意见，可均由书面提出，下次专门召集一次批评会议。但据我们分析，党省委内部彼此成见甚深，恐单独又难以解决，望转党中央请注意之，因此次能解决固好，若不能解决则影响当更大于目前了。我们的意见，最好当批评会议举行前，党中央要派一专〔人〕来参加。兄意如何？

鉴清

二月廿三日

郑馨谈浙江省委 内部纠纷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三月七日)^①

浙江省委自庄文恭担任第一任书记，一直到石心代理书记，可以说没有一个时间省委稍称健全。尤其是最近数月来省委内部闹纠纷，全省工作大受影响，差不多各处关系断绝，目前究竟有几县有经常工作也无从知道，实谈不上六大政策之运用。事实上六大决议案尚未传达到各县去。长此下去，就是革命高潮到来也没力量去推翻统治阶级，怎能促成革命高潮到来?! 现在中央召集浙江全体常委来沪讨论解决浙江问题，我希望所有纠纷都在这次会议中解决无遗。我相信所有问题在这次会议中一定是解决了的。

我对于这次会议解决浙江问题有如下之意见：

浙江工作弄得一塌糊涂，不是省委一二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省委的问题，省委诸同志都要受相当的处分。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我今将我所观察到的省委同志的错误写在下面：

省委对下级党部不加指示，任下级党部将错就错糊里糊涂去做。温州当斗争激烈的时候，永、瑞、平三县报告送出（省委令送上海某地），交通转去没有一点指示。我到浙西担任特书，在四个月中间，只特委工作大纲省委加以批语和指示，另外给建德一纸指导，其余特委对各县工作指示和各县报告都有带给省委，但省委没有只字指示。

省委同志没有勇气工作，个个书生，只令下级党部建立城市工作基础。偌大杭州市为什么不将工作建立起来。省委诸同志非特不敢接近群众，并且不敢接近同志，对支部同志隅以组织员。杭州白色恐怖并不十分利害，只C·Y机关破坏，工作就马上塌台。如发动斗争将怎样？久在杭州工作的足未离杭州一步的石心，到现在连杭州的线索都找不到，还有一二人知道的也不敢去找（文忠说的），这是不是不敢接近同志。

石心过去工作非代理书记就是秘书长并兼组织部，实际工作不参加，内部工作不整理。兰芳接任秘书长，石心交以两箱混乱的文件，我去接替，文件两箱仍旧没有整理，对各地交通没有建立，省委文件及中央刊物没有送下级党部去。秋收后发秋收斗争的通告，亦没有普遍的发。年关斗争通告，据兰芳说在杭州，省委辩论得很激烈，但是也没发下级党部去。政治通告、六大决议案，我担任特书也没有看见一个字，对各县可知。怪不

得缙云同志说国民党不能实行三民主义，我们来实行；遂昌农民说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大同主义。所有刊物没有送给下级党部去。

石心担任组织，各县来调人不用说“省委目前无人可派”一句，即省委调一二人做交通和技术工作，也调不到，所以技术机关长此停顿。就是过去有技术书记，省委同志都摆起架子给他们看，动不动处分，动不动秘书长去训话。这样技术书记自然站不住。扩大会议决案就不得等中央去印，印出来不知几时到下级党部去。

省委内部纠纷愈闹愈烈，兰芳因纠纷而走，志康因纠纷拟不返杭，康平因纠纷要到浙南工作退出常委，但石心否认省委有纠纷。如果没有纠纷，岂不是千好万〔好〕。事实不是如此。二月二十一日，省委第七次常会讨论省委本身问题，我和康平主张全体常委到中央开一次会来解决一切纠纷，石心和团的代表不同意。石心说：大家认省委内部纠纷严重，尤其是郑馨同志认为纠纷是解决不了的。我新来那知道你们的纠纷，只因听见你们个人的说话知道省委纠纷是不容易解决的。石心是代理书记都这样扩大纠纷，已很明显，不知道设法解决，影响到工作前途很大。石心须负责。

第九次常会，省委根据七次决议和康平的信开省委批评会。康平提出石心应受处分，文忠提出挽留石心。两人意见极端相反。如果康平那信不是事实，这是康平诬蔑石心，康平应受处分；如有此事实，自然石心要处

分。所奇怪者是文忠同志，没有说康平的信不对，只说石心不能处分，石心亦说他的错误还未到处分程度，所有就这样解决。

中央派陆沉来。我说陆沉来好，陆沉工作能力好。石心说：陆沉有什么好？不过坐在房里拟些计划做点文章（文忠也听见）。这样说根本不信任中央派来的人。你石心也是中央派来的，那只有你石心是好的，其余都是不好的。

经济不清楚。过去反帝特费工费没有分开来用，十一月、十二月、一月的团费根本不能报销。

徐英是省委书记，本来应在杭州主持一切，但省委东派西派，派嘉兴派浙西，他有书记之名无书记之实，这书记就长期给人代理。

上面所写的完全是事实，我当负责任。

浙江下级党部没有人，完全是谎话，积极的同志有，他们只看了去年扩大会决议案，于工作是不了解的，但可以训练起来。

我感到过去省委纠纷这样多，这完全是省委同志知识份子太多，此次省委名单可多提工农同志。浙江坚决的积极的做工的工农同志在四五十以上。总而言之，省委诸同志要根据事实予以处分。

郑 馨

三·七·

△△给永生的信

——关于浙江党被破坏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①

永生兄：

今日上午将杭州破获消息已告知兄处，兹将与来人面谈情形告知如次：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罗学瓚由其家中携一红木箱至康平处（学瓚住处久为房东所怀疑，学瓚拟于五月一日离杭赴湖，二十九日将房子辞去，携箱至康平处）。该箱中系浙江整个的文件，一年来之报告纪录均在其内，拟将文件检点一下。当时与康平同在楼上检点至四时半，忽有警察十二人前来。住机关之女同志（比较机警）适在楼下（此女同志即现在来报告的同学之妻，此同学系在湖州工作者），见状知情形不佳，即大声询问以何事，同时故意问他们是否捉赌，如属捉赌，请至隔壁一家，一以使楼上康平等之知觉，一以缓警察之心理。当时警察确信其言而至隔壁一家去。此时，罗学瓚已闻声至楼头探视，该女同志即以手势作暗示，但罗

^①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的。

不察，以为确系捉赌，稍一迟疑，而警察又返，该女同志即乘间混出，至另一同学处，告以消息，同时即回至住处之附近探视。据旁人之传说，一次捕去四人，一次捕去六人，该房住有警察看守，无法再行回去。至三十日，该女同学即至湖报告其夫，由其夫来沪报告。此事实之经过也。

至此次被破获之原因，尚未确知，但据推测，约有二说。

一、二十八九嘉兴银行被劫，杭州特别戒严，罗之红木箱，或引起人之注意与怀疑。

二、士兵同志之不可靠而告密。

此二说系大家所推测。

今日由杭济会来一信（在兰芳处，请兄处即去取）谓，被捕十余入，情势甚严重等语。可见文件箱之发觉甚为麻烦也。

此事发生后，杭州报纸均已排入新闻中，但均为浙当局所扣留，各报均停出二天，可见浙当局对此事之重视。

据郑馨说，此中文件，最讨厌者，内中甚多同志之名单，尤其有许多在狱之同志，因无证据而未判决，此次文件发觉，对于此批同志极大危险（此点关于秘密工作，应特别注意）。再，恐在各处工作同志，亦不免同受影响，但又无法通知云。

关于杭州工作，拟即令郑馨回去，并派王一仙共同

去，同时拟调人并去。王一仙本拟派浙西工作，现在要他先到杭帮助郑馨建立杭州工作，再去浙西。浙江工作是否需要再开会讨论，并是否同意上述派人去的提议，均望批复。

天民给中央的报告

——巡视宁波党被破坏后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央：

我离上海在杭住二天，便代罗同志去富阳巡视一次，化掉六天的工夫。因我曾在富负过责，情形比较熟悉，指导可切实际也。详细的报告，富阳县委负之，不叙。

二十四，离杭来宁，二十六才找到李同志利〔和〕邮政工人，从谈过去工作中得到宁波工作塌台的原因和现状。宁波党从连受省委二次万急命令暴动，连次的失败和破坏，继以无动不暴的盲动主义的遗毒，宁波党也自动的准备过二次的暴动，也相继的失败和破坏。自过去到现在，继续破坏机关二十余次之多，因之活动分子牺牲和被捕殆尽。就是几个漏网之鱼，也归失业。失业问题没法解决（过去负责同志被难的，父母流为乞丐），党的组织解体，同志消沉苦闷害怕，不敢动，只希望 C·P 的到临和军事阴谋的幻想（邮政工人说，我们该组织红色恐怖团，实行杀一警百来镇压白色恐怖。又说，过去省委不听我们的话，不用江阿兴来做像朱毛

的割据)。受过巨创的宁波的党，目前就要他负起斗争的领导任务来，会使宁波的党永劫不复，旧同志会逃到九霄云外去，新组织也没法去产生。因之宁波目前工作主要任务是：推动同志革命情绪，洗涤过去盲动主义和超群众工作的遗毒，把旧有同志编入组织，加紧教育工作，由旧有组织线索找新的发展，尽可能的解决失业问题，设立济难工作，作同志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充分供给刊物通告给同志看，以资鼓勇。这是目前宁波工作的主要任务，但须有耐性的艰难困苦的经常的干下去，不求速效，才能把工作干得起。因宁波过去的牺牲太大，党的工作长期的停顿，同志离开党生活太久，消沉害怕的现象很普遍，因之我决定多留几天，每个人想都去谈一次话。

天民

郑馨给中央的报告

——浙江省委被破坏的经过情形*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①

中央：

我于十二日来杭，下车即去支部找同志，同时找到中学。此间破坏情形详告于下：

文△、康△在狱有信出来，他们的信摘要如下：

一、促郑△即刻来杭建立工作；

二、重要文件遗失，须由郑△设法通知各县，重新建立各县与杭州市关系，最好即刻派人出去通知；

三、此次关系破坏，品珍须负重大责任，即不是他告密，他不能挟文件而要钱。

另外还有一封信，是△△致他的同乡的，大概在狱还不致有生命危险，他两要钱，已用去拾元。浙江去年及今年捉去重要同志不少，每个同志捉进去都有重要文件，但敌人未尝枪决一个。这是浙江统治者对共党特别的处置。

市委已于十三日召集谈话会，决议写在下面。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一、此次破坏如果是品珍告密，陈△△留此工作，他未是有线索可寻，一俟富阳农民同志调来，另调志清另处工作，市委仍旧三人——郑△、王△△、陈△△。

二、此次铁路工人名单拿去，已证实统治者对工人不加速捕，令做侦探，功以赎罪。这样只能与楼谈话一次，一面请铁总顾同志重新写介绍信来，因为上海介绍来的五六个同志名单上是没有的，就此成立铁路支部。其他如学生、女子、林〔灵〕隐、岳坟、军警……无恙，照常召集开会。

三、对各县即刻派人出去，中学预备巡视萧山、绍兴两处，须为党做些工作。

1.建立萧山县委与杭州市的关系，令瞿同志即刻交代县书到杭州来，由杭州市介绍到湖州去。

2.建立绍兴县委与杭州市关系，并与曹△△谈话一次，如有必要，令曹来杭一次，与杭州市谈话一次并接洽工作。

党即刻派人到富阳、诸暨去建立两县与杭州市关系。嘉兴先杭州而破坏，不派人去。其余德清、宁海党没有什么基础，在沪已有信给他们，暂不派人去。

中央巡视员目前不必派来，即来也在杭州吃饭和白相，一俟杭州工作弄出头绪来，与各县关系发生密切，市委函告中央，中央可即派来。现在仍请中央物色得力同志做浙北巡视员。

机关破坏的原因：

这个机关建立迄今不到两月，本来是我和一个省委秘书陆△△住的，是文忠去租的，因为之青有家眷，就用之青的名义去租。省委闹纠纷，石心去，机关开始建立，预备建立平常的机关，拿大部份经济用到各县去，这是省委会的决定。这时，中央来信调全体浙委上海去，根据中央信开了谈话会，文△、康△、△△来沪，郑△留杭主持一切，并与各县来人接洽及答复各县来信。这样建立两个机关都有给人疑心之点。秘书处木器漂亮，但没钱不能举火，当点衣物去买点饭来吃。常委会有个工人搬去住，没有木器，不能开门不能做工。这两机关过这样生活二十余天，秘书处在文忠等出来，警察来查一次，他们来侦探，又来查一次。康△说侦探是贼骨头，不是侦探。我说如果不是侦探，一定是隔壁嫖客走错了门。这机关本来市委不要，1.房租大，2.是陆的名义去租的。因为当时市委没有钱，不得不暂住。在省委赴沪期间，浙北绍兴有人来，湖州有人来，富阳有人来，萧山有人来，都住旅馆来与省委接洽，恰好文△自沪来说，中央要调各处负责人去，就将这数人到上海来，这是省委赴沪第一批各县人来。省委在沪月余将要回杭，而温州李铭来，兰溪黄△△、陈△△、陈△△、徐△来，陆返说康文二天后回，△△返又说他们两天后返，终于经过一周余才返。他们住旅馆的开支，由我借西借东拿钱给他们。同时还有桐乡詹△△、台州邵、王等来，要求省委派工作，不是为工作而来，省委没给他

们用费。

文△唐〔康〕△反杭开了省委会。郑△病，工作由陆△△代理，徐△△调任交通；黄△△给路费赴衢找职业为党工作，陈△△给路费返兰工作，詹△△给路费离杭去找职业。这样决定，由文△去告诉兰溪四个同志，我送路费给詹、文△去，当四人的面公开的告诉他们——省委的决定。不数日，品△的女儿从兰溪赶来，说兰溪通缉品△。品△向省委要求工作，说不能回去。省委令我去回答说，同志要职业化。我说即志△东△留此，亦在此找职业，一面为党工作。去年兰溪通缉数十人，大家都自己去解决生活，党有什么钱呢？他说这样我家里五六个人不会生产，一定会饿死。他这样叹。这时大家认定，兵士×动了周琦有危险性，詹△△不走有危险性，台州邵有危险性，品△这样也是不好的表现。于是由我和邵、詹、陈谈一次，康△与周谈一次。我去和邵、詹谈话，邵只要求路费返台州，这时省市委没有钱，詹只要求再给两元，三十日决定离杭，言时泪下。市委没钱没有给。与品珍谈话最久，指出他过去的错误，一个党员不应当这样，说了一大批。他还是要钱，他和邵、詹要钱不同，他身边还有十余元，回去路费是·有余。经过这次谈话，他的表现仍如此，我知道他没有用了。他最后向我私人借钱，我说天气这样热，我还穿棉衣，有什么多钱呢？他仍想省委给钱。

品△去年曾做了两件错误的事，浙西特委与以警

告，他完全接受，后来工作也努力，但党仍旧是察看
他。浙西特委破坏，省委没有人派去，兰溪农民只他是
来过杭州的。特委常委严△△房屋被敌人烧了，数百亩
田被没收，他的弟为革命而死，他又被捕下狱，他数次
催品△来省，与省委接洽，一面向省总要求五十元给律
师做呈，可免生命危险——严△△经过五次刑审，一句
不供，西樵且亲去审过。后来严与兰溪四十六个豪绅对
审，结果只五个豪绅说他是在场指挥暴动，这样严请律
师到狱谈话，律师要六十元可免生命危险。我对文忠说，
文忠说无论如何要济会给。但济会决定兰溪每月五元
救济费，对兰溪同志说没有钱，固然五十元即拿来也
不交品珍带去。但济会对这样同志漠然，非特品珍对党
怀疑，即其他同志也不满。

还有，浙西特委向同志筹款作浙西代表会用，以后
特委破坏，此款品珍拿去用光，他受兰溪同志攻击。他的
叛变自此始——省委对此事还不知道。

省委两箱文件，是我和公任检好，目前是没有用，
因为省委没有保管文件地方——即秘书处。公任离杭，
我就将这两箱放在可靠的同志处，在一个月间搬过一
处，这时放文件的同志要别处去，请我们拿回。大概是我
离杭那天——四月二十九——守仁同志的外甥，也不知
谁就将这两箱文件拿到自申旅馆陈品珍处，品珍正因
省委不给钱，就挟文件向省委要求二十元。文忠气闷，
约品珍武林第一楼谈话，站在党的立场批评品珍一顿。

不特批评已经斗。品珍问文忠，文件拿什么地方去。文忠说拿我自己住处去。珍说，好！好！文忠文件拿到我住的地方只几十分钟，而警察来了，机关破坏。这次破坏谁都推测是品珍告密。

康平为甚住我的地方，因为未赴沪。他已租好一个地方，他过一个多月来，定洋没收，暂住省委秘书处。

这次所有文件失光，大概康平、文忠正在检文件而警察来，否则如何地板下的东西也拿去。最主要的通讯处——各地还××——各地报□□省委记录，铁路名单。

品珍已回浙西，听说半月后还来，我们对他当有相当准备和处置，请中央给我们手枪一枝，至切！

现在机关一个也没有，要重新建立。虽然建立不象从前那样好，但即五元一个押租也不少。

交通机关也要重新建立。杭州本来有两个交通，一走浙西，一走浙北；湖州交通也去过。他们四月份生活费房租是市委给的。经过这次打击，两交通和志清弄得没有饭吃，东三怕中央对杭州也如省委对浙西一样，两三月不派人来，在杭饿肚皮，乘小船回去了。现在拱宸桥想建立接收刊物处，根本没有人没有钱。现在只有一个走浙北交通，他的新租房子押金和生活费已由市委给他。这样，四五两月交通费都是市委给，四月份给多少，康平经手，我不知道。兰芳！你是交通主任，这些事究竟怎样办？通讯处已不适用，明后天即函告。培之

寄来函已收到，还未洗出，因大家都住旅馆，未有妥当地。据中学报告，在杭州市破坏前，各旅馆找去四个同志，大概是各县同志来杭接洽的，究是哪县同志，究未明了。不过最近各处 C·Y 破坏很多，并没报告来，不知党如何？

在二月份以前，浙省委决算□□报告不出。二三月份经济本来决定我一人管理，事实上是我和文忠两人经手，由我抄好二三月份决算，经过省委审查送给中央。而中央对于尚差一百〇一元七角五分，只给四十元是毫无理由。固然二三月份的钱完全拿来，并且没有做职工运动，浙江职运费也拿来有五十元，但四月省委等于存〇，各处来人都要开支，四月份未尝向中央拿一文钱。这四十元拿来给零碎账还不够，若□□元由市委给来，收条带给你们。中学四十四元，济会十八元，共六十二元，如中央不给，请中央直接和他们交涉。中学本来写信给你们，专为此款，因为他们匆匆出发巡视，未有交来。

写这在旅馆写甚不方便，写起上气不接下气，并且是在三个地方写的。

杭市委现在只有一个走浙北交通，你们东西送来，马上可以出发。他们住处已租好，本来今天搬进，因天雨未能。希望择一交通走湖州、杭州、兰溪，如市委有相当的人，当然调来，但是希望你们自己物色。交通须从工农同志中选，沪杭来往可坐四等车，每月多走几次

——四次——为好。拱宸桥接收刊物当然由市委设法，现在没有人去住，惟有另外想法子。

我们的接洽处……普通同志不能来这个地方。同志来此放一封信，我收到信即来找。通信处已弄好，但我现忘却，明天函告。

杭州市委现在三人：郑△、王△△、陈△△（农）。王，一时不能调到浙西去，一俟经过一个月开了杭州市各支联席会时再说。杭州是否需三人俟一二日后做杭州报告给你们看。诸暨已破坏，党的情形还不知道。诸暨无论如何不要派人去。富阳自郑△△去后工作停顿，我们拟调孔继先（宣平同志）可否。他在富工作，离沪杭近时□可以得到训练。萧山瞿同志当然会布置好来杭，转赴湖州，萧山工作不必顾虑。绍兴虽然工作不死不活，如果曹同志……受批评……工作也有人……先各重要地方，请物色同志去候杭州市与嘉兴发生关系，即须派人去。我在沪听组织部说在中央担任发行工作的……可否调嘉兴工作？

浙西已去信调欲建、嘉木、天沉同志来，一面另防品珍反动。

浙江各处都未找得工作路线，还是在盲动和不动路上跑。浙西宣传暴动……浙南、浙东、浙北则不动。工作在两极端进行。这因全省寻遍没有一个产业工人同志。七千多同志，不是工人先锋，且不是一盘群众先锋。如果七千都是布尔塞维克党员，统治者要天天发

战，浙江弄到这个地步完全是……^①

郑 馨
五月十六日

^①省略号都是原件上的。

民字通告第三号

——有关象山、宁海、
黄岩、温岭等县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五月)^①

这次在宁波患伤风，幸不甚重，故于五四离鄞。因台州通信处接洽处没用，到宁海想找叶其△同志找线索，路过象山县属之石浦，遂去找组织，谈话的结果如下：

象山 机会主义、英雄色彩和依赖上级的观念非常浓厚，△△△倾向虽非常热烈，四处找省委，但因找不到关系，工作就停顿起来，不能自动去继续工作，从工作中找方法。我对他的……，目前的：……分别谈话，编入组织，加紧努力中心工作。城区……店员……，小门(?) 岛……，……卫的雇农及其他盐民，同志的△△，注意△△加紧群众工作及小斗争。因人数少，县委不能成立。

宁海 七日到宁海县属之海游镇，找到叶其△同志调查情形，叶同志离沪来宁后，并没到支部去过，非常

^①此年月是文件戳记上的。

的害怕，天天打牌。考他的环境……并不认识他，所以宁海还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不得不召集一次活子会，成立临时县委来恢复工作。临时县委工农各一……宁海党过去建筑在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身上，只是数量上好看，质量是没有的。由和平发展爆发亭防〔旁〕暴动，完全走向极端，所以一失败便塌台。且这次暴动是依赖土匪的，几个领袖是英雄，军事阴谋，并不是……盲动军事阴谋观念还在同志脑中……党和群众组织分不开，支部工作更谈不到……

黄岩 ……党还是建筑在几个县委身上，如果发生问题，组织马上会塌台。命令强迫斗争，这次抗盐厥是强迫群众参加，不参加要烧他的房子，上下级同志感情不对，没有自下而上的艰苦工作……和平发展……只有从事宣传组织云云。支部开会太拘板，引不起同志兴趣，太严重，太命令式，致同志望而生畏，不到会。……不注意城市工作，虽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负责同志能力强，且肯刻苦的干，更能虚心接受批评。……指示：（1）捐募款项救济被难同胞；（2）宣传盐厥虽暂时停办，反动的统治阶级剥削的野心仍未死；（3）指明这次斗争的胜利；（4）揭破反动派进一步勾结当地豪绅及分化我们的队伍的阴谋；（5）要盐厥永久取消，必须在我们坚决的奋斗和强固的团结。对内的：各支部派人去开会，指出这次斗争给我们的教训：（1）强迫斗争的错误和说服的必要；（2）土匪△△的观

念；(3) 事先没有鼓动工作；(4) 争斗没扩大和△△
……

温岭 在黄岩县委中碰到温岭县常委，才晓得县常委中冲突非常利害，已走到塌台的地步。因为常委中的农民同志自由行动去做绑匪工作，且带七八△△，不受党制止。且宣传……的不好，……反动统治发觉△△，同志△△△对党△△△信仰，另外县委同志怕他来打死，不敢工作，所以……①

①原件不全，空缺号和省略号是原件上的。

徐春辉巡视浙西各县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①

永康

A.政治概况:

1.永康东接仙居、缙云，南邻缙云、武义，西与金华、武义为界，北至义乌、东阳为邻，人口三十万，城市户口二千，镇市则有芝应（属游仙区，户口约千余）、唐施（户口千余，为太平政治经济中）、上芝（即象珠也，有千余户口，经济尚称集中，该市属太平）、桐琴（属长安）、左〔古〕山（属久和）、里溪、石巨街（属合德），皆为各区之中心区域，且为各县往来之要道。境内为括苍山脉余势之漫延，山多田少；永康流自缙界，经武义、金华会合于婺江，水涨时，乘舟可达金华，稍退天晴，江水乾涸，交通甚为不便。民性强硬，历年祈讼时有所闻。

2.省防军共有六排，芝应镇、古山、长安区各一排，城市三排，后有营本部驻此（去年由义乌移来），

①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的。

枪械皆备。警察区域有六十余人，芝应有警分局，警察二十余人，武装残缺不齐。保卫团在冬防时，芝应由豪绅商人招办四十人，古山三十二人，吕南宅及四路口四十人（同志占三分之二），唐施二十人，象珠二十人，桐琴四十人，武装皆属土枪，后有里溪、于溪头等处，豪绅雇用地痞流氓守夜月余。现因经济不支，和人民的恐声（强奸盗窃）业已停止。唐施、象珠一班豪绅地主因受革命空气的激动，准备着改进，藉土匪共匪为禅向县省要求木壳武装，犹未许可云。

3.全县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分为二大派，一为实业社分子，皆为年老的古董；丽社分子多系恶化青年，在民十一十二时，为争投票，夺取政治权，已有组织。两派向来冲突，丽社势力不如实业社，故常时失败，后来或而分裂，或结合，始终被实社所屈服。民十四，民党势力及于浙，本党同志时皆在民党工作，旋工农皆操本党之手，力量在客观上看来，是非常充足。这时实社和C·P为争取县党部，累为C·P指导下的工农群众所屈服，一般丽社分子皆欲投机本党，欲藉以扬眉吐气，故一时丽社分子皆向C·P路上跑。但到现在，丽社分子旧性复萌，专为私人造势力，党的不严密，和许多地〔方〕破坏不振，丽社分子不无重大关系。

4.县政府和县警局是冲突的，县长是受实社的胡介定所包围，警长和实社是反目的。县政府的科长、科员、秘书在外赌博，屡为警长锁来，据说警长是蒋系。

最近县党部常委胡继棠（实业社）为强奸事情，强迫警长给他×理，警长不采他，他便把警局打毁。后警长向省方控告，胡被通缉，应永远开除党籍，自然丽社要去勾结王警长。然将来是否可能恢复其旧有势力，尚在意料中，不过对投机到本党来，很有叛党的嫌疑。这是要注意的。

5.在象珠、唐施一带，有产权联合会的组织。在合德乡，王新波也有同性质的国民党区党部。在城市有教育界的结合，把持各校及教育局（或许是实社的支部），在名义上为学界联合会、教育研究会，但他们都无甚力量，只靠投机于政治活动之下，去干一点勾当。

6.捐税方面，近来增加的非常利害。本来钱粮只有四五万两，现在什么特别捐、征收税、自治捐，加到二倍半，屠宰税每口猪由一角增至四角四，粮米南货……什么都加重，所以如飞的腾贵起来。我听到个农民说：“民十五到菜铺买一贴做菜酒的菜，只要三角多钱，去年年底原方去买，便加贵到六角八分”。又说“至温州去买盐有二十斤多，运到永（康）只运七斤或六斤半，这显是捐税和要人的狠心！”

7.村里制有组织的的地方多，没的少，有些地方把我们同志当选起来。不过永康的村里制全无作用，群众脑中也无观念。

8.教育方面向皆腐败，教育局及城乡小学大部分是实业社所支配，故在城中永中及一小，过去常有“打倒

杀土豪劣绅的共产党”的标语发现。然而一般有勇气比较青年脑中已在对敌，正在彷徨歧途，莫知出路。象这次反帝运动曾和几个教员反目，专找我们同志谈话。但在乡村里，有几个学校仿佛是豪绅的办公处，但在我们指导下也不少。

B. 经济概况：

1.土地多属宗祠的多，所有二三百亩田地者，全县不得二十人，自耕农亦占大部土地。粮食供给本县有余，粮价比缙、东、宣……等县比较低贱，每年运经缙云、东阳者，颇为出口大宗，然全县占多数的贫农雇农和手工者，每至春荒无处余米，皆为豪绅把持故也。近来农民时发平糶，禁止米粮出口，清理宗祠公款，粮价渐形低落，运往他县者亦日益减少。

2.佃租普通每亩贰百五十斤左右，在义和、长安……等区，有些地〔方〕还有严刻的包佃制，近来有许多地〔方〕受到革命影响已经取消的也有。减租运动大约全县都有过事实上的行动，尤其游仙乡是普遍的做到过。

3.雇农工资，每年最高约四十元，零工平常大约大洋二角，忙工约二角五分、三角。木匠泥水等较劳苦的工人，每工约二角至二角五分，徒弟三年白做，或只有三四元不等，半作照七折或八折，折利是包头拿去。裁缝每工约一·六至一·八角，徒弟半作，也照样的打折。城市女子织袜工人，每双袜两分，厂主每月要收油

灯杂五角六分，织针断脱，要赔大洋二角（本来买来只要八分钱就够），并且厂主看中那个女子，才给她的线纱，她才有工做，有钱可赚，否则便停工。农村的妇女只在家烧饭、扫地、做鞋、打草履，供给男子日常需用外，再也不治生产。城市的染业工人和普通店员，每年只有工钱五十——六十元，学徒三年只给他十——十六元，半作二十——三十元。轿夫单靠地主资本家豪绅吃饭，他们的工金也特别比别的便宜，码头工人以批物多少距离为标准，大约在店行中的生意每担每里只要几十个铜板。

4.大部的佃农、贫农除相当在家替人做工赚钱外，多出门做打锡打铁的〔生〕意，每年约正月抄出去，三月底四月初转来种田，至八月出去，到十二月转来过过年。还有一部分农民专靠赌博、贩卖违禁品为生。有一部分贫农往温州去挑盐，挑到缙云、永康来卖，一不幸为盐兵察觉，盐夺取还要罚钱。

C.党的组织概况：

1.数量上向无实在统计（现在办理登记，将来必有正确的统计）。据近来各区的报告估计起来，大约将及二千人（C·P、C·Y合计），C·Y约占2/10弱，成分以佃农（兼做手工业）为最多，流氓次之，雇农、自农又次之，智识份子占十分之一二（约二三百人），工人分子全县不到四十人。支部在去年十二月初三扩大会议的计算有百四五，现升太合区新发展二十余个，武

平十一个，各区均有新的发展，约计百四五十个。其内容及支部生活如何，兹分区述之：

a.游仙——全区党员约一千左右(党团合计),C·P支部三十八，C·Y二十左右。C·P区委已组织成立，尚能指导工作。区委分子：智识四，农民二，妇女一，C·Y区委由县委临时指定，小学生一，小学教员一，农民一。支部能自动开会，讨论政治经济环境及工作问题。只有练结前山羊数处，因受白色恐怖及职业关系不能召集开会有十数处。至于按期开会，定要有人派去，并且认定几人及所谓省委特委者。党费皆不能照常收纳，有数处比较还好的，或收或停收。有几流氓支部，甚至绝对不能召集，连支部等于没有，同他们谈起话来，又都是破天荒的大话，或是抢偷的要求。

b.升太区——从前只有十个支部，因政治地势关系，县委决议把二区合并起来，但到现在发展三十多个支部，仍旧没有分开，因为一般同志的心理，觉得合并好，比较便利些(因太平人数多而干部人材少，升平人数少而干〔部〕人才多)。C·P区委已成立，此次改组，把健全积极分子提取进来，所以很有相当指导能力。C·P区委已成立，C·Y亦成立，成分农民多，智识只有三人，店员一，全区同志约四百以上，C·Y占七十人左右，成分农民占大多半数(开山的山农和完全没有土地的做零工或做小贩的贫民)，佃农占四分之一。最健全的支部有金坑、石头坑、八元坑、长田……

十余支部，皆能自动开会起核心作用，领导群众斗争，讨论并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也不要区委十分积极领导。有几个支部全部为流氓，行动极不正确，往往跑出党的纪律、秘密……等一切之外。余皆能按时召集起来开会。该区干部还好，训练也还正确，精神上比游仙健得多，只因游仙历史长久，群众受到革命的宣〔传〕和训练深，故群众以游仙为觉悟些。但该区近来进步很快，将来的希望定然很高而伟大。

c.武平——历史很短，过去只有三四个支部，但群众的经济背景特别比较苦（因为人口多，山多田地少，土地集中）。自正月间会议，县委主张积极该区和义和二区进展后，始竭力深入进去工作，旋群众要求解决“赵案”，该案解决后，支部之发〔展〕骤如潮涌。现支部有十余个，同志二百多人，成分多系贫农盐民为多，佃农极少。区委已成立，尚肯尽责任，但定然不懂工作路线，因为训练的时期〔少〕。支部皆能召集开会，但须按期派人去，一般普通情形，对于主义、秘密、策略都莫明其妙，但晓得反对豪绅地主而已。不过一般同志的精神是很可嘉许的。C·Y只有十余人，现组织一特支，待有相当发展再行分开。

d.合德——全区支部八，人数百余人，C·Y支部未分化，C·Y团员尚没有调查过。区委久经涣散，现已重新建设转去。同志成分，佃农贫农为多，智识份子和雇农占一极小部分。支部较健全的只有河南、于溪头

二三个支部，尚能召集开会，自动能够讨论问题，去做工作；如江姚完全是流氓意识的结合；里溪、石巨街……等二三支部，不生不死，几及半年没有开过会，而且消极恐慌的了不得。新的支部发展也有两三个，尚未有报告到县委来过。现新区委成立，已从事整理和找寻新路线矣。

e.义和——支部十余个，C·Y 只有一特支。健全的吕宅、桥头浜二支部比较好，但须要派人去才能召集开会，工作是不十分为干。人数……算起来也有二百多人，流氓占八十多人，一般知识分子反恐吓同志参加开会的危险和入党工作的可怕，他们自己连什么党的命令纪律……等也不管，群众方面什么宣传和空气也没有。最近党尽力设法进展，吕南宅一带很有工作路线，自吕开洪被捕，这线索又被断决了。

f.城市本来有工人支部四个，知识分子支部一个，党员四十余人。自黄锡畴同志跑开以后，便没人知道。近来我去找过一次，可两熟识被东家停业。至于知识分子，他们的是赌博找爱，别事不管，名义上有一个支部，几乎半年光景没有开过会。今年罗若钦同志（他在去年三月十八被捕，至年终释放）在徐氏小学任教，对于永中第一小学……等校又找到新的路线，给他们组织了学生联合会，这次检查日货的反帝运动是学联会做中心，同时还联络了一小部分的工人和兵士。现在永中里几个积极分子已被组织了支部。

g.长安和承训。从前长安有 C·P 支八，C·Y 支部三，同志九十余；承训 C·P 支部有八，C·Y 尚没有分化，同志七八十人。长安因倪案发生，承训因分配宗祠组谷，白色恐怖极严厉的压制，几个领袖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一般支部组织便骤然瓦解。并且，他们这两区的组织，只在本区几个领袖知道，从前县委乐于安逸，也总没有去过，所以现没人可去找到。现在长安还略有线索，只有桐琴、桃花塘、杜溪……等支部，还可找到，但其中也只留下极少数的同志，逐能承认了党。

D.各方群众状况：

a.农民运动，过去是在 C·P 领导之下而组织农协，自停〔止〕民众运动后，大部分的农协就解散了。本来永康农会有二百七十五个，农友即一万七千多人，现在只有游仙三十几个，太平十余个，合德一二个还能存在。义和及游仙现在县农会派应长生（同志）来登记，可是大部分的农会（三十余处）已经不接受县农会的主张和领导，只自动的站在本党一方面来（此种农协中心干部多系 C·P）受本党的指挥。他们的组织最完全的为练结、金坑、前山洋等处，把农会分为佃农、雇农、青年、妇女等部，各部规定各部章程（如雇农部规定零工每工钱多少，佃农部规定交租撤田法则），如遇佃业纠纷，地主强制撤田，他们自动召集数村联合会解决。对于政治活动的依赖性，差不多不大为发现。

他们自发和受 C·P 的影响的斗争，屡次现出来。如去年武平农民因年旱不肯交租，四路等处农民自动向地主找租，今年如农村的农民反对撤佃和为召田起诉，时〔有〕所闻。有些固然胜利，有些因为没有好的计划和组织，屡至失败。至于一般怨恨苛捐杂税，一种痛苦悲惨而愤激的呼声，到处都有的听到。

最近如武平群众怨盐捐的苛刑，而来要求 C·P 助他们杀盐捐局的大董事赵岩云。芝应地主向游川塘农民撤田，在 C·P 领导下号召六七村农民群众援助，一部青年农民的情绪更高涨热烈，结果看兵士同志（该地主来召田有省防军带来）面上，没有闹出事来，只把田种了就算了。

又如在胡坑群众八九十人，在同志激动之中，向豪绅清理公款，收回公产，赶走豪绅的中人，夺得宗祠管理权和清理出许多公款，收回三四十亩公山。经过许几些斗争后，群众的情绪更高潮，更相信自身力量。

又如于溪头农会没收了地主管辖下宗祠公款，虽则领袖俞春茂（农民同志）被捕，看守一月，但这三四百元的公款和宗祠管理权已被群众夺将过来，而地主则逃去而不敢回家。最近盐民感觉政治经济的压迫都找出路不得，虽则党吸收了（在武平）一百余同志，同时主张秘密组织盐民委员会，但终〔因〕指导力量的薄弱，不能积极进行。

b.工人方面，在城市染业工人百余，码头工人（即挑夫）二三百，轿夫百余人，女工一百余人，各业店员（下级的）也有三四百人，从前都〔有〕工会的组织，现在只有女子、码头工会还存在。三月里线袜女工，因受厂主的严刻剥削和压迫，反抗的情绪极高，自动主张罢工，屡向工会常委朱德梓、朱长新等要求（朱等本是C·P党员），党也曾派人去指导，告诉她们许多要求条件和答应她们许多援助的要求。后来朱等避自己的嫌疑和饭碗问题，用常委的头衔把罢工风潮消灭下来。

c.士兵方面，有支部两个，驻城省防军的连长也是同志。他们的工作是拉笼下层兵士的心和怠懈士兵捕人的精神，故自去年下半年十月间有组织以来，这军队未曾有人拿去过，就是来拿而竟给他拿去的，只是别一连人。他们若得消息，马上便出来报告。

d.学生方面，城市这次参加反帝运动的学生实际只有三百余人（总计有一千余学生），而尤以永中、一小、徐校为多。本来同组织在学联会，此刻又主张新组织反日联合会。乡下如培文、青山、绒×……数十校，皆在本党手里，皆受到C·P的训练，学生都能给我们唱歌、宣传，但起过政治经济作用过的，只有培英、培文、青山等……校。如青山的学生闹道场、打毁菩萨，一方面农民去反对豪绅愚弄群众的侵吞公款。最厉害的如去培英、培文两校驱逐校长（为校长捕去，反对校

长)致罢课到两月之久。虽则学生领袖应彦希两次被捕,他们仍继续下去,教育局设〔没〕法,只得把学校停办。培英(在芝应镇)校这两班小学生,现已毕业,他们还时常在那里发宣传品,贴标语,和豪绅去斗争。今正应朱发和应彦希冲突起来,他们都来助彦希去打该豪绅(因彦希分贴传单,揭破朱发侵吞公款,把持培英校,任用奸妇为教员,故致冲突),结果该豪绅见一班市民皆信仰彦希,只得逃到外边去。又最近来培文的学生,驱逐反动教员夏大川的择师运动,致全校罢课,结果立占胜利。

义乌

A.政治经济:

1.东东阳,南永康,西金华,北浦江,皆有大道可通,唯至永康要过山越岭;土地多而山少,人口二十万,城市户口两千;境内有两江,皆出自东洋〔阳〕,一经佛堂,一经县城,会合而流入于金华江,平时可通舟。东乡之卅〔廿〕三里、苏溪,南乡之佛堂、田心,西乡之吴店、吴亭,北乡之柳村,皆为政治经济之中心,户口皆千余;而佛堂尤为繁盛,户口二千余,为县城所莫及。

2.省防军驻城中有一排,佛堂一排;警察城中四十余人,佛堂二十余人,皆有枪械。

3.豪绅地主皆无组织,皆不过为社会环境所迫而自然的拉拢,形成一种结合。国民党员极少,全县不至二

十余人，恶化青年有第三党之组织（县党部的执委本是同志，现跑入第三党为义乌柱子）；西山派亦有组织，不过几个拍县长的马屁者；国家主义派也有组织，较之别有相当历史和基础。

4.豪绅无武装，农民方面土枪很多，快五木壳也有，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本党之下的。去年冬防时，在乡村各重要市镇，曾有保卫团组织，武装皆系民间借来的土枪，至今春各处皆解散了。

5.村里制为全县民众所反对，因为民党拉拢豪绅的政策，所以到现在也组织不起。

6.捐税方面增加很高，钱粮由四万四千两加至二倍半多，人户粮米各物也加厉害。

B.经济状况：

1.土地多属宗祠，自农亦占大部份，地主很少，故其所占土地亦很少数。粮食本县自给有余，不够吃的人家约二分之一强。

2.各项农工的工资约和永康相近。银利通常百分之二十至二十四，须要产业抵押才可借钱。

3.佃农向地主租田，租额约百分之五十，普通都要包田制，即每石田借来种时，先要押租银一五〇——二〇〇元。

4.减租运动只在西北乡一带有实际的执行过，农会也只有这些地方有过组织。

5.妇女在忙工时要做蹈水、拔豆、割麦等生活。她

们的生产，除草鞋、蒲履等外，还有养蚕抽丝的好产品。义乌之丝，浙江最著名的一县，借出产不^①

6.有一部分贫农，专在兰溪、金华等处做船夫、挑夫、开饭铺过活，或做蓑衣的行业；又有一部分流氓专在这两县赌博为生，性质很蛮，常有命案发现。

C.组织概况：

1.C·P 在去年春间只有几个知识分子，至七八月才有发展，现在全县数量上没正确的统计，大约三百人不到；C·Y 约占四十人，全县支部共约二十余，能自动开会、讨论问题约四五个。

2.党的经济，只有党费和特别捐充用。自去年抗关捐风潮一起，中山中学有几个跑开，经济更困难（该教员姓冯的，他除自用之外，将全部薪水供给于党）。

3.全县党的组织上分西、西北（即香山）、北三区，区委皆成立。西区支部八，百二三十人，C·Y 支部二，同志十余人，皆不能自动开会，并皆恐慌不了，成分自耕农为多，佃农次之。北区支部五，党员十三人，皆属 C·Y，成分自农多，智分佃农次之。西北区支部九，同志百以上，C·Y 支部二，团员十余人，支部以柳村、前洪、王翔山为健全，能自动按期开会，能讨论政治经济工作问题。

4.城市支部只有一（中山校学生），共五人，皆

^①原文中断。

C·Y，其中有二个已为第三党所迷，所〔以〕脱离C·P的态度和言论所表现出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很坚决的，但已被监视。

5.其他如佛堂有二个，东乡有一个，总之不会发展。城市有店东一，店员一，凡不认承C·P。南乡和永康太平区交界处，由永发展的山上贫农支部五个，现没和义乌发生关系，因离义乌八十里，路太远反为不便。

D.群众运动概况：

1.群众没有基础，团自然没有，只王前山、前洪、杨村……等处有二三百个群众，对党很接近，不过也是支部公开主义的结果，而实际上是没有正确的组织。至农会全县都没有。

2.去年刘礼生勾结土匪、育？之介绍兵士、侦探？做土匪行动。后来事没结束，兵士反动，密谋泄漏，自己被捕，破坏了一个小学，通缉了几个同志，便完结了事。同时，刚又城市小商和乡间农民反对商捐，城市罢市三天，农民没甚影响，结果便失败，受到一些白色恐怖。西北二区的支部，直到现在没有恢复原状。

3.在浦江交界地方，有所谓“无敌党”，成份皆退伍兵士、流氓和贫民，人数二千有余，枪械（白兰林、木壳）共有四五百枝，其组织仿佛如军队，侦探去探每为所杀，省防军非一连一营不敢前去。近与本党发生关系，而且几个领袖也以为强盗生活不是正当出路，同时

极称赞本党主义和主张。但党方面没有相当的计划和人材去领导。

缙云

A.政治状况：

1.东邻仙居，南永康，西宣平，北处州，山多田地少，括苍山脉盘踞境内，交通四往皆有山岭。城居山谷中，户口稀少，不至二千，街道凉静，庶乎终少行走。

2.全县分三乡，以东之壶镇为全县政治经济中心，驻民约二千五百余户。南之芦膛，西之王必街，皆户口千余，为各乡至要区域。

3.军队壶镇有一排，缉私营四十余人，设警察分所，驻警二十余人。城中只有警察三十余人。

4.村里制有组织的地方很少。该县民性野蛮，人民脑中皆有梁山泊的反映，连女子也特别与各县比较强硬的许多。

5.豪绅地主没有组织，便是各种恶化的党也没有组织。国民党全县没有二十人。

6.保卫团在去年冬防时，也曾有组织过，枪械土枪、木壳、快五都有，出自豪绅自己拿出。

7.豪绅方面，土枪、木壳、快五都有，群众方面也是如此。至于土枪、大洞子是谁都有的。同志方面，有二三十枝快五，土枪也都有。

B.经济概况：

1.土地多属宗祠神庙，地主有三四十石田地者寥寥

无几，自耕农佃农占一小部分土地。全县人民，开山的山农和盐民石匠（此种石匠，春往严州、富阳一带，打石块为生计，至年终回家）占全数人口二分之一，足衣足食之食，十不得一二。

2.一小部分妇女都要象男子般的工作，甚至一年到头无间断者，如舂米，市上挑卖物件及田间生活。

3.山租甚重，每亩山田要八九块钱的押金，还要保人包熟，大约山租占全收量百分之四十以上。山间农作物以苞萝为大宗，他们所吃的一年到头都是苞萝，除二三月米的补充。

4.盐民到温州去挑盐，运至永、东、武等县来卖，大约每天可赚得二角钱。如遇运盐兵，给他察觉，盐没收还要罚钱。

5.佃农田租平均约百分之六七十，也要保人保熟，押租金。手工业和雇农……等各项工资，比永康要低得许多。

C.C·P 组织状况：

1.全县数量的估计，约三百左右人，二十六个支部，半数不明了主义和政策，只是一味的野蛮思想。只因训练很浅，故同志连什么一回事都不懂，因为过去都是吕天残一人忙碌筹转，自然力量上有做不到的地方。

2.支部普遍的现象，不能自动开会，不能讨论什么问题，你不同他说到那缴枪，或打省防军，或组织红军，他似话都把你听不牢。他们的疑问是：我们军队有

多少？我们是否有可以勾结仙朱土匪来抢一次？江西的军队还不打浙江来？你们是否可以活动武装？有武装便可暴动，人数的不成问题……等等的奇话。这是因为思想上受到周老八（民八九年，曾勾结朱缙土匪数百人打永康，打东阳，抢掠数百家，所到一空）余党的影响（有许多同志是周老八的余党），所以养成军事行动和土匪行动的深刻观念。

3.东乡分四区，区委皆已成立。石龙区有支部十，同志有百二三十人，C·Y占二十余人，其中有五个支部召集不起开会，其原因以C·P没有力量，和几个工作同志之消沉。北山区有支五，尚能召集开会，支部生活大约都相同的。壶溪区（即溪东区）有支部五，三四十人，皆对党很疏淡。溪西区支部亦有五，三十余人，皆能召集开会，比较健全。南乡有区委一，名曰南区，人数三四十人，开会时尚有精神，还能讨论问题，负责发展工作，区委也比较有指导能力。城市有支部一，共同同志十八九人，现只有三四人能参加支部会议，然其态度仍极消极。

4.区委都不能指导支部，便县委也如此，空有其名。于组织上最奇异之点，有数处支部与群众团体混为同一组织，莫为所分。

5.C·Y方面，全县共有四十余人，皆未分化出来。C·Y支部，精神上等于没有组织过。

D.群众概况：

1.群众有组织的在东区，有几百人，名义是弟兄会，但和党混在一起。

2.C·P 最早在石龙区做过一次减租运动，结果失败。其原因是领袖没有恒心，不高兴便站开，使同志大失所望。又做一次军需运动，出于吕天残个人的单独行动，后吕被捕，事遂止。

3.去年十月曾结合许多盐民和土匪（仙居人）组织反盐委员会，是赵×进入去干的（因他熟识），做过些宣传工作。不知为甚他自由行动走开去了，谁也再不知道内容是怎样光景。

4.最近勾结朱仙土匪，在城区、南乡和东乡做出许多土匪行动，造成一个恐怖世界。吕天残第二次又被捕，缙云工作遂大受打击，因而停顿。

附报告

在以下几县，有的被破坏，是恢复工作，有的不生不死，是振〔整〕顿工作。我只把政治及党各方面大略报告几句，勿见罪。

1.兰路〔溪〕:

a.现在白色不太严厉，群众仍安静如常，唯南乡和兰寿区、永桂、甘溪等还有一部分群众不敢回来。这几区除南乡外，同志有许多反动，如官塘、白步岩、寿南更厉害。城市同志被捕的，反动的反动，一点基础也没有了。

b.诸葛、翁家一带，翁练同志经〔坚〕持那里，现

在还算好，他还常去开会，新的也有四五个支部发展。游埠一带还有七八支部，精神还没有消灭，还有一种恳切的表示。(以上陈志清说)

c.又据黄廷杰和应宝兴说(兰溪水亭区人，刚从家里回到永康店里)，古塘溪童一带还有五六个支部，还是坚固团结在那里，现在应已回去恢复负责工作去了。应是个店员，在永康也工作的，他愿牺牲半年店务。

d.我在三月里也到兰溪过，永昌区有一带还有恢复的可能，但陈品珍反动，又有阻碍。

2.武义:

本来东乡有支部二十左右，北乡八，西乡九，全县人数约三百上下。C·Y工作在东乡已有相当基础，西乡北乡皆有特别支部组织，直辖临时县委。自去年盲动主义失败后，白色异常厉害，徐理富枪决，倪云台、洪先庆等负责同志先后相继被捕，徐乙威、徐营、徐云仲无令跑开，便势如瓦解。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二月，我和陈志清先后跑去三次，总不能找到恢复的路线。

3.汤溪:

兰溪同志避难至汤溪者，有二三百人，现为生计问题，都不管汤溪工作而跑开去了。尤其陈根土、徐东三跑开，便没有人详细晓得。

从前古坊等处曾有人发起，屡来请邱福祥去开会，邱延迟不往，及后该发起人被捕，兰溪又失败，便怕起

来，涣散下去。若在和顺等处，兰溪避难去的赵同志在那教书，已有组织。我前次找陆确中去找过，但因认他不到，他不承认。在兰背^①一带，陈根土等也有支部组织起来，但现在陈根土、徐东山跑走，没法去找。

4. 金华：

金华为八婺中心，交通便利，土地资本集中（如马鞍山地主有七千石田，城里数十万富的店约数十家，大部分是兰溪人的势力），人口三十余万，城市户口五六千，孝顺、傅村、岭下朱等镇，皆住民几千户。城市工人，码头、竹、籐、鞋、皮、女工等各业约二千以上，下层店员为数亦减于工人（一个朋友照工会的登记对我说），农民以佃农雇〔农〕数量为多，但工会农会到处没有组织。自停止民众运动以后，农民的生活情形和乌义^②相仿，工人店员的生活比永康好点。党的组织一方面，初中有同志二，高中有同志四，他们相互间各不晓得。工人同志名义上二十余人，将及半年没有开会过，而且怕惧的了不得。现在永康有两个籐业工人在城里开店，他已有几个新的同志介绍起来，又在上钱村兰溪同志避难那里的有五六人，或许有路线找到的可能。

5. 东阳：

该县同志四十余人，知识分子占五分之四，农民支

^①疑是兰溪之误。

^②系义乌或武义之误。

部只有离城百二十里。南乡之青山口有六人，自去年三月陆确中去开过一次会之后，到今没有开会过。去年十二月确中又去，已涣散不能恢复矣。至于知识分子，或变节投降豪绅，替豪绅做刀笔吏，或变节加入第三党，千奇百怪的事都有。现在县党部里还有一二个，宏校还有一二个，精神上还没改变，但却不会工作。

6. 寿昌和龙游……各县：

本来是我和何品珍去发展，组织一特支，后来过去一次，已有二三百同志，最后便不可能去。但听可去同志说，在五六月里已有五六百同志，后来李取去强迫暴动，事未发而党暴露，继又受兰失败之影响，兰溪同志又不能去，一切情形遂断绝。至于龙游，我去年六月过去二次，南乡在灵山、庙下、溪口几个重要地点已有几个支部组织，同志有五六十人，那时还能召集开会。去年十月以前，陈癸？也去过，还可召集，在北乡由兰溪发展去的，也有好几支部，连区委也组织成立过。自兰溪失败，同时破坏。至于严州，遂安、淳安……等县，最近还有信寄到杭州，陈兴同志是晓得一切情形。

顾建业的保证表

——为周一经作保证*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保证人保证表

姓名	顾建业	性别	男	年龄	念陆	籍贯	江苏嘉定
工作经历	1926年10月入党,在职工会工作至1927年6月任中央外部交通,同年10月改任内交工作直至现在						
现在的工作与所在的组织	中央交通工作						
被保证人的姓名与其经历	被保证的是周一经,女同志,我所知的是任过中央与浙江的交通						
被保证人失去联络的原因及经过	1927年1月要求到本乡工作(临海),即离交通工作,后临海书记被捕,她亦不能立足,即来沪,就学大厦,又因为营救临海书记及自身疾病,原有即与团体发生组织关系						
与保证人的关系	在中央工作时同居						
对被保证人的观察(过去与现在)	固性较强,而勤劳克苦者,过去虽是同居并不注意他的思想如何,但于工作上是很谨慎的,现在谈话中表示对工作观念有点模糊,好象在机关中工作方是为党工作						
对被保证人工作的意见(自找职业派工作及工作地带)	这我不能发表意见,因为我与她相识的历史很短,故她与社会关系如何及工作经验如何,不能详细知道						
其他							

1929年6月20日 保证人(签名)建业

邵天民巡视

浙东南各县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①

这次巡视，虽有两月之久，其间因生病和地方之多（九县），或负责人不能马上找到，延误时日，县委或负责人地〔的〕报告又多不了解实际，要想得到党与群众的真实情形，非到支部去不成，而我更有上述的情形，不能有整个的详细报告，只有从支部或个人谈话中得来的些少材料，而其中还有许多遗漏。近来身体已复元了些，感觉着对我巡视的结果有总括和表示意见做你们指示地〔的〕参考的必要。同时我的一切也可以给你们一个总检阅而加以更具体更有系统的纠正。现在自把所经历过的归纳起来，分为普遍的特殊的表现和缺点，并我的意见述之如左：②

一、普遍的：

1. 干部缺乏。此地说的干部缺乏是包括地方党部在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②原件是竖写，故曰“如左”。

内，不是说没有可造就的干部。的确，可造就干部的工农同志到处都有，而是没有人来造就他。因干部缺乏，地方党部不健全，对于指导或领导能力异常薄弱，必然的要表现着许多错误和缺点：政治和组织路线不正确，以致斗〔争〕不能领导，群众工作干不起来。我们虽然喊出干部要从实际工作中去造就出来的口号，但是以这样软弱的地方党部，叫他如何能负得起这个责任？除非盲目的蛮干，干出许多错误，还有什么道路？所〔以〕干部恐慌成浙江党唯一严重的问题。当此青黄不接，新干部没有产生，旧干〔部〕一天天的破产，整个浙江党会走向崩溃的道路——浙西浙东完全停顿或解体，浙南也只剩五六县的组织，浙北也有停顿的状态。如果几个旧的知识的干部再生问题，浙江党的确马上就会完全解体。这是浙江党前途如何危险而严重的问题呵！因此我对于这问题有如下的意见：

a.办短期训练班。由中央筹办一个短期训练班（一月），抽调浙江可造就的干部来沪训练，要以工农兵为主体。但须先筹备好再去叫他们来，不要先叫他们来再办，免得浪费金钱与时间，且给他们一个办事迟缓不满意的不好影响。

b.多设巡视员。过去规定巡视员在某县指示工作一礼拜的，在我以为不够，仍不免走马看花。巡视员一定要去参加中心支部，并要帮助做技术上的工作，不仅指导而已也，这样一来工作才有进步，也是造就干部的一

法，因此时间就成问题了。不拘时间要看那边工作上的需要，是必要的，同时人数也不得不增加，如一个巡视员只多巡视四五县，这样才不致顾此失彼。

C.派相当干部到中心县去。由中央派人地相宜的到中心县工作，他的唯一任务是造就干部，当然此外还须他帮忙工作。造就的方法，多与可造就的干部工农同志谈话，政治组织路线中心任务等，并要带他去参加各种会议。但要注意到，一切要他去干，由派他去的人从旁指示为妥，否则，派去的人干，而他仍得〔不〕到实际经验，引不起他的兴趣和责任心，将与听说书何异？

上面三个意见，有单独的，有相附而行的，请你们酌夺。

2.政治观念不正确，党的政治影响缩小到党范围以内。一般同志政治观念不正确，可于下列事实证明之：

(1) 外面形势兴旺起来，就是说，我们在政治上稍有活动而能帮助他们，工人群众就会马上起来受我们领导（这是宁波和丰工人同志的话）；(2) 过去党如相信我，江阿兴可把浙江割据起来做朱毛，但党非常混蛋，应允我答复的时间超过了一月，结果牺牲了阿兴（宁波邮政工人的话）；(3) 我们主张从村里制着手，再来做党的工作（宁波知识同志的话）；(4) 豪绅杀掉，工作就好做起来（黄岩某支部的要求）；(5) 没有武装工作是不好做的，我党一点力量也没有，任反动派来挪来杀，这样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温岭同志的话）；(6)

群众工作难做，同他们说是不相信的（黄岩农同志的话）；（7）二五减租是好的（永嘉农同志的话）；（8）办合作社（永嘉同志）；（9）工人请愿示威是没有用的，要由政治上来解决（瑞安捣米工同志县委常委话）；（10）我们自己组织青帮，使农民不会入他们的青帮，也可使他们看不出谁是真青帮（瑞安县常委工人话）；（11）斗争起来，统治阶级压迫，失败格外使工人革命情绪低落，所以目前不斗争好（瑞安知同志的话）。此外还很多，一时记不起了。以上的同志的自述，我以为可以代表一般的，充分的表现出机会主义、军事阴谋、个人恐怖、投机主义、依赖政治力、合法观念……来。要纠正这错误，非健全地方党部莫属，同时要注意到发行分配工作。由此也可看出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作用了。党员群众对党的政治尚且如此，不是缩小到党以内甚至于零而何？因此又从想到干部的重要了。没有干部决不能把党的政治影响和一切政策决议等传达到各同志中去。一定要有健全的干部才能造出健全的严密的能作战的党来。当然还须要发行分配工作做起，才能更扩大的深入的造起干部来。

3.没有中心工作。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工作普遍的都放弃不注意，即乡村中经济中心无产群众多的也没有去注意到，只有盲的乱撞，多向反动派不注意的穷乡僻壤中发展，城市及其附郊的农村多没工作，成为逃避式的，因之不能影响推动整个的工作。即使在乡村中，已

经无目的的把中心区中心工作干起，但始终没有用全力去指导和教育领导，使真正成为群众的核心而能起领导作用。因之虽有中心工作而仍不能负起去推动或帮助其他工作的能力。县委以至支部也没有去讨论城市工作怎样做，怎样找线索打入，因此，城市工作始终没干起来。今后要把城市工作干起来，就该在从旧的支部同志去调查与城〔市〕有社会关系的，多与以谈话，并指他活动的方法，或派同志到城市找有群众的职业。如果万一同志因物质上没办法，党该予以物质的帮助，但不是盲的帮助，一定要择其能力强意志坚决的才可。如一时不能找着，就该造就这样的人去干。

4.忽视群众组织，差不多党的组织代替了群众组织。一般的都没有群众组织，只瑞安有点，但党不能有好的党与群众关系建立起来，将来仍有涣散的危险。尤其是以群众组织为附庸而不作他是主要唯一工作这观念，必然的将要走到放弃群众的道途。因普遍着潜伏着上面的观念，就形成党的组织代替了群众组织。如宁海、太平、永嘉……一农村中有同志二十至七八十人，开会时如开群众大会一般。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滥收同志，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就是几个比较好的也受了坏的影响而消极，这表现是必然的要断送党的生命。要纠正这一错误，就该动员同志去吸收接近群众，并且要自己参加群众组织内面去。当时如有很少的群众，就是仅一二人也可马上把他组织起来，还要把他编成小组（十

人以下)，经常的像开会式聚集，讨论扩大组织和谈谈自己的痛苦及外面的革命消息。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组织扩大起来。如一开始就马上想广大群众的组织，看轻一二人，这就是忘了目前地下党工作艰苦耐心的意义。

5.没有集体的指导和好的分工。从县委一直到支部，没有经常的集会，即有之，也是一二人的对话或一二人的宣布圣旨一般，其余的同志常常是不发表意见，有时一二个英雄主义者禁止或轻视，终于一言不发死板的执行吧了。所以，一切的指导成为几个英雄的命令，而不是由个人提交会议讨论通过执行的，甚至有不经会议而个人单独的行动去命令同志干的，事后也不报告追认。这样的指导简直等于“旨谕”，一点民主气味也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同志一天天的消沉而不到会了，即到会也都打盹的。至于分工呢，更谈不到。我看见许多县委至支部，不经过会议决定委派命令同志去干的，在下次会议中也没有报告，只要某同志想干什么就可干什么的。如瑞安县委朱，不经过县委决定而召集全县活子会改组县委，分工又是机械的死板的包办某一地方，而不加轮流，以至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不能得到整个的了解，成为固执的偏见，更不能得到从比较上而加速的进步。此集体指导和分工，该由上级机关给以详细的说明，怎样去集体指导，怎样的去分工，这是必要的。

6.工作基础建筑在个人身上。因没集体指导和分工，党的一切工作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客观上成为包

办的样子，如果这几个人生问题了，党马上会塌台。如天台、宁海、临海……等。要纠正这毛病，只有严厉的
执行集体指导和分工，一切大小的或事先事后的都须经过
各级会议讨论来决定去执行或追认。只有这样，整个
党的同志才能积极的负起责来干，才能增强党的战斗力，
才能增强同志的工作能力，才能使党员群众在群众中起核
心作用，才算是党的组织推动的工作，才算是党的行动。这
也是我、她们的意见。

7.没调查统计工作，不了解工农实际生活。自地方党部以到支部，从没见到过对工农兵生活的调查，对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经济也是一样。结果，各级会议没有实际材料来讨论，所谈的是与实际不联系的上级决议，使一般同志都像听讲三国唐传一般，而不能运用。即有斗争起来了，因不了解她的实际情形，口号策略也是凿柄〔柄〕不投的。事实上，各地方党部的不健全，干部的缺乏，调查统计不知从何做起，也是一个原因。在我的意思：各种表式及说明调查统计工作的意义发给下级去，做他们的模范，当然他们可以按各地情形不同而增减之，这也是加强地方党部一个办法。这许多调查统计的所得，一定要在各级去讨论过，并将各下级讨论结果集合（下级也须留根）到上级而加以讨论指示。如果把调查统计那〔拿〕来而不加讨论，这简直多此一举，也应该特别严重的指出的。

8.没无产阶级基础，党的领导还停留于农、知识、

小资上面。据我见过的只有瑞安一县比较无产阶级基础好一些，此外都谈不上。因此之故，对于工农自身利益的斗争，因不关切之故，不能积极来发动领导，甚至怕斗争阻碍斗争，临时脱逃而影响斗争的中断。这都是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领导权还停留在富农小资知识之手，因之蒙蔽了阶级意识不少。所以，要增加无产阶级基础，只有发动斗争，多吸收工农积极勇敢分子，尤其是工人，把犹豫动摇、畏怯妥协……的洗刷在党的周围群众中去，不应该存姑恤犹豫的念头（如怕他反动而不敢洗刷）而影响到党里来。当然技术上要注意到的。在会议中多给工农同志多发言，并把他归纳解释补充，只要他观念比较正确，阶级意识明显，坚决勇敢的无产工农，都要尽量地提到各级指导机关，而时常加以教育工作，使他能渐渐加强，而来负责指导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在党内停留而影响党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好的现象，才能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

9.不懂小斗争的意义和重要。许多同〔志〕不了解斗争的意义，甚至有说“斗争”为“暴动”的，连斗争暴动都分不开（如黄岩农友），这也许是下层普遍的现象。所以应该由上级写浅显的小册子，专论暴动斗争、游击战争，指出各种特殊的性质，运用的方略，顶好举几个例。尤其要说明斗争是号召群众征取群众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增加群众阶级意识，团聚群众在党的周围，训

练教育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唯一无二的法门。说明是不是抽象的，而要详细的具体的才好。

10.没支部生活和工作。这是一般的普遍的现象，我不说了，只把我的意见写出。支部生活和工作固然重要，而党终没有谈到县委区委生活和工作，只有抽象说健全地方党部。究竟地方党部如何去健去全呢？则少有谈到了。在我的意思，从县委到支部，都该有他的生活和工作。目前因干部缺乏，地方党部不健全，也是事实。党该写出一本从“县委一直到支部的生活和工作”给他们看，这样一来的确增强他们工作能力。不出近来各地方党部的工作，都是盲目的干，没整个工作的布置和计划，扯东倒西，扯西倒东的。这是我因感觉到支部生活和工作没有而联想到县委区委的意见。

11.没发行分配工作。过去各地得不到党的刊物和通告，常常责备上级的，现在则有了刊物和通告，则存积在房子里，或不涂洗，而加翻印好好的分发到下级去，或轮流看。这样的发行分配工作，如何能把党的政治影响路线……等深入党员群众？如何会使群众受党的政治影响？地方党部不健全，如何能将上级的政治和组织路线会传达到下级去呢？因此，中央发行科该负这个责任，草起不独关于中央对于地方党部的发行分配工作，而且还须将地方党部对区委支部的也该有详细的计划给他们做模范。

12.上下没有亲密关系。从地方党部一直到支部，

没有交通接信关系的建设，只见县委派人到支部去，没有看见支部派人到县委来接信报告……等；区委也是一样，实际上区委是等于废瘤一般。消息不灵，指导不便，工作和斗争的联系没有，这些普通经常工作都没有建立，如何能使党的组织上战斗上有伟大的力量来。所以县委该在城市设立各别的交通和接洽处，区委也是如此，上下该有经常的指定时间的交通接洽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把上级的通告翻印或本县的工作指导及临时的政治消息或事变传达下去。当然，县委还该设特别交通，还须定期召集交通会议。此外，县委区委该经常的出席区会支会。县委只少一月一次到支部去巡视，外如纵横的联子会议、支书联会、活子会、区联会、县扩大会、区扩大会……等。这样纵横的关系密切，工作自然有联系起来。

13.C·Y 工作塌台。宁属、台属的 C·Y 工作可说是塌台了。黄岩虽然有县委，但是内部因恋爱经济等问题的冲突，已呈破产的样子，温属永嘉、瑞安虽然有了一点组织，但县委还是有若无的，总原因人才的缺乏而已。在我的意思，团在目前不要幻想扩大的组织，如想各县都要建立起，结果扯东倒西扯西倒东，一无成就，应该集中人财力于一二处就可以，事实上没法顾牢这些呵！各县有团组织的地方，如有党的，那就交给党去，由党来指导，俟有人力时再来建立独立的组织。这虽然不免引起他们以取消派见识，但我不怕，目前党又

不能供团人才，自顾不暇，事实上非此不行。党恐怕也要走这条也未可知。

14.不注意士兵工作。浙东南士兵工作毫无，这是一个大缺点，并且还有目士兵为反动的。这观念简直是取消士兵工作，不懂得士兵工作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其本身是无产阶级，将成为与工农对立的样子，这是都〔多〕少的危险！这点已在当地说明，他们已接受去做了。

二、特殊的：

1.台属的土匪观念、个人恐怖、报复主义、烧杀观念特别的浓厚。台属的土匪特别多，潜伏在农村中，同志中也多有土匪参加（如黄岩、临海，特别是温岭），因此土匪观念反映到党内来，模糊了阶级的意识。许多同志以为党的力量不及土匪（温岭），有主张并实行土匪工作，先筹款买武装，再来编成红军，实行夺取政权；同时还想藉土匪来筹款供给党（如温岭县常委实行做土匪去，结果钱也那〔拿〕不到，断送了一个人）；有以为暗杀一二个地主土劣，所谓“杀一警百”，工作马上会好做起来（黄岩农支要县委给枪杀土劣）；有对那些土劣地主之反动者，统统给他一个红色恐怖以泄愤的（温临无独农支），烧杀豪绅地主和房子（过去温属的暴动，今年的黄岩盐民斗争烧掉西门外许〔多〕贫民的房子）。这些观念在台属表现得特别利害，非常时间的教育工作是能收效果的。至于“土匪问题”，你们已有指

示去，不谈。

2.温属青帮问题。温属青帮非常之多，其中多有豪绅地主参加，目前差不多公开向工农征求会员，并说C·P是不好的，不要参加等。一般工农参加的非常之多，大约总数在以万计，许多同志主张吸收他们（永嘉），有主张自己组织青帮，以分他们的势力，且已实行一部（瑞安）。在瑞安北区青帮与农民群众已成对立的形势（去年曾帮土劣地主捉同志，今年人命向县诉……），并且向工人中来吸收（如瑞安打米工人，且云“愿帮你们打毁机器，我们军队中连排都是，以势利诱骗”）。温属的青帮目前的确成为党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我对于这问题的意见是：不是绝对的吸收青帮入党，而是打入他们的组织中去，打破信仰个人的封建思想，揭破他们是被个人利用，分化他们，使他对社会革命同情或中立，如一部已觉悟而坚决的吸入党内来；瑞安北区也设法打入，解释分化他们，渐渐使对农民、我们的仇意减少或消除。这是我对青帮的意见。

3.台州的无政府活动的对策。台州无政府党非常活动，大本营是六中及临海之回浦中学。我因对无政府党的内容了解非常之浅，我们的刊物上又绝无看见，对黄岩团的同志的疑问不能尽量解答，只能从无政府三字含味出来的答复，所以希望中央有更详细的理论争斗的指示。

4.永嘉C·C团的活跃和改良主义影响之伟大。永

嘉为 C·C 团活动的中心，所有温属的蒋系都归此地指导，领袖是 K·M·T 县党部的党〔常〕委戴福权，因此黄色村农会有五百之多，群众有九万，黄色工会八十七，群众约在二三万，改良主义影响之大为全浙之冠。特别是二五减租的普遍实现，真是令人咋舌呵！不过工农的斗争还是有发动的可能，且也有自动爆发的，我们党因干部缺乏，县软弱，不能领导或发动（如粪夫工会反对会费，黄包车夫之反县政府的禁县前空地放车……）。目前对永的工作该派得力同志到永工作，加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发动领导大小的斗争，而来揭破他的欺骗，以夺取群众。这是非常之必要的，唯一的工作，要改变他们普遍发展的观念而致力于中心工作之指导。

5. 斗争策略问题。瑞安锯木工厂即将设立，我们锯板工人的宣传鼓动是否以“失业为中心”而以“打毁工厂”为归宿？

瑞安盐民历来斗争失败，因反动统治用全力来镇压的。如何来领导这斗争？是否要“一个联系的斗争”，如附近的农民反对限止买盐（百斤开买），盐贩反罚而至于一个“武装冲突”。这斗争的前途是没有把握的，没相当武装是不能打击他们的，而斗争的前途一定是一个武装冲突，统治阶级有“格杀勿论”的皇皇布告。我当时虽回答他们是，（一）斗争联系，（二）武装冲突。但我终以为没把握，甚至失败了不可收拾，如何，请示！

三、我的要求：

1.做地方党部工作去。我对巡视工作没把握，且感觉没兴趣，告诉他们的话或方法有没有执行是疑问的。我有决心的仍去做地方工作，你们以为如何？

2.给我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的机会或完全参加，因我过去做过农民运动的，不免有重农的偏见，目前虽感觉到的确工人重于农，但实际工作经验完全没有。给我介绍某大的产业工厂做工也可以的。

3.浙江工作目前又受打击，如果这样的继续下去，浙江党会完全崩溃，请中央速召集一个会议来重新布置一下。

邵天民

六月二十日

卓兰芳对于浙江工作的意见

——关于中心县委、巡视员、训练干部、职工运动、宁波工作、训练班人选等问题*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①

祖述兄：

兹将我对于浙江工作的意见陈述于下，贡献给你们，是否可行，希予讨论，并盼将你们的意见见示，俾我得着更正确的认识。

一、中心县委问题

自省委取消后直到现在二个月中，浙江的工作还是没有起色。首先说到中心县委。浙北之中心县委——杭市委，经过一次破获，现在是郑馨个人在包办；王一仙虽在杭月余，据报告无多大帮助；还有一个是农民陈志清同志等负农区指导工作。如此对于本市的工作，已捉襟见肘。虽然工作方式已渐渐开始转变，但其力仅及本市，决难兼顾到其他各县。浙西兰溪特委当无办法，一则因为兰溪本县工作基础完全崩溃，二则特委的人选缺乏与困难。台属中心县委巡视员回沪后尚未建立起来，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即是建立起来亦是一架空的机关。温属中心县委永嘉县委的能力仅能勉强主持本县工作。宁波破坏后毫无办法。湖州县委大概尚能顾到本县工作。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局面中，目前要想把各中心县委健全的建立起来，是非常之困难。因此我主张在中央建立中心县委的路线之下，把中心县委的作用与其任务重新来确定一下：

(1) 中央在每个区域内集中力量去建立中心县委工作，主要的意义是要使各中心县的群众运动起来，客观上可以领导或者影响附近各县。这是对的。(2) 但是中心县委对各附近县份的关系是只在组织上技术上对中央负责，如帮助中央介绍已经失去连络的党部，负责该区域内的发行工作，替中央开辟各县组织的线索等等，而政治上工作上不负指导责任（因为现在实际上各中心县委便负不起这个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心县委很艰苦地实现客观上所赋予他的任务。但是，过去中央对中心县委的工作任务是太重了，他不仅要建立本身工作，而且要指导与帮助各县工作，这样反而使他的力量不集中，反而影响他的本身工作。

二、巡视员的增加，以加强中央对各县的指导

这样，以后中央不仅对各中心县发生直接关系，应普遍的对各县发生直接关系。中央通告遍发各县，中央对各县有个别的直接通讯指示工作，各县对中央按期直接报告工作。但是这样又不免要使中央责任太繁剧，指

导有滞钝不周之处。要补救这一困难，一方面在中央机关内固然须扩大技术机关（如文书科添加技术书记）与辅助工作人员（如组织部添设干事或秘书，专门负责整理浙江报告及起草复信）；另一方面须增加巡视员，以加紧对各县的指导工作。巡视员每区应有一人，过去如宁台温三区只有一人是不够的。具体的办法是各地中心县委的工作人员，无论他的工作能力强弱与否（只要他积极），必须在当地提拔出来，不必派人。巡视员则由中央在浙江旧干部中或外省调员。自然，巡视员增加，他的巡视区域缩小，他必更有充分力量去帮助各中心县工作，对于中心县委的强弱与否，一时是不成多大问题的。

三、训练干部问题

干部人才的恐慌，几乎是一般同志认为工作最困难的问题。其实，干部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去训练。目前所有的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他们是仅仅在实际工作中受到社会的群众的训练（这是天然训练法），而没有受到党的训练（人工的训练），因而他们的一切经验，无论属于政治认识，工作方法……等都是片断的，不大明确的，这样便使他们的工作能力停滞而不能前进。所以，仅仅只提出在工作上去求经验这一口号是不够的。党必须有系统的给他们一个总的训练，使他们的经验与理论联贯起来。所以我以为目前必须开一次短期训练

班。由中央负责在沪分期分批召集。

四、党员基本训练与下级干部的造就问题

浙江党部组织之散漫、松懈，与纪律性之缺乏，工作力量的薄弱，已达极点。这个原因不尽在于社会的质量问题，党对于党员群众基本训练之缺乏也是主观上的弱点之一。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浙江党在第一个发展时期中，那时对于基本训练工作还相当的做了一些，如什么是政党，什么是无产政党，政党与工会，怎样做一个C·P，支部工作的大纲……等，虽然这些工作不是很充分的。后来在北伐时期中，党的工作在群众中是发展了，但是因为幼稚的党因限于能力却忙于应付群众工作，便把这些内部组织的基本工作无意中忽视了，这样遂弄到经过社会大的变革，组织便崩溃了。此后，省委几次更组，各级党迭经破坏，在革命失败的工作过程中，都是忽略了这一工作的。其实，现在有些地方干部，他们对于训练党员的基本工作，还不大担负得起，这样永远会使组织没有力量，下级干部也没有办法培养出来。因此，中央应多多编辑这种组织工作多方面的材料，供给各地方党部（去年我在省委时，只接到过中央一个支部讨论大纲，余则未之见也）。浙江有许多地方党部分工和集体指导都是纸上空谈，不能实现。其实他们即使分配工作，你做书记，我任组织，他是宣传，但是他们各个工作的纲领与范围怎样，他们是茫然的。即

此一点，就可知地方党部以下各级组织与一般同志的情形（当然，政治上的训练也一样的迫切需要，但因为政治问题我党我觉得“八七”以后是注意到的，所以不再提及）。

五、杭州的职工运动

杭州的职工运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别的不说，只就党的各种运动的发展上说，士兵运动发展，而职工运动没有，这样畸形式的发展，对于革命的危险很大。消极方面在士兵运动的工作方法上加以注意还是不够，必须积极去创造职工运动，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过去虽然因为工作策略与方法有很大错误，使工运没有办法。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实际去注意接近群众，深入群众的各种方法，只在群众之外来讨论罢工策略，斗争的方式，工厂委员会……等“将来”要应用的问题。而目前实际要应用的办法却是没有办法，甚至连职工运动费也用在党费中去了，不去用做职运发展的上面。我的意见，目前党须征调大批失业的农民同志到城市中来，或者是设法到工厂中去，或者去做码头工人、黄包车夫或其他苦力，再不然在大产业中没有方法打进去做工，便派几个得力的农民同志去做小贩等。党的职工运动费应很刻苦的用在这些工作上面（自然不要把同志变成雇佣劳动者，只能在工作的需要上给他们一点点津贴，最好是一次的，以后要他们自己把工资或卖买赢余

来维持生活)。有了这些实际路线，再来讨论工作方法、斗争策略等等，乃有实效。

六、宁波的工作问题

宁波工作要重新做起，那边城市旧的同志恐怕不上五个了。

为能接近群众，容易避去敌人注意与解决建立机关之困难等问题，必须使宁波的负责同志都职业化，而且应该是就地同志才能担负这项工作。这是解决宁波工作问题的原则。

每月六十五元的津贴不能取消或减少，即用在帮助同志去找职业，接近群众，发展群众工作的用途。主要的可调比较有能力，能刻苦的失业农民同志三个去负责。叫他们集体的讨论工作与实现分工制度。三个人中人〔有〕一个可开一很小的店铺（店铺的地点另可讨论）。这个作用是比较偏重于开会、集合、办公、接头等组织技术方面；另二个可以去做小贩，到工厂附近去贩卖，他们的住处即须在工人区域。这样艰苦的去做，再有巡视员多多指示他们，这样工作是比较有办法。以后可以征调许多同志去做码头夫、黄包夫等等。

李明到宁波一月多，他工作方法还是只有找老同志一条不通的路。虽然他自己化装成一个工人模样，找老同志谈话方法终是陈旧不适用的方法，所以工作无甚成绩。至于人才问题，我想到二个，一个是温岭人（台州

人到宁波还相宜)宗禄同志(他本来与李明同时被你们派去参加宁波特支常委工作,这次邵天民巡视温岭时调来,但他来时宁波已破坏,他大概是找不着仍回温岭去了,我们是否可以函调他来沪一谈。又,他是碗业——手工业——工人,过去温岭县委书记),还有一个也是台州人,他是士兵出身,在宁波做了一年多农运,自去年年底宁波破获后没有与党发生关系,在去年他曾入狱六月,很积极,现在沪做工。另外一个到宁波后再想。至于征调失业农民同志去做苦工问题,徐徐调查后再想办法。

七、短期训练班的人选

1.黄金姆 现在永嘉县委书记 农民 可担任地方党部工作

2.(?)宗禄 现被指定宁波特支常委 手工业者 同上

3.童子恺 一九二七年底入党狱,一九二八年底出狱,过去建德县委书记,依旧很积极 中学生 同上 或可担任巡视工作

4.徐英 你们知道,不详 工人 担任地方党部或巡视工作,很宜于宁波方面

5.寿松涛(即邱支厦) 过去诸暨县委书记,现在上海 知识分子 同上

6.吴用品 过去义乌县委书记,现在也是 农民

可任地方党部工作
我所知道的如上述。

兰芳
六月二十二日

交容兄与兰芳、郑馨讨论提出^①

^①此句原注在文件前面。

邵天民巡视永嘉、 瑞安两县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①

永嘉：

五卅到永嘉，找不着关系，改到瑞安转找的。

1.政治经济：

永嘉在浙南为唯一的重要城市，商业繁盛冠温台，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火柴、电灯、电话、织布、袜厂、铁厂、机器厂、锯木厂……），交通便利（轮船三十小时可抵上海，招商局有专放轮，其余各公司也有台、鄞、沪……等处来往之轮，一星期由永开出总有五六次），为温属经济的中心。近来因机器工业的向上发展，工人失业日渐增多，（数量没统计，如锯木工厂设立了七个，一个用二十人可代替三百工人，锯板工人失业有三四百之多，捣米工人因碾米机厂的开设失业也不少；永嘉到瑞安的小汽轮开驶，小船生意顿形清淡……等）工人的生活因没有调查，尚无统计。农村中以佃农

^①此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居多，雇农次之，常因种田不足维持其生活，兼做小生意的。盐民渔民也非常之多，但盐民因剥削的利害，有减少的趋势。同时永嘉又为温属政治的中心，资产阶级的 C·C 团，温属的大本营即在于县党部，领袖由省党部派来常委戴福权担任，指导温属及台〔属〕的一部，非常活跃。黄色工会异常普遍。保安队团部设于此，团长甘清池，黄埔派，当然同 C·C 团一鼻孔出气的。西山派在过去占有相当势力，现在受不起资产阶级的攻击排挤，已改变方针，在教育上着力了，主张占据教育权（这是西山派在浙江整个的计划，接近西山派的同志告我的，事实上各县教育局长的纷〔纷〕更调，补充西山派袋里的人物，就是个明证）。最近受了杭市委破坏的影响，开始戒严，并派保安队下乡示威，捕去同志五人。但因赤色知识分子走光了，弄得统治阶级像堕入五里雾中一般，找不着谁是 C·P 领导者，所召集村里同邻长会议，只要形迹可疑，有陌生人来往或常到外去的都是嫌疑，捕去的五人就是这样捕去的。

2. 改良主义的影响：

永嘉为 C·C 团的浙南大本营，所以改良主义的影响特别利害，也可说全浙之冠，尤其是在农村中的二五减租。统计全县黄色工会八十余，几没有一业没工会的。村农协五百，会员九万人，二五减租普遍的实现，就是我们的同志也多受它的影响（我参加一个农支会，

到十余人，差不多十之九是说二五减租好的，不明它的作用，只有一个说坏，一个模糊不清)。党的政治影响不独不能去影响群众，就是同志也不能影响，反被反动政治影响去，可见党的政治影响已缩小到无再小的地步了。至于黄工会方面，因他们只收会费不帮工人做事，无形已成为空招牌的机关，但还不能说他对于工人没有作用的（如粪夫工会工人去年曾缴一元会费，由工会发传单，减少卖主的粪价每人一年一元减至四角，但至今未实现。工会近又要缴回证书换给牌照，须交大洋六角。工会原有八百人，到的不过百余人，这百余人虽少，而对国民党改良主义的幻想是不能否认的)。永嘉几个负责人只会拼命的干，根本不懂得斗争的作用，不了解工农实际迫切的要求，指导能力的薄弱更不用说了。就粪夫工人对黄色工会挪钱不做非常愤恨，且有同志参加，本可发动斗争，而县委忽之。当我那天参加农支会的那天才晓得，但是第二天即为换牌照之日了，已干不及了，当时就同他们讨论出一个斗争的策略来：(1) 宣传鼓动粪夫工人，不独粪夫同志，就是其他同志也该对粪夫工人做同样工作，说明国民党的黄色工会骗钱；(2) 组织粪夫工人，由同志及积极的工人来分村组织；(3) 如再来要换牌照时，就领导群众到工会内去，反对缴费并要求发还入会费一元；(4) 准备罢买，即工会不来要换牌照也须做到这一步，但事先须有宣传鼓动工作。当我回来时，听说县政府派警不准车夫在县政府前空地停

车，但永嘉街道很狭，又没车场，车夫恐惧非常，党并不知道。村农协、区协许多常委执委干事还在我们手中，只是为黄色农会改良主义做工具。据一个村协常委告诉我说：“我们如不去干，农会就要散，许多费由同志垫出去也收不回来，还有许〔多〕区村县的常委等揩油……等”。这样看来，永嘉的 C·P 是国民党的工具了，所以永嘉反改良主义的工作比任何工作都重要。但是永嘉的党不能找住反改良主义的中心工作发动斗争，甚至有斗争的机会也不能干上前去领导（如码头工人二派冲突，国民党不能解决，有解散工会的形势；盐——盐商——×有瓯盐公所禁止盐×反〔贩〕卖零碎官盐，县政府禁止摊×反〔贩〕在街上做生意，但又没公共场所给他摆；某村农协当县党部去参加时，有一个非同志说政府不好，他就报告党部说有反动分子从中捣乱，有解散该农会之提议，通过否不知）。实际上他们没有领导的能力，加以前次浙江工作会议的决议中的农民运动一项太简单，不切实际，更使他们摸不着头脑。目前在我的意见，该调该县负责同志一二人来沪训练一个时期（此意见另详），一面加紧政治的指导和反改良主义及夺取黄色农会群众的策略……等。黄色工会已详通告，可适用。如能在沪、温州的同志工作能力相当，政治认识正确的调去帮一二月工作更妙。

3. 党的组织问题：

城市没有组织，只偏在农村中，且找不着中心工作

和区域，虽形式上有五百左右同志，支部四十四，区委四，而能起作用领导斗争的绝无一个，在一个停顿消沉的状态局面。县区支的关系非常坏，下级从没有向上级报告过，只有县委到下级去传消息。开支会有四五十人的成半公开状态，组织的不严密可想而知。同志对支会多忽视，开会时没有讨论，只县委或区委的谈话，或县委对某同志对话的形式，县委也是如此。所以，每开一次会，同志不愿来，来的也有打盹的。县常委多被社会注意者，不能到城市去的，而党的工作又是建筑在几个人身上，不是由组织推动起来的。党的主观力量现如此，如何能在群众中起作用？加以群众受了改良主义的影响，没有经过斗争，只幻想依赖政治来解放他们，就是同志也有受同样的影响。如此的党是永不会起作用的。所以我的意见是要永嘉党不要去专做扩大组织的工作，而是要缩小到中心区域中心工作上来，用全力来教育中心支部，尤其是中坚份子，的确使之能做群众的核心，宣传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把永嘉工作推动起来，尤其要设法把城市工作做起来。至于要他们担任指导邻县工作，目前是谈不到的，只发行分配工作还可做。

4.C·Y:

支部十七，同志八十六人，负责乏人，组织散漫，党的本身自顾不暇，事实上难顾到C·Y工作，顶好要C·Y派个得力人去工作才好。

5.青红帮问题:

青红帮在温州非常之多，现在多有加入党的。因党没有政治影响给同志，弄得党员有青帮化的危险。这问题也另外再写。

瑞安:

一、瑞安买办豪绅地主的潜势力非常的伟大，改良主义不实行，除我们领导斗争得来的几区外。但在目前比较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点的是“话桑楼派”。该派差不多多数是我们的同志，现在还占据 K·M·T 党部。我在遂时曾经过一天的讨论，结果决定退出，留一二人作侦探，改变方针，从教育方面去着手。我离开时已退出二人。此外即为商协中的轮船股东兼买办曹派。他是代表买办豪绅地主的，军队方面有保〔安〕队，缉私营等。经济方面，城市是商业经济，工业非常幼稚，目前虽然有碾米厂、女织袜厂、锯木工厂等小机器的设立，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发展。但在瑞安手工业的社会里已起了工人失业的恐慌（碾米厂十二家，失业工人三百左右，锯木厂新的一家未开工，将来成立后，工人失业是意料中的）。捣米工人曾做过要求厂家减少时间，封闭未立案的二家厂，请愿等斗争，但其中有被厂间冲突的利用（如告厂米漏海……），结果被厂方骗（说那〔拿〕出一千五百来救济，准限八时，封二家）。这是依赖政治力（同志在 K·M·T），不是斗争得来的，弄得现在都成泡影。而领导的工人同〔志〕又坚决的拼命递呈

子，结果等于废纸，工人也失了信仰，涣散，仅留一百多人添了，没法再领导起作坚决的斗争。以后我就同该支部讨论出转变斗争到要工做上来，在事实有胜利的可能，即该县正将建筑中山公园，但要他们群众去示威请愿。箴作工人以前加成的工钿，现在被废除了，开始在宣传鼓动组织准备斗争中。锯板工人反对锯板工厂的斗争，也在宣传鼓动中。在东区佃农有反撤田团的组织，反抗田主撤田，虽经国民党不准立案，而该处农民斗争的情绪高，结果胜利。北区有同盟会的组织，均是我们领导的。东区的盐民也有很长的斗争历史，终因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镇压下去，现在虽有很强的反抗革命情绪潜伏着，终是不敢起来，目前已有渐渐脱离盐民改业的趋势（这一问题另详）。根据上面的考察，瑞安党的基础在浙东南是不多见的，同时也有他们的弱点：

(1) 干部人材的缺乏，地方党部不健全，负不起领导指导下级党部在群众中的一切工作。

(2) 集体指导、分工工作非常坏，只见得个人活动，不见党的活动。县会很少开会，即开会也都不到。开会是对谈的形式，不是讨论的样子，事实上没有讨论的问题。分工是委派式的，不是经会议决定。指导工作也各出自心裁，不是会议的指示。在开会时，县委也不将工作的经过做报告，甚至斗争起来只有个人去领导，县委连知道也不知道，还谈得到讨论么？区委支部更可

见了。

(3) 上下级关系没有。

(4) 命令色彩浓厚。我在支会活子会时，一个县委常委看见某同志离席或表示疲倦时，即拍案骂他。区支会是成为执行命令的机关，不经过讨论的。

(5) 知识分子内部的冲突反映到党里来反为工农份子对知识份子的派别，有煽动党员攻击个人的萌芽。这已经在解释，并把一个县委撤职（但我个人仍同他谈话过，他表示工作仍继续努力的）。

(6) 部份的同志有依赖政治势力，合法观念非常深（如捣米工人支部），想用政治手腕来解决失业问题，但事实上已成僵局。经过一次解释有相当的了解，但群众受毒较深，须得长时的纠正才可。

(7) 对北区青帮对立的策略的错误。北区农民与青帮成为仇敌对阵，而豪绅地主利用之破坏我们组织，捕我们同志（去年李同志被青帮捕去送县，经农夺回）等。现在讨论出改变策略，我们参加他们的组织，分化他们，使他们对领袖的信念失掉，同时给以阶级的影响，使他表同情，甚至参加革命……

(8) 青帮问题另详。

二、黄色工农会也是非常之少，且是招牌，除农会在我们领导下的外，都〔无〕起色。现在对工农会主张组织，K·M·T立案自动成立起来。

三、C·Y工作。

C·Y 工作非常散漫，且无指导机关。

天 民
六月二十五日

林电岩的保证表

——为周一经作保证*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保证人保证表

姓名	林电岩	性别	男	年龄	29	籍贯	浙江	
工作经历	过去当过翻译，后一时期在党报委员会工作							
现在的工作与所在的组织	翻译。先编入组，后因工作关系小组解散							
被保证人的姓名与其经历	周一经，上年做过中央与浙江的交通工作							
被保证人失去联络的原因及经过	因浙江机关破坏，她的交通工作停止，旋回家，后又返上海找不到相熟的人							
与保证人的关系	朋友							
对被保证人的观察(过去与现在)	不十分详细，未敢下肯定断语							
对被保证人工作的意见(自找职业派工作及工作地带)	先编入小组，加以训练，如可能给以相当的工作							
其他								

1929年6月26日 保证人(签名)林电岩

天民对于朱杰工作的意见信*

(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①

永嘉县委来讯对朱杰同志的态度，我有以下的意见贡献给你们，做答复的资料。

我离开永嘉之前，曾与之作一度的谈话，他的表示是忠实而坚决。他对改组派的批评是“没有阶级的立场，政治主张是动摇不定，无疑义的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正确的，能力和观念也比永嘉一般同志强而正确。但是为党的纪律计，不能马〔上〕允他参加指导机关，同时也不可放弃他，应该由永嘉县委付他一个工作的使命、指示他在城市工作中心，要他去努力工作。当然要他与城市几个同志联络（实际上已经知道了），把城市工作要他们负责干起来，并指出中心工作是码头、海员、车夫、产业工人、店员……等，看他的工作表现再来决定他的工作。这是我对朱杰的意见，要你即速答复他们的。

台州现在中心县委已开始建立起来，在我的意见，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要你们即速派人去巡视。

永嘉县 K·M·T 目前已极力向工人进攻，解散粪夫工会。木段工人的左倾，码头、车夫、盐贩工人的不满国民党，在在都有发动斗争，揭破改良主义，夺取群众的可能。所以在我的意见是：中央须即速派人去巡视。

天民
七、八。

姚春归给中央的报告

(C字通信第一号)

——巡视永康中心县委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①

中央：

我现将永康中心县委情形叙述如下：

(一) 改良主义与黄色工农会。目前该县豪绅用县农会名，四散出乡整理农会，并扩大其改良主义欺骗宣传。一般无知农民受其麻醉，以为革命可暂不进行，因为生活问题——民生问题（或说）已经得二五减租而解决。同时都有这种倾向。

(二) 豪绅阶〔级〕的反革命组织。太平区之产联合会，武昌区之百子会，西山游艺会，皆为拉拢一般流氓地痞组织，在中也宣传共产主义，说他是真共产，他（指共党）是假共产，因为他们没有产业好给你们分。结果，一般无智游民，真被所夺取去了。以上这两个当前大敌，很值我们注意，希望你们即去信指示他们。

(三) 中心县委已於十七日组织好，所有组织、宣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传发行等……都有相当的布置，新的干部已提上好几个。通信和详情，他们另外写信给你们。

(四) 永康党现在发生内部冲突，争通告、上级通讯，改组，攻击同志……争许多意气冲突。我去后，死也解释不清，只好趋向缓和而已。若和他们讨论政治组织……等问题，全不理睬，开口便说陈言、腐语：老讨论，我们都懂，什么群众斗争，我们无法去干起，中央无法给我们而只打官话，不相信！这类情形，是永康党目前至严重的问题。和平发展，群众便是党员，放弃夺取黄色工农会，尤其有同志在内，也不去管他，只怕多事；尤其是党的重大征候，指导机关，各级都放弃群众斗争，(急×太小)，卤莽，以党主动一下就算(这次武平同志之夺盐局，把盐夫夺去，贩到永康来卖的一回事)，以及知识、小资产阶级动摇离异，也当然是严重问题。

兵士工作在永康城内已发展到三四十人，而县委只望徐应湖一人，因他被通缉便不去开会。东阳有单连长，是徐应湖义兄，现正在倾向我们。缙云召兵，省军已有二十多同志，惜没人去工作。

各县情形：兰溪严水清已枪决——五月十三日，临刑死高呼我们的口号。前夜兰城内又被捕七名，姓名未详，是省防军调佛光去时，过金华与曹友安同志说的(曹前在兰城做工，与省防军同为永康人)。缙云县书吕斌已在永会到，我和他详细谈过，他已回去工作。

东阳也有新的路线，南乡有三支部，东乡有四农互助会组织，是王烈柯干的。我这次连医足已斗去二十余元。

兰溪现无线索，应和顺（即宝兴）前去兰溪，找不出什么路线。我到永又告诉他许多地方，并和他详谈过，他现又去兰溪，并主张叫老周同志到永康和黄廷杰等差商后，再到严和我接洽。因时间关系，故我不候。

黄廷杰他前受市委派衢州，他因生计不能去，我现已和他详细谈过话，他愿意工作。他生活费和衢州通信寄来，他才可去，最好由祝兰芳同志带来，我并可同到永康解决兰溪、衢州问题。

朱鸿儒（C·Y）受省委派赴永康，给他按支部数目分设中心支部，并和普通支部作上下级机关，更使永康同志怀疑了。

我明天到严州金华城内，现有几个新的同志发展，看还积极。

这信未起稿，写来没有头绪，勿责！书籍快快叫交通带来，真是十二分紧急！交通路线到严后再告诉。

我主张在严州多看点书，多研究点事实，多希答应。

姚春归

七、二十五。

徐英给中央的报告

——巡视台州及其所属各县的政治经济等状况*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中央：

过去邵同志巡视工作太做得马虎，以至现在台州的党尚在无组织状态下，究竟邵同志对于台州的党如何布置，到现在我尚不明白。如台州的中心县委，邵同志只指定一人在台州城里建立机关，并没有帮助他成为有组织的指导，因此台州的党自邵同志离开后，将近二月之久，到现在中心县委尚未成立。所以中心县委不过一人代替而已，非但对各县没法指导，就是台州城里支部到现在还没一个。据中心县委书记曹同志的报告，城里只有药业店员支部同志七八人，分为三小组，但不能在群众中起作用等语。那时我就要求参加一支部会，想去了解实际情形，结果连支部会议都召集不成，如何能叫他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七月二十九日晚上，又召集小组组长会议，结果只到一支书，我只得和支书谈了一次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不能和他详细谈话，不过我大概了解他们一点实际生活状况。同时我也不能和他谈工作路线，亦只得最要的谈了一点，发动日常斗争的

方法和支部生活。不过这支书据我看来，若加紧他的指导，是很积极的。至于农村方面，曹同志曾跑过一次，但现在尚没一支成立，和一个同志没有关系的。所以曹在许多日子内并没有工作表现出来的。海门工作据团的同志报告，现在已经找出来三四同志，但尚未形成组织。关于中心县委，在二十八日比较活子会已经产生，但是产生并不是选出来的，还是暂指定的。对于这会议的报告，由他们做来。中心县委暂定三人负责，书记由张鹏负责（即曹珍）。过去温岭负责同志方纶是常委，中六同志暂时担任常委，团参加一人。县委第一次会议二十九日已经开过，对于各县工作亦曾讨论。不过对于五县的实际情形，都非常隔膜，因此讨论不出一个合乎实际的具体办法。不过在这次会议中，已决定派曹同志到温岭、黄岩去一次（时间一星期），将二地工作建立起来，关系弄好，并派团里一个同志去温岭担任县委工作兼党团的使命。海门决定建立一机关去做党团工作，这个同志亦是团里的。黄岩工作由海门负责同志兼顾。临海工作由方同志暂时负责，并由本地二同志帮助去做，不过过去建立支部工作成为组织讨论秋斗问题。还有仙居、天台、宁海三县，决定暂时加紧书面指导，这是因为人才问题而不能去顾到的。“八一”工作根本谈不上示威，恐怕连宣言都不能发。关于秋斗问题，口号在活子会里决定，是要根据各县实际情形再定的。至于中心县委对各县的工作具体计划，你们可看他们的报告。

以上情形是目前台州的情形，希望你们以后加紧中心县委的切实指导。

政治经济状况：

(1) 台州统治阶级目前还有封建性的组织，所谓山肖五道^①二派，他们的暗斗是非常利害的。据说去年他们二派都是积极的拉拢群众，山肖派的拉拢群众方法是无政府主义，所以目前台州的无政府主义非常发展，如六中里的学生及回浦中校学生，一般青年还全受他们无政府主义的迷惑，甚至现在他们向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中发展。他们的反攻，是非常热烈的。五道派拉拢群众的方法是用钱收买的。根据以上二种情形，在台州目前成为我们党最严重的问题，希望你们注意并给我一个指示。

(2) 台州工业根本没有，至于商业亦不十分发达。对于商业经济的组织，还是在海门比较城里好。在海门的大轮船往来申、甬、台，长班的有十余只，小轮亦如此数，帆船来往是计不到。所以我们的工作特别要注意到海门。

(3) 台州六县的民气是非常强悍的。据公安局里的警士说，在农村，每乡人家里都有枪械的。据他们说，若是一弄不好，枪就被农民夺去的。至于农村生活，亦是非常困苦的，佃农每年一人普通只能种七亩田，每亩田除了用费还租之外，只能剩下一担谷，每担

^①以前文件中写的是“五遵”。

谷只售洋三元。至于冬期里的出品，如豆麦，亦要和地主四分的。似此替他们计算起来，每年的收入，只有四十余元了，差不多每一家都不能维持生活的，所以到处的土匪是非常多。还有雇农成年的生活，每年工资自二十元起，至最高的工资四十余元。至于青年童工，自二三元起至最高度二十元止。关于佃农和雇农比较起来，每年的收入还是雇农好一点。

(4) 党目前最重要工作，在目前最要任务是形成组织，与中心县委发生密切关系及各地的地方党部和建立支部生活，使支部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是目前迫切的工作，是健全中心县委的组织和集体指导，是群众工作并中心区中心工作。以上三点，我认为是目前台州六县最要的工作路线。你们如有什么意见，请即示知。

我在七月三十日已离开台州，三十一日抵温州，因温州中心县委的接洽处沈雄同志已到上海，因此二日晚才找到县委书记。

再王耀显同志，我第一次派台州同志去找他，不认识，第二次我自己去找他，家里又回我不在家，因此我没法找到他。

以后给我们的刊物书籍可交
接洽处现改
通信处现改

徐 英
八、五。

春归巡视浙西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日)①

目前浙西的政治形势

一、浙西地方偏僻，经济文化落后，城市农村的政权，依旧是豪绅地主的封建统治，一般反革命的技术，只一味的蛮干——利用流氓，勾通白色恐怖，摧残 C·P 分子，屠杀工农群众。然而，工农革命情绪和形势，很可保证的排着顺利的时机与高潮而觉悟，故工农自发的斗争，如义乌查领的农民拿枪刀去反对村里会的勒捐，金华袜女工的三次四次不断的罢工，东阳东乡农民的消极抗租……等等，表现的普遍而英勇。因此反动的统治阶级，自觉其单方面的弹压革命政策的不够，而另一方面进行其改良主义与牢笼流氓的二代政策，而同时工农群众的生活，却日只被加紧压迫和剥削。第一，浙西的永康、兰溪、建德各地豪绅的农工会、县政府都扩大欺骗的改良主义的宣传，大张贴标语，“打倒 C·P，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C·P 是屠杀工农的，反对二五减租，便是反革命”等等的无奇不怪之标语，到处都有，尤其诬蔑 C·P 的传单。在永康一带，豪绅的农工会的委员、指导员，日日不断的跑到各村农会中去召集开会，并团结地痞流氓豪绅组织工农会，企图增加反动势力；而同时蒙蔽工农意识，以抹煞革命的高潮之起来，真果的工农的确受愚昧与反映，而地痞流氓更愿意供他们做作殊死战的忠实工具。第二，豪绅地主知道单纯的夺取黄色工农会，还不够他们势力的优越操纵，更不够供他们利用作监视革命之用，努力牢笼群众，组织其“产联会”，“西山游艺会”、“百子会”、“青红帮”及各种奇奇怪怪的团体，同时宣告各会员的任务，要扩大组织，介绍会员，要监视革命行动，要侦探革命领袖的行踪。在永康有以上各团体的组织，并都有相当的数量。兰溪的青红帮，更足供豪绅地主招民团，做侦探，摧残革命的利用。第三，捐税、田赋的增加，商家货物的昂贵，表白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欺骗的矛盾。各地的村里制委会都创办田亩捐、竹毛捐、猪牛捐，适足供他们私人的饱足和摧残革命之用，这所谓借我的刀，杀我的头。一般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虽感觉到自身迫切的痛苦和不舒适，而引起许多反感的斗争，但始终是缺少组织的力量和革命的领导者不有充分的能力，使得好好的革命危机留着轻放过去，或则重受了白色恐怖的严重的摧残，或则因此而不敢爆发。商家的布帛、南货……等等天天增高了卖

价，而使工农群众无法去买；地主租田给农民，预先要征收预租预金，或则派警察来和农民估租，再给佃农耕种。这表现豪绅资产阶级死狠的加深刮削。而同时店主、厂主、田主的看待雇农、店员、工人，都一味的束缚了他们的自由，并且在物质上都同样的夺取了工农群众的血汗财富，而使得工农群众无法解决他们切身的衣食问题。第四，兵士方面也表现出许多的对我们的同情与实际的争斗。永康的省防军和缙云壶镇的盐兵，因不满足于欠偿与长官的役待，竟英勇的反对。永康的省防军持械和排长争闹，而得到经济上的要求；壶镇的盐兵起来要求发偿，因对我们秘密的关系被发觉，而许多兵士群众被开除出去，兵士在那盛怒之下，曾要求党去缴械。同时，党也受摧残，空气异常紧张，革命的领袖都跑到外面去，所以对于这件严重的事也不曾研究到。这是去冬的一件事实。

二、第三党的进展，在浙西要算是K·M·T的各派中特叙〔殊〕面目者。虽则他们没有下层群众，只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然而实际的观察，他们的上层组织比较还有相当巩固，而在下层群众间，不是绝对没有一点影响。我们要清楚将来给我们的阻碍——群众的幻想，是我们当前大敌，现在在东阳、义乌、永康、缙云、武义、建德已都有他们的组织。同时我们同志，一般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不坚强，思想不清爽，许多的给他们迷惑〔惑〕过去，这又是我们组织上的一

个严重问题。西山派的组织在兰溪、东阳要算是浙西卓卓大姆指，但东阳还没甚影响于政治及群众的中间，在兰溪则占据了国民党部及许多机关，并且操纵了群众的一切。同时勾结了县政府，买取了青红帮，组织民团（现正在进行），以扩充他们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培养了摧残革命的工具。这次他们的贼首方山、徐峪潮、成章辈，便居然去出席萧山的代表会，而去献功了。方山回兰溪，却为他们的反革命的问题，住兰好久，便有我们的破获，同志的被捕、被杀，当然是一个主要刽子手，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大敌、障碍物。在一般落后的群众，趋炎慕势的群众，已是被笼罩在恶势力影响之下。这更是一个重大可注意的问题，千万不可轻视，而给他们争取反革命领导的机会。

对于永康工作的经过与意见

一、此次我接受了党的使命，到永康去工作，在路经过东阳、义乌两县。在东阳只与王烈柯同志详话，讨论了许多发展工作的问题和群众工作的意义和关系，并且讨论过政治、组织的许多问题。王同志（系东阳负责同志）完全接受六次大会的决议与精神，而且表示六次大会的正确。到义乌曾召集了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在会场中间报告了许多的六次大会的政治的组织的等等要点，一般农民的感觉是莫明其妙，表示从没听到这样的理论。后来经过好久的解答，几个领袖感觉的是正确，

而部分的群众是表示着漠不关心。在会场中所讨论了的雇农工作计〔划〕，主张组织雇农工会，而领导农村无产群众起了革命的争斗。现时在西乡已有了四五十人的加入，集合了十余村而组成这一团体。在全县工作计划也主张联合数村组织而成，唯在大的农村中，可能单独组织的便单独组织。在南乡定了船夫工作的计划：第一进行扩大群众组织，而起了“党团的作用”，第二与金华、兰溪、建德等地的船夫，因同乡关系，特别注意的赶这线索，以进行扩大的组织。而对于浙西交通可得看交通的联系。西乡等地的支部中已起了动摇的意识，至今尚未恢〔复〕，西北与北区也是消沉。我们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严重问题：（1）无产阶级基础太弱，城市中心工作没有，革命领袖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在党内组织上、政治上、意识上都表现无限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如不动主义的右倾，不积极工作，放弃西区的旧组织，惧怕党的政治主张的决裂。（2）政治水平线的低落，是农民意识的反映，党内的机会，而加强了领袖观念，命令主义，委派工作的缺点。（3）组织工作的没有系统，区委涣散而不动，县委工作的不积极，几个领袖呈了包办之形势，是造成了同志偶像观念。在党的立场上说，是个人意识的组织，而不是布尔塞维克化的政党，更不是集体指导的民主政党。

二、我到永康，刚是武平同志代替群众行动，夺盐斗争起来，而呈着党的注意的时候，我便跑到武平，参

加他们的会议。此时盐已夺下，盐兵和盐夫已逃回的时候。在会议中间，我曾提出以下的问题：第一，扩大群众的组织，而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的争斗，联系到秋收的扩大群众的争斗；第二，扩大宣传工作，揭破反动统治的欺骗与假面具，而使得一般群众的觉悟与愤激，以扩大动员群众的时机；第三，严密群众与党的关系之加强，而减少党员的群众的动员行动的联系与秘密；第四，党内加强列宁马克思主义教育，而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线，尤其是武平党的严重问题。一般同志多数的觉感到对的，而几个领袖与县委分子，反以为皮不关肤，后来在县委扩大会议中间，更严重提出以下许多问题：（1）严密党的组织，把党员质量起来；（2）注意中心城市工作，给动员群众的联系；（3）加紧群众斗争，而决定了夺取群众之伟大任务。但同时要认定斗争是群众的要求，不是共产党的事；（4）加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揭破其欺骗与假面具，是目前争取群众的严重的一个问题，在革命的客观形势来理解党的任务，更是要我们同志特别努力这一伟大任务；（5）国民口气的宣传和依赖国民党政治努力的观念，是右倾合法观念的起点，群众幻想的策源，这是我们应当改正政治路线的一点；（6）列宁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增长了党内阶级意识和坚决的阶级斗争的良药，永康过去太没这种教育，同时同志，尤其是指导机关，太不注意到这一点，对于省委特委的通告，甚么都没详细去讨论研

究，这是永康党的根本不懂政治主张和工作错误的地方；(7) 土匪行动是党内无产阶级基础不巩固，同时是没有城市中心工作而然，所以不能把非无产阶级意识光复下去，同时也是破坏组织的动力；(8) 党与群众工作之关系与联系，是党的新的工作路线的主要任务；(9) 意气的争闹，争领袖，极端民主化，不动主义的右倾，是使党消灭的根本原因，在秘密条件之下，和严重的革命前途的实际任务上，是极应根本纠正的地方，同时机械的改组观念，是小资产阶级的意气的冲突；(10) 反帝运动和纪念日八一……等运动，是扩大宣传与工作的好路线，并且很可给群众以革命运动的正确的观念；(11) 中心支部工作是核心群众、工作联系的最好方式，也就是给党的组织上工作上开辟了新纪元；(12) 集体指导与分工的集体，是民主化，是正确的，在实际的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所告诉出的经验，而可保证工作的胜利。这许多的提论，是我根据永康的环境与党内的现象而提出的理论，也是在事实所告而给永康以经验的贡献，同时是适合六次大会的精神。然而，永康几个领袖是漠不关心。这保证是他们政治观念薄弱，农民意识太溶厚所致，况且是新闻式的第一次听到。我们虽则感觉到没办法，然而我们应当原谅，应当理解经验的不丰富，而积极的要给他们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总计划。这是我所希望中央的。我又要回顾到一点，这不是他们大部分党员群众的不接受，而是少部

分的党员与领袖的不关心。

我写这报告，我也觉感没系统，没有把政治的、组织的、工作的分拆开写，这是因时间问题和更确切的思维，这是希你们原谅我。

春归

八、十二。

沈显庭在浙江出狱后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

一、人数约计三百人左右。

二、监禁处所分为三处①陆军监狱——在钱塘路；②反省院特别院——附设于陆监内；③反省院——在吉祥〔祥〕巷。监禁在陆监者，均系判处徒刑者，以及未判决者；在特别院为时间较长之反省人；在吉祥〔祥〕巷反省院者乃刑期较短。但近来自特院闹饭潮后，将一部份勇敢的人，无论刑期长短，均移至吉祥巷严加管束并将此一部份人长禁在柙内，不得与其他反省人受同等之待遇，即看书、上课等也均为之剥夺。

三、刑期的种类，大都可分为二种。第一，依照司法手续判处大刑期，其时间长短均当庭明白定判；第二，即为判处反省院者，时间长短，均为秘密说者，谓此乃行政处分，故迨至期满时，仍须行交保手续。

四、待遇及其管理之情形。凡在陆监者每日黄饭二餐，终日禁闭柙内与其他监狱同。若吃白饭，每月须给洋四元，而其管理方面较反省院为宽，如对于我们行动不甚注意，阅书亦较自由。反省院则大异，其待遇自然

稍为改良，每日的饮食及夜间睡卧与陆监完全不同，每日吃白饭二次，早晨则为稀饭，菜蔬〔蔬〕亦尚可，夜宿则为高铺但其管理甚为严密，对于我们之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若稍低声谈话，即有人来问。通讯极受拘束，若写出来的每星期每人只准一封，信纸亦限于一张，除发信时之严密检查外，写时则须用复写纸，每信都须留底。去信亦须经严密检查后遂发给我们，而不到几分钟即仍须收去代为保管，至出院时始得发还。接见每星期一次，谈话时监督极严。特别普通两院都是一律，惟普通院每日须所谓感化教育，而特院则并不受课。他们同时藉未曾明白宣判之秘密，来恫吓我们，说若能早日表示反省，则可早日出院，藉此以补管理上之不足，且使反动者得到陷害同学而脱自己的机会。其实，他们对于刑期之长短，均早内定，无论怎样，都没有什么大变动，不过他们要加添我们的罪，也须有新的证据的。至于在反省院的刑期，多则十余年，少则三月或六月。

五、所谓感化教育，也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除掉几班党义以外，还有一班所谓“苏俄的研究”。他们所讲的，都从灏孙著的“联俄的讨论”而来。讲者为一前特庭之书记，对于 C·P 究竟是什么，可说简直莫明其妙，所讲的不过都是村妇骂街式的话，所以不会使反省人得到重大影响。然近来授党义者为西山会议派中理论者王去病。他所讲的尚能得一部份意志不坚决的学生份子信

仰。不过因王去病所讲均为纯西山派的论调，还有使我们可以纠正一般学生份子的盲目倾向的可能。除了这党义和苏俄研究的外，其余为英日中等文，及图画手工音乐等课，此乃无形的使反省人由感激而至于被他们所诱。看的书均须经审查，现在大概可以准看的，如民校各种书籍及新生命社出版等书，其余关于社会科学的和其他科学书籍历史地理等书，可准看的也有，不过都是灰之又灰的东西。至于其所得的效果，在一般本来没有坚决意决的投机份子，确实受了他们不少的感化。不过老实说这种东西即使没有把反动理论灌输进去，而只要给他投机的机会，何尝他们不会投降过去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并不能对于本校有十分的损失的。

六、反省人份子的复杂及其思想的差别，内部份子的复杂，可说无奇不有。全部的构成为农工商学兵都有，但其成份为知识分子多数，其中尤小学教员为最，次则城市的手工业者，更次为农民商人，其余还有少数的黄埔生。至于思想则更形复杂。其倾向于现在新生命社者为最多，不过此类人大多数从前做过民校工作的，其余无政府主义、第三党，及现在所谓改组派、脱落次基派的种种倾向无不具备。但这种思想的差别者均为知识分子，工人方面虽然有很多态度消极的，但并无任何倾向。农民均可受党校的指挥，并意志亦甚坚决。而有一种人，从前负过很大的责任的，一旦进了牢狱，便有恢心的表示，到后来便被法庭利用，在内担任反动工

作，而被此种反动份子所陷害者如徐伟、曹仲兰是。

七、本校的组织及过去的工作大概情形。在反省院没有成立的时候，陆监已经有了党团的组织，但其时因柵门禁闭，各柵不能时刻接近，故除少数知其平日历史者互相发生关系。那时负责者则为徐伟。迨反省院成立后，陆监虽至今仍有组织，但反省院两院内部都有相当的组织。从前特别院，本来与省委发生过关系的，对于一切详情毋得再述。在本年二月后的情形如何？我因移至普通院，所以也不能详知了，现在我只把普通院方面的情形大略报告一下。普通院在去年六月间成立，凡押在陆监的情节较轻，业经判决的政治犯，都移住该处。这时候，因都说移到这里不久便可出院的，所以每人的举动都非常遵守规则。同时管理也很严密。在这种环境当中，不但不能有所接洽，而且说话也不敢高声。直至去年十月间，大家都觉得过去的一切是非常错误的，当时便宋坎福以私人的名义时时与认为可靠者接近，且向他们须有内部组织必要的表示。这时候可说都是私人谈话而已。至今年二三月间，因为大家把自己的刑期都知道了，觉得靠守规则是没有什么利益的，同时又因一部份最轻的人放走了，由特别院及陆监里陆续移了许多人去，其中有六七个人是比较好的，所以便设法组织起来。可是因为普院的通信非常困难，以致兹未知〔和〕省委发生关系。其组织法分为：

- 1.总中心：负全院的训练及指导的责；
- 2.寝室中

心：内部的组织，完全以寝室为单位，每寝室推一中心人，担任总中心及本寝室五同学的意见相互传达。

至于过去的工作，无非互通消息，指定各种必看书籍，并纠正无论同学或非同学的思想，一方面对于穷苦工农同学给以物质上的援助。若与团体发生关系者，出院时缺乏路费时，则设法筹款帮助，同时又嘱以传达消息与在外团体。

八、组织法。总中心以三人组织之，总负责一人，训练一人，接洽一人；寝室中心则负责一人。

九、最近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自从于今年五月间特别院闹饭潮后，将大部份平日说话的人都解至普通院，管束非常严密，且极对不准与其他反省人谈话，禁闭于另一室内，不准看任何书籍也不受课，可说极无办法与此等人接近。又有一部份新从特别院解至普通院之人，共有十人之多，而其现在管理亦颇严，亦另关在别处，不得与我们从前在普院者发生关系。但这批人不久即能同与从前在者上课，故对于工作计划必须有扩大的决定。惟因寝室间隔绝异常，一时不能作全盘之计划，现在暂由固有总中心决定。今后决定计划如下：

1.各处不能接近之寝室，除设法授意组织党校，以便指挥一切外，其内部工作方针暂由各寝室按照情形，各自决定，可能范围内必须使之统一。

2.担任训练之总中心人，必须对于主义及其他一切理论均有相当认识者任之，并须注意对于新近教授党义

一切谬误之点，切实驳斥，使一般青年的知识分子之思想得以纠正。但此种驳斥及纠正之理论，先授于各寝室负责人，再由各负责人执行本寝室之一般人内。

3.力除新生命社各种书籍、错误。

4.指定应看各种书籍，并每几日应将看书所得之感想报告寝室负责人，由训练人负责指导，并得随时批评及纠正各人所得之感想。

5.有意义的推动一班人反抗当局，使各人的心不变死气沉沉。

6.设法对于经济困难之同学给以物质上相当之救济。

7.其他关于一切训练事宜。

十、反动份子对于本校组织划行破坏离间的情形和其组织。本校在普院初立党校之时，先由内部决定较可靠者，事前征求本人同意，以后遂令其负责。不料内中有一程梓彬者，既同意于前，而事成则将内部秘密均泄露于与第三党有关之章毓寄。章得此秘密，一面宣传谓普院有 C·P 之组织，一面又严词质问总负责人宋坎福，并谓在此环境之下，不应有此行动，以免妨碍全体。以后，对他所知道的几个负责人的行动均为其监视，同时又串同类施行离间手段。而彼辈确在普院内有相当组织，其份子均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及从前之党官，其破坏本校组织，也是他们整个的决定。但现在我们一面取敷衍之态度，一面秘密的更严密的团结起

来。

十一、反省院当局对于前浙江党务人员养成所之学生及其他青年学生的拉拢。凡是反省人正式宣布交保以后，即由反省院教务科长沈尔乔前来向各人谈话一次。对平常所说的不过是一种恐吓欺骗的话，惟对于党所的毕业生及青年学生，往往以地位金钱做饵，拉去做他们的走狗。计意志不定的投机分子过去的也不少。

沈显庭

九月十五日

芳字通讯第五号

——卓兰芳巡视永康县委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①

中央：

兹将永康县委的组织和最近工作情形报告如下：

1.过去县委委员九人，候补二人；九人中有四个常委委员，但无常委组织，亦无日常工作。县委每月开全体会二次，每次是无负责的人，没有准备的，是临时应付的，几个先期聚集的同志，大家或是聚赌，或是谈天，直到开会时为止。到开会时，议程第一项是报告，大家同志都有工作报告。我到那一区委，参加几次支部会，像流水账一样，你、他……都报告完毕，于是第二项提议，接着是讨论。提议没有时，便没有讨论。第四项便是批评了，于是互相大骂一顿，会场闹得不成样子。最后还有分配工作，你到这一区，我到那一区，分配了之后，会议完毕了。开会时即有提议也不过是事务问题，或一个个人问题。即有讨论，也是二三句话说完了，我发，你附议，大家通过。对各区委各地的指导也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是如此。每到一处，并无什么工作的指导，胡乱的开一个莫名其妙的会议而已。永康党是长期的停顿在这无组织的状态之中（姚岳亭在永康也是如此），所以他们虽然知道一些工作上的坏现象，但是很零碎的，无系统的，而且也不去研究其原因，更不知如何来改正，一切工作便是如此的不会进步了。至于对政治问题的了解，简直是没有这回事，因此自然没有正确的策略。有时也有一点策略，那又不知不觉的走上错误的路上去。所以，如果严格的说，过去县委真是一群小孩子在闹把戏。

2.自有到后，在县委会议中便指出上面这些缺点，并从个别谈话及会场精神的表现中，对于县委与县委干部做一度观察，指定金丁亥、章云瑞、程岩阿、应焕贤、吕其〔兴〕渭五人为常委。前三人是原有〔县〕委，后二人是执委中提出来的。金历史最久，阶级意识浓厚，很坚决，观念比较的正确，是贫农，的确是第一个可靠的同志，惜文化程度太浅，不易了解工作的理论，指导的力量不易很快的增强。焕贤是贫农，兼管小贩，高小毕业生，工作积极，阶级意识不及金之浓厚，但了解力很强，近来进步很快。以上二人在同志中都有信仰。程、吕都是知识分子，入党历史不久，此二人工作不积极，理论当然是缺乏的，在我观察是没有希望的。章是中农，过去有土匪行为，个性非常之强，说话没有系统，好做领袖，牺牲的观念不坚决，做工作也没

有持久的积极的精神。所以我想在全县巡视完毕之后，再有一个决定。目前常委组织很简单，只有组织、宣传二部，秘书由宣传部兼，另外指定一个同志担任技术书记，由秘书指挥。常委每星期开会一次，经常有二人至三人（金与化贤二人是专门做工作，不事生产，章有一半功夫可以离开家庭）工作，二人主持内部工作兼指导就近区委的工作，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县委全体会议每月一次。

3.自全体会议后，接着开第一次常委会。县委的当前任务是：巡视各区各重要支部，传达政治路线、工作任务和策略，改造区委，整〔顿〕支部工作，并开始建立本身的工作。这些工作除县委委员回去主持区委工作（兼区书）外，常委即将内部工作与巡视工作也有一个分配。第一次常会之后，三天便是星期，所以第二次常委延一星期，二次会议相距十天。在第二次常委会时，根据各常委同志的报告，推行的程度是非常之可怜，恐怕还不及总工十分之二。金在十天内终算每天有工作，在太平区参加了三个支部会，在义和区也参加了三个支部会，在游仙区下半区召集一个中心支部（地名芝英，是永康最大的一市镇）的几个同志的谈话会（支部死了许久）。化贤也×算是在工作，也参加了几个支部会议。兴渭在游仙下半区做小学教员，常委会议分配他的工作是指导这一区的工作，并开始这技术（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说）。他总算和我一道参加了一次区委会

(这次会在山上露天开的)，一点没有成绩，技术工作则没有好好做过。岩阿与云瑞则未动一步，未参加一次任何会议，完全交了白卷。第二次常委会，总算个列(到)齐，这已是难得的精神了。在这十天之内，倒我帮助县委做了些技术工作和文字工作，参加一次区委会，成立了一个武平区委，参加了一次支部会。在常委同志(金及化贤)的指导工作中，政治指导的工作是非常欠缺，而且没有系统性，其方法也是不大得法，所以我想成功一定是很少。传达党的政策这一任务是如此其困难。改造区委的工作，除武平区委外，游仙下半区总算开过一次临时区委会，某地区委连旧的组织都停滞起来，没有召集起会议，支部工作当然只有金和化贤到过的地方开过了会，其余一百多支部是动也没有动。因此，区委工作与支部工作现在无从报告。

4.第二次常委会本来要他们于前一天(星期六)下午到齐，大家可以看看文件与准备开会工作，或者晚上就可开会，第二天开会可以从容些。但是结果大家于星期日下午后才集合，再跑几里路到开会的地方，会开始时已是傍晚了。那次开会的议程有十二项之多，结果第一晚上到第二天上半天便散会，还有四个议程未及讨论，留交下次继续。这次讨论问题中，各常委提出的是怎样指导区委，怎样整顿支部，秘密工作，技术工作，农×问题，训练问题。这都是重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表现他们一些小小的进步，不若从前开会大家没有问题提出

讨论的。我提出的是组织问题，百子会问题（在政治决议案上有一任务是反国民党土豪劣绅的斗争一项。我提出这问题，一则是工作上的需要，二则指出这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具体讨论与指导，要使县委同志了解，以后县委应根据政治任务，把当地的实际事件来一一具体的讨论，实现群众斗争的领导责任），C·Y工作，兵士工作，工作报告（向中央第一次报告工作）。

附：这一报告写来邮寄太长，六号通讯再续，以后请你们注意交通将来之前一星期，来一通知，我们准备详细报告，免得^①

兰

九月二十四日

^①下面的字看不清。

吴芳与徐炉同志谈话记录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①

我自湖州县委干部分子会议（由县代表会改开）后，因经费不够，个人居住及吃饭都成问题，以及在该会议上对工作及同志个人批评太严厉之故，引起该地知识分子同志不满。而他们又不在会议上提出质问与批评，在背后议论我，说我第一缺少巡视工作，第二经费太浪费。但巡视工作平常当然不便公开告诉同志。至于经费，在每月底及在此次会议上都有报告，他们就是这样说。第三，说我住菱湖时太多。但过去有些地方他们不许我去，现在即能去亦不能久住，这当然不能在各地久住，因此，此次会议决定要我离工作来沪。现在县委已选三人负责，第一次县委会已经开过，可以勉强支持下去。陆同志现在要求他去，最好不要他走，万一他定要走时，李同志可以代替。

湖州经济状况：湖州全县有四大市镇，第一为城区，次为南浔，次为菱湖，又次为双林，再次为袁家

^①此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汇。城区丝织厂有四十多家，每家工人最多达一千多人，最少一二百人，共达四五万人；女工达三四千人，童工少数。内河小轮每天往来湖州者有四十班，共有工人千余人。有铁工厂一家，工人不详。电灯工厂亦有工人数十人。其余马路工人、民船水手、店员及手工工人不下十五六万人。商业比较发达，近来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捐税繁重，农村经济破产，市面上据最近八月半调查，大都较往年减少一半。失业工人约四五万人，以丝织业为最多，现都流落到各地。流通经济尚称平稳。物价如米最好的卖十六元，其次十四元。秋丝最高价每百两仅卖四十六七元或三十多元，较以前最高价钱六七十元则减少多多了。乡村高利贷按月达百分之四五分，平常仅达二分到三分。捐税凡各地通常所有的都有，如北伐捐至今还有。地主大都即为资本家，有“三象（千万以上）九牛（百万以上）七十二狗（十万以上）”之称，大部分地主集中于城区和南浔镇。农民生活过去比较优裕，今年则因重租（每亩五斗）、高利贷、捐税、农产物低落（如丝）及蝗虫旱灾等原因，生活已非常困苦。出产以丝、桑、鱼为大宗。

政治情形：该县政权完全操于当地豪绅地主资本家之手，国民党有县党部总工会、商民协会的组织。国民党最近因检查日货与商会冲突，并与酱酒业商因加捐起冲突，至今未解决。现在豪绅告发国民党县党部受贿，现在党部已被解散。现驻一团（三十五团）、民团（保

卫团)约三四百人,枪枝齐备,水陆警察共有约千余人。在八月初,城区酱酒业又曾作反苛捐运动,尚无结果。今年春一月,丝织工人为反对减少工资大罢工一次,参加罢工者达一二万人,结果胜利,系自动罢工。八月中,三十五团士兵自动要求发欠饷,包围团长,结果团长向商会借五万元发一次。余无何斗争。

党员数量二百余,约达三百,分四区。城区支部尚未建立,菱湖(南乡)有支部三,袁家汇(东乡)区有支部十五,前村区(北乡)支部不详,因不能前去整理。过去该区发展系按“三丁抽一”的办法,照户口数拉伕,故过去约有二三百人。但现在因负责同志于今年六七月被土劣告发被捕,至今一般同志害怕,不肯见面,也不肯纳救济该同志的捐费,无法整理,须俟陆同志病愈才有办法。袁家汇区目前最好,区委支部都能自动开会,组织弟兄会三四个,可于最近成立,共约一二百农民,反对村里制运动已有相当影响。菱湖区委及支部虽不能自动开会,但尚可召集,群众组织完全没有。群众方面除城里及各镇均有黄色工会、学生会(有群众)商协外,其他群众的组织没有。

整个党的组织因过去和平发展及指导机关停滞在知识分子中,故目前成为不动现象,一般农民同志不相信党与群众的力量,知识分子同志都存等待心理,不能努力工作。目前的出路要从斗争中改造党的组织,必须推动目前不动的现象。

湖州经费虽我不在那里，亦形不够，要加紧巡视工作，如经费能增加，还是派一得力同志去工作的好。陆同志亦因生活问题想离开湖州找职业，最好不让他走。

吴 芳

姚鹤廷巡视建德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①

中央：

(1) 社会状况：建德四境皆山，土地甚少，人口全县二十余万，物产米麦甚少，以苞萝花薯芋茭等为正粮，以茶叶竹木为副产，故赖别县接济。四邻东界浦江，南兰溪，西寿昌淳遂，北桐庐分水。道路皆经山峡，坦途甚少，以通徽州兰溪桐庐三道为大，交通由杭至有轮船可通，至兰溪金淳则有快轮可达。市镇以东乡之东关、小里埠，南之大洋、麻车埠、三湖镇，西之杨溪、五王市、桐关，为交通经济之要区。交易方面，城市乡镇皆甚寂寞，唯秋收后较繁盛，平时则全赖数行客。教育在城有九中、完小、初小数校，在各乡则各有完小之设，唯初小甚少，就有亦出自私费的，故经济异常支绌，且类多带有蒙童之习。寺庙大者不多，公款公产亦少，现土地呈报，已着手调查归公。山谷之好迷信者，叠石为山神土地，初一十五供奉之。装饰及日常用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物，皆甚古俗，言语较统一，人性在山谷居，皆野蛮，只暴动求经济，不懂什么政治主义，这是工作一大困难点。风俗则比永康纯良，观农村之少赌徒则可知。

(2) 政治状况：国民党员共有二百零五人，各级党部都有组织，成份多半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阶级意识是动摇不定，或把地主说成是资产阶级口号，但反对 C·P 是一样的。我们同志在县党部还有二人，加入国民党的有许多，国民党群众工作没有什么建立，徒呼负责的宣传（标语），群众受他们的影响，到有许多幻想。以减租为民党的思想，其实在全县没几村实行减过租。至国民党的各派，也没什活动，村里制到处皆有，实权皆握于豪绅地主之手，其于田赋、地丁、土地呈报费、村制费，日益增加的勒征，而做反动统治的好工具。它并且监视革命甚为残恶，如利用地痞流氓监视我们行动，每有常事即往县报告，在东乡流氓做侦探，勾通省军做放哨。对于土地呈报，现反动政府正在进行，其欺骗口号为：“土地呈报民众就有便宜饭吃，就可免得打官司，就是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一般民众在此口号之下幻想甚深，而村里制实为有力的工具。我们对这些改良主义的宣传，应作有力攻击，揭破其假面具，以取得群众觉悟。至群众自动的组织没有。白色恐怖专注意东南二乡，故在南之大洋驻省军一排，东之东关一排，并各设警局；城市驻有二排，军皆齐，唯惰于操演。在群众方面，土枪家家皆有。

(3) 农村经济状况及城市工人贫民生活情形：农村中除少数的米麦之外，皆以苞萝为食粮，土地不集中，地主不多，佃农租额平常要 50% 的样子，租田要押佃金。唯恐得不到田种，又恐地主威严和人家来抢种，故不大肯提出减租。又，山主租山于山农种作，每亩五元至七八元不等，规例甚苛，动辙驱逐出山。雇农工资低廉，每年三十余元，月工四、五元，日工二角左右，全县数量甚少。贫农类多开山，赖苞萝、茶、竹、木等为生活。农村稍有衣食，多与豪绅地主结合。手工业工价则较高于雇农，下级伙计及徒弟又受包头的剥削，同行中有加薪情事，一般无知者愿不加薪而来捷抢工做。青年雇工既受经济的剥削，同时又受苛待，如食物、做工之类，人家待手工工人，以饮食的观察，比永康不如。银路方面，地主高利贷者皆与城市大地主相来往，不放松一点，而借给劳苦群众一块钱，或则在今年收米麦苞萝等，至来春又买之于劳苦群众以赚钱。今年欠收，他们在此时已封锁粮食而不肯卖，城市店员工价每年不过三四十元，青工、童工则更少，工作时间则加长。去年所争得的加薪，现已被取消，店主又可随意开除工人。邮务、电务工人很少，现无组织，唯生活比较好一点。贫民则以开小店铺排摊为生，每日所赚，往往不够生活之用。码头上工夫数量有好几百，从前曾有工会组织，现一切被取消，但将来还许有恢复的可能。他们的工资是挑时临时向店主说合，政府要税他们的钱，

否则又不准挑。

(4) 建德党目前情形：目前支部到县委，一切都停止了一年光景，会也不开，什么东西不管了。五六月里曾经成立过县委，但到现在没有开过会，做过事，支部失掉生〔气〕，连多少都不大明白了。区委都涣散掉，真是毫无系统。我曾经到南乡到城里到西乡，一般的情形都差不多，连支部召集不起开会，同志很灰心，很埋怨党，埋怨同志。西乡十五六个支部，现统都停顿那里不动；城市一点基础也没有了，只有三四同志，且飘摇不定；东乡白色恐怖的一塌糊糕；南乡比较还好，现已有一区完全恢复转来，但勇敢要暴动求经济；另外一区现已着手去工作，支部同志能够说话。总观建德工作客观主观的病症，有以下几点：

一、组织路线不明了。第一、和平发展，人数愈多愈好，支部不从斗争中建立起来，分子不积极不勇敢不觉悟，尽住暴徒，形成暴动主义，绑票主义，酒后狂呼，开会公开的现象；第三^①、技术工作不懂，东乡的党〔代〕表会设在茶店内，西乡会卤莽的看戏式的公开行动，上南乡公开召集开会；第四、包办工作，形成几个领袖，到现在这几个领袖因种种不便，使工作停顿；第五、中心工作、支部生活没有，所以一般同志都没有政治观念，教育的缺乏使同志什么经验都不懂；第六、

^①原文无第二。

土匪行动的失败和盲动失败，也给建德工作停顿的一个有力攻击。

二、教育工作缺乏与党的新的生活、工作路线、组织、政治……路线没有传达到，便使建德党发生许多工作错误和许多不正确观念。

三、国民党的幻想，如土地呈报便是土地革命，平均地权就没收土地，二五减租是国民党的恩惠。第二，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斗争是不行的，开会便要破获的，要是江西打来再做事，上海杭州失去再起来，或者以为不暴动便不是革命工作，不求经济便是不勇敢。我从许多地方跑来，还听了同志许多不中听的话，如我为革命已吃二年苦，我招待他们，他们在杭州碰到我，睬也不睬，无情的很；中央省委的章程没看到过，都是邱福祥、徐营、童祖凯的假鬼胎；有的说：我通缉还有家眷，你知道不？区委县委都不肯出来工作，我去一催，他便说：危险！我这里有嫌疑，那里不好去的，信任自己躲避主义，甚至叫一个同志到二三里路的地方陪我一去，便说：咦！去不得！去不得！省防军要来拿的哩！！总之，他们家里都很怕，不要你去，你再一说，他便不睬的跑开去。这许多困难使得我工作很有阻碍。

(5) 我目前的工作计划：

一、从小小部份的南乡弄好，同时要把城市及各乡镇的工作无论如何要建立起来。

二、教育积极明了的同志，创造出许多新的干部，

同时便要推动集体力量去进行工作。

三、支部质量起来，告诉同志秘密工作、群众工作、斗争的策略，去建立新的工作。

四、在东西城市等处不容易工作的地方，求其较好同志与之个别谈话或开会讨论，去推动新的工作，同时旧的基础设法建立起来。

五、指出改良主义的欺骗，去告诉同志推广的宣传到群众中去，以打破国民党的幻想。

六、从群众实际生活中和斗争中去提高同志的政治认识。

七、把支部一点一点的弄好再去建立区委县委，否则仍是没用。

八、你们的书赶快送来，支部中识字同志到有許多，使他们看过了，讨论过了，而去消灭不正确的意识，得到了新的了解。

九、交通关系、支部生活、党团作用、工作联系、上级下级的关系慢慢的建立起来，建德才有办法。（我简便写了一写，庆元来时，我再将一切的工作计划及支部中区委中……等议案和一切工作计划详细写出来，叫他带来。我现在七病八痛，神晕气乱，精神上真维持不过，希望你们再派人来帮助工作。）

(6) 附写：

一、兰溪同志：朱树庚、朱建荣都已找到，根桂或许也可能，可否派一个到中央受训练？回来对浙西工作

自然获益不浅，照我自己看来（建荣比较好）。

二、书籍快送来，许多同志很要看，且不看不行。

三、庆元来时将十月份经费带来，便于工作。此地经济异常困难，同志路费工作费都无办法，印刷费也需要许多。

四、浦江、寿昌、淳安都有线索，我们主张与他发生关系。建德弄好时，再主张去一趟。

五、要的书籍：六次大会决议案、二中全会决议案、反三民主义（很要紧）、红旗、布报、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与战争、艺术论、三个策略、CPABC 通告，都设法带来。

姚鹤廷

九月二十九日

吴芳与撼山同志谈话记录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①

(一) 浙江经济政治情形。浙江经济政治情形在帝国主义侵略加紧的情形之下，民族资产阶级日趋衰落，各地工厂及比较大的手工业都趋破产，工人大批失业，买办及豪绅当然加紧剥削工农，以维持他们的经济地位与统治权。地主没有超过四千亩以上的。今年二五减租有的已实行，救国会已取消，就目前说，买办阶级是抬头的形势。

(二) 组织情形。上次离沪到杭过了数天即往湖州，因该处组织未曾破坏过。但该地工作不很进步，县委经常在菱湖，少到各地巡视，指导亦缺乏。县委本身亦不能经常开会，我到后召集开会，并参加支部会，但到者寥寥。到长兴时（该地有三千多工人的矿工），指出他们和平发展的错误，指出应注意在中心工人群众中发展。该处理发工人八十余人，为增加工资自动斗争，指示应参加并领导这个斗争。成立区委，委员中店员二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人，知识分子一人。由长兴回到菱湖，恰值“八一”，但该地虽有四五百同志，虽印传单一千多份，但一部分湖州传单被一个工人销毁，结果也无什么表示。这个工人同志后来决定开除。菱湖在“八一”运动中比较做的好，群众有相当影响。德清有丝厂六，每个约有一二千工人，四个在城内，两个在乡镇，有同志三十余。成份比例上，工农各占二十人左右，知识分子二人，各召开支部会。有一工厂工人为增加工资自动斗争，但党有相当的影响。结果条件虽胜利，但被开除三个工人。吴兴共分四区，长兴一区，德清一区，共约二百余人（能约略统计的），尚有前村、组（织）里两区根本尚未整理好，过去共有三四百人。后再回杭州，该地工作仍无起色。在纬成找到几个同志，交给当地负责同志后即往绍兴去。该县全体同志约一百二十余人，十余农民，余为工人，城里共有四十多同志，当召集二十多个同志的会议，推出县委五人，并规定工作计划。由绍兴回杭州，因天民来上海，我便留在杭州工作，共恢复两三个支部，找到一些线索，并准备九一、九七运动。事前开了一个支部联席会，共印宣传品约二千份，同志们散发时都有兴趣。天民回杭，我便到富阳，该县和平拉夫发展据说有七百多人，比较好的分子约三百多人。我曾指示他们的错误，并跑了好多地方，但当地同志不了解日常斗争的重要与组织工作。该县委五人，包括中学负责同志在内。由富阳回杭州，讨论组织秋斗社之组织及宣传

工作，曾作公开宣传工作，此系领导小学教师的运动。该社共约二十余人。杭州车夫斗争及伟成工厂工人斗争都有，但我们始终未能打进去，只能在外面发传单而已。这次来沪是由湖州经过，曾参加该处县委会议，讨论建立机关及秋斗与十一月革命节工作。现在当地农民为反豪绅不报荒事，自动拆豪绅房子，我们决定领导此运动。德清丝厂女工被开除，我们决定为要求恢复工作等，鼓动工人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吸收五六个勇敢的女工同志。

（三）对各地的意见与请求：①浙北巡视一人是不够的，因为面积太广，跑不普遍，有些地方不去巡视，的确是当地的重大损失；②各地文件刊物太少，现在当然关于艰深理论及大批的书籍还是次要，最急需的是一些小册子等；③已批准的经费可以照发。

芳

十月十四日

郑馨关于浙江党、 团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①

一、政治经济军事情形

在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破坏得不堪，幼稚的工业非特不能进展而且衰落，惟有和帝国主义有深切关系的买办阶级的经济裕如。最近在浙江政权表现也是买办阶级占优势。就此可以证明，如果南京政府存在久长，益发会使中国殖民地化。

浙江工业资本新由手工业蜕化出来（杭州纬成、天章、虎林、庆成及湖州大丰，都是一九二八年将手织机停办），还是非常幼稚，就是取消手织部〔机〕专门用机器来代替劳动，也不能抵遇〔御〕外货进来（人造丝）。杭、湖丝织另机更是破坏得不堪。湖州离城三十里以内的自耕农，出卖土地去买一部或两部机来织绸，不一年即告破产，变为无产者。浙江工业既然如此一天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一天衰落，所以工人失业一天一天增加，杭州十万左右丝织工人现在只有五万，湖州八万现在只三万。人造丝不特资产阶级痛恨，即工人也深刻仇视，抵制外货、提倡国货遂成为民族资产阶级迫切的要求。就拿这两个口号来组织国民救国会，号召群众起来抵制外货，购用国货，企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发展工业资本，不料就此消极的低制外货也引起买办阶级的仇视，就是帝国主义不许可。

豪绅地主阶级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确是给中国大革命一个威吓。本来出卖土地在乡村是一件最倒霉的事体，并且买卖土地只在年关举行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温州、绍兴地主匆惶地出卖土地，一年头尾买卖土地成为常事。到了国民党停止民众运动而地主阶级始镇定，仍旧继续其封建的剥削，但地价比从前便宜了。

浙江地主田最多的只四千以上，就是四五千田的地主也属少数，普遍的是百亩，一百以至五六百亩，都是中小地主。连年虫灾、旱灾、水灾，地主的收入当然减少。收入减少而公债建设、军事特捐预征钱粮，他们的负担反是加重。所以“二五”减租引起莫大的纠纷，实际上他们是无法接受的。现在地主阶级不作“金线只放在泥块下最妥当”想了，明了封建势力走向崩溃的道路，他们用另一个方式来剥削：开设当铺，投资钱庄。在富阳、诸暨不要谷租而要租金，租金要先交。在德清、吴

兴、长兴实行无情的重利盘剥（三分利以至四分利）。湖州的自耕农受了重利盘剥都成为空架子。尤其是德清，最聪明的地主都去经营工商业，蜕化到资本道路。

再来说买办阶级，他们一方面垄断农产品，无论农产品收成丰或歉，而农民总是所得甚微；另一方面输送外货到穷乡僻壤，如肥田粉、洋布、颜料等等，只有他们的经营确有保障。浙北丝织厂没有一个厂不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失败，而缫丝厂都由数百工人增加到一千或二千多（湖州模范缫丝厂千余女工，新市两厂八百余，塘西四厂八千余，萧山缫丝厂停止丝织部专做缫丝）。

各市镇洋货店、颜料店，没有不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在浙江，经济基础买办阶级最巩固，所以影响于政权也是买办阶级占优势。实行改良主义（如“二五”减租）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而买办阶级更需要“二五”减〔租〕，所以“二五”减租取消了又实行。削弱帝国主义的势力也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而买办阶级当然利益相反，所以国民救国会也命令取消。“二五”减租实行和国民救国会取消都是对买办阶级有深切的利益，证明浙江政权在目前是买办阶级占优势。

浙江统治阶级内部不只是“二五”减租和国民救国会的争斗，还有反对李济琛任铨叙部长，反对无辜逮捕党务人员。绍兴国民救国会决议改组党部，湖州救国会为查货和买办阶级冲突，瑞安县党部常务自运东洋货（他

自己也是开洋货店的)，湖州执监委冲突，党部无形停止，兰溪赵承祺等被捕（其中固然有几个是 C·P），凡有富阳、分水、东阳、温岭、新昌破除迷信，而豪绅地主都鼓动市民包围党部，殴伤党务人员。这都是统治阶级内部日常的阶级斗争，但是对无产阶级是一致的压迫，一致的进攻。

统治阶级内部明争暗斗逐渐紧张，将来武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摆在面前的国内军阀战争，浙江也会转入漩涡。所谓浙江省府的建设专门于长途电话的装置和公路的建筑，自绍兴至曹娥至萧山、杭州至长兴的公路都已完成，现在准备杭州至桐庐的铁路建筑。这决不是解决民生主义的“行”字，准备将来战争运输方面的便利（铁路工会现在直属省府的，不属工整会的），一方面便利输送商品到穷乡僻壤去。

浙江虽稻殷富之区，经过两次江浙战争及革命军入浙，省库空虚也同各省一样。每年省府收入只千七百万，支出需三千万，今年建设公债一千万弥补进去还是不够，财政厅以及省府委员经过数次讨论未有办法。苛捐杂税加重，怨声载道，一般小资产阶级因为捐税重而痛恶国民党，投诚于无产阶级（绍兴箔坊主要求工人起来作抗税斗争）。今年全省虫灾、水灾、旱灾，报灾之电如雪片飞来，工农的斗争不断地起来，土匪蜂起，种种客观形势证明统治阶级是走向崩溃道路而无法维持。

浙江军队只有六团保安队，是省防军改编的，还有

第六师第三十五团驻笕桥及南星桥一带，近来开湖州去剿匪，到了湖州，匪未剿就地向商会拿九千元，蒋介石说六师是最好的，也是这样。剿匪两月数次交锋，兵匪都放空枪，而兵反将子弹送给土匪，结果太湖土匪仍旧存在。保安队六团分驻温州、台州、宁波、杭州、湖州、浙西六处。在浙东、浙南及湖州还〔有〕水警队，浙江各处有缉私营，在温台还有商巡队，是木壳队，专门压迫盐民的。杭州有七巡察大队，三连工兵营，保安队六连，现在有开赴衢州和长兴。总而言之，浙江统治阶级的武装非常薄弱。

二、群众生活和斗争的描写

浙江各处工厂都是包工制。每月一般工人可得十五元工资，至多二十余元，少者拾元，这要看劳动者勤与否。手组〔织〕工人五分织一尺，每天得不到五角。缫丝厂女工在湖州一带每天只得五角，在杭州说有八角，新近有许多湖州女工到杭州来做工。在湖州乡村的缫丝女工，每天只有四十多铜子（长超地方），一般手工业及店员，十元——十五元一月，如鞋工专做皮鞋的，缝工专做西装的，可得二十余元一月。至于理发工人则一天所得工资，资方六成，劳四成。

雇农工资二十元——五十元在全省最普遍，在湖州一带有七十元一年的，散工每元三工，农忙则一元两工。

佃农缴租在杭州百分之七十，绍兴、萧山、富阳、诸暨都百分之六十及七十，湖州一带百分之五十。富阳、诸暨有大半农民要先交租金后耕田，他们说秋收斗争做不成的理由之一种。自耕农完粮（自然地主也一样）湖州各县一亩需一元。在全省范围钱粮算湖州最重，不特粮重，无论什么特捐和公债湖州总是负担最多。统治阶级财政收入的确湖州占最重要地方。

重利贷也是湖州特别重，百元三分利是很通常的，并且是三分利的须半年结一次债务。这十五元上半年的利息，下半年就要利上加利。明虽三分，其实不止三分利息，还有四分利的。至于零碎借贷，一元三四个月五角利息有之，有借十元需七元利息也有。尤其是德清，自耕农以田抵押欠一千元或二千元的是很普遍的。有一个同志在孙卢打仗那年借百八十元，到现在利上加利已经千二百元。德清自耕农都成为一个空架子，他们也说从此没有办法。浙西分水也是这样。其余各县年利二分最多，另借不在其例。

小学教师在杭州市立的可得三十二元一月，私立的七八元，十余元以至二十元不等。绍兴、富阳、湖州是论年的，百元一年，七十元、六十元一年都很普通的。

盐民的痛苦是在盐税重。本来晒盐不用很多资本，出息是很好的，因为政府盐税太重亦无所谓利，只得些工夫钱。在当地，盐每元可买百五十斤，报了税每元买不到二十斤。所以各处盐民一作抗税斗争就趋激烈。盐

民群众是乡村斗争导火线，一着即发。

群众斗争在浙江无论乡村或城市都是复兴时期，并且开始斗争就趋激烈。杭州车夫本是两人拉一部车，现在物价腾贵，生计困难，于三月间公共汽车杭州突然增加，不特到拱埠及笕桥等地有公共汽车，城市各处都可随地乘坐，这样，车夫生活益发困难。为汽车所影响，真是到了穷途没路。于四月三日、四日杭州车夫大罢工，约共有两千多车夫齐集旗下，阻止汽车行驶，夜间车夫将各公司汽车在旗〔下〕烧了五部，资方损失约在五六万元，车夫被捕七十余人。经过这次风潮，杭州公共汽车在城市停止行驶。过了一个月，汽车仍旧行驶，并且增加，而车夫则受军警监视，不得自由谈话。

九月三日，杭州纬成工厂工人罢工。纬成聘请四个日本技师，企图将纬成大加整顿，想将劳动力薄弱的工人个个开除出去，请医生检查工人身体，说某职员某工人有肺病，立刻通知病者离厂。这样，工人尽人自危，一致罢工，反对检验身体。同时庆生、大丰等八个工厂（有的为资方故意拆掉机器，就是有意开除工友）亦酝酿罢工。纬成罢工开始，党政当局异常恐惧，用武装包围工厂并密布侦探。公安局、工整会都派人调解，调解不下，将工人拘禁。其余八厂亦拘三四人。一场风潮从此给统治者镇压下去。

德清新市西丰厂对于罚工很利害，差不多每个工人天天要罚。工人忍无可忍，提出加资、反对罚工两个口

号，全体工人罢工，得到胜利。资方认为这次工潮职员从中鼓动，开除三个职员出去。

湖州药业店员罢工，提出条件而资方统统答应。店员复工以后，双林、菱湖两地药店东都不肯履行条件，而菱湖、双林店员又复开会，要求资方履行条件，得以解决。

长兴理发业工人罢工。理发一天所入工资原来资方六成，劳得四成。长兴理发工人提出工资平分，罢工五六日而不得解决。

吴兴大丰厂给工人吃的饭菜异常恶劣，在夏天更觉食难下咽，全体罢工，要求饭食清洁，得到胜利。

吴兴菁山今年虫灾利害，晚禾无收，而村长不肯报荒，三四千农民一致起来将村长房屋拆掉，吴兴公安局只派侦〔探〕去密查，未有军警去捕人。

“八一”运动在湖州动员工人到街上去游行示威是不可能的，如果准备得早，从日常斗争转到“八一”运动，调动工人为“八一”罢工或怠工是可能的。七月二十八日县委会决定：

- 1.“八一”运动要与中东路事件联系起来，作一普遍的宣传，口头的、文字的。

- 2.注意工人农民区域、重要市镇的宣传。

- 3.从这次运动中健全党的组织。

“八一”菱湖区同志全体动员从事“八一”运动，街街巷巷传单标语遍贴，警署、水警舰都有传单掷进去，乡

村由农民同志负责散发并张贴，一时土豪劣绅恐慌异常，谣言纷起，国民党员都不敢出来，菱湖遂宣布特别戒严，检查非常严厉，非同志被捕数人；长超、前村等地也有同样的举动。在农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在湖州城市当然也可和菱湖一样的举行，因一个同志反对散发传单等行动，将印刷品付之一炬，湖州没有举行，夜里三时特别检查严厉，各旅馆也于夜三时军警来检查，找去非同志数人。

“八一”杭州没有举动。

“九一”、“九五”、“九七”。杭州于“九一”前召集支部联席会讨论“九一”、“九五”、“九七”工作。在这次会议产生行动委员会，受市委指导，直接执行“九一”工作。

在杭州市没有群众组织，对于纪念节只有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影响到群众中去。决定：

- 1.健全党的组织并扩大党的组织；
- 2.宣传作文字方面宣传，尤其要口头解释；

3.划分旗下、城站、博览会、下陈〔城〕四区域，自“九一”开始一直到八日散发传单四次，同志们都勇敢参加，发了传单都觉有兴趣只说传单印太少，全市都有影响，尤其是工人区域。反动了的工人害怕不得了，从前得公安局三个月的薪俸（受骗）来破坏机关的。政府取镇静态度，禁止报纸登载，密布密探并特别戒严，入晚武装林立，在城站找去非同志二人。这次双十节也本“九一”精神举行，团的同志被捕四个，并影响群众组织

的秋涛社，社员被捕二人，非同志非社员三人。

三、党在历次斗争中的策略和工作路线

杭州车夫自发的斗争一开始，党动员工人同志混进去，找车夫谈话，找到了六个，可以接受党的主张，而群众行动非常迅速，一趋即入急烈之途，烧了汽车，车夫被捕，车夫集会不成，即时涣散。不如此，可以同去年退伍兵一样，领导车夫斗争。

这次纬成自发斗争，影响纬成斗争一共八个厂，而党都没有线索，找不到人打进去，只做了一篇告工人书散发各厂工人群众中去。纬成斗争开始本来没有线索也可领导这次斗争，因为天章、虎林两大工厂我们都有同志，提出援助纬成工友罢工，如果这口号得群众的拥护，可以领导这次斗争，这口号并且已经提出，可惜虎林、天章只有同志没有群众组织，所以发动不动。

德清西丰厂罢工是党领导的，批评他们：

1.没有从斗争中把群众组织起来。号召散漫群众起来，经过斗争仍旧是散漫，这就是没有运用工厂委员会。

2.资方开除职员，没有号召群众反对无辜开除职员。

3.没有扩大斗争。西丰厂斗争发动，应当煽动公余厂起来斗争，并且可以扩大到塘西及乡村。

4.没有发展党的组织。

这次公余厂四女工因秋热出外乘凉，被资方开除，党即集会决定：

- 1.反对无辜开除工友。
- 2.打倒主任。
- 3.打倒经理。

4.工人团结起来作一个煽动，全体工人罢工。同时去西丰厂煽动，西丰厂也罢工；到塘西去煽动，没有效果。

结果胜利，四女工复工，主任、经理向工人道歉，秋热每天有一定休息时间。在这次斗争中发展六五个同志。这次有否运用工厂委员会不得而知，比前次总算进步一点。

现在德清船夫、渔民都在鼓动斗争，从日常小的斗争发动。乡村由日常小的斗争，已有虫灾委员会群众的组织。

湖州药业店员罢工，党派人去指导，提出的条件资方接受，得到胜利。批评他们：

- 1.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永远在党影响之下。
- 2.没有扩大斗争到产业工人群众及其余手工业群众。
- 3.没有发展党的组织。

长兴理发业工人自发斗争，决定：

- 1.组织理发工人委员会，由群众产生。
- 2.坚持斗争条件，以期达到胜利。

3.拒绝国民党或工整会解调、仲裁。

4.鼓动酱酒业工人起来援助斗争。

5.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结果如何，不知道。

绍兴箔业工人斗争的策略，有几点争论写在下面：

绍兴手工业箔业工人数量最多（三万五千），箔业工人是绍兴职工运动中心工作，目前箔业工人所要求的是恢复过去条件，应当提出“恢复过去条件”，宣传发动群众斗争。箔业工人失业者达千余人，须提出“失业救济”、“要求复工”口号，发动失业工人斗争。须注意，失业工人斗争须与在业工人斗争联系起来。说过去箔业工人有一秘密工会组织，如现在可以领导更好，马上用俱乐部或游艺会、弟兄会等名义公开活动，并发动日常斗争，提出斗争口号作普遍的宣传，调动全体工人拥护斗争口号而斗争。还要提出车夫及所有手工业店员迫切的要求，扩大斗争。同时提出抗捐抗税口号，发动一般小资产阶级作反苛捐杂税斗争，但领导权须操在无产阶级〔级〕手里。

在斗争中把绍兴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并扩大党的组织。

在斗争中要揭破黄色工会黑幕，夺取黄色工会群众，用群众的力量驱走黄色领袖。

斗争起来，工整会一定会来仲裁解调以欺骗工人，我们应当领导工人群众坚决的拒绝，并在群众面前揭破工整会欺骗。只有群众的力量才会达到胜利。

还有，国民党压迫工人斗争是不可免的，如斗争起来国民党即加压迫，马上领导工人转变到反国民党斗争。

城市斗争须与乡村配合起来，农村斗争也有决定，讨论以后，起了上面所述的一个草。

天民有三点不同意：

1.工整会不会来仲裁。

2.失业工人不要提出“要求复工”。

3.不要提出其余手工业店员车夫斗争口号，只要提出“抗捐抗税”、“恢复过去条件”、“失业工人救济”三个口号。

我问：杭州、温州、兰溪工人斗争起来，工整会都来仲裁，为什么绍兴工整会不会来。你如何敢保证？

天民：绍兴环境不同。

团代表文舒也奇怪他的话。

天民解释：

箔业工人作抗捐抗税斗争得到胜利，“恢复过去条件”不成问题，于捐税中拿一部分来救济失业工人，所以不要提出“要求复工”，这样工整会不会来仲裁，所以其余手工业店员、车夫斗争在这时不必提出。

他的解释完全是劳资妥协理论，站在资产阶级政纲上来论斗争的，我和团的代表都不同意。

完的意见比天民稍有不同，说在斗争须提出口号，使小资〔产〕阶级中立。

我问：如果“抗捐抗税”做不成功，得不胜利怎样？在斗争中小资产阶级不中立怎样？

都默然无答。

我的解释：不要将斗争看作容易的事，在现在抗捐抗税前途和“恢复过去条件”前途如何都不可料，要看群众情绪如何而定。在目前还是去发动日常斗争，注意小的斗争，有小的斗争才有大的斗争，所以失业工人“要求复工”口号，其余手工业店员车夫经济的要求都要时刻注意到。假使箔业工人斗争发动不动，在绍兴党不是没有斗争。箔业工人发动斗争其余工人利益不提出也是不对。扩大斗争是需要的，发动不动没有法子。非特在绍兴工人要响应斗争，就在杭州工人也要响应。如果工人斗争统统没有起来，小商人需要抗税抗捐斗争，我们当然也去领导。这就是死呆的同志也知道，因为他们经济会给统治一打击。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天民同意。

这次天民自上海回去，关于这问题曾提交中央讨论，结论是：

- 1.不专门希望大斗争，须注意小的斗争——日常斗争。

- 2.箔坊主资本至多只两万，箔业工人不应故意提出过高的斗争条件。

关于（1）我完全同意，对绍兴斗争讨论原来是要注意小斗争；关于（2）绍兴箔业工人要求的“恢复过去条件”不是过高条件，工人的斗争要看工人要求而定，

就是要由客观而定，决不能由主观提出或高或低或惧怕资方动摇，故意降低口号。我的意见是如此。

富阳秋斗策略。

富阳全县农民都兼做纸的。做纸是专门富阳人做的，温、台、处人之住富阳的是不许做的。最近台州人得一个著名土劣许可，从事做纸，引起全县农民反对，农民被捕数人，旋即释放。他们反对土劣把持是对的。反对外地人做纸是封建思想，是错误的。这两点指出由各地支部活动组织纸业协会，在组织协会中提出抗租抗债抗捐抗税并雇农加资等口号宣传，来发动秋收斗争。

并指出去年秋收的缺点：

- 1.去年秋斗只里山和唐家坞两个地方有做，一个地方七十多同志，一个地方二十余个同志。秋收的口号是“二五”减租，群众起来没有提高口号。

- 2.没有扩大秋斗区域。

- 3.没有组织群众。

- 4.所谓去年秋斗胜利，完全是站在国民党改良主义来执行的。

湖州菁山农民自发斗争这样激烈，土豪房子被拆，决定扩大菁山农民斗争的宣传，使全县农民同样起来斗争。指出他们的错误思想，就是村里长报荒，而政府决没有大宗款项来救济。在这军阀混战的时候，我们只有自动起来斗争，提出秋斗口号作普遍的宣传，鼓动群众起来斗争。在长超，反对土地陈报已成群众行动，马上

要扩大这一斗争。同时长超要转变到抗租抗债抗税抗捐雇农加资斗争。

绍兴、富阳、湖州、杭州，中央秋斗都已讨论过，杭州市拟成一秋收通告，我未看到，因为那天天民住处发生问题。

诸暨负责人陈，我与谈过话，另外来了两人，市委和他们作详细的谈话。萧山负责人去，我也和详细谈过话，主要的在目前决不是和平去整顿组织，实际和平整顿只使组织塌台。

四、党的组织状况

1.和平发展；2.党务长期整顿；3.党脱离了群众；4.县委不健全；5.不动主义；6.盲动主义；7.勾结土匪作游击战争；8.个人包办没有集体指导工作、计划工作；9.没有支部生活；10.区委有名无实；11.同志不明瞭了政治，谈不上政治水平线；12.不注意城市工作；13.党的成分农民占绝对多数，党成为农团；14.等待主义。总而言之，所有坏的现象浙北都具备。

湖州 省委开扩大会，出席代表在杭被捕，党务即遭停顿，省委取消决定派徐赴湖工作。徐来湖州长登〔蹲〕在菱湖，也没有计划的去整顿工作，对同志不加训练和说服，开口即骂，一般同志都表示不满意。成立一个县委，好像军阀政府拉实力派一样，将稍有能力的都拉入县委，似乎他们一定须参加县委的样子。县委七

人，不能按期开会，最奇怪县委还有彼此不相识的。

我到了湖州，在菱湖即召集他们开了一个谈话会，听了他们的报告，组织还是一般散沙，一并决定：

- 1.县委人数减少；
- 2.有能力的可任区委工作，健全区委；
- 3.建立支部工作；
- 4.我在湖州帮助，一切工作有头绪时离开。

在会议讨论菱湖区工作，决定：

- 1.区委三人；
- 2.四个支部马上召集会议，从此按期开会。

菱湖区委三人，两知识份子，一店员。

四个支部二十七人，农民、店员及知识份子。

开了一次区委会，指出菱湖区中心工作是布厂、船夫及手工业店员等等。

湖州四支部，十九人，鞋工、文工、大丰厂工人，混合的即自由职业的一个支部。

长超区委成立是由各支部书记联席会选举出来。区委五人：一个知识份子，两个店员，两个农民。

长超十五个支部约同志一百人，雇农、佃农，有少数自耕农在内。

在支书会讨论的：

- 1.群众斗争。抗债、抗税、抗租、抗捐、雇农加工资等问题。这些口号在那时只能作为宣传口号，不能马上行动起来。大家主张先作反对土地陈报和平粜等斗

争。

2.群众组织。从斗争中组织群众。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一般同志甚难分别清楚，于是绘起图给同志们看。在会二十余个同志是清楚的。

3.反对和平发展。党的成份在农村应是雇农、佃农，都有详细说明。

烧房子和没收土地两个问题引起农民很高兴的讨论。

1.没收土地归国有是同志一致的主张。

2.烧房子主张不一致。有主张烧，在暴动中烧房子壮威势；有主张拆掉；有主张不拆不烧给自己住。当然是最后的主张对。

菱湖、长超经济情形和工作讨论都有详细的纪录，通知县委汇交中央，都给徐烧掉。

长兴县 长兴是湖州发展过去的，不用说是和平发展的，党的组织如何开会，如何工作，可说一点也不懂。

数量：城市十五人，店员、手工业；

农村草田坞十二人，农民、佃农、自耕农；

西口、夹浦两地三人。

在草田坞开一次支部会，在城市开一次支部会。在这两次支部会将政治情形、党的组织详详细细对他们解释，每次开会都三四个钟头之久。他们没有一个问题提出来，只将理发业工人正在自发斗争的提出讨论。（决

定见斗争策略)

长兴成立一区委:

区委三人: 两个店员, 一个知识分子。

指出长兴区委中心工作: 1.煤矿工人三千多; 2.石矿工人五百人; 3.铁路工人五十二, 铁路到煤矿运煤的; 4.城市手工业及店员; 5.沿公路一带农民运动和南乡地主集中的地方农民运动。

德清 德清在省委存在的时候, 德清负责人来过杭州一次, 而省委对德清工作可以说没有什么指示, 只决定学钻〔瓚〕和德清负责〔人〕谈一次话。

德清只三十余同志, 他们自己也觉得县委成立的空洞, 曾自动的改为区委, 各支部由区委来指导工作。他们得不到上级机关指示, 每次开会除说了党的纪律以外没有别的。

组织:

城市支四人, 知识份子二人, 职员二人。

塘西二支六人, 自耕农。

新市公余西丰厂五人一支。

农民六人一支。

船夫五人一支。

知识份〔子〕二, 小商人一, 成立一支。

我去塘西开两支部会, 城市开了区委会, 在新市开一支部会。

德清区委三人, 知识份子一人, 工厂职员二人。

在各次会议上对于政治及党的组织作很详细的解释，各种问题都经过讨论，他们对职工运动稍稍明了，对农民运动完全外行。

指出组织在乡村十二人都是自耕农是错误，应吸收佃农、雇农。同志参加国民党区委常委兼农运是错误，决定即刻退出国民党，只作谭平山式退出不能执行党的决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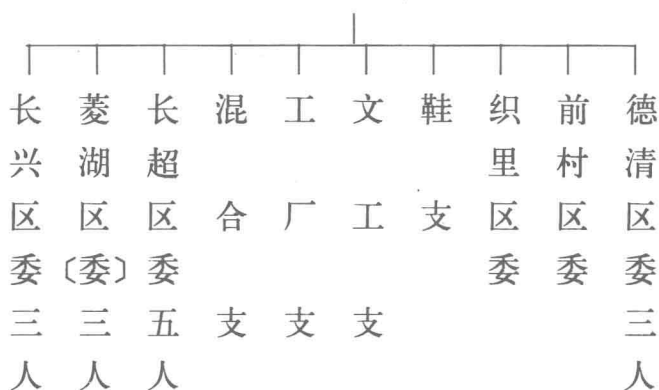
指示工厂委员会的运用。

指示乡村农民斗争策略，他们都很满意。

指出德清中心工作，塘西四大工厂，新市两工厂。

德清经济重心在新市，要十二分注意新市工作。

湖州县委



我在湖属二十多天，在湖州城市找了五个工人谈话，长超开一次支书联席会及一次区委会，菱湖参加区委会；在长兴，去草田坞开一次支部会，城市开一次支

支部会；去德清塘西开两个支部会，城市开一次区委会；新市开一次支部会，并随时和负责同志作个别的谈话。这样明了湖州整个工作情形，决定湖州中心县委组织。

中心县委常委三人：徐、吴、蔡（工人）。

候补二人：钱（知识）、姚（工人）。

县委移设湖州。

县委会每星期举行一次。

长兴、德清区委，中心县委每月去两次参加区委会会议。

湖州四个区委（菱湖、长超、前村、组〔织〕里）每星期区委会，县委须有人参加会议。对各区委所属支部，县委一月派人巡视一次，考察支部工作情形，指导工作。城市四个支部由县委直接管理。

在前村、组〔织〕里两区，未加整理，马上按照整理长超区委的步骤去整理，将区委健全起来。

这样一个中心县委本来应付是安安稳稳的，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徐提出辞职，理由是有病的象征。我说：我在沪有病，杭州破坏机关，即刻就来杭州工作。你没有病，只有病的象征，如何辞职，这绝对不许可。

徐说：不许可只有暂时离开组织。

我说：辞职不允许，要暂时离开组织还要你明白说一句，我好告诉中央。他知道说错了，也就在会议上承认错误并表示不辞职。他在湖州登〔蹲〕不住的原

因：

- 1.得不到同志信仰。
- 2.不肯刻苦工作。
- 3.“八一”运动一做，菱湖白色恐怖来了，没有地方登〔蹲〕。
- 4.钱不够。没有固定地方，专住旅馆，自然钱不够。

湖州工作告一段落，我就到杭州来。我离开湖州没有几天，徐、吴也到上海来，他俩写了一信给菱湖区委说要去读书去，所有东西都拿去，而县委文件又不交代。

我在杭州接到陆时青的信，问徐、吴离开湖州以后工作如何进行。我即将陆的原信转寄中央并问徐、吴是否来拿钱？而中央没有接到我的信。一方面我复陆一函，要陆参加县委，照原定计划继续工作。这样徐、吴返湖与否都不成问题。

我去绍兴巡视，陆来杭州我没有碰〔到〕，后我在杭州接到中央来信，知道徐返湖继续工作。

我这次从富阳返杭，本来乘火车直来上海，因为湖州工作是否有进步不得而知，和两月前情形当然不同，恐怕将两月前情形报告中央未免不切实际，所以取道湖州，来看看湖州最近工作情形，不料到了菱湖找到陆时青，知道徐同志又离开湖州，湖州工作依然如旧。

说徐这次来湖，没有工作，徐召集一个代表会来解

决一切问题，并讨论秋收斗争，到会代表对徐有如下批评：

- 1.不负责任；
- 2.中央通告不发给区委支部；
- 3.用钱无度（二十八元十余天用完）；
- 4.要赌。

指出徐的错误，如果不改正不必在湖工作，这样徐即离湖来沪。徐在会议上表示：“我这次回到中央将怎样说呢？”

徐离开湖州，长超、菱湖、德清三区自动的派代表来开会，解决一切。

我到菱湖，恰巧他们于次日是约定开会的。这次各区代表会，德清负责因病没有来，来信说明，只菱湖、长超两区代表出席。

- 1.县委选出五人：陆、叶、李（知识分子）、江、沈（店员退伍兵）；

- 2.县委会每十天一次，县委暂在菱湖，即刻设法移湖州去；

- 3.建设费菱湖筹四十元，长超筹十元，于十月内筹成；

- 4.每次县委会通知德清区委书记来参加会议，讨论德清工作，因为县委没有能力指导德清工作，实际上顾不到；

- 5.长兴工作幼稚，仍一月去两次；

6.马上整顿前村、组〔织〕里工作；

7.菱湖支部是按期开会的，现在少了一个支部，知识份子〔子〕多去找职业去了；

8.城市工人消极，在县委菱湖的时候先赴城市建立一个支部（从前四个支部，现在工厂工人又失业，别处去了）；

9.要求中央派一人来。

在这次会议对秋收斗争及十月革命节都讨论过，现在所有通告都有抄交区委，比前稍有进步。

德清现在已从斗争中发展近一百同志，我已通知他们最近做一详细的报告来。

杭州 杭市委这半〔年〕来的工作可以说仍旧是停顿在旧的基础上，原因是党的组织不断的破坏。这半年来杭州市被捕同志在三十人以上，十余人是党的负责者，党的干部。

就是天民这次去后，负责同志总算无恙，而支部也有破坏。这三月也找去十个人，支部稍有作用即破坏，鞋支、警官支、伤兵支、及小学教师支都曾破坏过。杭州的工作真是在白色恐怖中建筑的。现在杭州比从前几个月好，总算有几个干部同志，除了负责者以外。

现在杭州市委四人：

中央派去两人（两个天民），一个小学教师，一个产业工人。

县委会每星期一次，是按期开的。

小学教师支五人（按期开会）。

天章工厂支六人（不能按期开会）。

虎林厂一人（进行群众组织在党影响之下已有十余人）。

另机并鞋工支四人（内还有一个金银业，按期开会）。

学生（法政自治蚕桑）支三人（按期开会）。

清泰门农民支十二人（按期开会）。

西镇说百余同志（郭天民去两次建立区委）。

拱宸桥有千余个同志，是西镇发展来的，可以成立支部。

林〔灵〕隐农民同志三十余人（邵天民去过一次，拟即成立区委）。

按期开会的支部，每个同志多少有点工作。杭州组织尚停顿在旧的基础上面，现在有四五个同志比较积极〔极〕，决定多开活动分子会，推动杭州工作转向新的路途发展。

小学教师方面曾进行组织一个秋涛社。秋涛社的性质是一个知识份子群众组织争自由的团体，曾公开的开过一次会，到社员三十人，其中只七个同志，发过一次铅印的宣言，并公开征求社员。这是在“九一”的时候进行组织的。秋涛社组织也有许多缺点：

- 1.秋涛社执委，同志占六人。

- 2.没有将小组组织起来。

这次双十节同志被捕，身上有秋涛社简章，社员因之被捕。秋涛社在报纸宣传都说是C·P化名，以后恐难公开存在。虽然现在决定×维持秋涛社。

绍兴 绍兴和省委闹纠纷，工作陷于不死不活状态。省委破坏，和绍兴关系断绝。

现在绍兴组织：箔业工人东、南、西、北四个支(部)，五十余人；车夫一个支部，六人；霞坊桥机职工人四个支部，四十余人，成立一区委；沙田农民盐民一个支部，二十余人。

这九个支部现在都按期开会的各支部，现在都进行群众组织，从日常斗争中进行。

绍兴县委五人：曹、章(知识分子)、楼、陈、鲁(工人)。县委会每十天举行一次，县委机关已于最近建立起来。

绍兴组织在城市有办法，因为同志都是工人，乡村毫无基础，这是缺点。指出绍兴要去找同盟军，在乡村建立党的组织。

我第一次到绍兴，召集各支部联席会，到二十余人，纯是工人，在城外桥上开会，为敌人发觉，即赶紧讨论组织问题，解决县委人选，并纠正过去组织错误。

- 1.从斗争中发展组织；

- 2.发展农村组织，应注意雇农、佃农吸收，防止富农进来；

3.农村组织要经过支部介绍，不能派一人去拉夫式的拉进来。

组织问题讨论完结，而其余问题就不能讨论，敌人知道了。

次日召集县委会，将斗争策略、职运、农运、Y等问题加以讨论，即返。

天民返杭，杭州负责有人，我又赴绍兴。因接中央指示并看到秋收通告，去绍兴传达秋收斗争。

这次参加县委会，将秋收问题讨论。绍兴只四郊和沙田可以发动秋斗争。这次在县委会，一切问题由县委提出详加讨论。

如果将各县所讨论的所指示的统统写出，岂不是非常之多。

富阳 富阳现在号称七八百同志，都是和平发展的，这简直不是组织，去年天民在富阳负责的。

在那时天民赴江南，保儒赴江北，两人轮流去各支部开会，年关作了一次宣传。白色恐怖一来，保儒被捕，天民离开富阳，富阳工作也就停之顿之。

我这次到富阳适值中秋，找到负责人谈了一次话，县委会开不成，各支部不能召集会议，他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叫我先回去，等几天将工作整理一下再来巡视。我不接受他的意见，我自己到各处去跑一趟。

去六家湾开一支部会，塘家坞、鹤村开一各支联席会，第四年〔天〕开三个支部联席会，金家桥上面开一

支部会，转到灵桥召集里山同志开富阳各处代表会，解决一切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我作了政治及党的策略报告。

1.县委人选四人，朱（店员）、朱（农民）、金、郑（知识份子），并决定俞（知识份子）来负 Y 工作。这样五人成立县委会。

县委会在目前只能两星期召集一次。

组织改正：

a.转变和平发展，从斗争中吸收同志；

b.拉夫式拉来的同志未经过填表的要重新经过支部通过；

c.注意自耕农入党（富阳有许多自耕农）；

d.上半县很少党的组织，如去发展一定要经过支部作用去发展。

健全各区区委，将稍有工作能力的，过去担任县委的，现在可来担任区委工作。

富阳一共五区和一个支部：灵桥区、里山区、青云区、金家桥区，还有个什么区忘了；六家湾一个支部。

富阳城市只三个店员，我和谈过话；Y 一个学生支部我也召集来开一次会。

现在富阳同志究竟多少还不得而知，说有七八百人，要看这次整顿而后知道。

现在县委机关固定，交通机关也弄好，都是会议上

决定的。

富阳同志盲动、不动倾向特别浓厚，暗杀主义表现得格外勇敢。

诸暨 诸暨今年经过数次破坏，从未和上级党部发生关系，虽然他们曾一度（五月间）改组县委，重整旗鼓，旋又破坏，工作涣散。

这次托 Y 同志通知陈守清来杭一次。陈来报告诸暨情形，只东区有八个支部可以开会，其余各处一时整顿不起。陈在诸暨又不能立足，于是和陈详细谈话一次，教陈回去尽可能进行工作，于半月内带两个同志到杭州来。陈去将工作整顿，带两同志来杭州和市委接洽，杭市委曾和作详细的讨论，现在成立一临时县委。

县委三人（两知识分子，一农民）每两星期开县委会一次。

萧山 萧山于二月间开扩大会议，省委派学钻〔瓚〕同志去，带来各种决议案，在当时看来没有什么错误。萧山工作路线是对的，西、南两乡是有工作基础的，惟东乡是西山派大本营，没有工作，城市也无基础。

省委取消，调徐任湖州工作，萧山工作由吴负责。六月，萧山县委破坏，找去负责者一人，同志五六人，通缉十六人，萧山工作受此打击即遭停顿。市委屡次设法建立萧山工作而找不到头。这次萧山 Y 同志来杭，说萧山同志都消极，现在可以召集来开会的只有五六十

人（西、南两乡），由三百同志减至五六十人。我和他约好日期并地点，准备到萧山去，不料这同志于回萧山的途上被军警找去。萧山的头又接不到。

后来有一从诸暨来的 Y 同志是萧山人，教他去找负责人。负责人是找到，环境恶劣，失败情绪充满，加之又穷，不能到杭州来，又是农民不能单独负责工作，于是同杭市委讨论决派寿同志先工作。关于萧山工作我和寿详细的谈过一次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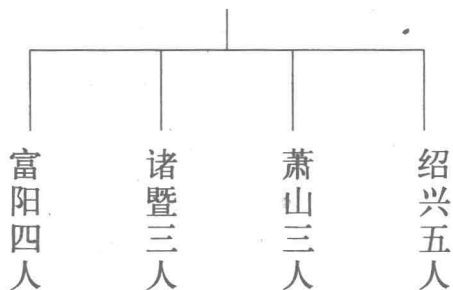
给寿带去十五元，还有十五元存杭市委。

寿这次去找两人，成立一临时县委。

县委决设城市，机关费连十月份还有三十元，勉强可以设立。

萧山组织详细情形，容以后萧山寿同志报告来。

杭市委四人



杭州市委对各县关系，在现在总算密切起来，不过各县组织非常懦弱，如富阳一次年关宣传，工作停顿；萧山负责人被捕一人，工作停顿。处处都证明组织不健全。

我这次对各县负责人决计不派，如不是必要的。

收费，德清每同志收二角，如必要筹特别捐绍兴知识份子党费缴百分之五，每月可收十元。工人已从事缴费，还未有收来。富阳知识份子缴百分之十，可收十五元。农民方面每人五枚已进行收，有的已经收来，每月可收十元。

我这次对于各县政治指导是：

根据六次大会决议，世界形势转入第三期。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急遽，日本、英国、法国政权变动，日内瓦赔款会议，海牙国际联盟会，社会民主党活动，亚细亚劳动会议召集，中东路事件发生指出“反对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重要。其次国内军阀混战原因的分析，联系到浙江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一直到当地政治情形，指出反对军阀战争的重要。

党的略策，是照前次在上海讨论的那通告向各县解释、纠正。那通告，绍兴、富阳是我自己带去的，萧山、诸暨两份也都交负责人带去。

浙北很少斗争，我将浙南、浙西斗争发动、斗争失败、斗争胜利都传达到各县。

什么是道威斯计划？

什么是杨格计划？我不明了，各县也没有问。

五、中心区域和城市工作的建立情形

浙北中心区域：1.杭州，2.湖州，3.嘉兴，4.绍兴，5.德清，6.萧山，7.长兴，8.诸暨，9.富阳。杭州中心工作是铁路、丝织厂、市政工人。铁路名单破坏以后，到如今没有线索，本来上海方面对杭州铁路还有一个线索可找，但未有介绍去。市政工人现在未有线索，只丝织厂已经打进去。湖州中心工作是大小四十三个丝织厂重要，县委始终未有建立在湖州，城市同志非特不能按期开会，且谈话也不经常，所以中心工作建立不起。嘉兴中心工作是铁路及丝织厂。嘉兴原来只有一个特支，特支破坏，几个同志统统找去，到如今嘉兴一个顶重要的地方——沪杭铁路中心，未有党的组织，说上海有组织发展过去，廖百先同志知道，请即一查。绍兴中心工作是箔业工人，已有党的组织，现进行从斗争中组织群众。德清中心工作是缫丝厂，现在新市两个厂都有同志，曾领导过两次斗争；还有塘西四大工厂未有党的组织。萧山中心工作是城市两个工厂，但县委都设在临浦，破坏也在临浦破坏，城市工作只有决议没有执行，现在坚决的将县委移设城市，建立城市工作。长兴中心工作是煤矿、石矿工人，过去未有党的组织，指出长兴煤矿工作重要，他们说有线索可找。诸暨、富阳城市很少都是手工业店员，而城市亦无一点基础。在现在浙北说起来有多少同志，但是都在乡村里，如转眼看城

市工作，真是糟糕！

六、宣传和煽动工作

浙北过去各县都没有建立经常宣传工作，因为工作都在停顿中，只富阳去年作一次年关宣传。杭州市每个纪念日或革命节有作宣传工作，也不是经常的，突然的晴天霹雳。浙北过去没有什么斗争，煽动工作也是外行。

这次湖州长超区决定作反对土地陈报斗争，煽动的工作是每个同志负的，一方面在反对土地陈报中作抗租抗税抗捐、雇农加资宣传。宣传和煽动是个个同志要负责的。在浙北非特一般同志没有负责，就是县委也没有建立经常宣传工作；宣传材料缺乏也是一个问题。

七、职工运动状况和趋势

浙江改良主义在工人群众中欺骗是不断的，积极的。最近浙江省召集一全省训练代表大会，于最近的将来又要召集全省宣传会议，企图欺骗工人，消灭劳资斗争。但是浙江工业衰落，失业工人太多了，而改良派的欺骗在工人群众中也失了作用。杭州只有几个黄色手工业工会，而机织工人没有工会，他们不愿意来，整理整理对工人毫无利益，工人听倦了。湖州工整会只有药业、鞋业、酱酒业等五个手工业工会，因为这五业的领袖都是工整会委员，随身带来五个工会，他们竭力想进

行产业工人的组织，但组织不成功。长兴只有一个药业是黄色。德清、富阳、萧山都没有黄色工会。绍兴七十八个工会只两个是黄色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既然是如此，如果我们在积极去夺取工人群众，则多少还会受改良派影响。对于职运策略：

- 1.在黄色工会中活动发动群众斗争，揭破黄色工会黑幕，反对黄色领袖，夺取黄色工人群众。

- 2.发动工人日常斗争，利用种种公开团体争公开活动来组织工人群众。

在杭州虎林工厂，现已有一工人群众组织（十余人），由这个群众团体向其余工厂发展，说有线索。

湖州模范丝厂千余工人，是可以领导的，可惜这同志太消极没有作用。德清塘西四大工厂，在乡村，也比较容易打进去。长兴煤矿也有线索。绍兴正在发动斗争，职运比较有把握。总而言之，过去各县委工作都在停顿，所以职运勾不起，如县委稍或健全，职运可以渐趋乐观。

八、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深入情形

改良派在农民群众中也积极欺〔骗〕，二五减租取消了又实行，还有低利借款，还有国民政府颁布利息不得过本洋一倍。这类改良办法拿到湖州，不知要有多少农民听他们欺骗，欠一二千元债的，都几百元可以偿清。

现在统治阶级以及国民党有不要农会的倾向，就是黄色也不要，以村里制来代替农会，什么减租问题都由村里会解决，去年则由农会、佃业理事局、村里会会同解决的。在浙北，现在只有杭州、绍兴、萧山有农会，其余各县统统没有，只有村里会。村里会组织很普遍，我们决定：

- 1.反对村里会，组织农民自己的农会；
- 2.黄色农会也同工会一样进行夺取群众。

土地革命在浙北没有作普遍的宣传，只有同志是明了土地革命的，农民群众还未明了。在湖州有四个新来入党的农民问以为什么要来入党，这个党的目前任务是什么，他们都说不知道。

现在湖州长超反对土地陈报有几个地方有群众组织，萧山数千农民自发斗争，湖州秋收决定将两处斗争扩大。富阳在秋斗争中作反土劣宣传，组织纸业协会作领导秋斗争团体。绍兴决定反对会费，同时于四郊及沙田作秋斗宣传，发动秋收斗争。这都还是个决定，要看执行情形如何。德清有个虫灾委员会组织，说是从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九、士兵运动状况

杭州士兵运动也未见好，七月初旬别处有十四个兵逃到杭州，补入巡察大队，为当局发觉，同时被捕，说是C·P。这样一来，军警当局在各连各排大事宣传威

吓：“你们入共产党，如即说出来，还可原谅，因为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党；如果不说，一经查出，立即枪决”。我们同志因之都胆却了，陶、杨、鹿、刘等出来考公路局；蔡则走汉口去，许多同志都不敢来。这因我们在军队组织不健全有以至之^①。

九、士兵运动状况

浙北士兵运动，尚在开始的时候，目前比较有成绩的只有杭州一处。

A、组织：

过去虽有数个支部，但经过市委一次破坏后，已零散不堪。八月，中央派去士兵工作人员，从新整顿，将工作渐次恢复。(1) 建立兵委，由士兵二人与派去工作人员三人组织之；(2) 找寻旧有线索编成组织；(3) 决定进行计划。但兵委参加之士兵二人只一人观点较为明了，其他一人则观点非常不正确：a.经济要求：以为成立支部须党津贴伍元，因此他未能达到目的便将组织停顿，经他介绍来的士兵，谈话中的表示也坚持经济的要求，否则不能进行工作；b.保证：要求发给党证，以为非如此不能使他们信仰，他们不能安心工作……这些错误观点，经兵委一再解释，他们始终不能明了，他们也不愿明了。他们说以前工作人员，是答应过

^①原文此段未完，但又补入一段，故照印。

他们的

因为以上原因，旧有线索不能一时恢复，且那个参加的士兵，将他所知道的同志不介绍给兵委，以此作为经济的要挟的工具。市委认为如此情形，绝不能牵强，假如让步，那么以后工作又陷入了以前错误的阱窖，所以议决暂时将那部份停留在那里，一面积极使参加兵委的士兵明了，使他觉悟，向那些同志解释，然后才将他们编组织。其余的线索，一再努力去找寻，不是他们迁移，便是他们动摇，推托不前。如此，一月内只能够成立一个伤兵支部，其余的都是零碎的未能编为组织。

在这个时期内，一方面因为士兵受了过去工作方式影响，军队失了旧有线索，新的线索亦一时发展不到；一方面因为邵同志来沪，杭方士兵工作人员须要兼顾市委工作，士兵工作不能够顺利前进。

九月十日后，工作始渐有眉目，但三十五团开拔湖州，特务营亦先后他调，杭州只剩了巡察大队和警察。巡察大队线索虽然有两个，一个找不着，一个尚未与兵委正式谈过话；警察现有三人，但各相隔数里不能编为组织。失业的士兵现已成立一个支部，但他们有两个错误观点：a.经济要求：在成立支部的会议上，他们公然提出要求津贴三十元；b.盲动倾向：他们积极的要有军事行动，忽视了经常的群众工作。中央介绍去的线索（有十余人）但三十五团业经开拔，无法进行。

士兵运动不能进展的原因：（1）过去工作错误的

影响；(2) 士兵同志党的生活欠缺；(3) 发展工作只是从外面推动而不是从内部推动的。

杭市士兵工作以后工作原则：

1. 调查：a. 调查旧有线索；

b. 调查军队中空额。

2. 指派各县及工厂农村得力同志补入军队。

3. 使各县注意士兵工作，与市委发生联系。

向中央军委提议通告各县各市注意发展士兵工作，否则，各地不相联系，军队调动，党使他们断绝关系。

十、济难会的组织及其工作

济难会这一年来，可以说自有济难会以来在浙江是毫无成绩。济难会本身群众不必说，即退百步来说，狱里同志调查也没有进行。

现在济总也已明了，杭州出狱同志说毫无救济。济难会给浙江每月听说三百元，现在浙江是分八个中心县委，各中心县委是和杭州不生关系的，济总只决定一人在杭州，如不另发通告，济会组织是不会普遍的。固然各处同志大半都解到杭州来，但宁波、兰溪狱里还有百多同志，大概济总对浙江党的组织情形不明了，所以只注意杭州济会的建立。

现在杭州汪，这样懒惰是不对的，希望中央通知济总好好解决。目前钱可不必寄去，寄去也没有救济。

在杭州被捕的同志，家属如热心营救，有的也救出

来，未闻济会有救过同志出狱，怪不怪！

十一、青年团的工作状况和党团关系

自省委取消以后，党对浙北总算这次各县巡视一次，但是团到现在未有人到各县去巡视。姚、陈都是巡视员，长登〔蹲〕杭州都未出去过。杭州这次团又破坏，三个市委同时被捕。在未被捕之前杭州有团员十三人，杭州党团关系比较好，党也将团看做党的工作一部份。不过在杭州遗传下来有个顶不好的现象，有党的地方没有团，有团的地方没有党。数月前就发现这个坏现象，到如今未纠正过来。绍兴团没有基础，现在党决定一人（小学教师）来负责。富阳负责人主张党团合并，我坚持不可，党决定一人来整理团的工作；富阳团员是有的。萧山原来是有团部，陈也去过，这次破坏以后，团亦已恢复。湖州只长超、前村、菱湖有五六十团员，没有人负责，想找一个人出来负团工作责任，找不到。事实上党的负责人也很缺乏。

在浙江全省看来，浙南、浙西、浙北各县党有基础的，团的力量非常薄弱，工作建立不起。在临安、安吉、余杭一带团有基础，而党毫无根基。这样看来党不将团的工作看是党的一部分，团也有不帮助党建立工作的现象。

在浙江如想党团划分界限，关系勿清楚，只有城市工作建立起来才有可能。青工和成年工人利益是不同

的，乡村青农痛苦和他父亲是一样的，农民说父子如何称同志？或说我已入党，你可不必入团，所以党团关系弄不好。这不过是一部分的原因。

你们看过，什么地方错的，请打一个符号指示我。

撼山

十、二十一。

永康、义乌、东阳干部一览表*

(一九二九年十月)^①

永康县委常委

徐英武 二十八岁，知识分子，入党二年，家里是中农经济。被通缉，做过农运，以革命为职业已一年，曾担任区委县委工作，现任永康县委常委，坚决，可以培养为浙西干部。据我观察，他的表现要比姚岳亭好些，如果予以教育，进步也快。实际上永康白色恐怖严重起来，他不能在永康活动，所以我的意见，他可以担任中心县委巡视各县工作。

金丁亥 四十岁左右，贫农，入党二年多，永康农民同志中历史最久者，历次县委他都参加。以革命为职业，很赤色，现任永康常委。阶级意识浓厚，忠实、坚决，是永康最可靠的同志。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完全表现他的乡村气味，而工作不大活泼，进步不快。据我看，他始终是永康的干部而已。

^① 此年月是文件戳记上的。

应化贤 二十七八岁，曾在高小毕业，在外做流动性小贩，也种田。入党一年半，曾任区委工作，现任永常委兼书记，能力有些，活泼会进步。最近表现积极，颜色不赤，可以公开活动。但有英雄气概，家庭观念很重，这人我现在观察他不是十分坚决的分子。

章云端 三十岁左右，中农渐变为贫农。入党一年半以上，曾参加县委，现任永常委，不是完全离开职业的。最近工作总算积极，个性很强，有领袖欲。聪明是聪明的，但是坚决的牺牲精神没有如徐、金二人之好。

(?) 和平 二十五六岁，入党一年，中农，曾任区委书记，现任常委。工作相当的积极，年轻活泼，可以造就。目前工作能力算他最弱，没有彻底牺牲的精神(现在无此表现)。

义 乌

吴用品 二十八岁，家庭中农经济，入党二年。历史上是义乌的负责人，工作没有持久的坚决精神。个性很强，领袖观念很重，怕受通缉(现在没通缉)，不愿家庭受到影响。工作能力是有的，现任候补委员。

刘西法 关于他，已在义乌工作报告中详述了，现义乌书记。

季金梓 二十六岁，木匠，入党一年以上，坚决，工作的经验是没有的，家里非常之穷，不识字，但在沪杭做过工，工作精神比较活泼。目前很有工作的兴趣，

现任义乌常委。

(?)才贵 贫农，三十多岁，曾任县委工作，现在常委，入党二年。最初非常积极，中间有一个时间曾经有消极表示，没有坚决的工作决心。日常的生活习惯也是缺乏紧张的状态。

东 阳

吴逸民 二十五六岁，入党二年，贫农，本为基督教徒，左派国民党时代做过公开的工作。高小毕业，党内的书看过的比较多，过去在东阳没有做过什么工作（据说他入党之后这许久，还没介绍过一个新同志入党）。胆小，不敢在城市中活动（城内人），做事懦弱，相当的派他到乡村中还肯做，但是遇到困难便无解决办法。原则上的理论懂得些，实际工作经验一点没有，且有领袖观念。^①

(只此一份请妥为保存)^②

^①此文可能是巡视员卓兰芳所写。

^②原注在本文前面。

卓兰芳巡视浙西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I、浙西目前政治情形的一般

豪绅地主阶级在浙西的统治地位 在浙西二十几县中，据我们所知道的所谓新式产业，仅在兰溪有一家火柴梗片公司，此外各县有些规模很小的织布厂与织袜厂，勉强的可称为比较进步的半机器工业。各县城中的电灯公司都已设立，但是资本很小，仅有一二个司机工人而已。在严州（即建德）有几十辆人力车。碾米的机器工厂各县都开始有开办，规模不大，工厂数目也不多。

农业经济也是建筑在剥削的关系上面。巨大的富农式的集体生产不大多见，中小地主的数量非常之多，集团地主的土地（宗祠为最多）各地都很普遍，都是在豪绅地主握持之下，施行他对于农民的剥削。这种小农的生产方法与封建的生产关系，阻止农业经济的发展。

商业方面一般的趋势是洋货业最足表现他发展的迅速。近年来各县商场中洋货店的资本与数目都有增加，京广杂南一切俱备的小商店中都非兼售洋货不可，因为

这种商业之带有买办性，所以每次排货运动都引起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反抗。其次，在浙西各县中除兰溪有中国银行分行之外，没有银行和类似银行的金融机关。这一点是表示商业资本还没有组织化，他在目前还是为着适应农业经济的需要而散漫的存在，不是社会经济中的主要成份。

根据上面简述的经济情形，浙西的经济基础显然造成了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时因为浙西工农斗争没有普遍与深入，特别是我党领导斗〔争〕之不能群众化，大部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不明显，豪绅地主还能利用宗法关系得到群众的基础，即在永康斗争比较多的地方，因为党的工作发展多在偏小的乡村中，所以豪绅地主的主要的群众基础还是一点没有动摇。

目前村里制的组织普遍的已算完成。这种制度一方面的主要作用固然是使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系统化、组织化，更有力量来压迫革命，另一方面的主要作用是它能吸引富农参加在这一政权的组织之内（小村的村长都是富农，大村的邻长闾长也多半是富农），领导富农到反革命方面去。

改良主义的活动与其对群众的影响 虽然浙西是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在全国的政治范围之下，他不得不接受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受到过去农民斗争的影响，他觉得接受一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有利的（虽然对他本身利益有冲突时还是要反

对)，所以也放任一点改良主义的宣传。如果我们机械地否认一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策，不能在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范围内相当地存在着，那在浙西的情形就会得着相反的证明。

黄色工会与农会，在重要县份中都有相当组织（如永康），二五减租各地有许多已实行，国民党部且宣传佃业纠纷应由农会及党部来解决，反对受司法处理，以免农民吃亏（自然很多地方农民没有要求减租还是没实行二五减租）。凡有农民要求减租的地方，当地地主也没有什么反对。现在各县普遍的举行土地陈报，以保护产权的口号平均地权的理论向农民宣传，很为起劲。各手工业者要求加工资（自然是作头的同行会议，向社会要求，不是下层工人群众反对作头剥削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也取放任态度。卫生运动、农业改良运动（如除虫、水利等）等宣传工作也应时的时有点缀。反日排货运动，过去也很起劲（如金华、永康）。反俄运动还不曾听到各县有群众的行动。

这种改良主义的活动虽然并不十分厉害，但是对于群众的影响已有显著的成效。如永康的农民群众对于黄色农民协会是满意的，因为他减了租，所以减租的斗争没有引起。村里制的组织是经过群众的选举，许多地方的减租且由村里委员会来执行，合法观念不仅在群众中生长起来，党也受了影响。土地陈报问题，一般富农没有积〔极〕的反对态度，许多小村村长（富农）且是土

地陈报的執行者，他們以豪紳地主的態度為標準。

國民黨的組織宣傳和其他派別的活動 在我到過的三縣中，國民黨的組織非常之小，永康只有一個獨立區黨部，五六十個黨員，東陽、義烏也不多（不詳）。他們的群眾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及一部青年智識分子。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布告和指令等官樣文章。對群眾的宣傳只有貼標語，經常的刊物沒有看到過，群眾大會沒有看見他們召集過，其實即有召集也不過是一批小學生而已（這次雙十節）。群眾的組織在永康比較多，城市中有十幾個黃色工會，有八百以上的會員。黃色農民協會在三四鄉有組織，數量不詳，東陽、義烏只有上層機關，沒有群眾。

西山會議派在永康有組織，國民黨部都在他們手中。他們現在且普遍去組織群眾，一面對群眾作欺騙宣傳，一面收買流氓企圖組織非正式〔武〕裝（現在還是企圖）。關於這一點，在永康報告再當詳及之。改組派與第三黨，在東陽、義烏都有散漫的份子（知識分子），至於是否已有組織，不得而知，活動也看不見。

統治階級的軍事力量 在金衢嚴三府屬，正式軍隊只有保安隊（即省防軍）一團，團部在蘭溪，永康有一個營部，衢縣有一個營部，另外一個營部不知在何處。小縣如東陽、義烏等，每縣只有一排，交通不便的小縣甚至沒有。永康有一連，分駐三處，蘭溪、金華最多也不過一連而已。因為軍隊不敷分配的緣故，所以臨時因

事调动的事情很多，如去年因衢州受到江西的军事影响，便从兰溪等处临时调动增防，这次因处属失守，永康的军队调到松阳去增防，后来永康农军起来，又从义乌、兰溪调去。保安队并无战斗能力，枪枝也不完全是新式，有的是不能用的。现在下级军官是黄埔学生占多数，军纪不严，兵士平时都散处民众中间。警察各县都有，数量多少不一定，最多的不过一百以上，枪械完全是不中用的，不能镇压群众的斗争。豪绅地主直接的武装组织，平时是没有的，只有冬防几个月办民团或保卫团，今年因时局恐慌，民团大概要提早举办。非正式的武装团体，现时尚无所闻，只有永康的豪绅地主有组织青年失业农民施行法西斯的企图。

现时统治阶级的恐慌与其原因 自中俄问题发生以后，一般土著的豪绅地主颇引起了恐慌。去年永康杀人放火的暴动到今年十月恰是一个周年，统治阶级又引起恐慌，以为暴动的时期又要到临，恰恰东阳有数千群众为反对国民党捣毁城隍庙起来围攻县党部，处属龙泉县城被土匪攻破，而永康农军又适于此时缴保安队的枪械，于是引起统治阶级重大的恐慌。除了这些事情之外，金华接连着发生五六次无头命案；永康又发现共党反对土地陈报的标语。这些都是引起恐慌的原因。金华与永康城中目前每夜戒严，军队调动剿匪剿共也非常之忙。这些恐慌的引起都不是为了群众的直接斗争，主要的是统治阶级自身政治力量薄弱。目前重要的表现是正

在开始办理的土地陈报，因村长观望而暂顿起来，但是同时城市中发生了住户联保的办法，藉此来镇压革命。

群众的革命情绪与其斗争 在最近一年中间，真正可称为群众斗争的非常之少，五三惨案后国民党领导的反日运动，实际上是没有群众的。兰溪自去年盲动失败后，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下，没有群众自发的斗争。衢属各县没有党的组织，群众的斗争无从知道。严属也是如此，因为自浙西特委破坏后建德等处便有组织，也断绝了关系。金属除兰溪外，义乌去年年底有屠商自发的反对屠税的罢市运动。东阳也有此项斗争。至于工农群众的斗争没有发动过。永康去秋自烧杀暴动以后（只是少数党员群众在黑夜中烧杀），受到了白色恐怖，直到现在没有广大的群众斗争。小的群众斗争只有三件可以记述：一是春季种田时候有一二村地主对农民召田，同志们召集几十个群众起来反对，强行种植，结果虽然警察来了，但是不敢压迫，斗争终算胜利；一是今秋有一村地方，农民协会自国民党停止民众运动后久已停顿，后来国民党整理民众团体之时也拒绝其登记，该村农民群众在秋收时候，眼见别处都减租，遂自动的召集大会议决减租，没有受到压迫而胜利；一是武平区同志数十人领导少数群众对于官盐局作复仇斗争，公开的将过路的官盐数十担夺下。反对土地陈报的斗争在永康、东阳、义乌三县党虽然已有决定，但还是做一点宣传工作，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金华、永康等处的学生在反动

的教育当局的严厉压迫之下，没有斗争。

目前浙西的群众斗争的确是在白色恐怖和改良主义的包围之中，不是不敢斗争即不想斗争。至于群众的革命要求我们现在只能作“想当然耳”的推定，因为浙西各县党一向是离开群众的，对于群众生活情形非常之隔膜。

II、浙西党的工作路线与斗争的策略

现在要说明浙西党的过去和目前的工作路线，要以永康党的表现为代表，详细的报告已见我的通讯中，这里只说一个概要。关于斗争的策略也只说到各县一致的斗争问题，至于各县个别的斗争问题当在各县专门报告中及之。

总的工作路线与策略 在一九二八秋季盲动失败之后，因为白色恐怖之严重，党离开了群众，走到和平发展的路上去；同时因为改良主义之活动，合法观念又自然而然的发生出来，于是党的工作路线十足的表现右倾。主要的表现如永康党利用国民党黄色农会的幻想，执行二五减租的宣传，不了解村里制的反革命作用反而想去利用它对于反动派的阴谋手段等等。再则，因为党不了解群众运动的意义，策略的路线也往往错误，如对于各种斗争的策略之讨论和决定，仅只有注意到群众的要求（或高或低自然多半是党员主观的），另外加上一点笼统的办法“通告各支部宣传”。这里，对于政治环

境，群众情绪，斗争意义与形势既不知道加以讨论，因而忘记了怎样去发动群众，怎样去组织群众，斗争采取何种方式种种斗争的策略，仅仅认为群众的要求能够部分的或全部的实现便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所以即使有了很正确的工作路线，执行时也会因没有正确策略而无从实现。而当着执行右倾的工作路线之时，恰恰是取消了群众的斗争，如二五减租农民自动的消极的执行，地主也不反抗，党便满意了，认为自己的任务完了。其实是帮助了国民党做工作，自己还不曾知道。这是过去浙西党工作路线和策略主要的错误。

目前浙西的客观环境的情形是：统治阶级的政权在形式上虽然并不稳固（如军事的恐慌），但是社会中阶级的矛盾也并不尖锐（如城市与重要乡村没有阶级斗争，反而豪绅地主还能利用宗法关系获得群众基础），群众的生活虽然日益恶化，但是恐惧心理非常之浓厚，群众的斗争非常之少，更没有群众的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同时，主观方面党的力量又是这样的薄弱。总括这些，浙西的确还没有革命开始发展的形势，而全省的革命形势也与浙西有同样的情形，所以浙西的革命运动还不能适应全国总的形势，这正是证明浙西党加重了争取群众的任务。而针对着这种形势，发动日常斗争在浙西还是主要的策略，不加紧对于日常斗争的领导，便不能执行争取群众的正确路线。

反对土地陈报，反对村里制的斗争 现在国民党政

府正在举办土地陈报，即由村里长来执行。永康中心县委讨论反对土地陈报的斗争，决定以下的策略：（1）土地陈报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纲，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理论为依据，它对于地主阶级决不会给以认真的打击，它决不愿变更土地关系，它只是对于农民加以更厉害的剥削，如缴纳土地登记费，丈量土地的纠纷，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土地税等。同时却以许多改良的口号欺骗农民群众，完全是反革命的政策，党必须坚决的号召群众起来斗争。（2）国民党不断的爆发战争，土地陈报正是加紧剥削农民去制造军阀战争，所以反对土地陈报同时要联系到反军阀战争的斗争。（3）村里制是豪绅地主阶级直接压迫民众剥削民众的统治机关，土地陈报由村里长来执行，便是具体的说明，所以反对土地陈报的斗争，同时就是反对村里制反对豪绅地主统治的直接斗争。（4）斗争中党的任务是①

Ⅲ、党的现状与工作

一、组织工作

各县党部组织的历史和其现状 在国民党尚未背叛革命之时，首先是旅外的知识分子同志回乡在国民党中工作，没有形成组织，浙西各县都是如此。清党以后，浙西同志还是在国民党中工作，那时最努力的是在农民

①原文未完。

协会一方面，恰巧是一九二七的秋收时候，农民协会便领导减租斗争。在那时候党开始在农村中逐渐组织起来，经过冬季直到一九二八年初，兰溪、永康、建德三县党便成为庞大的组织，成立了县委；东阳、义乌、武义、缙云、汤溪、龙游等县也有支部的组织，浙西特委便于一九二八年四月成立。随后武义、缙云、义乌、遂昌等县都有县委成立，东阳始终没有形成一指导机关，仅有一二个人在负责。自一九二八秋季以后，兰溪、武义、缙云、汤溪、遂昌等县都先后因盲动后受白色恐怖的摧残而整个消灭，没有恢复起来。

现在有组织的有：永康有县委成立，同志号称一千以上（到现在还不能有精确统计），支部一百以上，乡村中的区委有七个，城市有三个支部在县委直接指导下；义乌有县委组织，支部二十以上，同志二百人左右，城市中没有组织；东阳依然是只有一个同志负责，没有形成一个指导机关，组织只有南乡新发展的支部十，同志一百左右；缙云有些支部可以恢复，现在直接隶属于永康之武平区区委之下。以上这些县份都是永康中心县委的指导区域之内。永康中心县委对于东阳、义乌的相互关系并不密切，只有派一个特派员到过东阳工作二十天，义乌没有派人去指导过。除此，通告与书面指导还不曾建立起来，而义乌、东阳二县对中心县委的报告同样是没有的。除缙云并入永康的组织之内以外，永康中心县委之区域内还有武义一县，现时中心县委还

没有能力和方法去恢复武义的组织。

金华、兰溪中心区域的组织基础已是没有了的，现时派陆克忠到金华去后，金华县属城市中整顿成立二个支部，乡村成立一个支部，是陆克忠个人在负责；兰溪西乡据陆克忠报告有十个以上的支部可以恢复，城市中尚无工作报告。

建德中心县委的情形我不明了，据我个人所能推测的，除建德本身有县委组织外，其他分水、淳安、遂安等县在去年特委时代也仅有几个同志及一二个支部，现时恐也已经等于没有了。

组织路线的错误与其历史的根源 因为浙西是农业经济的社会，农民群众是广大的社会基础，同时又因为政治条件之恶劣，使着党在城市中的活动非常之困难，所以浙西党一开始便在农村中发展，忘记了组织无产阶级的任务，党变成农民的集团。浙西党初期的发展，的确是在一九二七年秋收斗争的影响之后，接着因为白色恐怖的增长，党的发展停止不前，经过一九二八年普遍的或大或小的盲动，受着更严厉的摧残，旧的组织大部分消灭，即永康也是如此——现在同志最多的区域是新发展的，旧的基础多半没有恢复；义乌的组织也是在偏远的农村中发展；东阳现有的组织也是和平发展的。这些都是证明党内失败情绪的浓厚，党不敢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去实现组织的任务，党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所以浙西党组织路线主要的错误是，忽略了组织斗争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任务。

党内一般的情绪与倾向 一方面因为反动统治白色恐怖的严重，同志中间恐惧心理很浓厚，另一方面因为改良主义的活动的确使同志们受到影响，于是党内的合法运动的观念便滋生起来。很显明的例子，如永康的白色恐怖与改良主义都比别县厉害些，所以永康党的政策不自觉的走上合法主义的道路，在开始纠正的时候，各级党部都有同志坚决的表示利用政治上的合法对于工作是有利的（主张占据黄色农民协会的机关）。义乌的白色恐怖比永康稍松，黄色农民协会没有下层组织，当我们讨论组织农民协会的时候，同志便不会提出合法不合法（即向国民党登记与否）的问题，一开始便讨论怎样去组织群众。在他们的观念中都不会发生怎样去求合法的问题。现时党内最严重的便是这种机会主义的政治倾向。对于中东路问题，一般同志也有乐观的情绪，他们期望苏联能够派红军征服中国，这也是一个右倾的表现。

盲动的情绪在现时浙西党内也还不是残余，不愿（一半是不敢）领导斗争，要动还是大动，这种情绪还是很普遍（永康表现最多）。永康武平区全区大多数同志都正是跃跃欲试，当着农军起来的时候，一个区委建议要暴动，县委讨论时许多同志也主张暴动，有好些支部同志不经过支部的讨论，便自动的离支部去当农

军，连支部书记也有如此的（关于农军问题当另详于永康的报告中）。至于农军扑城的情绪，尤其表示得明白，平时烧杀的倾向也很普遍。

左倾与右倾两种各走极端的不正确的倾向，其在组织上的基础是一样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而农民小资产阶级成份非常之多的党，它会发生右倾的危险，同时也会发生左倾的危险，在工作的表现上，也同样是离开群众不愿或者不敢领导群众的斗争。当着永康县委讨论农军策略问题的时候，显然有二个相反的倾向：第一种是欢喜农军赞成暴动的，这是所谓左倾向的分子；第二种是嫉视农军的，以为现时不能暴动，农军的游击战争必然要累党受白色恐怖的摧残，连他们自己不能立足，但是又知道不能去解散农军，以为反正不能过和平生活，因而结果也是赞成暴动，与第一种人走同样的道路。这里可以证明左倾右倾的组织基础是一个儿的，不过平日态度的表现不同而已。

在组织方面，也有几种不良的倾向：一是绝对民主化的倾向。永康同志怀疑中央派人去做中心县委书记，要求自己选举指导机关，不顾及客观的政治条件与主观的党内无产阶级基础。有些同志并且怀疑到讨论民主化的作用，以为上级机关既然决定一切工作策略，又故意要下级来讨论，这显然是党内玩弄同志的把戏，不是什么民主化。在某一次会议中陆克忠同志也有这样的表示。有一次永康县委放在一个支部所在的村里开会，这

一支部同志要求参加，县委不许，这一支部同志背地里都骂党内不平等。一是地方主义的观念非常之浓。如这次永康同志反对中央指定中心县委书记之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被派去的同志是义乌人，不是永康人。又如陆克忠、姚岳亭时在永康说，从前兰溪的工作比永康好，永康则批评兰溪的工作不好，说去年永康盲动是上了兰溪同志的当，兰溪同志自己在本县弄得一塌糊涂还不够，连永康工作也被葬送。克忠骂姚岳亭的话“你这样的怕死、腐化，兰溪人的名誉都给你倒霉了”，也是充分表示其地方主义的精神。永康县委从前选举时候，不是以工作利益为依据，而是分区来支配，结果每区都有同志当县委委员，有些好的同志因分区人数的限制，不克当选，有些新同志或是不积极分子却因分区选举之故而当选了。

此外，津贴观念、雇佣劳动的倾向，也渐渐在上层同志中发生起来。

支部工作状况 (1) 所有支部全都在农村里边(永康城市中现在刚有支部)，各县主要的人口多的乡村中都没有支部，大多数的支部都在十几户、二三十户……总之，在百户以内的小村子里，有些支部几乎全村都是同志。离城五里以内的支部虽不是绝无，却是仅有。(2) 同志比较多的支部，连支部书记都说不出同志的数目。支部书记或是某几个有地位的同志认为那几个同志不会秘密(实际是太会宣传)或是行动不好，便

不去通知他们到会，驱逐到党外。同志与群众分不清楚，有时支部开会书记说是只有几人，但是到会时却有一大批。去问支部书记，又答说介绍是介绍过的。

(3) 支部都离开了群众，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有少数地方的群众斗争也是几个同志个人的领导。如义乌香山区有三村地方，当减租斗争时，是一个区委书记个人直接到三村去召集群众大会，不是区委指导并推动各支部去发动群众斗争。同志日常的生活也是同志与同志聚在一块儿，不肯分散去接近群众。

(4) 支部开会是被动的，并不是经常的生活。如果上级党部不派人来指导，便不开会，几月不开会的支部非常之多。同志不到支部会议也不要紧，即到支部会也仿佛是来听报告，没有讨论的精神。支部开会没有准备，没有议程，没有工作的讨论，只有上级机关代表一塌糊涂的报告，与互争意气的无原则的批评，也没有工作的分配。

(5) 支部开会要黑夜到山上露天去开，不敢在同志家中开会。而赴会的技术却是毫不注意，大阵的人数列队来去，且要说要笑，实际是公开的秘密，任是很大的支部不分小组，即分了也是名义上的，开一次会必是全体大会。因在露天开会，时间与精神都受妨害，开会的精神不会好。

(6) 支部没有征收同志的党费。义乌仅有一个支部收过二三个月，但是没有报告上级党部，支部书记一个人化用了。

(7) 支部不会向上级党部报告工作，同志也不向支部报告工作。支部书记除开会时以外，不与

党员群众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去了解党员的情绪、思想、工作能力和工作困难，并去推动党员的工作。(8) 支部书记之选举不是依据于工作能力，对党的忠实等许多条件上，而且以社会地位为标准，选出的人也不经上级机关审查批准，所以支部的领导者往往是社会中之上层分子。(9) 发行分配工作除了有些支部在斗争时候贴一些标语以外，大多数支部是没有的，有之，也多是几个同志的个人工作。

党内政治水平线与群众工作的经验 党内政治水平线低落，党员群众的阶级觉悟程度非常浅薄。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的答案，有的说，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有的说大家凑凑兴；有的说生活困苦入了共产党便有办法：没有根本的认识阶级斗争的意义与其历史的任务。很显然的在浙西党内无产阶级基础非常之薄弱，农民同志入党的动机与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大部分是基于均产的要求，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模糊的。在全浙西的同志的观念中，大家都以为没有土地的农民都是无产阶级，所以即使他们所认为阶级的利益，也很难超过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上。有一次我对陆克忠同志说，他也不是无产阶级，他是一个家庭手工业者，他便大大地诧异起来，这便可以证明。所以真正忠实于无产阶级，观念清楚而且坚决的分子，在浙西是很少的。至于对政策的了解，也同样是非常浅薄。

群众工作的经验，只有一些国共合作时期的陈旧的

工作方法，艰苦耐心的工作精神与工作方法没有尝试过。不仅是不了解群众工作的系统的理论，即是零碎的实际工作的方法也没有。党的活动能力便在此种情形之下日趋削弱。

地方党部，干部人材问题 县委、区委的成份中农民已占大多数，知识分子很少，工人同志是没有（仅义乌县委中现有一个木匠），农民同志中没有雇农的成份。所以吸引工农干部参加指导机关形式上是做到了，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的实现。构成这些地方党部的份子，因为（1）不是从很好的支部生活中生长起来的，（2）不是经过不断的斗争生活的，（3）没有受过一点政治的教育。所以这些地方党部真是幼稚得不成样子，不仅不了解政治问题，不了解群众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即是党内组织方面一些很技术的问题之常识也是茫然。一般的现象是：没有经常的工作计划，没有本身的日常工作，没有对政治理论的讨论，解决问题是无原则的讨论，不能很好的分工，不懂得各项工作的内容，不了解群众运动的意义，不懂得什么是支部生活，不懂得指导区委与支部的方法。此外，比较不重要的缺点还是不胜枚举。总之，地方党部一切工作的现实，是国民党的残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残余，没有无产阶级的技巧（关于永康指导机关的工作情形的描写，在我的通讯报告中已有，不再赘），所以勉强的把县委弄得健全一些儿（把干部集中起来），区委便没有办法（永康情形如

此)建立。

至于下级干部如支部书记和委员，在此种情形之下，实在找不出好的分子，所以目前的干部人材问题，在浙西真是恐慌万分。

秘密工作问题 党的组织都在农村中，尤其是多在反动势力不大的农村中，大部分党的组织在和平生活中半公开的存在着。我时常问许多同志，你们既然没有领导过群众激烈的斗争，为什么人家都知道你们是C·P？他们也觉得好笑。至于党内，更是一切都实行了民主主义一样，那几个人是县委，住在什么地方，时常在那里开会，几乎每个同志都晓得。这一支部那一支部……许多支部的组织与组织上一切动作，都是相互知道的。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流离分子，他们时常知道一切党内情形。我未到永康时，除了县委同志之外，许多支部同志都已知道不久巡视员要来了，姓甚名谁，哪里人。我到一县委同志地方，这一村与邻村支部的同志都来了，真是门庭如市，要劝止也无法。

农村中党的组织要严密起来的确困难的，虽然一方面是党内缺乏教育，但是另一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群众工作，党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同志的成份太复杂，许多不能入党的人都入了党，党不能保障组织的严密；没有斗争的教训，使同志忽视了秘密工作；没有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党不能保持干部的必要的秘密。

群众的组织已缩小到党的范围之内 浙西的群众组

织，在开始的时候，本来形式上是国民党领导之下，只有农民协会，没有工会。自国民党停止了群众运动之后，党便没有领导群众作反抗的斗争，于是农民协会便无形消灭。此后党的组织之发展，便是在这些农民协会中尽量的吸收其比较好的领袖，而日渐在数量上扩大，于是党便代替了农民协会。因此，对于一切斗争，党也只有经过自己的支部路线，而没有经过群众的路线去发动，所以斗争是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更无法在斗争中去组织群众，群众的组织于是缩小到党的范围之内。

对于群众组织工作之取消观念 因为党吸收了多数的群众在自己的组织之内，因为这些分子在党内之畏缩，党的活动力量日趋削弱，再加以每次斗争不是经过群众路线去发动，所以党日渐离开了群众，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于是渐渐使党对于群众之怀疑，这样便形成对于群众工作之取消观念。以党与统治阶级去敌对，不知道仅仅是阶级先锋队与统治阶级抗争是不够的，必然要组织阶级的群众的力量才能打倒统治阶级。在浙西同志中间，有一般的观念，认为只要把党的组织到处都发展起来，暴动时候全体动员，群众“自然”会跟着来的。在永康有一实例，因为豪绅地主也进行争取群众的企图，到处组织“百子会”，党恐惧起来，马上议决同“百子会”竞争，凡是大家没有组织的地方赶快去发展支部，尽先把群众争取过来。结果是党的组织在形式上扩大了，广大的群众还是可以留着给“百子会”来活动。

因为形成这种取消观念，于是群众工作的组织路线都跟着错误。

对于黄色的群众组织观念上策略上的错误 对于黄色工会、农民协会的观念是不正确的。第一种以为过去工会、农民协会都在 C·P 领导之下，群众终认工会、农民协会是 C·P 的，现在国民党恢复了“从前”的组织，群众终认是我们的，不会对国民党有信仰；第二种以为现在我们自己去组织群众没有办法，利用国民党招牌去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是有利的。因为有了这些错误观念，于是策略的决定也就错误。在永康黄色工会、农协的整理委员会中有我们的同志参加，几个区农协甚至都是同志，都在执行国民党的工作。在下层群众中，我们同志是“当然”的参加，但是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去参加，因而支部同志虽然参加这些黄色的群众组织之内，却是不起核心作用，做夺取群众的工作。

赤色的群众组织是没有的 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党的任何活动，赤色工会自然无从建立起。赤色的农民协会在永康、义乌等县都有建立的可能，但是都是没有去建立（如永康有几次自发的及同志领导的召佃斗争与减租斗争中便可以建立组织）。在义乌香山区有三村地方的雇农十六人在六月时候组织一个雇农工会，是几个同志领导的，四分之三是群众，但是成立以后就停顿起来，不去计划发动斗争，建立政治的教育工作和其日常工作，也不去扩大充实这一组织，这样一直到现在。

二、宣传与煽动工作

国民党的改良主义的宣传 国民党改良主义的宣传，在浙西并不积极，但他终能利用政治的优势，比我们党的宣传要普遍些。国民党部及黄色农协整理委员会减租布告，黄色工会的加资布告，各种纪念节和各种改良政策的标语，在城乡各处都可看到。此外，国民党部没有经常的刊物和通俗的小册，演讲运动也是没有，群众大会也没有时常看见他们举行。即是这次反俄运动，永康、东阳、义乌三县国民党也无声无息。但是仅仅这些布告标语的工作，已经要胜过了我们。反帝运动自反日排货停止了以后，国民党也没有工作，重要的反帝节日（如九七）都毫无举动，国货运动也是没有。只有在学生群众之中，一面以压迫手段禁止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一面以求学不忘救国的陈腐思想麻醉学生群众，并以金钱诱惑学生群众（如金华第七中学以书券奖励勤学的学生），引导学生走上复古运动的路上去。反 C·P 的宣传，在永康的豪绅地主组织“百子会”时有一种宣传，他们不是否认 C·P 的不好，乃是说永康 C·P 不是真的，他们“百子会”将来才是要真的实行共产。此外，提倡卫生造林，破除迷信等宣传工作，是他们应时的门面的工作。

党的宣传工作没有建立起来 反帝、反国、反改良主义，以及土地革命的宣传，浙西的党没有建立起来。在理论方面，是因为浙西的党自己还不曾受着上级党部

的给予，莫明其妙；在实际方面，因为浙西的党不曾切实去了解过群众生活，所以感觉到宣传工作之空洞，无从实施。往往看到党对于每次运动的决议，都只有向群众宣传一句空话，对于每次斗争的意义没有讨论，也没有宣传大纲的决定。因此，支部同志不会知道如何向群众宣传，比较活动的同志各自宣传起来，自然又会错误百出。至于宣传工作之组织上的技巧与活动的方式，也是毫不明了，所以各县指导机关对于宣传工作之建立，都感觉困难。宣传品散发群众中的除历次运动的标语之外，完全没有。永康、义乌县委连会做一张通俗的传单的人材都没有（反对土地陈报的宣言发了二百张，但是印得一塌糊涂，自己看了都要作呕）。

各支部的宣传工作如何，明白了他们的支部生活便可了然。大多数的支部连标语都要靠县委写好发下，所以我说贴标语工作也及不上国民党做得多。我所过地方到处看见国民党的标语，我们的是绝无仅有。许许多多，非常之多的有支部的乡村中，国民党的标语堂皇地贴着，一直要到风侵雨蚀才消灭，而党的标语只字未见。

鼓动工作的缺点 鼓动工作在策略上的缺点是：
(1) 不了解群众中各阶级利益的关联，不能提出简明的鼓动的口号，使发动群众的效力减少。如这次在永康讨论反对土地陈报时，的确是忽略了对于各阶级利益的关联方面，而抗缴土地登记费这句最切实的口号，在第

一次讨论时竟没有提出，直到通告发出后才检到。

(2) 对于鼓动工作与宣传工作的分野与其关系弄不清楚，往往有许多宣传口号与鼓动口号混用起来，而且完全不是经过群众的讨论与接受。这对于鼓动群众斗争与斗争之连续，妨害非常之大。

鼓动工作在行动上的缺点是：(1) 支部不能动员全体同志深入群众去作合宜的煽动，不知道运用群众中之中心分子推动他们扩大煽动的作用。(2) 忽视群众全体大会的重要意义，不知道群众大会是煽动工作最有作用的场合，往往很可以发动的斗争不能发动起来。

群众的政治认识是模糊的落后的 群众的反国情绪一般说来还是模糊。因为：(1) 过去离开群众的各种反抗国民党的行动，群众看来是国共二党的党争，无关于他们的事。(2) 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地方，群众对于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剥削是不满意的，但是他们没有自觉的革命要求，他们还是希望真命天子之出世。(3) 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观念不清，认工会、农民协会是共产党的。浙西自发的群众斗争之缺乏，即可见群众的政治觉悟的模糊。(1) (3) 二种的群众思想在永康普遍的如此，因为永康有过“C·P的革命”；(2) 种群众思想在义乌、东阳普遍些，因为那边连“C·P的革命”也没有。东阳数千农民二次大闹国民党县党部，虽然客观上是反国情绪之表现，但是迷信的，而且为和尚地痞所领导了去。他〔们〕的思想是落后的，反抗运

动是原始的。

三、职工运动状况

工业状况与工人的生活 永康、义乌、东阳三县还完全是手工业生产，义乌、东阳二县没有工厂，永康总算有织布厂、织袜厂及一家碾米厂。布厂袜厂的出品只销售于附近各县。布厂完全是女工，袜厂也是女工。布厂有十个左右的女工的十二家。还有三家，最大的一家有七十至八十的女工，二家有三十至四十女工。小的十二家共用三个男工，做漂纱染纱的工作。大的三家各自雇用三个男工。小的布厂去年关闭了好几家，因为出品销路不畅。最大的一家是一个大地主开办的。布厂的女工大约共有三百人。袜厂只有三、四家，约有五十至六十的女工。碾米厂只有二、三个工人，各县的电灯工人也只有二、三个工人。邮差，各县城只有一人，另外走乡村的有一、二人。此外，都是手工业者与店员，还有一部分船夫与城市体力劳动者。

一般手工业的工资：木匠、泥水匠等工资每天是二角至二角五分，但是被雇的伙计没有得着这许多，自五分起以至一角多些；成衣的工资每天一角四分至一角六分，伙计也是要经过作头的剥削，徒弟更是无条件的被剥削。这些被雇的伙计做一天算一天工资，不做连饭都要吃自己的。染布工人，做烟工人，是论月论年的被雇用，每年工资自四五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农业工人的工资每年自二十元至六十元不等。店员的年薪自二十元

至五十元。船夫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船是他自己的生产工具，他替商家包运商品，受到商店的压迫（如运费的片面规定，损失的赔偿）。织布女工的工资以织布的多少计算，大约每天做十二小时的工作只能得最多不过二角的工资，饭还是吃自己的。工人住在厂中，停工几天须请假，多停便要开除，最初几月无工资。袜厂女工生活也是如此，进去学习时间还要学费，学会后看能力论留用与否。

黄色工会的组织与其工作 三县县总工会整理委员会都有组织，东阳有十二个黄色工会，人数未详，义乌的不知道。永康有十以上的手工业工会，会员只有八百多，完全是行会性质的，不是群众的组织。店员工会没有组织，他们的工作也是没有的，他〔们〕不能调动工人群众参加他们的政治运动。这些工会即是议决增加了一些工资，也是与下层工人无关。工会除了有各自的空机关之外，他们的会议也不是时常开的。永康的县工会整理委员会连常费都得不到国民党的津贴。

党没有职工运动的工作 党对于职工运动过去一向忽视，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党只看见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憧憬，以为只要农民运动做得起来，革命力量便已充实。这是根本观念的问题。一是因为工人群众集中的城市，政治压迫比较严重，不敢去尝试。这是受了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浙西的党直到现在还没有决心来〔做〕这一工作，即是义乌香山区有了十六人的雇农工

会的组织，也任他停顿起来。当我在浙西的时候，对于职工运动也没有具体的策略上的讨论，仅是具体的讨论如何来开始建立这一工作，最主要而能实现的是经过乡村手工业同志到城市中去寻找生活，开始在工人群众中做发动日常斗争与组织赤色工会的工作。且在这一工作开始建立的时候，指出不要再蹈从前滥拉同志与和平发展的错误路线。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以后中央是还须不断的提醒他们。

职工运动的主要路线与策略 虽然浙西开始建立职工运动自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打工人（人）群众已有实际的路线可以运用。第一，即是征调坚决的活泼的同志到工人群众集中的城市中去谋生活，去建立工作；第二，在乡村也可以开始建立职工运动，经过乡村工人群众的路线去发展这一工作，也有许多的帮助。目前浙西的工人群众虽然没有自发的斗争，但是下层工人群众的生活的确很痛苦（普遍的工人群众年龄大概在三十岁以下的多，他们的衣服费用已经与洋货结了解缘，做一件洋货普通衣服即须几元钱，要费他们一月的工资，加以日常的消耗，如纸烟一项已经很多了，一角多一天的工资如何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织布女工生活也异常恶劣），日常的经济斗争很可以发动，所以发动日常的经济斗争这一策略非常之适用。如手工业同行向社会增加工资的事情时时有之，那时下层工人群众便以水高船涨的理由同样可以要求“作头”增加工资。这种机会很多。

浙西的黄色工会实际上是行会的变相，他是没有群众的。对于这种黄色工会的策略是无疑的不应参加进去，同时也就加紧了建立阶级的赤色工会的任务。工人群众中真的没有一点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以后在工人群众树立政治宣传工作是非常之必要。职工运动中主要的是船夫（因为他对运输方面非常重〔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几家工厂的女工、手工业工人、店员则是比较的次要。

最重要的是应该将从前在农村中一切工作的观念、策略和方法，不要带到工人群众中去。

四、农民运动状况

帝国主义对于农村中的商品侵略 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农村已很普遍，洋油一项已经和粮食一样是家家必备的，菜油灯在乡间已经很〔少〕看见，纸烟大部分或者全部是洋货，中国纸烟市上是不大有的。洋纱和洋布（假哔吱、假直贡呢）是销路日益扩大，自纺自织真是非常之少，即是自己织起布来也要用洋纱，而中国厂的出品只有粗纱，细纱都是洋货。洋烛在农村中销售的也以洋货居多。近来肥田粉也开始在农业上为农民所采用。这些是在农民经济生活中最显著最普遍的现象。再在商业资本一方面来看，经营洋货的商店日益增加，在各县城市乡镇中，都可看到洋货营业的发展的形势。在反日排货的时候，金华的洋货业资本家居然会有罢市反抗的表现，即可见他们在商业资本中势力之雄厚。在乡

村中，很小很小的商店，以洋油、洋烛、纸烟、老酒、酱油、砂糖等为主要商品，帝国主义的商品要占一半的形势，所以帝国主义商品侵略的状况，如果用数目字来做统计，一定是很有可观的。

在吸收原料一方面，在金华府属一带，这次我所到过的看不到有比较主要的情形。去年我在浙西特委时，据建德报告，那边产桐油甚多，日本帝国主义的商人在建德直接设行收买，就地土著商家有被挤倒的情事。

此外，帝国主义的教堂，除各县城都有外，乡镇中也有设立。

土地关系 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个人地主与集团地主（宗祠）的土地相等，农民的土地很少（不仅是不能做数目字的统计，连百分比也不敢做）。但是有一部分（义乌、东阳有之）的土地有田底田面二个所有权（其实田面就是有使用权）。田面即使用权，都是农民的，他也能自由卖买，而且比田底即所有权的价格要高一倍。宗祠的土地都在豪绅管理（自然地主管理的也有，小村中富农管理的也有），豪绅俨然和地主一样。土地的卖买是自由的，没有特殊条件的限制。

除了一部分土地农民有永佃权外，大部分土地是由地主自由可以换租的（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地主随时没有换租的。除了地主将土地出卖时，或者是富农买了自己要种，或者是新买地主要换租，那是自由可以将田归还的，名曰撤佃）。佃租制度大部分是谷租，银租在东

阳、义乌二县有之。谷租是在秋收后缴纳，银租是要先一年交租银，然后可以种田。银租比谷租的要轻些，但是到了荒歉时候不能再向地主要回若干租银来，不若谷租遇到荒歉可以要求地主减租或是分租。租田没有契约，是一种社会习惯的约束，普通的情形是没有小租，只有东阳某一乡有之（缴租谷之外，再缴麦租等）。租额各地情形微有不同，东阳普通租额占全收获量 $7/10$ 以下，以至 $5/10$ ；义乌、永康大概占全收获量 $4/10$ 以至 $6/10$ 。义乌有田面的土地，农民只向地主缴 $2-3/10$ 的租。

生产状况 关于生产的组织，宗法社会中大家庭集体生产已经成了残余，同时因为地少人多的关系，土地的分配得很为碎小，所以小农式的生产方法成为最大多数的形式，种田三四亩以上至七八亩以下的农民占多数。在东阳、义乌、永康三县中，除了义乌南乡一带土地肥沃外，大部分的土壤是瘠的，特别是东阳的土地多是旱地，所以产米不丰。在平时，永康的米可以自给，东阳是不够的，义乌可以多裕一点。因为土地不好之故，所以肥料与人工特别要加多，才能使生产量收获得好一点。田每年可以熟一次稻，一次菜和一次豆或麦。这样是三熟，不好的田只可二熟。

火腿是浙西一种最大的出品，因为需要肥料而养猪，所以每家自三四头以至十多头，火腿因此成为唯一的大宗出品（豆麦等所产虽多，但是都做饲猪之用

了)。在东阳、义乌、永康三县计算，猪的头数大约是和人口相等，那末，人口大约一百万，猪约一百万头，每头至少以十五元计，猪的出产值一百五十万元。

此外，药材、枣、梨、茶（东阳最多）等也有输出，桐子、柏子等也有少数的输出。这些算是农产品的主要输出了。

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状况 商业资本有下面的特点：

(1) 投资於商业的是徽州、绍兴、宁波的商人居多，当地地主兼营的成份少；(2) 没有普遍的金融机关足以操纵农村的金融；(3) 投资於洋货业的日益发展；(4) 收买农产品的商贩都是富农居多（如猪贩），多数是临时组合的，还没有大商垄断操纵的现象；(5) 普遍在农村中的小商店因为高利贷及苛捐杂税的剥削，商品的价格高涨得很好〔多〕。

借贷关系的发生有几个主要原因；(1) 富农的破产者，他要抛弃农业去做商业经营，於是不得不向地主借债；(2) 贫农因为粮食恐慌及其他生产工具的添置；(3) 临时事变的损失（如疾病、丧嫁、结婚、灾荒等），使农民不得不借债。一般地主与富农的放债，他的目的是在收买农民的土地，特别是经济开始向上发展而家庭人口多的富农有这样的企图，所以借贷要有契约，农民将田地做抵押。这一类借债的农民，大抵以破产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居多，他的利息大约是年利二分最为普遍。贫苦的佃农，他们没有田地可以做抵押，於

是有卖租的事情。譬如农民向地主借了十元钱，以明年的田面（谷）作抵，契约上写明本利偿还须多少斤谷。若把谷价计算起来，利率在年利四五分之上。这样的事情东阳多些，永、义二县很少。这里还有一点现象，即是豪绅地主管理着宗祠的财政，他们可以大批的借用宗祠共有的钱，利率终在年利一分五厘以下，农民是没有这种权利的。豪绅地主把这笔轻利的钱，一部是自己需要，一部分即是转来放贷给农民，剥削较多的利息。

土地缺乏与人口过剩 土地缺乏，而且大部分又是硗瘠的，因此土地不够分配，发生了二种现象：一种是完全得不到土地耕种，一种是仅有少数土地，尚须出卖多余的劳动力以维持生活。东阳人口七十万，只有五十万人有田种，永康、义乌的人口过剩比较少，所以东阳农民到上海、杭州做工的非常之多，永康、义乌二县每年春冬二季出外做手工业者也非常之多。

农民中的阶级关系 佃农的数量最多，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大部分是贫苦的小农。在永康这种贫佃多半兼是旅外的季候工人（铜匠、铁匠、锡匠），东阳则多兼以种山地或其他体力劳动（挑担）为副业。义乌的佃农贫苦的比永康、东阳少，因为有些有田面的佃农，他只向地主缴较轻的租。半自耕农的数量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他们一般也同佃农一样做季候工人或其他体力劳动，大部分的生活也是不安定的。自耕农的数量约占百分之十左右，除了一小部分在大家庭制度之下

有向上发展的外，都有破产的形势。雇农的数量很少，大约仅有百分之五以上。所以，根据经济状况去分析，贫农的数量很大，中农也有相当的数量，富农的数量不多，但是多半是带半地主性的，所以雇农也很少。

苛捐杂税的剥削 苛捐杂税之中，为一般农民所直接感受痛苦的是屠捐。因为屠捐对于每个农民都有剥削，且是向来所无的。东阳、义乌去年经过屠商反对豪绅包捐之后，改由屠商包认，结果是由屠商转向农民征收，实际上农民一样的吃苦，而屠商反而从中得利益。另外，运外的猪仔，另由政府直接设局征收，形式上是向猪贩征收，实际也是落到农民身上来负担，每头要捐二角至四角不等。盐捐也为农民所疾苦，虽然不是直接的负担（浙西不是产盐区），但是每一元不到十斤的官盐，农民真感到盐都吃不起。再加缉私商巡的压迫，更引起农民的仇视。至于一般的捐税，浙西没有特殊情形，这里不必多述。

乡村政权问题 族长制度已成了形式上的残余，他已经没有了威权，豪绅地主是直接统治者。在先前，豪绅地主的乡村政权，他们是建筑的〔在〕宗法社会的废墟之上（宗族会议的形式，绅士会议的实质），实行封建式的巨头独裁的政权，现在在资产阶级法制之上，建立了村里制度，他的实质还是没有变动。一方面使豪绅地主的统治取得法律上的保障，更加系统化，另一方面他的基础还是和从前一样，豪绅地主管理着宗族的经济

权，他还是利用着宗法关系取得群众基础。

在这里要说到富农问题，特别是浙西村落细小且多的地方，富农对于乡村的政权很有意义。从前富农虽然部分的是乡村的统治者，但是他在孤独的无组织的状态中，威权并不大。现在经过了村里制的作用，他参加这一政权，受着豪绅地主的领导，他也好同官绅一起坐着会餐会议，使他对于这一政权的拥护倍增了热烈的情绪。

在这里还得说一说这一政权组织之作用。他是国民党政府系统之下剥削民众、压迫革命最有力的最直接的工具有，清乡派捐等都是他的主要任务；他将来就会有反动武装的组织（保卫团将要组织）；同时，他也要经过群众选举（有些地方已实行，有些地方还是委派），他还要执行训政建设的宣传，有很大的反革命的宣传作用。

农民的斗争情形 在这最近的一年中，农民的斗争非常之少，小的农民自发的斗争或许有，而是党隔离了群众不曾知道，但是比较大的轰动社会的斗争的确是没有。去年永康缉私营丁打死了七个盐贩和农民，本来是可以引起很大的斗争，但是统治阶级一方面严加镇压，防 C·P 的活动，一方面以严办肇事盐巡欺骗农民，将斗争缓和下去。当着去年秋收时候，只看见 C·P 离开群众的烧杀行动，没有群众的减租斗争。今年减租斗争也没有引起。

农民的组织状况 (1) 国民党的黄色农民协会。东阳有七十二个村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是没有的；永康有三区农民协会，村农民协会大约在五十个以上，虽然没有经常的工作，会员也没缴会费，但国民党可以把群众召集起来开会，任他们演说指导，孙中山在无形中已经是农民的偶像崇拜者了。农协中党国旗和中山像以及改良的宣传口号是到处都有的，三鞠躬读遗嘱是农民协会开会必有的仪式。今年减租，恰巧是国民党恢复民运把农协整理好了之后，农协宣布减租，农民没有斗争，所以一般群众对这种农协是有相当的信仰。(2) 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一些也没有。(3) 群众自己原始式的组织，在义乌近郊的一村中有一个兄弟会的组织，以学拳为号召，大都是青农，过去没有经过斗争，这些群众可以受我们的影响。在永康全县普遍的有罗汉会的组织，他是一般青年学习技击迎神赛会的组织（每年八九二月），不是阶级的组织。

党在农村中的工作 党在农村中的唯一工作是发展党的组织，且可以说是无原则的去发展。严格些说，农民运动四个字的意义，党还是连比较清楚的概念也没有。党的工作是在“办党”。怎样在农民群众中树立政治影响，怎样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怎样去组织农民协会和建农协本身的工作，所有这些，党都是没有很好的计划着去进行。党在农村没有土地政纲，苏维埃、反帝、反国等等宣传。农村的斗争也因为右倾的政治路线而消

灭。日常的地主与农民间的冲突，党不知去领导，发展反地主豪绅的斗争。

目前农民运动主要的任务和策略 目前第一个问题是发展农民的日常斗争的问题。浙西党的许多农村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党内一切组织上、工作上的基本任务，对于农民的组织任务，建立党的政治影响等等，只有日常斗争的发展才能获得正当的解决。事实上，农民与豪绅地主的冲突纠纷是很多的，如侵占墙脚、藉端敲诈、侵吞公款、包揽讼事、霸占祀产等等，随时随地都可发动部分的小的斗争。

农民的组织问题。目前农民协会还是主要的形式，许多从前有过农协组织而现在还未被国民党承认加以登记的，恢复这些组织有很大的可能。国民党组织的黄色农民协会，凡是有群众的都有我们的同志（东阳不是如此）参加在内；只要支部能起核心作用，夺取其群众并不是一件难事。

自村里制成立以后，农民与豪绅地主的阶级对立的营垒显明起来。反村里制的斗争，即是反豪绅地主统治的斗争。加紧这一斗争之不断的领导，组织农协与村里制抗争，这是目前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雇农与手〔工〕业工人的工作应该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也应以雇农、手工业者为基础。建立健全的支部生活，严密党的组织，纠正同志离开群众的行动，这些农村党部的必要主要的工作。

除了贫农之外，中农的数量很多，而富农数量既少且多站在地主阶级一方面，所以，党应该用力去征取中农，为贫农可靠而有力的同盟军；对于富农则应无条件的反对之。

宣传工作应积极在农村中建立起来。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对党与革命的认识，还是国共合作时代的旧面貌，现在应该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

五、士兵运动

士兵多是浙西的土著 驻防浙西的士兵，多是浙西本地人为多，义乌、缙云、永康人都有，所以这些士兵容易接受革命的影响。去年浙西盲动时候驻永康、缙云两县交界的省防军的一部分士兵，曾要求过永康去缴械，他们可以内应，但是永康党不敢信任他们，未曾举行。

士兵欠饷还少，军纪也不严厉。兵士平日嫖赌生活，多带流氓性，但正因为如此，与群众接近时候也多。

过去的士兵工作 永康过去做过一点士兵工作，有五、六个士兵同志，但不是支部去做这工作，是县委派人去做的。这是去年秋季的事。后来一方面盲动后白色恐怖来了，一方面这军队调到城中去了，就从此放弃。现在这许多同志调查起来，大概觉得没有出路都已退伍。东阳城中省防军有些士兵同我们一个同志很接近，但这个同志始终不敢在城中做任何运动，所以这工作也

未进行。

保卫团只在冬防期内有之，警察及保卫团工作未做过。

义乌县委现定同志参加保卫团工作，有几村有这可能。

永康现在也仅开始去在省防军去找工作的线索。

IV、青年团的工作情形

团还没有独立的组织与行动 党团一向是混合的状态，自去年开始分化之后，团的组织在各县只是形式上存在，有些仅有几个散漫的支部，工作更不必说。去年团省委派去的巡视员工作撒烂屎，后来甚至无故被捕，现在派去的巡视员朱健民，不仅是懦弱，而且非常之摇动，工作不坚决，巡视是不会有结果的。在永康，重要的农村没有组织（即有组织现在无法整理，当然这些区域党的工作也糟）。武平区有几个支部，一个区委，是一个不重要的乡区，这里有二个同志很积极（有一个我看见过的，是成衣工人，肯干的精神我真爱，但思想不大清楚）。城市中有一个中学生的支部，但是学校管理非常之严，非家长来信不能请假，而在校内则不能自己活动，因为才从高小毕业的学生，工作又没有经验，所以这一支部不能建立组织生活。此外，东一个不动的支部，西也这样的一个，要建立一个集中的指导机关，的确是困难的。党真所谓自顾不暇，要在工作上去帮助

团，每每是纸上具文。现在永康党每月帮助团二圆钱，此外需要党帮助而有可能的是团负责人的吃饭问题（团员家里有父兄的居多，如果负责人到一个支部去参加会议，他会连饭也没得吃）。现在巡视员还在永康，他要等把团的中心的支部有相当建立之后，同时组织一个临时县委（武平二个同志都可负责），才能离开永康。东阳没有组织；义乌农村中有几个支部，城中有一个学生同志，准备成立一个特支；金华有一个学生支部，算党或团还是混沌的；藤业工人也可成立一个支部。

没有群众工作 党的群众工作是在国共合作时代有些做过，那时候工作是没有团的基础的。自去年团开始在党中分化出来之后，自己也没有做过群众工作，现在全浙西总算义乌有一个拳击会，有四五十群众，可以受团的影响（在农村中）。

党团关系和党对团的观念 党团的关系在上层过去有一时是有的（永康在去年下半年曾化了二十几元钱津贴团负责人生活费，那时上层关系有的），下层支部间就没有关系，更说不上对团的指导。在义乌，现在党团的上层关系也有。

党对团的工作大都不大重视，永康党看团差不多是儿童团体，一般同志对青年团在革命中的作用都不明了，有意无意对团有取消的观念。

V、永康的工作情形

一般的工作问题在总的叙述中已有的，不再赘述，这里是关于别个的必得要说的。

县委的组织和工作情形 县委现在委员九人，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常委五人中有二个贫农，一个中贫，一个小商人（在外边逢季候贩卖东洋参，种田是副业），一个知识分子（高级小学毕业，做过起码的教师）。常委之下设立组织部、宣传部二部，未设各项委员会。未兼常委的同志兼区委书记，常委会初定每星期一次，全体会一月一次。常委中一人专在城市中负责工作，一人在近郊农村中工作，三人巡视乡区。

县委能力薄弱，现在对于指导支部的方法稍稍进步，政治观念也稍稍有，稍稍清楚些，开会讨论也较前好一点。宣传部、组织部工作还没有建立。各同志看中央通告勉强的生吞活剥的还能念，能起草做传单通告的没有。县委工作还不能组织化，常委中还没有为大家信仰的中心领袖。艰苦的工作经验太缺乏，群众工作的理论和方法都缺乏。县委建立在城中，我离开时已有具体的决定，但到现在还没建立好。城市工作也没有进步，只有一个染业支部及近郊农村支部，新的工作自我离开到现在还没开展。技术工作现在比较有办法，一个养病在家的同志负责着“一点一滴”在做。对于下级党部只有县委片面的对下关系，下对上的报告工作的习惯未养

成。

對於中央通告还不能很好的讨论，传达的力量也薄弱。整个各项工作的计划还一样也不能确定，讨论工作只能是部分的，这因为系统的实际理〔论〕太缺乏。

中心工作之建立情形 永康的中心工作，现在还只讨论中心区域的工作之建立问题。县委同志这一观念是已经有了。第一是城市工作，第二是芝英、古山等几个大市镇的工作。關於城市工作，已将停顿了一年的染业工人支部及一个近郊农支恢复起来，建立工作还说不上。智识分子的混合支部本可成立，现受土匪事变后，白色恐怖影响不能成立。成衣工人在城市中有一个同志，且还可调动一二人来做工作。织布厂中新吸收了一个男工同志。木匠工人也可从乡村中调几个来。但是这些，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积极的去工作。现在总算在城中有了一些 C·P 的踪迹而已。二个市镇的工作也还没有建立。

土匪问题发生后的现象 去年盲动失败之后，有一批土匪同志离开永康，怒冲冲的拍胸说，在明年秋收以后再回来干过。於是他们在莫干山一带过绑票生活，买了七枝木壳，十四枝手枪，三枝马枪，突於十月三日返永康。首先在武义上交道地方缴得省防军械四支（那时一排兵开到松阳去，只有五人留守），打死三个兵，真的扬武耀威。四日常委（现已撤了）一个智识分子同志吕兴渭被土匪领袖派人邀去，六日恰是全体会，五日晚上

是常委会，吕兴渭刚从匪窟赶到，他说土匪在明天上午攻城，要求党指导，在明天早晨答复。他说土匪很诚恳的要求党帮助，他自己不能回来做工作了，因为人家已知道他的行动。这时许多同志好像救星已到，他们已在革命成功之前夕。於是大家讨论，结果是党不赞助他们暴动，党的工作路线是丝毫也不能变动。对於土匪，他们既要党的指导，应受党的指导。党决定：不能攻城，不能称共产军，要采取游击的战术，要做政治的宣传，要发动群众的斗争，在他们中组织政治部，党派人去做工作，组织军事行动委员会与党联络，接受党的决议，便派吕兴渭代表县委去指导。一面，党决定加紧自己的工作，并召集活动分子会教育同志，不要对他们幻想，不要自由离开了支部，正应在支部中坚决的群众工作，客观上是帮助他们。于是总算把县委同志的观念纠正过来。第二天全体会议也大致这样通过了（关于会场中的争论这里不再述了，总之，同志们是动摇的多）。那时已听到有许多同志自由离开了支部，投身於土匪队伍中去。七日早晨，一个徒手逃回来的同志说五更时大队的向古山省防军袭击，不料省防军已在田野中埋伏着，反而受到省防军的袭击，两方互有伤亡，缴械的计划失败了（截至此，我尚在永康，以后是传闻了）。后来据了一个山村，曾在另一村中烧了反动派一所房屋，不久便受军队的包剿，于是上山逃散。听说现在已逃到台属之仙居县境，还想重整旗鼓，并联络仙居土匪，再图大

举。现在吕兴渭同志扬言县委不予帮助，致他们孤立失败，他们要先来解决县委同志。而且，升平区的同志怀疑县委不号召全党起来暴动，拒绝县委指导。现时统治阶级大事搜捕农协委员，且在城中捕去总工会执行委员二人（一年前的同志，不接受党的政策而在国民党中吃饭的）。至於党的组织，受影响而遭破坏的还没有。

VI、永康中心县委所属各县情形

义乌的工作现状 义乌有县委组织已有一年，但是不死不活，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没有工作的发展，也没有受到破坏。县委书记本来是吴用品同志（一个中农，受过高小教育，能看书，入党二年多，资格最老，前次中央听姚岳亭介绍派他去做永康中心县委书记，后来遭了永康同志的攻击，自己回到义乌来），五月时候与用品同村的小商人用喜同志被介绍进来，用品就马上将书记交椅禅让了给他，自己担任了区委的工作。这个县委在四个月中只看了三次会，对于支部指导是没有的，支部自然是不会有工作。减租运动县委发了一次不伦不类的传单，其主要内容自然是依据国民党的二五减租。支部会议中是没有去报告讨论的，斗争根本没有，国民党也不来实现二五减租的政策，那里群众没有受到些什么革命的影响。吴用品同志去自己一区内个人召集了三个村子的农民开会，做了些鼓动工作，斗争是没有起来（那三村都有支部）。还有些什么群众工作呢？曾

经组织过雇农工会，去年阴历年关时，召集了十多雇农开了一次会，雇农赞成组织工会，大家承认介绍新会员，定正月十六日开成立大会。这时一点也不推动支部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以为工作已经有希望了，公开贴出成立雇农工会来号召群众到会。而下面恰恰写着共产党万岁标语，届时军队来搜捕，这次会便开不成，幸而人还没有被捕。直到五月，才又记起这个问题，於是召集十六人开会，组织一个雇农工会。这样，又一直停顿到现在。

二十几个支部都在西北乡，城市中没有党。南乡（通金华，有一个最大的市镇——佛堂，有船夫工作，船夫都是南乡人，对于全浙西工作都有关系）也是如此。

现在县委改组，吴用品同志不肯负责（同志还信仰他，他自己脾气不大好），退居候补委员，用喜也是候补委员。正式委员五人，三人组织常委，书记刘西法是一个这样的人：家里是三代同居的大家庭，三十多人，他父亲兄弟四人，他自己没有兄弟，叔伯兄弟十多人；他自己曾在杭州做过六年的工（自己家开的造木机的小厂），现在到家里半嬉半做；家里有田十几亩，开小酒坊，负债二千元以上，十多个叔伯兄弟都把急种田^①，只有他不大肯做，因为他是大房，如果伯叔辈要不满意

^①“把急种田”即“勤劳种田”。

他，他便要提出分产，所以他很自由。入党一年多，肯坚决的工作，做事也懂得大体，但是没有经过斗争的训练（这人将来可调到杭州工作，据说有很多义乌人在杭州做工）。一个常委是贫农，他是参加雇农工会的。另外一个木匠，曾在沪杭做工过，家穷得很，勇敢肯做工作，现已派他到城市中去做工。还有二个正式委员也是农民。县委委员与候补委员都支配他们去指导支部工作，常委去指导重要支部以及建立中心工作：除了对全县的政治之外。县委成立之后，对于工作之讨论，主要的是：（1）在政治上很简单的根据浙西及义乌实际情形，加以理论的连贯，指出过去工作的错误，决定党的正确路线（自然只是一般的）；（2）对于组织问题指出建立支部工作，巩固无产阶级基础，教育三同志三个最主要的任务；（3）对于职工运动则决定建立雇农工会的群众工作，组织手工业工人，建立城市的工人群众工作等；（4）农民运动目前要去鼓动反屠捐、反土地陈报的斗争，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各种公开的工作；（5）士兵工作先从利用保卫团做起，同志尽量的参加进去，有些地方同志可以去发起这种武装，做我们的工作。

东阳的情形 东阳旧的基础已经没有，只有一个农民同志吴逸民，在南乡。五月时候陆克忠同志从永康偕一个东阳同志（在永康做漆匠）到东阳，成立了一个支部，领袖都是小地主与富农，后来在十里周围的十多小村中被他们一拉拉了一百多人，成立了十个支部。本来

我们派了二个同志，一是吴逸民，一是徐英武（永康县委）到那边去做支部工作，想把下层支部同志抓住，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之逐渐脱离小地主富农的领导，准备将来组织区委时将他们打击下去，同时去发动斗争（减租斗争）。但是二人同志工作了一月，依然不能在党员群众中减轻他们的影响，讨论减租斗争时，小地主自己先说从我先减起，於是一般同志都拥护他，说是要他去领导一下，那边所有小地主也会肯减租。这样，反而把斗争都消灭了。反对土地陈报的斗争，贴标语的工作也是他最努力肯负责。他们有四个人都是村长，小地主表示最坚决，自己即去辞职，其余三个富农只肯怠工，不敢辞职。所以徐英武工作回来，反而成立区委给他们以组织上的领导地位。

缙云的情形 缙云是一偏僻小县，属处州，过去工作只在界永康的边境农村中有组织，没有群众。自去年吕天铎（负责人）被捕后，即瓦解。现在找到几个同志，要他们负责去建立支部，暂时编入于武平区委之下，不受永康县委直接指导。

Ⅶ、金华、兰溪、衢州的工作问题

以下简单的叙述，是根据陆克忠同志的口头报告。

金华的工作现状 金华本来是没有工作基础的，仅有永康籍的几个藤业工人同志，有几个七中的学生，农村有一个支部。陆克忠同志派赴金华的工作任务，当初

我同他讨论和决定如下：除了建立藤业支部和学生支部的工作，并且推动他们去发展其他工作之外，主要的问题是克忠同志自己的接近群众创造工作新的基础。在这个工作开始之间，一定要坚决的抓住工作的中心，首先是不能放弃城市，到乡村中乱跑，次则在城市中选择工作的主要对象，同时有就近指导并计划建立兰溪工作之责。并且实际的决定克忠同志到金华之后做行动小贩，到工人集中的地点去接近群众，同时也容易解决住宿问题。但是他到了之后，学生支部未把支部成立，仅同二三个同志开了一次谈话式的会，藤业支部开过成立会，但是没有工作的讨论。那时恰恰金华接连发生了五六次命案，警戒甚严，同志表示畏缩，克忠要他们租房子他们不肯负责，克忠自己住了二三夜客栈，有些恐惧起来，於是便跑到乡间去。听到东有一同志是永康过来的，跑了几十里路去找他，找到了觉得不是头路，又听到西又有一个同志是兰溪人，又跑了去，又没有结果。这样兜了许多圈子，空手回来。到了城里，又乱七八糟过了几天，钱已化光，时间又过去了好久，原来决定的工作没有一点实现，於是不得不跑来看我。第二次相见时，他所报告的，最详细是在乡中兜圈子的经过情形，总结起来，没有内容，他自己表示很惭愧。他自己也承认在城市中并不怎样严重与危险，当时自己是被同志们吓慌了。他知道没有坚决建立中心工作的勇气，于是我又和他谈了一点工作的方法，仍旧叫他回去按从前计划

进行。往后，没有接到过他的报告。

兰溪的情形 我到永康之后，曾调应兰顺同志到兰溪去做工作。他是永康人，在兰溪亲戚家生长，能说兰溪话，乡村中他是熟悉情形的。城市中有永康人开的一家饭店，他可以去住；永康的铁匠在兰溪城里的很多，他有认识的，可以去接近；而且乡村中可以恢复的支部，他从前曾经姚岳亭派去调查过一次。他能力虽不强，但肯负责，因此，对他工作任务有个决定：（1）主要的在城市中做小卖买去接近群众，铁匠工作便可开始进行，住宿问题没有困难；（2）在西乡去恢复支部，并且要他到金华同克忠发生关系，受克忠指导。去了以后尚无报告。据克忠与我见面时报，他曾将兰溪西乡石东山同志叫来谈过话。据石东山说应兰顺尚在城中，西乡游埠一带有十个以上支部可以恢复。这是关于我所知道的情形。

衢州问题 我在永康时，有王廷杰同志（兰溪人）在永康不能站足，要到衢州去，我顺便派他在衢州城市工作。他说岳丈在衢州开药铺，他迟早要在那边解决职业问题，许多药业店员及船夫他有关系可以开始工作。我同他谈了一点工作的策略及实际进行的方法，无从具体的来决定，不过与他建立了一个关系。在他去后二十天中，没有接到过他的信，现在你们可去信问问他的工作情形。

VIII、济难会问题

浙西政治犯在兰溪本有一特刑分庭，去年兰溪、永溪^①、武义、缙云四县被捕者至少在二百以上，兰溪有许多同志被难。去年浙西特委时代，省济总曾有二百元钱汇到兰溪，做了一次救济工作。

济难会的本身组织与宣传工作，浙西一向没有。

这次永康县委虽在组织问题中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提出单独来讨论，当然是还没有建立这工作。现在的问题是根本的群众工作之建立问题，不仅仅是济难会而已。

IX、总 结

对于浙西工作的意见 (1) 在一般客观的情形看，浙西革命形势比浙北浙南要落后些，目前刻苦耐心去发动群众日常斗争，的确还是主要的策略；(2) 建立职工运动与城市工作成为目前浙西各县党部迫切的任务；(3) 改良主义的宣传在浙西已收了相当的成效，越是群众有斗争，越使统治阶级觉得改良主义的必要，所以反改良主义的斗争，决不能因为浙西是豪绅地主的统治而忽视；(4) 建立支部工作，特别是中心支部的工作，巩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培养干部人才，是党

^①疑是“永康”之误。

内三大重要的任务；(5) 革命现阶段的主要的内容，对浙西还须系统地传达，一般政治的宣传与斗争也缺乏注意；(6) 机会主义的右倾观念，有广大的群众基础，须有坚决的持久的斗争，同盲动情绪也不能忽视；(7) 浙西有数万船夫，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工作必须建立，同时这一工作建立起来，能把整个浙西工作连系起来；(8) 建立特委确无必要，因为没有中心工作的基础，即是中心县委在目前的条件之下也应集中力量去建立他本身的工作，对小县的工作，放弃一点也不打紧。永康客观上不是浙西的中心区域，在全省看，浙西的地位比浙北浙南浙东都要次些；(9) 巡视工作是应该不断的建立，特别应从浙西本地去找出人材来训练。

· 巡视工作中的经验 (1) 巡视员不是土产，语言不通，妨害了接近党员群众的工作，减少了工作的效能；再则，内地小县，特别是乡村中，如果在阶级斗争尖锐时，就不允许外方的巡视员做工作了；(2) 走马看灯的巡视方式必然要失败，一定必注重於中心县区和斗争区域的工作的指导；(3) 巡视员到了一个重要的区域，那时他本身就要变成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一样，不仅是指导，而是应帮助地方党部的工作；但是，毕竟是指导，是帮助，不要是包办，包办就弄糟，会妨害了他们的进步；(4) 政治理论的指导非常重要，但是同志不要理论只会蛮干的倾向的确是有的，巡视员一定要

从当地的实际问题中给他以理论上的答复，这样，一则能使同志明白理论的实际性与其重要，会心诚悦服的接受理论的指导，一则使同志们断片的经验给以整理连贯，对于工作的进步，对于地方党部能力的加强是非常之快的；否则，只是背原则，必会使同志们失望；（5）组织上许多基本问题，各地负责同志一点也不懂，应该加以教育；即各级党部日常工作的建立，工作的组织化，各种技术的事务的问题，都须细细碎碎像主妇理家政一样去注意去教育；（6）领导同志与党内一切不正确倾向斗争，非常必要，一点也不能放松，因为许多农村同志中，党内和平的观念是一般的通病；（7）以后对于下层提拔出来的艰苦生活过惯了的同志，无论做巡视员也好，无论中心县委负责同志要〔也〕好，对于他们生活上的供给应有新的决定（实际上我想我自己就有点上层生活的习惯了），给他们以一贯的刻苦的精神（如姚岳亭同志有一半是中央自己对他弄糟的），这是将来党的经费节省的基础。

兰芳写完

一九二九、十一、九。

姚鹤亭的巡视报告

——建德的政治、经济及党的工作状况和
对于建设浙西临时特委的几点意见*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

中央：

一、建德城内驻军有省防军一排，警察四十余人，平日防务不甚严厉，行为甚为不规，故深为一般民众所痛恨。东关与大洋（南乡）、杨溪（西乡）等处皆设有警局，对于捉赌拿红丸子，每每深夜出行。当省防军驻大洋东关时，警察因与省军蚌鹑争利，曾引起双方恶感，现建城各镇省军皆调往杭州，警察便代替省防军而为所欲为了。

县政府与县党部表面看去是觉不大融洽，然而他们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宣传，仍然是一样的。尤其县党部的宣传，更使得群众发生幻想，群众说，就是同志也如此——减租是国民党的革命事实，土地呈报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共产，村里制是农村自治，唔！党部里没同志，是没用的，我们不能县里省里拉点政权，帮助我们危险时的用。同时，一班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于改组派的幻想更深，他们朝夕看改组的来，可以帮助我

们革命的进展。

工农会的组织，现时皆被取消，目前县党部又着手组织农整会工整会，但群众的心里也不愿去登记，已很怕工农会再又遭过去一样的被封、被禁、被通缉。所谓二五减租，县府、县党部勉强贴了几张布告，实际并无实行，全县只有西乡在陈瑞芝（同志）个人领导下，有几处减过租，城市工人又随意被东家所去留，工会也早已解体，只有码头工会始终没被解散，秘密的消极式的保存那里。现因交通处的破坏，鲍发荣同志走开，更受了重大影响。

二、工人生活异常痛苦，每年得工资七八十元的，已是上等夥计，已有点上流社会人物的皮气。一般青工童工，甚至每年十余元或倒贴师父都有，工作限量也特别苛重，待遇也特别恶劣。船夫、码头工人经济状况是很痛苦，每每给资本家奸商随支配。农村雇农很少，多半是租山租田的佃农为多，租额普通十分之六七归地主所有，重者不够缴租。租山比较好一点，但每亩山起码也要五六元，并且还要什么送节送礼，还要替他管理临近山场，山上树木被窃，厉害的山主还要佃农倍偿。小农自农自耕自食，因苛捐杂税的关系，皆出于村里制的豪绅之口，故亦累引起愤恨，但都敢怒不敢言。此次军队过严赴淳、遂，要派饭派夫，深引起农民的仇恨，使资本家地主也觉得麻烦。

农村品米麦甚少，大宗尤以苞萝为最多，年成好时

尚可供全县民食之需要，今年因水旱关系，此时已感有钱无米余之苦，奸商地主又垄断不粜，各大洋只上午粜三小时，逾时各米行便关了门。每元只有九升（合斤约有十二斤），研米都用水戴（碓），故粗糙不堪。

妇女副产以草鞋蒲鞋纺纱为著，产茶时皆上山采茶，赚得几文钱以供日用。但雇人采茶者，类皆奸商山主，待遇恶劣，资金每斤只有数十文。桐子、豆麦熟时，要助农人下田工作。

城市设有电话、电报、邮局，工人生活也不甚舒服，工资大约比各业工人多一点。警察薪金每月七元，饭食在内，普通鞋袜自己备办。总计全县工人有四百余人，船夫不能定确数。警察全县七十余人。全县人口约二十万，佃农兼山农者实占最大多数。钱粮约占四万两左右。目前，各种捐税的苛加，已增至数倍。南东两乡树木甚多，北乡亦颇不少，多运至杭、桐下水来卖。近因工农群众没有贩柴的资本，这项生意便替豪绅奸商所垄断去，穷人替他包砍包挑包送，他们每元总要得到八九十斤的好松柴。柴运到东关等码头上，厘金要来纳捐。小猪、毛猪、耕牛价目高涨，农民要想买小猪养（每元三斤算），又买不起，要买耕牛，又没钱，只好和人家合买。因牛力有限，故田事遂受影响。同时又因天灾，建德瘟了牛豕，农民甚受影响，故各地农民的呼声，有“皇天迫反”“国民要倒”等等恨声。近山人家，户

户有土枪，以供护芭芦，逐野猪之用，故暇时又游山打猎，以辅助日用之不足。芭芦将熟时，大约要贰个月昼夜在山侍候天明，方得回家。

三、建德南西二乡，自去年特委破坏之后，停顿到现在，自支部以至于县委皆解体，和没组织一样。北乡本无组织，东乡本年三月才有组织，至五月已被破获，同志都恢心极。城市东关等处又无基础，同时受各处的影响，也停顿掉。我到建德后，一个一个支部都去跑过，现东区区委已成立，只有一小部分同志还在着犹疑。南区有大洋区、上南区、三都区、马领区四区，现已恢复转来，有三区区委已成立。马领区成分都是土匪流氓，吃红丸赌的人，他们意志都向着抢掠路上去，都要暴动，现尚未恢复。上南区干部甚感缺乏，流氓分子甚多，故工作不易正确推动起来。大洋还比较健全，他们做事的人也很有，大家还肯负责任。三都区（即石壁区）盲动主义很深，干部还很可支持他自己。本区过去因干部哄骗太甚，目前对党失了信仰，我细细和他们讨论过，他们表示很满意，现仍继续活动。

西区的成分是流氓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工农同志十无二三，现跑开各各自己的错路，流氓又不管党事。早先有五个支部，现只剩七八个工农同志，组织一特支，是二三村处同志合配起的，新的尚未有发展。另有七八支部，都是土匪，是翁义民组织的，现他走开，

无人可以找到。城市药业有一支部，本二人，我至建德后，才发展一支部。县党部里有三四同志，因他们言论态度不对，所以不发生关系。师范部一支部，现无线索可找。码头工会很有线索，现已和党发生关系，唯同志还没有，近鲍发荣走开，又受影响。船夫工作现已进行，有同志二人主张去组织船夫会、船业同行会。邮局、电局同志已调走，现无组织。东关水上警察前有二同志，现已调走。东关现有一支部，本五人，现已发展至十四人，分两组，内有三四人还能活动。东关桥下另有组织，翁义明走开，又不能找到。

全县计支部经过整顿，能起作用的有二十一个，东区五个，石壁区六个，大洋区六个，东关一个（城区），城里一个，西乡一特支，上南区二个（共有五个，现有三个，同志太幼稚，不会活动）。其余西乡和马领区，已不生不死，不易整顿，现决收集其质量的几个，去建立新路线。建德自七里垅直达三河镇（兰溪地面）七十余里，各埠市重要地方皆有组织，现以大洋东关贰处地方重要，已建立中心支部，有支部干事会，他们要分配工作，继续活动。

四、建德党的缺点，我写给下面：

（一）上层领袖的组织不要下层支部群众，这一工作流误很久，所以他们每逢会议，死板是几个领袖一谈就谈得疲乏了，也不去活动，从来也不去推动组织力量去干。

(二) 跨越组织的工作方式，县委也不动，区委等于无用，支部是感情式的结合，只认定某几人去就行，肯定某几人干，这几人看看同志幼稚，就不去睬，新的干部再也爬不出来。同时建德做干部，只是几个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现在他犹疑动摇起来，工农同志也随动摇，新的工农干部去，比较不信任。现虽改变，但一时尚不容易。

(三) 书记肯定要知识阶级，自支部以至于县委，肯定要知子充当，弄得工农怨自己不识字不好，或至工作都退却。还有南乡、石壁区的支部，有书记和常务的，书记要知子，常务要农民，现已改正，并和他们解释过，所以他们才信共产党是工农的党。

(四) 国民党各派的幻想。一方面的工农的阶级意识不清爽和共产党教育工作的〔不〕努力，但另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和知子，一味在国民党中保饭碗，努力替他们宣传，替他办土地呈报与村里制；还有变节分子努力替他们歌功颂德，这是建德目前一个重大问题。在区县支部各会议中我曾报告了许多，并细细的讨论，现在党决定扩大反国民党的宣传，二月来同志已明了许多，群众也受着影响，而使得脑中清爽了一点。现已有好几个同志能执此理论，在党内外努力奋斗。

(五) 反黄色领袖的宣传和斗争。初时同志都以为“建德比别处不同，建德工农怕他们，不敢跟我们走”。我只得引用了许多事实与理论去证明这一工作路线的

正确与可能，经过好多次讨论与解释，他们才领会。

（六）盲动与不动。南乡的石壁区、马领区是一味要暴动，其实暴动究竟怎么一回事，并不清爽，大不了要几块钱而已。我引用了暴动的教训和经验，以反暴动条件的解剖去答复他，并指出目前争取群众公开活动和改造党的基础的二个政策，他们都表示满意。

上南和西乡便趋另一极端——不动主义。他们说：“要开会，要介绍同志，要做工作，一定要破坏的。”流氓又这样说：“革命的人危险的，一定要死的，国民党的孙文、陆皓东、某某某都死了，剩下不努力的蒋介石等来做官，投机的冯、阎来享福，你可看得？革命未成，先要吃亏，不革吧，我们只要钱，没钱，吃苦是不来的。我们逃也逃过，苦也苦过，谁来睬我？革命不会成功的，又没军队，又没枪，还是自己去找行当吧！”这样无奇不怪的话，诚不胜笔写。我只得一句话把他推出根由和发生的原因，根据他们环境去解答他们，安慰他们，一时工作虽不能猛力的发展进步，然而事实上党的教育政纲确也入深了一步。唯流氓分子真觉千万没有办法。

（七）党的教育没有，所以布尔塞维克的政治一点也不懂，时常弄出笑话来：“C·P的老婆每六月掉换一次”，“暴动时人杀了，钱拿来用，田拿来种，便了事”，“今年八月要暴动，地填当火把，美的女子叫个来当老

婆”，“C·P成功，党员好享福，坐起现成吃”，“喟！竟到何时暴动，今年是否可能？若可能，我田先卖掉”，“我不相信你们是革命的，你们不是真革命，你们家产家眷要他何用？何不将家产卖掉，家眷带出去一致工作好些？！”“邵溥慈、邱福祥、童祖凯家里很富，田何不分给我们种，钱何不分给我们用，都是骗人，我们牺牲，将来他们做官”，“党表登记册都自己弄弄的，那里有什么中央省委？！朱毛我们没看到，不相信，党的书籍为什么一本都没？”等等话，都十二分的充足的表现建德党员对于党的知识一点也没有。还有许多地方充分的表现他的封建思想来。他们说，支部、区委、县委书记的人才都没有，这个头脑要到各县去请来或访来才有办法。有些不举他做书记做委员便不欢喜，且要争吵。有些坐待救世主，许多支部一定要我去或茂松去才肯开会。我希中央书寄去送去，他们很有翻印的可能。现县委的决议案和建德需要的几点工作上提案，都用理论和事实的解释翻印出来，虽已传达到各支部，但党不能有十分好的系统，文章不能十分的通俗化。

五、建德我临走时先后决定工作计划如下：

（一）登记问题，现已着手进行，县委也有登记，通告发到各级党部，该通告内详细写着登记意义，登记手续，登记注意点；（二）各级党部联系问题也有通告，把支部工作、地方党部工作写列的很明显，并分配各人去执行；（三）上南、马领、西乡不生不死的三区

特别派人去工作，并先讨论工作方法和恢复旧组织，建立新路线以及建立无产阶级的基础之计划，再去工作，比较有系统，有把握；（四）会议中又提出建立党报，人材到有，唯经济有问题，现已决定实行纳党费和特别捐的章程，或亦可以办成功。

六、我目前对于浙西工作的意见：

（一）我现在主张把浙西建设一临时特委，因为有以下三种便利：（1）浙西能一致的联系起来，不至像现在分割做三四块，声息无关，对于工作上受了许多阻碍——工作不能相互配合，经验不能相互运用和建立；（2）中央对浙西的指示比较灵便，且有系统，而易于传达；（3）工作人员的调动比较有办法，并且一定能够增加活动和推动的力量；况且现在浙西各县已有相当基础，自顾的力量已有把握，兰溪也有恢复的可能，城市又本无基础，若常此把中心县委孕避到金华，确中又不能到兰溪去，兰溪党的前途一定走到消灭的道路上去（还须面谈详细）。

（二）我主张浙西自己去建立发行工作，中央津贴几元印刷费，同时自己去求得一部分，中央等每期的刊物或通告等等文件，只须寄或送了一样来，我们可以自己去翻印，传达既便，党的教育自能一步步的深入到党员群众中去。

（三）浙西交通现觉有办法，我已和建德同志详细讨论过，办一只船，大约小八舱，只要八十元可办，在

浙西内部可以行驶各埠并兼运货，到杭州来可以运柴，撑船的可靠同志也有，饭食之费他们自己赚得到，不成问题。

(四) 浙西的马岭山和建德的坦坦饮等土匪，现已打入进去，并且把他们的组织都改造过，但对这工作没有经济〔验〕，希望派人来谈谈。

我对中央一提议，不知中央做不做的到，你们休笑我，我且写在下面：

1. 中央发行一种刊物，专翻译六次大会、二中全会等等的政纲和组织宣传的原则，文字非常通俗，几乎每个略识文字的同志都看得懂。现在这许多书籍莫说工农不懂，就是中等生都不易懂。建德许多高小学生和中学生都说：“太深”，“这个是文学，不是应用文”。若能办到这种刊物，传达到乡下或各地，自易深入到群众中去，就是来沪受训练的同志亦必获益非浅。我们要练习这一文字，须要叫工农同志口里念来，我们随笔写下，写好后，再略加修缉，俾不至散落无系统。

2. 以后中央办训练班，最好印起讲义〔义〕。这讲义不必详细复杂，只要把今天所谈的问题，所讨论的问题，原则的分条的写一写，油印也好，使得受训练同志看去有系统，有头绪，言语不懂时，也易于领会到，讨论时也有归纳，有启发点。

以上二点，是我经过〔验〕是需要，同时一般同志

皆急急的对我提及，所以我写了出来。你们以为如何？
可以参用。

鹤亭

1929、11、10。

卓兰芳给中央的报告

——对于浙江工作的建议和巡视浙西的打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①

中央：

我对于浙江的工作有如下的意见。

1.浙江工作在主观上客观上，我以为在短时期内不会有恢复省委的组织基础的。同时，目前的状况，我又认为不大适合于组织系统与工作指导之便利的条件。这不仅在中央本身的指导上感觉困难（单是浙江一省有八个中心区域与中央直接发生关系），即在浙江全省工作的布置与联系也有散漫不能集中的缺点。所以，我特向你们提议，开始要注意去准备建立二个特委，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西北特委，一个以宁波为中心的东南特委。杭嘉湖金衢严以及绍兴属之一部分属于西北特委，宁台温以及绍属之一部分属于东南特委。这样，一方面中央指导两个特委必更能集中与敏捷，杭州宁波两地的工作在中央密切的指导之下必更能建立起来；一方面全省工作也易于配合与联系，同时即为以后恢复省委的张本。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至于两特委对各地的交通关系，也是直接的方便的，而中央对两特委的交通关系之密切的建立更是容易。

2.浙江中心区域工作与中心群众工作建立之困难，主要的原因是工作观念与方法的错误。如要建立宁波杭州两市的工作，只是该两个市委的注意，而没有使全省各县党部来了解、讨论与帮助，于是两个市委因本身组织基础薄弱，没有多少办法，其实两市的大多数劳动群众都是全省各地集中起来，各地党部很有办法可以帮助的。又如要建立职工运动，只是当地的指导机关的任务，而不知道运用全党的力量去建立这一工作，于是这一工作也感到空洞没有办法。这里表现浙江党的工作之狭隘的地方性与机关主义，必须纠正这种工作方式才能使中心工作艰苦地建立起来。同时，在组织上同样表现浙江党彼此不相联系的散漫的状态，这也须特别的注意的。这点，希望你们对各地加以指导。

3.杭州的铁路工作与宁波的海员工作，是全省工作最主要的一部分。这二种工作，宁波的海员工作比较的易于打入，同时须与台温相联系。自然，海员中主要的水手，但是目前先从茶房等打入也可以。在宁台温三埠，在开始建立发行工作路线之时，即可开始建立海员工作。宁波的码头工人如有了工作，海员工作也便有了门路。至于杭州的铁路工作，目前的确需要中央的帮助。（铁总有办法否？）

4.杭州工人群众斗争非常之多，但是一部分每为白

色恐怖所镇压而失败，大部分则在国民党劳资仲裁之下解决了，因此，党需要很大的去注意。现在负责的邵天民同志，一贯的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中央已注意去纠正，我以为在巡视员到过之后，应严重的在杭市委中加以讨论，使邵天民同志抛弃自己的主张。如果他不肯诚意的接受，须将他调到上海来讨论，使之接受中央的正确指导。否则，在目前党内党外机会主义正盛之时，如果对于负责同志的思想不加以特别注意与教育，则杭州工作的前途是非常之危险的。特别要注意的是邵天民同志之经济背景（小地主，田租与放债每年可收入千元左右，虽在兰溪的反动势力之下尚未动摇）与其个性之强，足以妨碍他对于党的政策之坚决的彻底的认识与接受。

以上是我对于浙江工作所感觉到的几点意见。以下再来说一说我自己到浙西巡视工作的问题。

1.从姚岳亭的谈话中，知道建德党的组织尚有相当基础，城市的工作也有些办法，这一工作比永康要有意义。同时与兰溪也比较接近，所以我的工作的重心将放在建德。

2.永康自我去过一次后，虽然有一点儿进步，但是目前那边的工作又陷于无原则的散漫的状态，需要去指导一下。

3.金华、兰溪的工作，不知近状如何？兰溪城中我有二个工人同志可以去找，所以金兰工作也非亲身到一

次不可。

4.因此，我这次行程决定如下：先到建德，帮助县委决定一个工作计划，同时参加几天城市工作，并对县委同志作一度简单的教育工作。这样，便在一星期（多则十天）可以离开建德。到金华兰溪小住数天，最后至永康，在永康大约工作三星期之久（最久），那时大约应焕贤可从上海回去了。

5.在永康，拟对徐英武同志（现任常委）多作个别谈话，施以训练，俟应焕贤返永康，再调他到中央来受训练，以后便将永康一带的巡视工作的任务界之。

6.从永康返，再过金兰一度工作，最后又至建德，工作预计须一月以上之久。如此，我在浙西至少要四月工夫。

再，在阴历正月初，我拟利用此空暇工夫办一初级训练班，工作计划以后再定。

兰芳

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建德、兰溪等地 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①

中央：

一、我这次回到建德之后，便和朱连荣讨论过兰溪的办法，到十月初，连荣到兰溪西乡去一趟，住了十几天，曾与永昌、永柱、寿南三区同志讨论到兰溪工作恢复的办法。目前永柱区金关寿、金振声负责去恢复，不过永柱区十几个支部变动的实极少数，大部份同志还时常在一块来商量谈话，唯因坚决干部损失过多，还是工作上的一个缺点。永昌区在永昌一带，现在侠生同志去负责。该区的上半区因姚仁育同志（区委书记）在最近生病死了，所以没人去活动，而附近五六个支部，还是能够活动起来，目前只有侠生去走走（侠生是区委之一，色彩不大好）。在下半区，因受陈品珍的影响（陈家住永昌下半区），因而没有人敢到那边去活动，但那边几个支部还好。最近吴爱源（下半区过去曾由他负

^①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的。

贡)与吴塘同志常与侠生会到,他的态度表示出来:“死也不愿脱开党,而要党时常给他的信息与一切的指示。”在永昌区中部一带,所有几个支部还是可以的,但有一部份同志已恢心而走入豪绅的领导之下去了,目前是由志成负责去工作的。寿南区数十支部,目前已一败成灰,尤其在排塘与祝达领一带,土匪数量很多,加之几个干部一死,什么奇异的事都从党内发生(如同志要捉同志,党员要杀党员)。这证明和平发展与滥收同志的答复。只有李村、下金、童宅坞四五个支部还没有解体,同志们时常到金振声(过去县委书记)这里来讨论消息,讨问目前党的情形。在本年李水斌同志(李村人,区委常委)还很积极要去把豪绅地主的谷割来,后因同志们的怕惧,与金振声、金关寿等的告诉这种工作的危险,而停止去实行。但是减租运动他们还没有停止过。这次朱连荣到那边,同志们都见责我不和他们通信,党不和他们发生关系而给他们的指导。游埠、水亭两区还是整齐的没有变动过,只有领袖的损失与少数同志变动之外,这里还没有什么困难的。因为金振声曾经去过几次,各地也去跑过,所以一切的情形他都晓得。这次朱连荣去是派振声去工作的,振声已答应去恢复。诸葛区大部分支部停止消沉的那边,唯有官塘这边几个支部已变动的了不得,不特不能去恢复,而且易出危险,如下上水堆几个支部,已解体无完肤。可见和平发展是根本没有用,所以诸葛区的工作,也还要振声去走

一回。

二、南乡情形如何？和西乡还没有关系。甘溪区的情形，变动的同志也有，但是朱家一带的支部完〔还〕有活动的可能，上金一带的支部现在还不知底细，据朱说是还不会变动的，只看这次连荣转来便知道了。城市里边现在一个同志也没有，所以一点工作的办法也没有，新的线索只有从建德的三河区一步步地开展过去。同时在三河与兰溪的路上，也完〔还〕有工作的可能。

三、兰溪党对近来的政治组织问题，一点也不知道，发行工作他们又能力上做不到，只想要我们多送些去，这当然是不可能。他们又向建德索取（建德又是很勉强的，还是我在着包办，所以对工作又受损失。但是再做发行工作时，已有两个同志愿意来负责，事实上已不成问题。不过印刷器具只有一块钢板，一枝钢笔，别无所有，是真没有办法去印），建德虽则可以兼任这一工作，但消费上又负责不起，兰溪目前当然是不能给建德以帮助，所以这一发行工作问题又是难解决的（目前建德这月印刷费去四元，下月还须五六元，若要再办印具，须要十余元）。假使要和金华去发生关系，反而不便些（因为兰溪西乡离建德近，离金华远），而且金华基础极点的薄弱，事实上不可能帮助兰溪。

四、兰溪中心县委年内是有恢复的可能，但是我和确中一样的不能去帮助，这可一个事实的困难，而且振声与关寿、侠生、水斌等又一样的犯嫌，不好随便活

动，这又是事实的不可能。所以他们很迫切的向连荣说，要我们派人去负责。兰溪的通信处建立在城市，目前是不可能的，只得将来另行设法，现在暂时建立在永昌（永昌镇是西乡九区的中心），由徐庆元告诉给你们。同时兰溪中心县委放金华去，又是很不便，只有暂时建立在永昌，或者他们的通讯由建德兼任也好，因为建德与兰溪的组织现在已经两县连着，许多工作上还要两县互相帮助的。

五、建德的印具完〔还〕是借来用的，甚感不便，你们替建德买副送来或寄来，或叫祖恺回来时带来也好。买的钱可由津贴费内扣去，最好是中央津贴建德一副更好。可以不可以？恐怕建德的费用不够吧！因为目前党费的收入又只够用于支部区县的交通往来文件与路费上，如到城里东关去工作，非带自己的饭钱与宿钱不行，这都是工作的困难。

六、旧时我在上海告诉你们的通信处，很可寄信，寄钱的时候，你们须要从三河镇王绍良转徐泽吾收好些，信也可以不时从这里寄的。

七、目前建德的邻县对建德完〔还〕无关系，寿昌最近可以派人去。淳安线索是有（淳安有二学生，在九中读书，因为学校向学生饭食、实用书籍费的苛刻，闹起风潮而被出退，他俩是知道淳安的情形的），可是完还〔没〕有通信，不过可以派人去和他们接触的。浦江本来不是建德的县份，但是现在有二学生在九中读书，

其中一个还能工作的，他回去后还是要和建德发生关系的，分水的组织也可以去找，但是目前建德没有能力去管到邻县。

八、建德组织工作的情形，你们可以从我们那报告中看出来，急须给建德以工作的详细的指示。

九、其他的问题：（1）兰溪只有再派人去，乡下还可以住，现在没有什么白色恐怖，只兰溪城中还住有一排军队，乡下空气又不十分严厉。十一月里军队到我家两次，我不大便去。（2）建德城里，兰溪豪绅奸商许多在那里，我不大便去，目前是别人去活动的，乡人又是不便跑，如大洋镇熟人也很多，都是乱走，这将怎办？（3）兰溪的东西，目前由建德转去，建德的翻印物，德〔主〕张送些兰溪去。以后你们的刊物和信息，也可以由建德转的。（4）兰溪中心县委应怎样去组织，最好你们派人去，我去时，又要把他们的地址改动，甚觉不便。（5）连荣到兰溪去活动的钱，又是建德拿去，这将怎么办？（6）兰溪的发行工作，暂时可以和建德合办，兰溪也可以派一人来帮助，但是经济要兰溪负一部分去，这样可以不可以？^①

^①此件可能是姚春归的报告。

郑馨巡视浙东北的报告

——湖州、杭州、绍兴、宁波四地
党的组织被破坏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①

我这次去，曾写来一封信，未知有收到否？

这次本来没有来的必要，只因检查太严厉，最近浙东北破坏都是信被检查出来而破坏的，所以通信处接洽处不敢由邮寄来，由我送来，一方面商洽宁波负责人问题。我来是马上回去的，因为晓得这里还未搬家，很快的可以找到你们，所有问题一两天就可解决，所以同市委的意来一趟。

九日改组派在杭州梅东高桥发动，说周凤岐亲来杭。未及发动，工兵营即被缴械，死士兵二，改组派被捕十四人下狱。当未缴械之前，杭州空气非常紧张，省党部省政府重要人员多数避开，浙北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概。这是改组派买空卖空专造谣言的缘故。在诸暨宣传朱毛来浙，全省暴动，我们一部分同志也信以为真，去准备武装响应。富阳县委则很怀疑，莫明其妙。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我这次先到湖州，抵菱湖住下旅馆，即去找陆时青，说出去五六天了，又去沈大兴里找也找不到人。再去济隆纸店，大信青果行找，都找不到人。最后去找菊三的老婆，说回娘家去了。在菱湖蹲了一天，一个普通同志也找不到，并且去各处找人都说出去五六天了，怀疑湖州最近总有毛病。

十八在湖州动身赴杭，夜里在菱湖动身，十九早上到杭州，一时找不到郭天民，二十日在街上碰见 Y 负责同志，而始找到天民。在杭州听 Y 同志说湖州破坏，同时看见上海时事新报知道湖州被捕陆锦章、沈仁龙、蔡兆根、李子甫等六人。李是知识分子，县委兼长超区委书记；沈仁龙是退伍兵，县委之一；蔡兆根，文工；陆锦章是鞋业工人，工整会委员，因为反对“八一”运动被开除的。这次被捕六人，两人是县委，报载他们十七日解杭州，我适那天到湖州，所以菱湖同志逃避一空。

湖州破坏的原因依我推测是：

Y 巡视员来杭州，因为地方不熟悉，不能出去，拟通知湖州负责人来杭一次，见一次面而后赴湖。Y 去信是要李子甫来杭州一次，在信里并说明要他来杭住什么旅馆，牌上写什么姓名。这信被敌人查去，而湖州始破坏。何以晓得是信被检查呢？省府派了两人（报载）到湖州拿人，拿到之后复来杭州 Y 所指定的旅馆住起，牌上也写那姓名。Y 同志去找，他说湖州只十

余个同志，问杭州统统有多少同志？Y同志说没有统计。这是一个年纪很轻的Y同志去接头的。这同志回来，说湖州同志已经来了，于是Y负责同志吴去看他，吴一去就不复返，被捕下狱。

湖州中心县委经过这次打击，县委五人只有三人了。最困难的现在农村工作就发生问题，本来是李子甫去跑的。Y这次为什么通知C·P负责人来杭，没有得C·P同意，也是莫明其妙。

绍兴这次破坏，据绍兴被捕同志说（在狱里写信出来），是同志叛变；一说是敌人混入党里做破坏工作。现在已经去信问他们（狱里同志）。这次绍兴被捕十四人，干部同志被捕已尽，损失很大。非特绍兴当地同志被捕，派去两个充当小教师的也遭逮捕。县委五人，被捕四人，曹兰芳（素民）、林云（章会辰，永康人）、陈士柱（箔业工人）、鲁永福（箔业工人），惟楼子学没有捕去。楼是绍兴箔业工人，他曾任绍兴县书一年了。他能看书，他在绍兴很红，这次陈、鲁都找去，他没有逮捕，颇可研究。这次破坏又这样普遍，假定不是敌人混进来，他处嫌疑地位，找他须待狱里出信。假定杭州天民是受绍兴影响，他的嫌疑更重，市委通信处只他和兰芳知道。除楼以外，绍兴还有杨汛桥一处可以找到关系。

市委说杭州破坏在绍兴以后，报载绍兴破坏在杭州以后。这次杭州只邵郭两人去拿信被捕，不是住处（机

关)破坏,杭州绝对不会影响到绍兴去。绍兴破坏影响到杭州是有可能的,这通信处绍兴负责人曹、楼是记得的,没有写在纸上,是我所晓得的。不是楼的关系,也就是被捕同志供出,否则就是中央或其余各县来信被检查,也有可能。

邵天民、郭天民两人一同志〔去〕拿信的。我在杭州时,决定负责人不去拿信,由陶承泰每天去一次,他是交通。到医校,侦探就说某某(门房)这几天有事,要我在此代理,一切都已交付我,这几天没有信(这时房门已经捕去,是一个侦探来充当门房),并说我现在失业,你们可否替我设法。邵天民说可以。侦探说那我们去看茶,在这里附近不好喝茶,我们鬼鬼祟祟给那老的房门(另一个门房)看见不便,我们到旗下去好否?天民也答应他。走不得几步,碰到站岗警察,侦探就开口,你替这两人带去。邵、郭都被找住。郭天民手一拖,马上跑,侦探追来,在青年会站岗警察也追来,郭天民拼命的跑,跑不动也就站在路上,横竖身上没有东西,任他找去好了。郭说那时这样想。警察看他站住也停步,一下郭又跑,警察又赶。郭跑进一个店铺里,警察追过头去而始得脱。

当郭天民初跑的时候,邵天民拼命说不要跑,站住。郭天民说,他大概恐怕没人做伴。

邵天民在狱姓名是赵仰陀。但是他们已经晓得邵溥志〔慈〕是他的真名。他被捕没有一点证据,由侦察队

解公安局，由公安局解陆军监狱没有用过刑。他还未过庭。他写信出来说：中央过去对他说，如果被捕中央有法子解救。他请中央援助。狱里同志来信现在不是直接与市委关系，已组织一狱监委员会，这委员会与济会发生密切关系，市委和济会发生关系。

宁波这次破坏，是先破坏徐英住处，后破坏通信处（永先厂）。徐英住处只永先厂一个同志知道。因为徐英的地方是那同志介绍的，现在那同志也被捕下狱，事后向公安局打听，通信处，上海去信被检查出来。依我的推测，有了信被检查出来，就可暗中监视收信同志的行动。他知道徐英住处当然有到徐英那边去，徐英住处先破坏不足为怪。这样，宁波反动派比之杭州还厉害。这是宁波汇罗厂孟勤德同志逃到杭州来说的。他到杭州去马东林老婆处找我们，找不到，以后碰见朱洪根。经马远初、朱洪根证明，我和谈话一次。他在宁波过去和徐英是一个厂做工，他连这次被捕七次，自反省院出来找不到党，这次徐英去始和党发生关系。他因为没有证据，并且坐过反省院，又有人去保而始出来。宁波因为最近发过一次广暴传单和一次反军阀战争传单，统治阶级知道宁波有党组织，而检查严厉。他出来他的父亲要他出外做事去，在一年以内不要回家。他和我谈话，对党有个要求，说在宁波环境不允许，要求到莫斯科去学习革命。我答复，现在中俄绝交赴莫不可能，并且赴莫是有一个时期，不是随时可以去，现在宁波环境对你无

论如何不好，要回去一次恢复组织（他是汇罗支书记）。他说城里熟悉的人多，不能登〔蹲〕。我说可以住近郊，晚上进城恢复组织，一方面我要求中央派一人和你同去，将所有线索介绍给同志。结果他答应。我本来带他上海来，他说如果回去，不能从上海回去，须从绍兴回去，且不能乘火车，坐小船转到宁波乡下。

他说，徐英这次去，建立了十二个支部，大部分是农民支部，现在永先厂支部破坏，汇罗厂同志当时都走了。现在不知回来没有？现在还有裕丰纱厂支部六男两女，警察训练所十余个同志和铁路一个同志。农民支部和铁路上一个同志是裕丰纱厂同志可以找到的。

这一个月浙东北四个重要地方破坏，被捕同志达三十余人，其中有九个是负责同志，损失很大。破坏的原因大都是信被检查出来。杭州陆监同志信写出来，在狱同志十分之七八是通信处破坏而被捕的。他们说以后千万不要通信，可多荒几块钱由交通送。不通信是做不到的；而通信技术要改善。在中央做技术工作的对于写信万万不能草率，要特别留意。我们以后通信法子另外告诉秘书处，在此不说。

现在杭州组织已找到的天章支部四人，小学教师四人，另机支部三人，已开始召集支部会议。学生支部三人只能个人谈话。自治警官都不许出来，只法政比较自由。士兵支部三人，郭原来知道。在天民被捕以来，虎林厂本来有一个赤色工会组织，开过数次会，现在全体

会员被厂方开除出去，当开除的时候也没有领导群〔众〕反对。现在那同志俞亮生在庆成做工，数次去找而找不到。铁路方面现在有一铁路工人同志出狱，这次十人出狱，只他还敢做工作。我去找他，他已回诸暨一趟，过几天回来。伤兵方面左允南是很积极的，他是兵委之一，他出院郭和〔他〕失了关系。农民西镇有新的发展，但是和平的。现在西镇和拱宸桥农民支部由郭去建立支部生活，并成立区委，在那边准备登〔蹲〕一星期之久，准备健全党的组织，领导年关斗争。在这一星期，天章、小学教员和另机支部由高仰止去参加会议；士兵由寿星负责。

这次工人农民支部建立以后，市委当然有报告来。杭州兵运一次坏一次，在最近兵委可以健全起来，有许多路线已由寿星去谈话，在一个月內对于兵运定有一点成绩。

现在第六师在杭州招兵，西镇和富阳可以决定二十余人去当兵，同志去当兵还须经过一次详细的谈话。六师有委员派金衢严招兵，最好中央通知浙西党部决定同志去当兵，招两千名，现在还只百余人。

周凤岐的确还有五百快枪和三百木壳存在一个地方，省政府也晓得的，是二十六军的枪械，政府现在竭力侦查。是什么人藏，我们倒有点风声，是一个诸暨人在二十六军当营长藏的。寿星过去是二十六军学生军，有点晓得，能够这批枪械有法子无条件的拿到倒很好，

我们是有人用的。

富阳诸暨两县已接到头。富阳金达如、诸暨陆子钊我已与很详细的谈过话，他所有问题提出都详细给以答复，并给他俩一个报告大纲，在最近期间定有详细的报告，由中心市委转到中央来。诸暨定期刊物（月刊）已出到五期，也嘱带给市委和中央。

富阳在最近拟办一期训练班，二十人，动机是因为一个同志结婚，有地点可以训练，我答应去。我对他们说这二十人要：（1）雇农手工业店员；（2）平时工作努力能够活动的；（3）认识几个字的；（4）东西南北及城市五处选择。

萧山和市委关系没有断绝。

绍兴须去一次。

市委对各县关系不大好，这两月来一点东西也没有给各县，只我在杭时将浙江工作决议带给各县一份，其余通告到如今没有转下去。

这次给富阳、诸暨红旗各百份并宣传要点十余份。红旗是市委翻印的。

现在杭州市铅印石印都可设法，以后拟出一刊物，定期的，实际的，地方性的，群众化的，以作经常宣传。

技术机关已经建立起来了，技术工作由高担任，因为他有老婆租房子。

对各县，每月交通送文件两次到各县。交通由西镇农民同志选择一人出来，这是必要的，不可省的。过去

十三元交通费都给市委利用，说临时找人送东西始终找不到。

以后杭州市和各县拟于一月或一个半月开联席会议一次，如果绍兴关系勾好，马上召集一次。

郭天民在杭州有了两个警察和一个侦探认识，旗下附近不能去，他的环境当然不大好，我的意见调天民到宁波去工作，杭州市委由中央另外物色一个人来。如果能够决定和我同去更好，如不派人到杭州也要派人到宁波。我的意见是想两地的负责人换一换，使天民可以无顾虑的活动。

湖州如有人派去更好，如没有，必须调江长喜（店员）、许鹤园（工厂职员）来训练。这两人训练好，再调陆时青来训练。

杭州古历年过拟开两次训练班，地点已找到。

杭州市新预算已通过否？

撼山

十二、三十一。

陈新予同志在报国寺做小工，他是哪省人，我们去打听找不到，请详细告诉。

又及

后面是给秘书处信，请即转去。^①

^①无此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 1929年

作者=中央档案馆等编

页数=418

SS号=13208763

DX号=

出版日期=1989.09

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一月

中共浙江省委政治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一月）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问题决议草案（一九二九年一月）

中共浙江省委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请中央催、派人来杭工作并接济经费（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二月

中共浙江省委目前军事工作计划草案（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浙江省委军委军事工作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省委常委人选名单及请求解决经费问题等（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

中共浙江省委通告第三十号——关于省委扩大会的总结和精神（一九二九年二月）

三月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方针（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

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以后的工作报告（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杭州工作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四月

中共浙江省委给各县委各特支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一日）

中共浙江省委农运工作报告（一九二九年四月）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湖州党的政治任务决议草案（一九二九年）

附录

一月

龙大道给中央的信——对浙江省委“意见书”的申辩（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梦安给中央的报告——为留李石心在浙工作和解释刘峻山不能回浙的缘故（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

徐英给中央的报告——兰芳擅自离杭，请中央派一精干同志来浙负责（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二月

询问周愚人是否党员（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团浙江省委致党中央书——解决党省委纠纷问题的意见（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三月

郑馨谈浙江省委内部纠纷的情况（一九二九年三月七日）

四月

给永生的信——关于浙江党被破坏的经过（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

天民给中央的报告——巡视宁波党被破坏后的情况（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五月

郑馨给中央的报告——浙江省委被破坏的经过情形（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

民字通告第三号——有关象山、宁海、黄岩、温岭等县的情况（一九二九年五月）

六月

徐春辉巡视浙西各县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顾建业的保证表——为周一经作保证（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邵天民巡视浙东南各县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卓兰芳对于浙江工作的意见——关于中心县委、巡视员、训练干部、职工运动、宁波工作、训练班人选等问题（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邵天民巡视永嘉、瑞安两县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林电岩的保证表——为周一经作保证（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七月

天民对于朱杰工作的意见信（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

姚春归给中央的报告（C字通信第一号）——巡视永康中心县委的情况（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

徐英给中央的报告——巡视台州及其所属各县的政治经济等状况（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春归巡视浙西情况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日）

九月

沈显庭在浙江出狱后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

芳字通讯第五号——卓兰芳巡视永康县委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吴芳与徐炉同志谈话记录（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姚鹤庭巡视建德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十月

吴芳与撼山同志谈话记录（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

郑馨关于浙江党、团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永康、义乌、东阳干部一览表（一九二九年十月）

十一月

卓兰芳巡视浙西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姚鹤亭的巡视报告——建德的政治、经济及党的工作状况和对于建设浙西临时特委的几点意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

卓兰芳给中央的报告——对于浙江工作的建议和巡视浙西的打算（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二月

关于建德、兰溪等地情况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郑馨巡视浙东北的报告——湖州、杭州、绍兴、宁波四地党的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封底